WH http://www.wenhsun.com.tw
294 2010年4月號
定價130元

文訊

生活品質・藝術趣味・文化素養

人物春秋

人如其名的新聞界奇才：專訪黃天才
吃天風的人：專訪畢飛宇
彈奏文字爵士樂的人：速寫吳柳蓓
傳送「快樂」訊息的「不老頑童」：楚戈

〈杜文靖紀念特輯〉

話神州・憶詩社

本期專題

溫瑞安◎談神州詩社與神州事件
黃昏星◎因為，沒有遺憾
廖雁平◎我與「神州詩社」的因緣
方娥真◎一條生路
陳劍誰◎回首狂妄神州
亮　軒◎神州一夢
林保淳◎「神州」憶往
鍾怡雯◎再論神州
解昆樺◎神州的台北抒情



銀光副刊
Senior Writing

〈詩〉碧果◎和權◎邵僴◎岩上◎劉德和
〈散文〉◎王鼎鈞◎莊因◎周愚◎趙淑敏◎硯香◎董有蘭◎郭兀


穿越林間聽海音
林海音文學展
2010/4/29(四)~8/1(日)
紀州庵新館（台北市同安街107號）
每週三~日10:00~17:00(週一、週二休館)
【開幕茶會】
2010/4/28(三) 14:00紀州庵新館
【系列活動】
開幕座談◆04/28 15:00 林良、隱地、夏祖麗、李瑞騰主講（紀州庵新館）
人文對談◆05/08 14:00 余光中、王文興主講 康來新主持（紀州庵新館）
城南文學之路導覽◆05/22 10:30 楊佳嫻、林育群主講
06/05 10:30 林育群、陳書吟主講
（5月3日起開放報名，全程免費，每場20名，額滿爲止）
主辦單位◆台北市文化局
共同主辦◆國立台灣文學館
協辦單位◆臺北市立圖書館 TAIPEI PUBLIC LIBRARY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
自光體設計有限公司
活動聯絡◆文訊雜誌社 （蔡小姐 02-23433145 02-23433143 fdp@wenhsun.com.tw）
◆城南文學之路導覽，接受傳眞(02-23946103，傳後請來電確認)、電郵（wenhsun4@gmail.com，收到後將於二日內回信告知，若未收到請來電）報名，請務必註明眞實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聯絡電話與地址、保險受益人、緊急聯絡人與電話、欲參加場次(05/22或06/05)
導覽路線詳見文訊部落格http://blog.xuite.net/wenhsun7/wenhsun ◆活動內容若有異動，主辦單位將隨時更新
WH 文訊雜誌 294 話神州・憶詩社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四月出版
WH http://www.wenhsun.com.tw
294 2010年4月號 定價130元
文訊
生活品質・藝術趣味・文化素養
人物春秋
人如其名的新聞界奇才：專訪黃天才
吃天風的人：專訪畢飛宇
彈奏文字爵士樂的人：速寫吳柳蓓
傳送「快樂」訊息的「不老頑童」：楚戈
〈杜文靖紀念特輯〉
話神州・憶詩社
本期專題
溫瑞安◎談神州詩社與神州事件
黃昏星◎因為，沒有遺憾
廖雁平◎我與「神州詩社」的因緣
方娥真◎一條生路
陳劍誰◎回首狂妄神州
亮　軒◎神州一夢
林保淳◎「神州」憶往
鍾怡雯◎再論神州
解昆樺◎神州的台北抒情
ISSN 977-1019912004
銀光副刊 Senior Writing
〈詩〉碧果◎和權◎邵僩◎岩上◎劉德和
〈散文〉◎王鼎鈞◎莊因◎周愚◎趙淑敏◎硯香◎董有蘭◎郭兀



神州傳奇

約莫是兩年前的一次偶然閒談，知道「九歌」總編輯陳素芳是「神州詩社」當年的「陳劍誰」，內心有說不出來的驚喜與激動。記憶中的傳奇故事，參與者之一，竟然好生生的站在眼前。1970年代文藝青年，很少不知道「神州」，很少不知道溫瑞安、方娥真。從「綠洲社」、「天狼星詩社」，到「神州詩社」；從羅斯福路的「振眉閣」，到木柵的「試劍山莊」；從《高山・流水・知音》到《風起長城遠》。這是一群怎麼樣的青年，這又是一種怎麼樣的文學情懷？他們的文學熱情，激起了70年代台灣文藝青年的熱血，他們打破世俗常規，獨特的社團組織方式，為傳統高壓教育下的文學青年，開啟了一扇不一樣的天窗。然而最後，他們又是因何散去？

記憶終與現實連結上了，於是以「神州詩社」為主軸，尋求文學歷史的專題企畫的想法，油然而生。但從動心起念到正式排進企畫流程，前後也有一年多的時間。等到怡瑄付諸行動，開始收集資料、邀約稿件，才知道困難重重，更大的挑戰緊接而來。「神州社」當年幾位主要成員，散布各方，尋找聯絡不易；幾位我們原本認識或聯絡上的社員，卻不願再提當年往事，堅持不肯參與專題執筆。這樣的結果，大大違背《文訊》製作專題，創作者（當事者）與評論者並重的一貫態度。於是一方面不斷地催逼素芳，讓她忙碌的工作外，加重不少負擔及壓力；接著再鍥而不捨的追蹤溫瑞安、方娥真、黃昏星、廖雁平。辦公室的國際長途電話聲此起彼落，1970至1980年代「神州」豪情結義的真實紀錄，成為2010年文學編輯、文學後輩無法想像的歷史傳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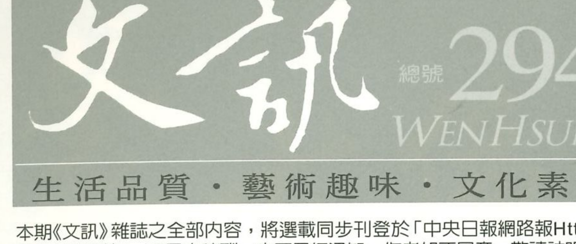
很高興能完成這個專題，當然還有些不足與缺憾，但正如方娥真信中寫到：「沒想到30年後生命裡會出現這樣一個編輯部，如此認真的討論神州詩社的專題，對我來說是個奇蹟。我原以為當年發生的一切已石沉海底。我感謝這個奇蹟。」

•

文藝界的重陽聚會一年比一年熱鬧，但這幾年在安排節目與接待前輩方面，總覺得還是有些小小遺憾，這都因為少了杜文靖，以前只要事先一通電話，他就會早早出現，幫忙招呼幾位省籍前輩，輪到上台表演，他雄厚的嗓音唱起大家熟悉的台灣民謠，那首王昶雄作詞、呂泉生作曲的〈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是我們百聽不厭的美麗回憶。在《文訊》早期編輯工作期間，當時日據時期前輩作家楊雲萍、黃得時、龍瑛宗、王昶雄、巫永福、林芳年、楊熾昌、劉捷等都還健在，每當一有他們相關的訊息或採訪工作，我總是找杜文靖幫忙，他不論多忙，電話那端總是一句「沒問題」，讓我既感謝又放心。

前年得知他病重，纏綿病榻，十分不忍，如今他卸下病體的重擔，我們在感傷中，特製作紀念特輯，以示敬重與送別。

〔封德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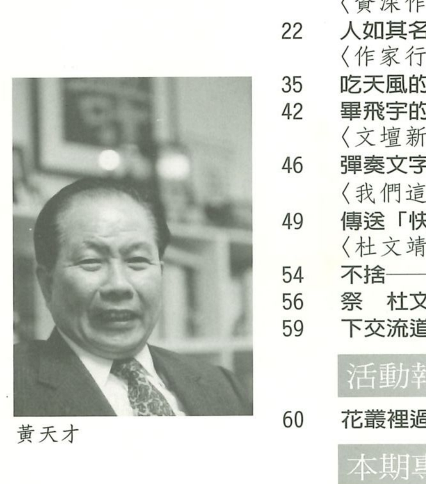


創刊／民國72年7月1日
本期／民國99年4月1日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誌第6584號
中華郵政北台誌字第2666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補助出版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封面設計◎翁翁　特約攝影◎李昌元


黃天才



發　　行／財團法人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

基金會董事／王榮文（董事長）　李棟樑
林谷芳　林澄枝　柯慶明
陳昌明　陳哲妮　須文蔚
楊　渡　愚　溪　劉源俊

社長兼總編輯／封德屏
副總編輯／杜秀卿
企畫主編／邱怡瑄
執行編輯／游文宓
行政編輯／廖于慧
資料編輯／吳穎萍　胡海敏
專案企畫／蔡昀臻　江侑蓮
專案助理／李文媛　王為萱　詹宇霈
美術顧問／翁國鈞

地　　址：10048台北市中山南路11號6樓
文訊雜誌社
電　　話：(02)2343-3142．2343-3143
傳　　真：(02)2394-6103
網　　址：www.wenhsun.com.tw
電子信箱：wenhsun7@ms19.hinet.net
打　　字：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裕華彩藝股份有限公司
總 經 銷：高見文化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縣樹林市佳園路二段70-1號
電　　話：(02)2668-9005



◎國內訂閱
國內零售每冊新台幣130元
國內長期訂閱一年 (12期) 新台幣1,300元
國內長期訂閱二年 (24期) 新台幣2,300元
（個人續訂 戶享九折優惠）
國內掛號一年另加郵資240元
郵政劃撥帳號：12106756 文訊雜誌社
銀行轉帳帳號：041-001-178421 文訊雜誌社（土地銀行）
轉帳後請來電聯絡
讀者服務電話：(02)2343-3142
博客來網路書店 (http://www.books.com.tw)
提供本雜誌訂閱服務

◎海外訂閱
1.文訊雜誌社
傳真號碼：886-2-23946103
支票抬頭：WENHSUN MAGAZINE
地　　址：6F, NO.11 Zhongshan S. Rd.,
Taipei City 10048, Taiwan (R.O.C.)
2.吳氏圖書有限公司
傳真號碼：886-2-32340037
支票抬頭：WU'S BOOK CO., LTD.
地　　址：5F, NO.788-1 Chung Cheng Rd.,
Chung-Ho,Taipei County, Taiwan (R.O.C.)
．港澳地區訂費(含郵資)
航空一年新台幣2,300元 (美金70元)
水陸一年新台幣1,800元 (美金55元)
．亞洲及大洋洲地區訂費(含郵資)
航空一年新台幣2,600元 (美金80元)
水陸一年新台幣2,300元 (美金70元)
．歐美非洲地區訂費(含郵資)
航空一年新台幣3,300元 (美金100元)
水陸一年新台幣2,300元 (美金70元)

◎大陸地區訂閱
支票或匯票抬頭：王瑞萍
地址：210036南京市龍江小區芳草園1號1302信箱
電子信箱：wenhsun.cm@gmail.com
傳真號碼：86-25-86210909
．大陸地區訂費（含郵資）
航空一年新台幣2,300元 (人民幣575元)
水陸一年新台幣1,800元 (人民幣450元)

《文訊》徵集散佚文藝雜誌

《文訊》與其附設的「文藝資料研究及服務中心」長期從事文學史料的蒐集及整理工作，目前正進行文學雜誌研究工作，因年代久遠，蒐集不易，特向讀者及專家學者徵求散佚難尋的雜誌，如蒙惠賜或借閱，請與我們聯絡。

日治時期

《人人》	《三六九小報》	《文藝臺灣》	《臺灣時報》
《民俗臺灣》	《先發部隊》	《旬刊台新》	《改造》
《南音》	《南雅》	《風月、風月報、南方、南方詩報》	《第一線》
《翔風》	《華麗島》	《媽祖》	《愛書》
《ワオルモサ(福爾摩沙)》	《新大衆》	《新文學月報》	《新建設》
《臺大文學》	《臺灣》	《臺灣公論》	《臺灣文學》
《臺灣文藝（台灣文藝聯盟）》	《臺灣文藝（台灣文學奉公會）》	《臺灣文藝叢誌》	《臺灣青年》
《臺灣新文學》	《臺灣詩薈》	《臺灣藝術》	《鯤洋文藝社報》

光復初期

《中華》	《文化交流》	《台旅月刊》	《台灣文學叢刊》
《前鋒》	《建國月刊》	《政經報》	《現代週刊》
《創作月刊》	《新知識》	《新風》	《新新》
《新臺灣》	《圖書月刊》	《臺灣文化》	《臺灣月刊》
《潮流》	《奮鬥》	《龍安文藝》	

五〇、六〇年代

《人文》	《人間世》	《大道》	《大學雜誌》
《小說》	《小說創作》	《中國一周》	《中國文選》
《中國文藝》	《中國書目季刊》	《中國新詩》	《中國語言》
《中華文藝》	《中華婦女》	《中華詩苑》	《中華詩學》
《中學生文藝》	《今日文藝》	《今日新詩》	《今日藝文》
《文化旗》	《文星》	《文苑》	《文風》
《文風雜誌》	《文壇》	《文學季刊》	《文學雜誌》
《文穗》	《文藝月刊》	《文藝月報》	《文藝生活》
《文藝列車》	《文藝周刊》	《文藝春秋》	《文藝研習》
《文藝創作》	《文藝論評周刊》	《文藝論壇》	《水牛》
《火炬》	《北極星（北醫）》	《半月文藝》	《台灣文藝》
《民族詩壇》	《自由中國》	《自由青年》	《自由談》
《作品（1960年創刊）》	《作品（1968年創刊）》	《作家》	《亞洲文學》
《亞洲詩壇》	《拓荒文學》	《東方文藝》	《青年俱樂部》
《南北笛》	《拾穗》	《星座》	《英萃》
《軍中文摘》	《軍中文藝》	《重流》	《革命文藝》
《風城文藝》	《書畫月刊》	《桂冠季刊》	《海洋生活》
《海風》	《海島文藝》	《海鷗詩頁》	《純文學》
《草原雜誌》	《國風》	《婦友》	《晨光》
《現代》	《現代文學》	《現代文藝》	《現代詩》
《這一代》	《野火詩刊》	《野風》	《創作》
《復興文藝》	《筆匯》	《陽明》	《集粹》
《傳記文學》	《新文藝（1952年創刊）》	《新文藝（1983年創刊）》	《詩園地詩刊》
《新新文藝》	《新詩週刊》	《當代青年》	《落花生》
《葡萄園詩刊》	《詩》	《詩文之友》	《詩．散文．木刻》
《詩隊伍》	《詩與音樂》	《詩誌》	《暢流》
《綠洲》	《劇場》	《噴泉》	《歐洲雜誌》
《駝鈴》	《學生文藝雜誌》	《學生創作》	《學林》
《曙光文藝「詩展望」》	《縱橫詩葉》	《藍星（宜蘭版）》	《藍星年報》
《藍星週刊（公論報副刊）》	《藍星詩頁》	《藍星詩選》	《藍帶》
《藝文誌》	《藝與文》	《寶島文藝》	《讀書》

文訊雜誌社
聯絡人：吳穎萍．胡海敏
地址：10048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11號6樓
電話：(02)3343-5430、3343-5419
傳真：(02)2394-6103
E-mail：wenhsun7@ms19.hinet.net

聽一條文明的河

◆于國華
中華民國表演藝術協會祕書長

如果台灣表演藝術要長遠發展，需要堅持不懈的藝術家，從挑戰中吸取經驗，和觀眾共同編織一條表演藝術的長河大江，創造源源不絕的舞台生命，累積文明綻放異采的光亮。

三月台灣，有兩件表演藝術盛事。其一是大陸導演張藝謀的鳥巢版《杜蘭朵》，來台中演出兩場；第二是雲門舞集推出編舞家林懷民新作《聽河》。

兩者宣傳力道的對比，簡直天差地別。前者透過商業機制炒作，各種宣傳鋪天蓋地，從農曆年前一路狂殺而來，壓迫民眾相信，若不花錢買票會抱憾終生。後者，雲門一如以往地沉穩低調、逐步滲透，讓觀眾自己走進劇場。

《杜蘭朵》的宣傳方式沒有錯。經紀公司砸下重金，自然期許高額回報。這種奇觀式的藝文盛典，乘著台灣娛樂經濟起飛的氣勢，這幾年頗有市場，《太陽劇團》、《藍人》、《極限震撼》始終票房亮眼。經紀公司操作這類節目的原因，與其說為著品味，不如說是一場豪賭，成王敗寇，在票房總結那一刻攤牌。由於成本高昂，賠錢風險不小，極度大量的廣告宣傳是為豪賭買下的保險，也是必要的行銷手段。大眾傳播擁有創造神話的能力，消費者在大量宣傳刺激下，很容易衝動購票。至於觀眾看完之後感覺如何，看或未看究竟何者更為抱憾，那是另一個故事。

與這些超大製作相比，更多台灣本地藝文演出，沒有能力支付廣告宣傳費，只能靠著口碑和有限管道默默散布消息。即使雲門舞集、林懷民已經是台灣表演藝術的象徵符號，每年公演，還是很花力氣的售票、找贊助。當然，雲門和台灣藝文愛好者建立了細水長流關係，許多觀眾得到演出訊息，就會記得買票，不需要大量廣告的洗腦和麻醉。

觀眾從不同節目中，得到收穫也不相同。2009年一項統計指出，台灣大約只有30%的民眾，一年至少一次欣賞表演藝術節目。另外70%民眾不看表演藝術節目的原因為何？市場調查顯示，民眾怕看不懂、擔心買了票但不能值回票價；也有人表示沒興趣、沒時間。但是娛樂性高的節目，如果有大卡司、炫麗布景和燈光道具，民眾接受度就高得多，也更容易買票進場當觀眾。

但是，外來大型節目票價高昂，預算有限的觀眾，絕對因為選擇而排擠本地節目。而且，重口味吃多，由奢返儉難，回頭再看本地作品，往往只能給予「陽春」的評價。類似《杜蘭朵》的大型超炫劇碼引進台灣，有助於開拓新觀眾，但對市場的打擊也不容低估。

或許，這其中該有個平衡？正常市場上，必須有《杜蘭朵》、《太陽劇團》，也要有《聽河》和眾多小劇場，構成豐富多元的文化場面。但是，市場向來不是藝術水準的指標，而是群眾趣味走向的呈現。面對《杜蘭朵》這般具龐大市場號召力的節目不斷引進台灣，狂猛宣傳如秋風掃落葉，「小本經營」的本地創作演出該如何生存？

帶著這樣疑問，我走進劇場欣賞《聽河》。

河，對林懷民有著特殊感召力。節目單中有篇文章，細數林懷民和河的淵源；甚至20年來，他住在面河公寓二樓，只要在家，每日晨昏欣賞淡水河。他曾在旅途中，造訪創造文明的大河；也在不同國家，偶遇神聖儀式在河流上演。無論置身何處，他心中印著淡水河不同的表情，有時纖細微弱、有時怒濤洶湧；有時映著天光華麗燦爛，有時因著上游暴雨而汙灰混濁。淡水河的風景，就是家的風景。

林懷民不是用耳朵「聽」河。河在他心中，對他的心低語。在《聽河》中，影像結合舞蹈，我看到人的故事，河的故事，還有文明的故事。

文明進入農業時代之後，少不了一條河。以前讀史，課本說河流提供灌溉、交通和生活用水，是文明發展必須的資源。最近讀到作家蔣勳在《美的曙光》寫著：「農業社會文化的人不會絕望，因為他知道冬天之後又是春天，冬天萬物枯死，象徵萬物的消亡，但是生命會再輪迴，重新回到春天。」突然內心一震。「逝者如斯，不捨晝夜」，不就是孔子在川上面對自然之嘆？除了四季不停輪迴，大河起伏的周期，不也是農業文明的發展寄託？

想到尼羅河，每年氾濫帶來洪災，但大水沖下肥沃新土覆蓋耕地，成為助長農業的天賜力量。洪汛期之外的尼羅河，緩緩悠悠，滋養土地和萬民，護衛著一個文明千年的存在。我領悟，文明是時間的函數，沒有足夠長久的時間，難以累積一定質量。數千年的時間是起伏的曲線，刻著太平和災難，文明在一次次事故中，累積對抗苦難的力量。如同疫苗對身體的挑戰，苦難和壓力是文明的考驗，通過苦難的文明，得到源遠流長的生命；面對災難束手投降，下場是消失在天涯海角，成為等待考古發掘的遺跡。

如果台灣表演藝術要長遠發展，外來節目的威脅，是必須經過的試煉。世界級製作讓市場向商業傾斜，也讓更多人走進劇場，熟悉劇場儀式。這些新觀眾，也可以是本地藝術創作的支持者，但需要堅持不懈的藝術家，從挑戰中吸取經驗，和觀眾共同編織一條表演藝術的長河大江，創造源源不絕的舞台生命，累積文明綻放異采的光亮。

芥川獎餘波盪漾

◆林水福
駐日本代表處台北文化中心主任

芥川獎與直木獎的獎金並不高，即使置於國內文學獎之中，獎金也不算很高。能夠得到大眾的信賴，其最大原因，應該是純粹就作品的藝術性評斷，不摻雜其他因素。

日本的文學獎數目有六百種之多，其中副獎有高達一千萬日幣的，也有的是報社主辦的，照理說報導最多的應該是這兩類；事實不然，最受矚目、報導最多的是芥川獎與直木獎，獎金只有一百萬日幣。芥川獎與直木獎皆為菊池寬所創，由文藝春秋社主辦。今年（2010）初頒發的第142屆，是以去年（2009）下半年的作品為對象。

有關第142屆芥川獎與直木獎的報導，日本幾大報《讀賣》、《朝日》、《每日》、《產經》皆有報導，而且不只一次。這次比較特別的是評審之前先有記者的預測。

芥川獎的評審會議通常都在東京築地的「新喜樂」料亭舉行。今年芥川獎的評審會議是1月14日；有趣的是1月12日《產經》新聞登了一篇藝文記者的預測文章。由田野陽子、三品貴志、條原知存三位記者針對候選作品——大森兄弟的《狗狗一直在腳邊》、羽田圭介的《ミート・ザ・ビート》、藤代泉的《ボーダ＆レス》、舞城王太郎的《ビッチマグネット》及松尾鈴木的《老人賭博》作簡短介紹，列表標出每人對候選作品的預測。分成「最有力」、「有力」、「有可能」三種，結果大森兄弟獲得「最有力」和「有力」各一票；羽田只有「有可能」一票；藤有兩票「最有力」；舞城有「有力」與「有可能」各一票；松尾與舞城的票數相同。預測中以藤的可能性最高，大森兄弟其次，舞城與松尾相同居第三，羽田則敬陪末座。

結果揭曉，從缺。

評審委員之一的池澤夏樹說，第一次投票票數集中在藤代泉、舞城王太郎與松尾鈴木三人身上；第二次投票票數反而減少，無人脫穎而出。由此可見評審的看法與記者的預測有相當的出入，評審也未受記者的影響。

這是自第121屆之後，相隔11年的再次從缺。公布之後，反應不一。有人認為理所當然，有人失望。當然最失望的莫過於出版社了，本來希望在這不景氣的時候藉著芥川獎的威力，刺激買氣小賺一筆。讓人想起2004年一月芥川獎由綿矢理紗和金原瞳兩人同時獲獎，也有人以為是為了製造話題，是出版社搞的噱頭。事後證明根本沒這麼一回事。而這次儘管評審之前有記者的預測，以及出版社發出的「渴望」，結果證明評審的考量只有一項——作品的藝術性。

芥川獎與直木獎如上述，獎金並不高，即使置於國內文學獎之中，獎金也不算很高。能夠得到大眾的信賴，其最大原因，我想應該是純粹就作品的藝術性評斷，不摻雜其他因素。在芥川獎71年的歷史裡也發生過「關說」事件。那就是文壇才子太宰治（1909-1948）於1935年以《逆行》入圍第一屆芥川獎候選作品，由於藥物中毒，曾向當時師事的佐藤春夫要求把芥川獎給他。結果太宰治並未獲獎，因此與評審川端康成、佐藤春夫之間有小小的筆戰。佐藤沒有袒護自己的學生，維持獎的公正性，我想這也是芥川獎能維持聲譽於不墜的因素之一吧！

順便一提，太宰治這種行為如果發生在國內，有可能一輩子都抬不起頭來。他的作品大概很難獲得應有的評價。但是日本社會對於藝術家，相形之下，比較能夠把私德和藝術成就分開評價。太宰治並未因關說、四次自殺、複雜的感情世界而導致他的作品被抹殺或被漠視。最後一次自殺成功，遺體被發現是6月19日，也是他的生日，為了紀念他，本來訂這天為櫻桃祭，後來改為太宰治誕生祭；另外他的故鄉也有以他的代表作命名的文學館——「斜陽館」紀念他。

老祖宗告訴我們：「不以人廢言，不以言廢人」；然而，從社會實際發生的例子來看，我們卻常背道而馳，不是嗎？

言歸正傳，回到芥川獎話題！

2月28日《產經》新聞登了一篇早稻田大學教授石原千秋時評「文藝」，針對這次芥川獎提出看法。

主要是針對評審之一高樹信子的看法有所辯駁。高樹對於大森兄弟的作品，認為既然是「合作」就不是文學。當然，大森兄弟的作品是否因此而未得獎不得而知。本文無意在此論斷是非；不過，對於石原教授的一些觀點深有同感，爰為之記。

石原教授舉日本中世代表作《平家物語》為例，說明不能因作者非一人之創作而否定它。《平家物語》——描寫平氏一門由盛而衰的經過，以1156-1185年源氏與平氏的政爭為重點。NHK大河劇《源義經》即出自《平家物語》；義經入京後獲白河法皇器重，是一之谷與壇之浦戰役的主將，被視為是打倒平氏的最大功臣。但是，《平家物語》的異本相當多，作者究竟是誰，是一人或多人？迄無定論；不過，大多認為作者並非一人。除了古典作品舉《平家物語》為例，現代則舉石原慎太郎〈再生〉及《新潮》「小說家52人2009年日記接龍」為例，說明作者複數依然是文學。我想這一點無庸置疑，《紅樓夢》的作者並非一人，無損於它的價值。

其中，石原教授說「芥川獎雖為彰顯傑出小說而設；不過，現在芥川獎的任務不僅如此，芥川獎早已不是一個出版社的獎，是一種社會現象，是反映每個時代文學的鏡子。」這樣的看法發人深省。

如果台灣的文學獎評審也有類似的認知或者說是責任感，那麼評選的角度是否不同？得獎的作品是否也不一樣呢？

鄉土文學如何成為運動？

◆陳芳明
政治大學台文所所長

參與鄉土文學運動的作家，幾乎都抱持一個膨脹的胸懷，希冀藉由文學作品來擘造時代風氣。他們介入社會的精神，比起任何時期都還龐沛而飽滿，對政治現實的關懷極為積極。

台灣文學的重大迴旋

鄉土文學之成為運動，絕對不是由某位作家或某個團體所發起，當然也不是由單一政治事件或社會事件所造成；而是整個歷史大環境的轉移變遷，次第匯成巨大的文化衝力。歷史力量的沖刷，使新的時代心靈誕生。心靈框架（frame of mind）的支撐，使作家必須尋找新的表現方式。到達1970年代，台灣社會開始釀造全新思維方式，從政治經濟到社會文化，都在要求知識分子應該回到海島重新觀察世界。在重大的變局裡，作家的書寫策略也展開前所未有的調整。

如果50年代可以視為反共文學時期，規範這樣書寫背後其實有一個龐大的中國心靈。60年代若是被視為現代文學時期，不少作家大約都攜帶一個深邃的個人心靈。70年代如果是進入鄉土文學時期，則整個創作的變革背後存在一個明顯可見的台灣心靈。鄉土文學被定義為一種運動，在於彰顯它的動態與轉變，不僅活潑地與台灣社會、政治互動，也相當生動地與台灣住民、生活、語言交互作用。

在鄉土文學蔚為風氣之前，全球冷戰體制已出現鬆動徵兆。所謂冷戰體制，從全球視野來看，指的是美蘇對抗；如果從海峽格局來看，指的是國共對峙。美國在戰後30年持續與蘇聯所代表的共產陣營角力，對其資本主義經濟構成極大威脅與傷害。為了使資本主義能夠獲得進一步發展，美國必須重新思考其全球戰略。以對話代替對抗的思維方式，便是在1960年代中期隱然成形。策略的轉變，使反共不再是主流論述，取而代之的是和解氛圍的營造，唯有在和解條件的配合之下，資本主義才有可能獲得突破性的擴張。其中最顯著的跡象，便是見諸於跨國公司在全球各地開始布局。全球化浪潮便是在這段時期形成，這正是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所說晚期資本主義（late capital-ism）的張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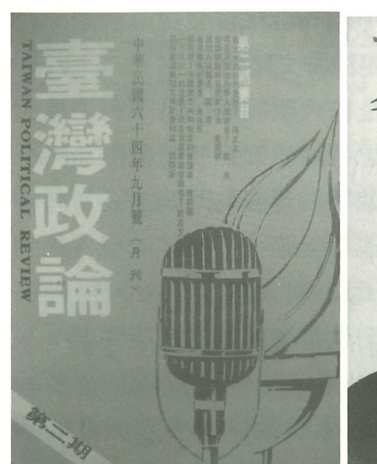
美國改變其戰略之際，台灣還停留在國共內戰的思維，仍然反覆訴諸反共論述。然而，在經濟改革上卻開始被迫進行調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加工出口區的設立；它一方面是為了解決美援經濟的負擔，使台灣能夠發展高度資本主義，一方面則是為了引進大量跨國公司，使台灣正式被編入全球經濟體制。因應這種政策的改變，台灣在教育方面正式使國民義務教育延長到九年，國中教育便是在1968年建立制度。在經濟方面，則是展開十大建設，台灣第一條高速公路正是在這段時期建立起來。

加工出口區為的是使台灣經濟升級，但是伴隨而來的不純然只是經濟。在政治、教育、社會方面受到的衝擊，全然不亞於經濟轉變。知識分子的精神層面更是發生重大迴轉，台灣文學便是在一個新的時代心靈降臨之際，有了截然不同的取向。美國為了致力於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也為了要與共產陣營建立對話，遂毅然選擇放棄對台灣的支持。可以預見的，台灣經濟開始朝向現代化的同時，也是在政治上面臨國際孤立的狀態。戰後文學史上被遺忘已久的台灣，遂在70年代初期以最清晰的形象進入作家的思考。如果代表中國的合法性發生危機時，台灣的具體內容與精神又是什麼？

台灣文學便是在大環境的挑戰下有了重大迴旋，作家的思考終於聚焦於整個海島的命運。至少有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逼迫當時知識分子去追求答案：第一，在經濟現代化到來時，台灣立即出現大量女工投入勞動市場，而跨國公司也帶來嚴重的污染問題。女性與環保問題以畫時代的姿態成為重要議題，而這些議題也成為作家必須處理的題材。第二，在國際孤立的狀態成為事實時，台灣政治也無可避免要走上現代化的問題。畢竟國家命運的存亡責任已不是國民黨能夠單獨承擔，知識分子深刻覺悟必須積極介入政治活動。在戒嚴法還在實施的階段，草根型的黨外民主運動也與經濟現代化同步展開。

歷史觀的左右分歧

1970年代的現代化與民主化運動，同時構成文學本土化的重要基石。作家書寫的議題觸及農民、勞工、女性、環保所面臨的危機，同時也深入探索外資挾帶而來不公平、不公義的文化。跨國公司進駐台灣是為了創造巨大利潤，完全不會在意低廉工資的不合理，也不在意環境污染所付出的代價，更不在意台灣住民是否享有言論自由。因此，多國企業的存在已不純然是屬於經濟問題，而是相當深刻地牽涉到台灣社會的政治與文化。鄉土文學崛起時，一方面挑戰外來資本





《台灣政論》與《夏潮》兩種不同的歷史觀，為1980年代初期的台灣文學正名論戰開啟導火線。

主義的侵襲，從而也引發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一方面也批判國內威權體制對農民、勞工、女性的貶抑與剝削，因此強化了追求政治發言權的黨外民主運動。

黨外民主運動與鄉土文學運動的雙軌發展，即是各自為戰，也是相互為用。至少到達1975年左右，台灣意識的內容已臻於成熟。就在這一年，美國介入中南半島的越戰行動終告結束，蔣介石也在這一年去世。兩個看似毫不相干的政治事件，其實意味著一個歷史階段就要過去。越戰的挫敗，使美國所支撐的全球冷戰體制加速解凍。蔣介石的逝世，也使國民黨所支持的海峽內戰體制加速瓦解。台灣內部就這關鍵時刻隱然出現左、右兩條路線的分歧，一是1975年由黨外運動創辦的《台灣政論》正式出版，一是1976年代表左翼思考的《夏潮》也宣告問世。

《台灣政論》的出現，象徵戰後台籍知識分子開始學習如何提出自己的政治理論。這份雜誌前後只發行五期，對國民黨一黨獨大的權力結構卻提出震撼式的批判。遠在這份政論刊物出現以前，張俊宏與許信良在1971年就合作撰寫一冊《台灣社會力的分析》，相當具體展現了少壯派知識分子對台灣社會的透視能力。這冊書在某種程度受到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之影響，不過並沒有表現提出明顯左派的思維方式。但是，這本書充分說明了黨外運動在出發之初，就已經對當時社會力量做過深刻的觀察。

《夏潮》集團的誕生，更是值得注意。它代表戰後消失已久的左翼思維又再度破土而出，其中最關鍵的人物，正是在1975年特赦出獄的作家陳映真。他在1968年入獄之前，對台灣現代主義就有過相當令人難忘的批判。在1976年重出江湖時，挾帶著他的兩冊小說集《將軍族》與《第一件差事》。兩本作品書前以許南村筆名撰寫的序文〈試論陳映真〉，在知識界與文學界頗引起騷動。但是，更受到矚目的，便是他與蘇慶黎合作創辦《夏潮》。蘇慶黎的父親蘇新，是日據時期台灣共產黨的領導人之一。因此，標榜社會批判與文化批判的這份雜誌，會注入左翼精神是順理成章的發展。

在威權體制陰影下，右翼與左翼的知識分子，至少還保留相互合作的空間。《台灣政論》在發行期間，就已經著手挖掘台灣歷史記憶，強化黨外民主運動的歷史意識。《夏潮》從1976年持續出版到1979年，也同樣挖掘歷史記憶。但不同的是，《夏潮》一方面大量介紹國民黨左派的政治人物如廖仲愷、朱執信、秋瑾，一方面則讓日據時期左翼作家賴和、楊逵、吳新榮、楊華、王白淵、張文環的史料大量出土。《台灣政論》與《夏潮》的兩種歷史觀，已為日後1977年鄉土文學論戰埋下伏筆，也為1980年代初期的台灣文學正名論戰開啟導火線。

左右兩條路線，發展之初並未有統獨之分。雙方都同樣強調鄉土回歸的重要意涵：至少，站在威權體制之前，他們有必要攜手合作。不過，實踐在文學創作時，兩條路線所表現的本土就不盡然相同。以鍾肇政、李喬、鄭清文為主的鄉土文學作家，他們比較傾向於黨外民主運動。以陳映真為代表的作家，他們思考中的本土則傾向紅色中國。「本土」的定義，在鄉土文學論戰前就更為清楚。葉石濤在《夏潮》發表〈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表達的歷史觀是以台灣四百年歷史為主軸，亦即從明鄭以降到20世紀連綿不斷的文學發展。相對的，陳映真在《台灣文藝》發表〈鄉土文學的盲點〉，則把台灣歷史與中國近代史銜接起來。具體而言，陳映真的歷史觀是以1840年鴉片戰爭為起點，也就是以西方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之濫觴，作為詮釋台灣鄉土文學的基礎。雙方的歷史觀有如此巨大的分歧，遂奠下日後統獨之爭的肇因。

鄉土文學之成為運動，正是在各種政治、經濟、社會力量的激盪衝擊而蔚然成形。作家手中挺起的筆已不再是平面的紙上書寫，而是更進一步干涉當時的歷史氣象。參與鄉土文學運動的作家，幾乎都抱持一個膨脹的胸懷，希冀藉由文學作品來擘造時代風氣。他們介入社會的精神，比起任何時期都還龐沛而飽滿。他們與60年代現代主義作家最大不同的地方，便是對藝術的追求沒有特別熱烈，反而是對政治現實的關懷極為積極。這場文學運動浩浩蕩蕩，與政治運動桴鼓相應；造成的格局與氣勢，一直到80年代還是不止不休。

讀她，演她
「謝雪紅」

◆汪其楣
戲劇工作者

謝雪紅不是普通的共產黨，也不是陰險沒感情的共匪，她有愛有恨，也有政敵，她開除別人也被人開除。她在鬥爭場合放言反斥，不肯認罪，死不低頭。



投身左翼社會運動的謝雪紅。（翻攝自《我的半生記》）

演戲與閱讀的視野

演過《舞者阿月》的蔡瑞月老師，《歌未央》的慎芝女士之後，常有朋友問：妳下次要演誰？我喜歡被問，但也一問就呆住。腦海中立刻浮現這兩部戲籌備期間，漫天鋪地的資料搜集，和排演場上，穿梭來回輪番對戲的數十個人影。這就是聶光炎先生的名句：「舞台是千萬個折磨換取片刻的迷人」。也許我不怕折磨，只盼找到那個迷人的焦點。演誰呢？舞蹈家、歌詞家之後該演畫家了嗎？還是不要再在藝術圈裡打轉了。但一定是要跟前述二位女主角一樣，勇敢地突破自己身處的時代，在困境中開創新局的不凡性格。

有這種人生經歷的真實人物一定不少，但誰更富有傳奇性？或誰是更有革命情懷的女子？讓我願意再度累掉半條命，為蔡老師、慎芝姊一樣，又因扮演她們，而活過角色的時代和她的人生歷程。這才值得放進戲劇，讓觀眾看見不一樣的台灣女性，進而了解她所處的社會環境，尤其讓年輕一代經由真實人物而親近台灣。

回到台灣歷史裡來挑，那麼，這次我來演謝雪紅怎麼樣？朋友初聞都「哇」的大叫一聲。我選中這個人物，自己卻一點也不意外。從80年代做「人間孤兒」系列開始，就在台灣史籍裡讀到她，只是那段時間，我全神貫注於庶民的生活世界，喜歡從家庭所反映的文化和情感來搬演台灣，就把這樣的「領導」人物擱在一旁了。

而以認識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歷史而言，彼時牽動我心的也是周圍的人，生活在台灣，或親人仍然生活在這裡的人。而謝雪紅在二二八之後就離開了台灣，而且她是「謝匪雪紅」，沒引起我的特別興趣。在那時代「共產黨」是面貌模糊，戴著怪八路帽子的某一類人。

但因為她是女人，有些史料在形容她的時候，令人覺察到是有點輕忽刻薄的。這些倒是在我心裡畫下了記號。

做完幾部台灣戲，這十多年來，我把情感集中在女性角色的刻畫，總想讓各式各樣珍藏在我們共同記憶裡的女子，有機會站到舞台上，展現她們的風貌、性情和化為語言的思緒、立場。

演戲與閱讀所提供的視野，有很大的關係。90年代之後，更多的書籍也出版了，論述、史料、小說、記傳和口述歷史，悉心剖露近代史上最噤啞壓抑的時代。

即使是阿月和慎芝，這兩位輕聲慢語、儀態溫雅的女性藝術家，在她們傑出才華表現的背後，都因政權轉換、親友牽涉，也有不為人知的牢獄之災。一般人厭惡政客、疏離政治，想把高壓和紛擾關在門外，但無形的監控依然徘徊在身邊。相對於阿月與慎芝的無辜，那麼這位穿起軍裝，帶領二七部隊在台中武鬥的謝雪紅，她可是有全然的自覺，並不懼一切的衝進政治的巨浪之中。

為堅守的革命理想喝采

剛開始閱讀，左翼的歷史和台共的分合是較難消化的。參看各類記傳、小說、訪談等，卻往往令人動容，不忍釋卷。謝雪紅出身寒微，又是個女人，對她不服氣的男性太多了。但對她再感冒的人，也必須在書中為她這個厲害角色特立篇幅，有意思極了。

謝雪紅口述《我的半生記》，由她的祕書及情人同志楊克煌筆錄，從1901年她出生到1929年的日警大逮捕。應是她用生前最後的時光，與楊合作記述。楊克煌在1970年謝去世後完成自己《我的回憶》，從他出生1908寫到1947二二八事件，他倆一起逃離台灣。對很多讀者而言，謝雪紅的書填補了20世紀前半台灣人民的生活記述。

她有困苦的童年，沒法上學，卻處處流露機靈，自尋生路。她先被賣到洪家做童養



謝雪紅口述傳記《我的半生記》，記述一個赤貧出生的台灣女孩如何走向革命家之路。

媳，受盡苦毒。後又贖身成為張姓商人的妾，隨他到神戶及青島、上海、杭州等地，目睹受帝國主義欺侮的社會和站起來反抗強權的轉型運動。她看到十月革命的照片，工農兵撲倒在皚皚雪地，身上噴灑出來的鮮血令她大受感召，竟自行改名「雪紅」。她不但是第一個在台中騎腳踏車的女性，當「勝家」業務員，她也是在杭州、上海投入五卅慘案街頭運動的熱血女子。

尚未分家的國民黨和共產黨先後吸收她，讓她進入于右任當校長、瞿秋白當系主任的上海大學社會系，半年後又被選派到莫斯科去接受第三國際的共產洗禮。她見過斯大林、托洛斯基、列寧夫人這些大頭目。至少跟年輕的蔣經國打過照面。她思想活潑、勇於發言，極受師長矚目，兩年後，她被賦予成立「台共」的任務。她在日本法庭上的雄辯，在獄中九年的艱辛，和她串聯農組及文協一樣令人刮目相看。帶領二二八的武鬥已夠驚人，她還到香港成立了「台盟」，1949開國大典她謝主席還跟毛主席一起登上天安門。

此人不是普通的共產黨，也不是陰險沒感情的共匪，她有愛有恨，也有政敵，她開除別人也被人開除。她在鬥爭場合放言反斥，不肯認罪，死不低頭。我簡直越讀越興奮。

然而，當我著手籌備今年五月的這個演出時，卻漸漸發現，除了讀過台灣史，或特別了解政治，還要特別關心左派的年輕人外，很少人聽過謝雪紅。與我同輩的略知一二，問我她是女俠還是女強盜？年長的先生女士們明哲保身，還小聲探問：「現在可以演她？沒有禁忌了嗎？」

解嚴前後我們老取笑彼此心中有一個警總，現在要我們完全走出白色恐怖的緊張或慎重，也不容易。而今天不管做什麼事，要閃得掉意識形態的顏色對立，無視於標籤上身，也真是個挑戰與考驗。

立場不同，書還是要讀，戲還是要演。我與她的信仰更不同，我仍然可以為她的狂熱、她的勇氣喝采。為她受辱及受制於同志而辛酸。為她堅守卻很可能失落的理想而喟嘆。

追尋祖先的足跡

◆夏祖麗
作家

夏仁虎是文史、民俗及文學上極有成就的大師之一，2009年是其冥誕135周年，夏家後代為紀念先人，於十月由北京王景山教授主編、浙江文藝出版《國學家夏仁虎》，收錄夏仁虎畢生作品及名家分析、評介，對近代文史深具補遺價值。此文是其孫女夏祖麗為書撰寫的序文，敘及諸多相關人事情誼，特節錄刊登，以饗讀者。（編者）

祖父印象

我對祖父夏仁虎（蔚如）先生最早的印象，是小時候來自一張泛黃的照片，父母親1939年在北平協和醫院禮堂結婚的團體照。母親指著照片裡一位身穿深色長袍馬褂，頗有威儀的老先生說：「這就是你的爺爺夏仁虎。」站在爺爺身邊的是一位比他矮了一個半頭的福態老婦人，那是奶奶張玉貞。

那時我剛入學，開始學字，看到祖父的名字裡有「仁」有「虎」，覺得他一定人如其名，是個了不得的人物。

1948年11月父母親攜家眷飛離北平，臨行匆匆，除了隨身衣物外，什麼都沒帶出來。那張塞在母親行李中的結婚照，也就益顯珍貴。他們很遺憾，沒能帶幾本祖父的作品出來，多年來一直設法託人尋找。



由純文學出版社鉛排印刷出版的夏仁虎著作《清宮詞》和《舊京瑣記》。（翻攝自《國學家夏仁虎》，以下同）

1963年5月的一個晚上，兩位朋友來訪，帶來一摞從中央研究院影印的枝巢子（夏仁虎）著作《舊京瑣記》和《清宮詞》。母親拿著這疊書稿，睹物思人，激動得流下眼淚。當夜她和父親捧讀到天明。

父親（夏承楹）自小生長在熱鬧的大家庭。他行六，上有五個哥哥，下有兩個弟弟、一個妹妹，九兄妹裡只有我們這一房到了台灣。起先父親和家人還有書信往還，很



1939年5月13日，何凡與林海音在北平協和醫院禮堂舉行結婚典禮。後排右三為夏仁虎。



夏仁虎（中）與二子承棟（右起）、長孫女祖和、么女承瑜、四子承欞合影。

快就斷了音信。對岸那個龐大的家族，就像深沉海底，一點聲音都聽不到。父親認為，他的爹娘已不在人世。

直到1970年代，我們才輾轉得知，奶奶早在1950年過世了。祖父是1963年7月在北京去世的，享年90歲。他過世時，是我的父母得到他的舊作後兩個月。他老人家是不是藉著他兩本著作的突然在台灣出現，來向他疼愛的老六和六媳婦道別呢？

1970年，母親林海音女士在台北創立「純文學出版社」，陸續出版了《舊京瑣記》以及《清宮詞》。當時我在出版社協助母親，為了方便讀者閱讀，我們特別改排鉛字版，並請國學家加注標點符號。書出版後迴響很好，銷路也不錯。1996年純文學出版社結束後，還不時有人問起這兩本已經絕版的書。

夏仁虎25歲中舉進京，先住在南城和平門外安平里，後來舉家搬到離此不遠的永光寺街一號。這棟座北朝南、有八個大小院落的房子是夏仁虎找人設計的。由於地利之便，夏家九個兒女中學都是念師大附中，是當時全國首屈一指的中學。兒女畢業後分別進入北大、師大、輔仁、中國大學、上海音專等大學就讀，念的是理工、農業、生物、經濟、哲學、藝術、外文和音樂。就是沒有人承繼老太爺學中國文學。

父親1934年自北京師範大學外文系畢業後，進入成舍我先生創辦的《世界日報》任編輯。後來又到《北平日報》編副刊，以筆名何凡撰寫「玻璃墊上」專欄，針砭時事，發揮輿論功能，主張用白話文寫作。父親平日愛看西片，聽西洋音樂，喜歡溜冰，打排球，玩檯球（撞球），吹口琴。而祖父卻是典型的老派文人，吟詩作詞，唱崑曲、平劇，吹簫，寫文言文。父子風格不同。

有次我問父親，他們九個兄妹受新式教育，和祖父之間有沒有代溝？父親說：「爺爺雖然是舊式官場文人，但是思想並不陳舊。他也有興趣讀西洋翻譯小說，打保齡球、檯球，還抽雪茄。我那時訂了外文報，他常常問我，外文報上怎麼分析中國的政局。對於新事物、新產品，他不但不排斥，還很有興趣。他教育孩子的態度開明，大原則訂了，就很少干涉，更不會打罵孩子。」

談文論藝

父親說：「我從小沒挨過揍，所以也不知道怎麼揍人。」

住在北京的承楣七叔，前幾年接受我訪問時，對老太爺夏仁虎有段傳神的描述：

> 我父親每天下班回家，一跨進大院，習慣性地先乾咳兩聲，意思是提醒家人：他回來了。進了屋，喊一聲「來人啊！」僕人們趕快倒茶，打洗臉水。我們聽到父親的乾咳聲，聞到雪茄煙味兒，趕緊收起玩心，回房讀書去了。他從不打罵孩子，但是孩子們都敬畏他。

承瑜九姑當年在上海音專主修花腔女高音。那個年代風氣未開，女孩子上大學的本就不多，學音樂的更是鳳毛麟角。前幾年我去上海，問過九姑，祖父當年怎麼會同意她這個最小的嬌女兒去上海念大學？九姑說：「我是偷偷去報考上海音專的，考上了才去向父親說。他不放心我一個人離家，哥哥們為我說情，他後來就同意了。父親不是堅持己見，不聽人家意見的人。」

每年寒暑假，承瑜回到北京家裡，遇上家中有人唱崑曲，學聲樂的她也會湊興唱兩段，夏老太爺給她的評語是「洋腔洋調」。

父親生前說過，他們兄妹受到家中人文氣息，以及開明風氣的影響，課業之餘，個個都發展出多方面興趣。老大承樑二十多歲就寫了二十多篇小說，在報上發表；老二承棟、老四承欞擅於吹笛子；老五承樞、老七承楣拉得一手好胡琴，還能唱戲；老六承楹吹得一口好口琴，課餘在電台教口琴。他和七弟承楣多次在全國溜冰大賽中得獎；而九妹承瑜不但能唱，又能彈鋼琴。有時夏仁虎興起，也會拿起他那管心愛的長簫，把兒女召齊，來個家庭大合奏。父親認為，他們兄妹能受完全教育，保持完整人格，除了老太爺的開明培植外，母親張玉貞功勞不小。父親說：「即使她是個不識字的舊式婦女，站在有新知識的人群中，卻是毫無愧色。」

填補枝巢子瑣記

為了撰寫父母親的傳記，從1999到2003年四年間，我多次從居住的澳大利亞墨爾本，飛到北京、南京、上海，以及台北，旅行採訪，收集資料。我踏遍北京城南和台北城南，走過父母親走過的路，體驗他們走過的一生。我重活了一遍母親《城南舊事》裡的英子，也重活了一次自己。為父母作傳，意外地成為我省視生命的尋根之旅。

而在追尋祖先足跡的過程中，我對祖父夏仁虎先生，以及他帶領的這個自南京遷居北京落戶的書香世家夏府，有了更多認識，產生很大興趣，也做了更深的了解。對我來說，祖父現在不再是老相片上的一個模糊身影。追尋林海音、夏承楹、夏仁虎的一生，不僅充實了我的生命，也使它更加完整。

1999年春天，我初抵北京時，一下飛機，祖熾、遠立堂兄嫂就交給我一張前兩天的北京報紙，大幅刊登著夏仁虎在民國27年（1938）與吳廷燮聯合修纂的《北京市志》終於出版的消息。報上的大標題是：「沉埋

六十年，珍貴文獻重見天日。」祖煌堂兄並給我看他多年細心收存的祖父文物。

第二天，我到交大宿舍訪問堂兄夏祖煃教授。祖煃說：「當年北京淪陷日本時期，好幾個人要找爺爺出來做事，但都為他所拒，他因此得罪了人。爺爺不願做敵偽大官，他像一株寒天裡的孤松，生活越來越苦。也就是在那段時間，他與好友吳廷燮共同修纂了《綏遠縣誌》和《北京市志》，在那個混亂的年代，他以書生報國的心情，來保存民族文化。」

我在北京的那兩個星期，堂兄嫂及侄兒們熱心地帶我走遍北京大街小巷；永光寺街一號老宅（可惜我拜訪後的第二年就拆除了）；師大附中、附小、師範大學，還有母親念過的春明女中舊址，琉璃廠，中山公園……。母親曾告訴我，祖父自官場退休後，每天下午都上中山公園的來今雨軒或是柏樹下的春明茶館與老友聚晤，談談天，下下棋，吃一碗冬菜肉絲麵，入夜才各自回家。

有趣的是，當今重新翻修的來今雨軒，餐廳菜單中仍然有冬菜肉絲麵這道點心。時代改變，人事消長，但是那碗冬菜肉絲麵，經過70年不曾下過菜單。

中山公園內還有一個與夏仁虎有關的重要古蹟景觀，清初蘭亭八柱亭石碑。這個石碑原來立在圓明園，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時沒被破壞。後來被夏仁虎發現了，立即招人運到中山公園保存下來，後又在中山公園建亭陳列。祖父當時擔任中山公園董事長，但是不願邀功，指示不必刻上自己的名字。

我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拍照、錄音、作筆記，就怕錯過任何線索。晚上回到下榻的國際飯店，近八十高齡的王景山教授從附近住家信步過來，帶來他搜集的資料，以及他歷年撰寫有關夏仁虎的文章。王景山神采奕奕地述說他多年來的研究心得，分析夏仁虎的一生，我忙著聽錄，彷彿在修「夏仁虎課」。

王教授說，當年由於資訊及工具缺乏，他在北京各圖書館翻閱不同資料，一字字地抄寫，冬天手都凍僵了。如果不是出於王景山對夏仁虎的重視，以及他保存史料的熱忱，難以想像如何憑一己之力，在大量史料中翻找有關夏仁虎的事蹟，詳實完整地浮現這個人物。

我問王教授，為什麼選擇研究夏仁虎。他說：「我本來是要研究夏仁虎的六兒子夏承楹（何凡），和六兒媳林海音，但是他們遠在台灣，收集資料不易。接著我發現夏仁虎不但文采豐富，辦過報，在清末以及民國後的北洋政府中都擔任過要職，而且一生多采多姿，很值得研究，於是我就改變方向，一直鑽研下去。」

2001年，為了寫《何凡傳》，我和至璋又訪北京，收集更多夏家資料。這次中國之行的重點之一是，訪問夏仁虎25歲中舉遷到北京之前的老家南京。我們一出南京火車站，祖灼堂兄就給我一本夏仁虎著的《秦淮志》，以及一張夏仁虎手注的玄武湖圖（他曾在1930年代寫《玄武湖志》）。拿到書，住進玄武湖畔的鳳凰台旅館，迫不及待展讀起來。我邊讀、邊望著玄武湖面粼粼發光的夕照。台灣小學地理課本中的玄武湖，台北童年記憶照片裡的祖父，現在竟然交會在我的眼前。

書中提到，夏仁虎當年曾想歸故里定居，但是因為抗日戰爭爆發而作罷。晚年他把自己的著述，以及平生收藏的五百多種有關南京的珍貴史料，全數捐贈南京文管會，算是他對故鄉的回饋。

次日，我造訪南京圖書館古籍部，找到當年夏仁虎的著作《碧山樓傳奇》、《枝巢編年詩稿》、《嘯庵詩詞稿》等十幾本書。撫摸著那歷經長久歲月的陳年書頁，想到是祖父當年從書架上取下來捐獻的，我像是遇到親人，感動莫名。

代代相傳的書香世家

在南京的最後一天，祖灼、祖勳堂兄和慧嘉堂嫂陪同我們到了夏家老宅，顏料坊86號。這棟房子在屬於夏家之前，是晚清著名學者繆荃蓀的住宅，後來繆荃蓀的兒子把它轉售給夏氏。現在的顏料坊86號變成顏料坊小學，當年住過這裡的夏家人，現在多半不在人世。我們在校園中上上下下穿梭，身邊圍滿了穿著粉白夾克，吱吱喳喳好奇的小學生。他們朗朗的歡笑聲，縈繞在這座百年古宅的各角落。

那次江蘇電視台派出記者和攝影師，全程跟隨拍攝我的返鄉行，製作成半小時的專題節目，在各地播放。

如今夏仁虎先生的九個子女，當年永光寺街的九兄妹，多已凋零。現在北京97歲的承楣七叔，以及上海94歲的承瑜九姑，健朗如昔。他們雖年事已高，難得的仍然保有夏家人一貫的開朗、達觀。先母林海音女士、先父夏承楹先生分別於2001年12月、2002年12月在台北去世。父親活到93歲，去世前思想仍然清明。



《國學家夏仁虎》由王景山教授主編，於2009年10月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

2003年底，《何凡傳》在台北出版後，迴響很好，得到《聯合報》評選的當年最佳書獎。許多讀者對書中前幾章寫的夏仁虎部分很感興趣，不斷有讀者問，哪裡可以買到夏仁虎的著作，坊間是否有夏仁虎傳？一位歷史學者甚至想找全夏仁虎當年辦的《都門新報》做專題研究。一位教授來信說：「夏仁虎代表的時代，應該記錄下來，夏仁虎的作品保存了當今已消失的老北京，應該重新問世，對國學民俗和歷史研究很有價值。」

現在透過北京祖熾、遠立堂兄嫂的奔走努力，其他堂兄弟姊妹的支持，王景山教授慨允提供作品和協助編輯，浙江文藝出版社精心編印，《國學家夏仁虎》終於在他135歲冥誕，去世近半個世紀後問世。

這部書的出版，見證了一個走過中國百年歷史的書香大家族，雖然經過戰亂、斷絕、分離，但是家族精神沒散。從南京到北京，到台北，甚至擴及美國、澳洲、歐洲，薪火繁衍，代代相傳。

人如其名的新聞界奇才

專訪黃天才

◆宋雅姿　自由撰稿人

黃天才訪問過無數中外黨政首長及各界頂尖人物，全靠自動自發、不怕失敗而爭取到許多「獨家」，並以妙筆留下真實、生動的紀錄。

黃天才提供，以下同。

黃天才，筆名天鐸、天田，1924年生，籍貫廣西陽朔。重慶中央政治學校法政系畢業。曾任《經濟時報》、《民族晚報》、《聯合報》、《中央日報》記者、駐日特派員、副總編輯與採訪主任，《中央日報》副社長、社長，中央通訊社社長及董事長，現為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系兼任特約講座。創作以散文、傳記為主。著有散文《新聞人物專訪實錄》、《中日外交的人與事——黃天才東京採訪實錄》；傳記《五百年來一大千》、《世紀蔣宋美齡——走過三個世紀的傳奇》、《林海峰的人和棋》、《勁寒梅香——辜振甫人生紀實》等。

天生我才必有用

聽說我要採訪他，天公開玩笑：「不訪，你也寫得出來。」畢竟熟識已久，他是我進《中央日報》第一位長官，也是心目中永遠的長官，亦師亦友亦如父，相處親如家人。但對他的了解主要是從東京奉調回國後在新聞界的貢獻，「很想聽聽您以前的故事。」老人家健談一如他的健筆，引我接連登門三次，才完成這篇小記者對大記者的專訪。以往他寫過不少傳奇人物，現今也成了我筆下的傳奇人物。

常常覺得「天才」之名於他真是名副其實。當年電視影集《天才老爹》正紅，報社同仁私下就如此暱稱他。經歷大時代變動，黃天才也以自身際遇證明「天生我才必有用」：學的是法政，迷的是外交，不意闖進新聞圈，成為報業英才。想當年情非得已去了日本，成為《中央日報》駐日記者，由不諳日語躍為「日本專家」。經國先生曾當面對他說：「我對日本問題的了解，都是看你的報導。」國民黨前主席李登輝則當眾誇他：「你是天才記者！」

1985年10月，黃天才能奉調回國擔任《中央日報》副社長兼國際版主任，主要也是得經國先生賞識。當年中共《人民日報》發行兩大張海外版，為了統戰，竟大膽捨簡體字改用繁體字。相較之下，薄薄一張黑白印刷的《中央日報》國際版顯得不堪一擊，改版勢在必行。文工會為此列出幾個負責人選，層峰都不同意，直到有人建議：「把黃天才從日本調回來。」經國先生才首肯。



約1970年代，黃天才為駐日記者。

長年在國外的採訪經歷，黃天才的視野和心胸都十分開闊。他將國際版改為兩大張，內容活潑，配上彩色印刷，並加重藝文報導，擴大副刊篇幅定名「海外副刊」，果然在海外大受歡迎。一年多即升任社長，當時報禁已解除，為加強競爭力，他打破保守作風，邀請三毛、胡茵夢、王永慶等人到報社演講，吸引大批人潮；又力邀學者、專家寫稿探討各種問題，提升報紙可讀性。他常說：「報禁解除了，我們不應該再綁手綁腳。」

正準備大展身手之際，1988年黃天才又獲悉自己將升任中央通訊社社長。深感「壯志未酬」，他對這項升職頗不情願，還跑去找國民黨中央黨部副祕書長宋楚瑜，希望能收回成命，因為「我有些計畫還在推動中，例如為節省人力、提高印刷品質而訂購的新機器還沒運到；第一部可以全版拼版的電腦才剛簽約……。」宋楚瑜搖頭：「這是李總統就任黨主席後決定的第一個重要人事案，如何能翻案呢？」他只好恭敬不如從命，準備於4月12日上任。



1986年，黃天才（右起）與吳大猷、許水德（時任台北市長）合影。

上任前一星期，李總統在文工會簡報會議上嘉勉黃天才：「你在日本那麼多年，我非常注意你。你寫的報導是國際水準，我很高興你回來，把在日本採訪的工作經驗帶給國內的新聞界。」末了又說：「你是天才記者！」

在中央社四年多，黃天才將電腦化擴及各單位，並調整駐外人事案。中央社得以改為國家通訊社，也是從他手上開始。他極力說服反對者，建議將中央社改為公有、民營的形式；雖然醞釀長達八年，直到1996年3月才通過，還是令他欣慰。

記者之眼・作家之筆

1992年7月，從中央通訊社董事長一職退休，黃天才應邀在文化大學新聞系四年級開設「國際採訪」課程。沒有教材，光是日本24年的採訪故事就很動人，「但也不能雜亂無章，每個故事都要有理論做基礎。」這門課紅到學生暴增為一百多人，得改到大教室用麥克風講授。他告訴年輕人：「國際採訪，人人都有機會，除非你不做記者。」重要的是「你得主動爭取機會，增加採訪經驗和見識。」並且強調「做記者，不管跑新聞或寫稿，責任感始終是最重要的。」

這位「天才記者」歷年在《中央日報》的深度報導，不僅深具影響力，而且留下珍貴史料。更令他欣慰的是，退休後還能從報章知道自己早年一篇李政道的專訪，竟然造就了一位傑出的女科學家。2006年1月1日《聯合報》披露：台大物理系最年輕的教授——39歲的龐寧寧表示，讀國中時看到《中央日報》駐日特派員黃天才文情並茂的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李政道專訪——李政道「左右不相稱」，讓她對物理產生極大憧憬而投身這門研究。事隔多年，看到黃天才專訪旅日九段棋士吳清源的文章，也讓龐寧寧大為心動。她笑說，如果國中時先看到吳清源的專訪，可能會走上棋士之路，而不是當物理學者了。

這就是黃天才新聞寫作的功力，他有記者之眼、作家之筆，寫起報導格外精采。1983年2月20日在東京成田機場過境候機大廳採訪李政道，是公認最典範的新聞人物專題報導，也是他近四十年採訪生涯中最得意的人物專訪之一。

「傳說中，這位傑出科學家很不容易接近，而且非常忙，最不願意接受記者訪問。」黃天才是臨時奉《中央日報》總社之命，抱著遇而不求的心情，趕往李政道轉機的成田機場試試運氣。「心想只要李博士情緒不太壞，三、五分鐘的談話應該可以達成。沒想到一遞上名片，他微笑點頭，把名片插進襯衣口袋，然後注視著我，等我發問。」對物理完全外行，黃天才根本沒想到會有這麼從容的時間進行訪問，「幸好當年李政道與楊振寧得諾貝爾獎時，我在台北《中華日報》譯過有關新聞，自認還懂一些皮毛。」不料開頭兩個問題，只換來乾脆簡短的「不對！」、「不是這樣！」窘迫下只好直截了當探問：「那麼你們的定律和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是怎樣一個關係呢？」「沒有什麼關係，至少沒有直接關係。」接連三個否定，場面弄得很僵，眼看李政道談話興趣逐漸低落，他趕緊把態度放輕鬆，乾脆改用閒聊方式。「當然，你們那一套高深理論，一般人是搞不懂的。不過，當年我寫你和楊博士的得獎新聞，對你們這個偉大發現打了一個比喻，我覺得很適當，也因此得過獎呢！」這一說果然引起大師的興趣，期待他往下說。黃天才記得那段比喻是「多少年來，全世界的科學家群在愛因斯坦的率領下，捧著相對論的大鑰匙，朝著一垛高牆上的大門衝去，目標是要衝開宇宙奧祕之門。不料，衝撞了幾十年，未能將大門衝開。等到李政道、楊振寧擠到門前，定睛檢視，才發現這扇大門原來是畫在牆上的，並不是真門。這一發現，轟動世界，李、楊兩博士因而得了獎。」此稿刊出後頗獲好評，黃天才得到的獎是「社長曹聖芬先生一高興，第二天晚上著人在報社門口麵攤叫來一碗大滷麵，送到我桌上，賞了我一頓宵夜。」聽了這個得獎故事，李政道哈哈大笑，但馬上又以科學家的嚴謹口吻說：「不過，也不完全是這樣……。」見他情緒好轉，黃天才乘機逼進一步：「能不能請你現身說法，用大家都聽得懂的話解說你們的發現。」後半段的訪問，幾乎以漫談方式進行。「當今之世，任何記者都不敢奢求專訪李政道一個半小時，至少他不會同意花這麼多時間和一個不懂物理的記者聊天。」但黃天才辦到了。「我發覺這位大科學家也很能聊天，最難得的是平易近人。他24歲就得博士學位，30歲得諾貝爾獎，可是在他身上看不出恃才傲物的味道，而且訪談中，從頭到尾沒有講一句英文。」因著李政道耐心的解說與引導，黃天才憑著詳盡正確的採訪筆記，以散文筆調洋洋灑灑寫成七千字左右生動有趣的獨家報導。「那天，本來是我專程訪問他，事後才發現他也訪去我不少東西。」

李政道問起黃天才的家庭、出身、原籍，



1970年，黃天才（左）與《聯合報》駐日特派員司馬桑敦合影於大阪萬國博覽會「中國館」前。

聽到「小地方，廣西陽朔人。」馬上笑聲搶著說：「那還了得！桂林山水甲天下，陽朔山水甲桂林呀！真是地靈人傑。」這可把黃天才嚇了一跳，「被這位當今科學奇才稱許為人傑，是我有生以來被灌進迷湯中最過癮、最堪回味的一次了。」



1992年，中央社同仁合影。坐者左起：葉明勳、潘煥昆、沈劍虹、彭河清、周培敬；立者左起：丁侃、馬驥伸、黃三儀、黃天才、王洪鈞、嚴仲熊、范同仲、唐盼盼。

細數來時路

事實上，黃天才確是當今新聞界人傑；不僅聞名日本、台灣，也名列1989年大陸出版的《中國人物年鑑》。1996年他以《中日外交的人與事——黃天才東京採訪實錄》（聯經出版，1995）榮獲國家文藝獎（新聞文學類）。擁有一枝文學之筆，他可是家學淵源。父親為同治年間的前清進士，後來進了北京法政學堂，轉至司法界服務。黃家是廣西陽朔望族，位於高田鄉的老宅已被冠上「黃天才故居」。「其實我不是在廣西出生，也沒住過高田。」1924年，黃天才出生於山西太原。「父親那時在太原法院當院長，1927年退休，帶著全家準備回廣西，卻在輪船上被海盜洗劫一空，臨時改在香港上岸。父親就在香港行醫，還大大有名。兩三年後賺夠了錢，我們才回廣西，在桂林買了好大一棟房子。」黃天才記得父親一面掛牌當律師，一面繼續行醫，每有顧客上門，總得問明：「你是看病呢？還是打官司？」

當時桂林算是偏遠之地，不興將六、七歲孩子送進學校。「從小，父親就教我們讀四書五經，背唐詩宋詞，還請先生來家裡教書。」十歲，他插班進小學讀五、六年級，這時才開始接觸算術學科，但國學底子是很早就打下來的。進初中之前，他已看過《左傳》、《東周列國志》。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黃天才剛進桂林中學讀初中，還好廣西偏遠，家鄉無戰事。「當時全國各路精英都退避到桂林來了，有的是路過（去重慶必經），如張大千、徐悲鴻；有的就以桂林為目的地。」初中畢業那年，南京淪陷，漢民中學遷到桂林。「招生時，大家聽說是南京名校，都很嚮往。」但城鄉學力畢竟差距大，第一次招生連備取加起來都不夠開班，黃天才是第二次招考的備取生，若按錄取成績是為四等生，「上課時，非常沒面子。」所以前兩年不怎麼讀書，直到高三突然開竅，歷史考了100分，「終於覺得很有面子！」

漢民中學有很多名師（逃難來桂林的精英）。「我有兩個太老師都是國學大師：校長任中敏是詞曲名家吳梅的學生，國文老師張旭光（原名張大東）是梁啟超的學生。」想到可以誇口「我的太老師梁啟超」，不免十分得意。

他的國文、英文成績都不錯，再則自從歷史考滿分，同學都對他刮目相看，自己也有了榮譽感，所以準備考大學非常用功，「每晚都是媽媽進來關燈，催我睡覺。」其實他的畢業成績已好到保送浙江大學外文系，卻嚮往蔣委員長創辦的中央政治學校（後改名政治大學）。「這個公費學校非常難考，全國分八個考區，卻只有五個系——法政、外交、新聞、經濟、地政，主要是培養建設新中國的人才。」他的興趣、目標其實是外交，但擔心英文比不上大城市學生，所以選擇父親的本行——法政。還沒放榜，73歲的父親就重病過世。「這對我打擊很大。家裡八個孩子（他上有四姊，下有二妹一弟），父親對我寄望最高。」喪父之慟，淹沒了金榜題名的喜悅。

曲折的從軍生涯

戰時交通極為不便，未滿18歲的他，隻身從桂林輾轉折騰了二十幾天才抵達重慶新生報到。身為法政系學生，卻老往外交系跑，偶爾回到本科系課堂，同學還以為是外系生來旁聽，殷勤招呼「坐啊！坐啊！」讓他又好氣又好笑。黃天才自高中就夢想當外交官，記得有一次作文題目〈我的理想生活〉，他開頭就不同凡響：「大約半夜兩三點鐘，電話鈴聲吵醒了我。外交部打電話來通知：抗戰已經勝利，我們要收回安南，命我去交涉……。」儼然已是身負重任的外交官，這就是他的理想生活。

中央政治學校新生都要接受嚴格軍訓，週會也常找大人物來演講，例如孔祥熙、何應欽等。黃天才覺得演講很精采，忍不住寫了兩次簡短報導投寄校外刊物，登出後卻被訓導處副主任江觀綸叫去訓斥：「你為什麼在外面亂寫稿？學校嚴禁對外報導校內活動（怕是共產黨刊物）。」結果被判留校察看，還得寫悔過書。

大二那年，戰局失利，連桂林都淪陷了。蔣委員長號召「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黃天才是全校第二個報名從軍的，這一報名，「留校察看」也免了。「我是民國33年（1944）11月3日在學校簽名從軍，從那天起，再也靜不下心來念書。通過體檢就開始把書籍雜物賣的賣，送的送，只想快點上戰場。」不久，學校發布消息：青年軍入營要次年開春以後。正感日子難挨，12月初又有公告：印緬戰場亟需補充兵，志願者馬上入營受訓，短期內即出國遠征。「我和一伙性子較急的同學立刻去簽名，當場就通知兩星期內到重慶鴛鴦橋教導第三團報到。由於我們是第一批離校入營的，每天中午晚上都有歡送餐會，記得有一道菜是每餐必備——回鍋（國）肉。」12月18日入營報到，「過不了幾天，排長知道我曾經受過軍訓，步兵操典也念過，有實彈射擊三發經驗，就把我升為戰鬥列兵，可以優先出國。」候機出國那段日子，他還常到營房附

近民家租借四川矮馬，練習騎術。

「12月底有天傍晚練過騎術回來，青天霹靂，連長告訴我，教導第三團解散了，所有大學生都回校聽候分發進青年軍。」他既無家可歸（桂林淪陷），也不準備回校。「吃了兩星期回鍋（國）肉，怎麼能不出國就回學校了呢？」和七、八位同學到城裡校友會宿舍住下，另謀從軍報國途徑，結果考取了外事局軍中翻譯官，1945年1月25日報到，接受六星期的軍事英語訓練。結業後，幾百學員空運昆明，轉往市郊分發站聽候派遣。某天中午，他在公路旁攔乘便車想去昆明。「上了一輛吉普車，開車的是我國駐印度遠征軍戰車第六營本部連連長陳少校。聽說我是等待分發部隊的翻譯官，問我願不願意隨他去印度，因為連上有位美軍顧問，需要翻譯官。」這一聽，大喜過望，催著陳連長立刻掉轉車頭回分發站，一起面見主管，要求派駐戰車營。當下獲准即匆匆收拾行李，隨陳連長到了印度。

「戰車第六營奉命擔任中印公路上的運輸任務。我隨著本部連幾十輛大卡車，滿載國內亟需的軍用物資回國。」隨後，營部搬回雲南楚雄。「本部連車隊負責雲南驛到昆明之間的運輸，來來回回奔馳，身體疲憊不堪，精神卻很旺盛，內心感到自己真正為偉大的抗戰盡了力，流了汗。」

三個月後，奉調美軍第95野戰醫院。「這是印緬戰場上最大型野戰醫院之一，從緬甸搬到昆明，又要轉去廣西前線，需要一位熟悉雲南、廣西地理的翻譯官，外事局認為我是天造地設的人選。」醫院車隊從昆明到廣西南寧一共走了九天，「高中畢業離開家鄉到重慶上大學，沒想到兩年後竟然被抗戰的洪流沖回廣西來了。」抵達南寧第三天晚上，忽然聽說日本宣布投降，戰爭結束了！醫院近百位官兵興奮激動了兩天，又恢復平靜照常工作。「十月下旬全院奉令調到日本，我就回昆明向外事局辦理退伍。」

結束一年多的從軍生活，回重慶重拾課本，學校正準備遷回南京，並改制為國立政治大學。原本是政治學校13期生，這下成了政大第一屆畢業生，被分發青島市政府服務。「領了置裝費、機票錢，還沒出發，青島就被共產黨攻陷了，只好繼續住校等待工作。」等到孫立人在台灣成立新軍，美軍顧問團應允代訓，先於南京招考翻譯官。黃天才信心滿滿去應考，錄取後，1947年10月10日從上海搭乘登陸艇，歷經兩天兩夜登陸基隆，轉往鳳山陸軍司令部報到（司令官就是孫立人將軍），隸屬編譯處口譯員，派至美軍顧問團軍事體育組，教所有部隊選出最優秀的班長刺槍。「中華民國軍人刺槍從日本式改為美國式，是從我口譯開始的。」

覓得一輩子的牽手

在鳳山近三年，最大收穫就是找到終身伴侶莊文華。先是在電影院一見驚為天人，某日喝酒喝到胃出血，被送到營區附近唯一有X光設備的和平醫院，「睜開眼才知道原來是她家。她父親對我第一印象很壞（竟然喝酒喝到胃出血），一直像防小偷一樣防我。」還好其他家人都很贊成兩人交往。離開司令部後，偶爾還到莊家打牌、借住；也曾透過朋友上門正式提親，遭女方父親回絕。

離開陸軍司令部是因美軍顧問團撤退，翻譯官英雄無用武之地。編譯組同事介紹他到屏東中學代課，一學期代課期滿又失業了。加以再三向莊家打聽結婚可能，得到答案都是「沒有希望」，於是寫信給服務於《中央日報》的政大同學江德成，得知《經濟時報》（《聯合報》前身）正缺一名經濟記者，趕到台北晉見總編輯朱虛白，隨即於1949年農曆春節前進了報社。之後每有人問黃天才：「你是什麼時候決定以新聞工作為志業？」他會實話實說：「從來沒立志要從事新聞工作。」只能說一切都是情勢使然。為此他感慨：「我這輩子一直學非所用，既不是外交系也不是新聞系畢業，一生卻只做過翻譯和記者這兩種工作。」

但也許性情和天分都適合當記者，黃天才一進新聞界很快闖出名號，不久即有獨家。當時他以台北市博愛路口的採訪組辦公室為家，夜裡就睡在辦公桌上。晚上發完稿，沒事喜歡去附近憲兵隊找以前陸軍司令部老同事聊天。「我那同事是軍法官，有一天審完案子回來，聊起國劇名伶顧正秋在中山北路家中被搶的案子剛剛破了。搶匪是兩個現役軍人，因形跡可疑被憲兵逮個正著，一問就招了。」當時他主跑經濟新聞，回「家」後即把消息透露給負責社會新聞的室友李迪。「李迪正在追蹤這個案子，卻反過來鼓勵我：這是獨家喲！趕快寫篇特稿。」第二天一早，黃天才趕到憲兵司令部問了詳情，完成入行第一篇獨家報導。



黃天才（右）與一輩子的牽手莊文華。

在《經濟時報》不到一年，他已升為採訪主任兼副總編輯。「報社待遇很好，是軍中的四倍，可惜半年左右就發不出薪水。還好供膳宿，跑新聞也很有趣，就留了下來。」停薪不久，接到鳳山來信，莊文華和母親要來台北旅遊。黃天才趕緊把腳踏車當掉，準備好好盡地主之誼。有一天遊碧潭，試探著問文華可否通信？「她竟然點頭，讓我又驚又喜，再度興起一絲希望。送她上車回南部那天，自己也捨不得下車，一直陪到新竹。」回來後馬上寫信，舊情復燃，進展神速。

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美國和中共先後加入戰局。美軍為審訊及管理中共戰俘，向我方求助亟需精通中英文的翻譯官，蔣夫人請聯勤副總司令黃仁霖中將負責招聘40名。在外事局「人才庫」中的黃天才接到通知應考，以第16名錄取，隸屬美國陸軍部文職人員，待遇十分優厚。赴韓之前，特別去鳳山向女友辭行，「也想讓她父親看看我多有出息，可以出國賺美金。我一直自信是所

有追求她的外省人中條件最好的，沒想到老人家還是無動於衷。」

1951年3月8日，黃天才參加韓戰，第三度成為翻譯官。次年五月回台休假，下飛機第二天就趕往鳳山求婚，女方父親硬是不准。他不想再蹉跎，對文華說：「乾脆我們自己到台北結婚！」兩人坐上特快車，「看她縮著身子依靠著我，心裡好感動。當時就發誓，一輩子都不能對不起她。」日後朋友甚至兒女都說他怕老婆，其實是一輩子的疼惜。公證結婚後，黃天才寫信向老丈人稟報並道歉，女方顧及顏面，趕在一週內補辦訂婚、結婚及公開宴客。

筆墨生涯的轉折

韓戰期間，他一度隨著最驍勇善戰的美軍陸戰隊第一師，歷經幾次慘烈戰役。韓戰結束，他又參與談判事宜，直到1954年初才回台灣。賺了大把美金回國，算算大學畢業已十年，「這十年都只是找個工作生活，這次要好好思考選個真正的職業。」先是跟朋友



1963年，朴正熙（左）當選韓國總統時，接受黃天才採訪。

合夥建屋，賺了一點錢。又跟政大同期外交系好友陸以正合資開設台灣第一家翻譯服務社……。試來試去，結果又回到新聞界。

雖然之前在新聞圈不過一年多，但名號仍在，有多家報社邀稿。當時《經濟時報》、《全民日報》、《民族報》已併為《聯合報》，不過《民族晚報》是獨立作業。黃天才在《民族晚報》當特約撰述，以「天鐸」為筆名寫專欄，分析一周大事，十分叫座。大老闆王惕吾於是希望他到《聯合報》籌立「機動採訪組」，專跑獨家新聞。「構想雖好，實際作業卻有困難，因為常會踩到別人的線。」結果不了了之。「進《聯合報》，王惕吾老闆給我的第一個職銜是公共關係組副主任，負責外事。《聯合報》第一本英文簡介就是我寫的。」隨後做過主筆、第一任編政組主任，同時還在《民族晚報》當採訪主任兼副總編輯。

兩家報社兩份薪水仍不夠用，「因為怕太太吃苦，家裡請了三個傭人：一個洗衣煮飯，一個帶小孩，一個三輪車伕。」其時陸以正在《中華日報》當副總編輯兼採訪主任，問他願不願意過去兼差？黃天才還開出「三不」條件：不能正式上班、不能對外發表、工作時間不能長。好友想了半天，請他夜晚到採訪組負責審稿及改寫外電。即使是這樣「隱密」的兼差，也讓《中華日報》社長曹聖芬留下深刻印象。

當時曹聖芬為強化報紙的社會功能，計畫邀名人寫自傳，給年輕人當榜樣。首先選定農復會主委蔣夢麟，因他是教育家也是思想家。蔣夢麟表示早年曾用英文寫過自傳，資料現成，只要用中文再寫一遍就行，不過暫時抽不出空執筆。《中華日報》為爭取時間，建議由總編輯戴潮聲將英文自傳譯出，送請審閱再刊登。「潮聲兄譯了一個多月，因為太忙，找我接手。」雖不具名，他還是很高興能為大人物「捉刀」。用心譯了兩萬多字呈閱，兩天後，戴潮聲告訴他：「夢麟先生對你的文筆很誇獎，很想和你談談。」興高采烈赴約，一見面，蔣夢麟親切問起他的家世背景、求學經歷、志趣等，頗多獎掖之辭，寒暄近二十分鐘又留他共進午餐。「我受寵若驚，也很納悶，還以為蔣先生要延攬我進農復會呢！」餐後喝咖啡時，蔣夢麟才拿起譯稿鄭重其事地說：「你的文采太美，不適合我木訥的文章，朋友一看就認得出不是我寫的，我沒你這麼高的才氣。這本自傳如果用『蔣夢麟撰．黃天才譯』，我可以用你的譯文，但現在報紙上是說我寫的，我不能掠你的美。」見他呆坐著，似懂非懂，老人家耐心解釋：「你譯出了我的意思，卻不是我講話行文的神氣。我希望你能理解今天找你來的用意。你這麼有才氣、有個性，不要做翻譯，被別人的文章所限。最好走創作的路，自己多寫，一定會有成就，很好的成就。」又鼓勵他多在報社寫評論，「你會成為好評論家。為什麼不努力做中國的李普曼（50年代美國最具影響力的時事專欄評論家）呢？」

辭別蔣夢麟，黃天才一片茫然。「我的銳氣、信心、夢想，都被他這席話打得煙消雲散。」回到報社，把兩萬多字的《西潮》譯文撕得粉碎。「從此長達十多年，對翻譯一



駐日期間的黃天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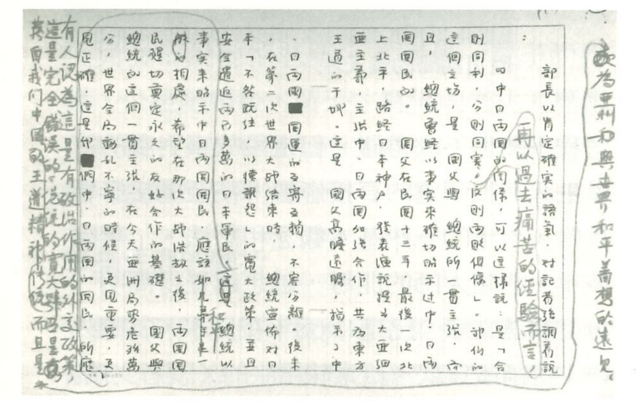
途我不願也不敢再碰。但這段故事對我的筆墨生涯有很深遠的直接影響，甚至間接影響我對人對事的一些基本觀念和想法。」事隔多年，想起大師的開導，越想越覺得高明。再度翻譯文章，已是1968年在日本，為賺外快支付購屋貸款，給素昧平生的《讀者文摘》總編輯林太乙寫了一封自薦函，要求試稿。「我牢記著蔣夢麟給我的教誨，盡量保留原著的語調筆風。」這一試稿，林太乙大為讚賞，從此成了《讀者文摘》中文版不具名的固定譯員，維持將近二十年良好的合作關係，終因事忙而請辭。

駐日成就豐碩

擔任《中央日報》駐日特派員24年，黃天才名氣響叮噹。「許多人都以為我和日本有什麼特殊淵源，其實當年是萬般無奈去日本。」話說1960年春，他接到韓戰時美國友人來信，邀他赴美共創事業（研究中共問題的學術機構）。當年出國是大事，更是難事。「我請聯合報社以派我為駐美記者名義



1967年，蔣經國（前排右五）訪日時與駐日記者合影。前排右六陳之邁，右七黃天才。



黃天才一直妥善珍藏著有蔣經國刪改筆跡的訪問稿。

申請出國，順利拿到護照和出境證，以為篤定成行，沒想到美國大使館簽證遲遲不下來。」多方打聽，才推測是因1957年他在《民族晚報》時事評論專欄曾就「五二四事件」（美國士官殺人而導致民眾搗毀美國大使館）寫過連續多日的透徹分析，很受矚目，而被美方列為黑名單。自覺對不起報社，就以出國轉業為由提出辭呈。赴美之事前後折騰一年多竟未成行，結果連工作也沒了。還好護照和出境證都在手，心想換個地方闖闖看吧！茫然中找《聯合報》同事于衡商量，「于衡親自帶我去日本大使館，前後不到三十分鐘拿到了60天的日本簽證。」但因日本工作毫無眉目，遲遲不敢動身。某晚和太太去西門町看電影，見到一個測字攤，忽然衝動趨前說：「測個字吧！」抽出一支竹籤，上面寫個「碩」字。聽說要問「遠行」，測字先生笑說：「恭喜先生，遠行有名有財，放心去吧！」吃了這顆定心丸，隔天就去買機票，且默默許願：此番前去日本如能安居20年，就以「碩」字為名號。1981年冬，功成名就的他果然還願，開始以「阿碩」為別號，並請篆刻家王壯為刻了一方「黃天才號阿碩」的名章。此後，在台、港各地報章發表雜文，都以「阿碩」或「碩碩」署名。

37歲壯年赴日，奉調回國已61歲，一生的黃金歲月都在日本度過。黃天才闖蕩日本24年，全靠毅力和努力。1961年12月18日抵達日本，希望能找個工作安居久留，他寫信給時任《中央日報》社長的老長官曹聖芬，希望為該報效勞。試寫幾篇通訊稿，反應不錯，順利於1962年初獲聘為駐日記者。初時不諳日語，只能看到什麼寫什麼。苦讀兩年日文，下足工夫對日本各方面有相當了解後，才開始寫深度報導。他訪問過無數中外黨政首長及各界頂尖人物，全靠自動自發、不怕失敗而爭取到許多「獨家」，並以妙筆留下真實、生動的紀錄。

1967年11月27日，國防部長蔣經國應日本首相佐藤榮作邀請訪日六天。由於身分特殊，每天都有百名以上各國記者圍繞身邊，在激烈的採訪戰中，黃天才私下請託隨行人員爭取獨家專訪，均無下文。「不料第三天（29日）下午，一個武官通知我晚上九點到迎賓館去。悄悄探問，好像只約了我一人。鍾湖濱上校稍後告訴我，部長是要慰勉我在日本工作的辛勞，不準備長談，只有兩三分鐘。」到了迎賓館，準備聽完慰勉的話就告辭，不料部長又問起日本新聞界對他來訪的反應。黃天才把近一個月來日方的評論做了扼要報告，經國先生聽了讚許：「很好！很好！以後有任何評論，請你隨時告訴我。」聽出這是要送客的意思，他靈機一動換個話題：「倒是有幾個問題，希望部長能向日本社會澄清一下。」這招果然有效，黃天才多爭取了30分鐘的訪談，回家先用電報發了一則短訊，30日上午再趕出3500字的特稿〈合則同利，分則同害——蔣部長談中日國運〉，送呈部長審閱。12月1日經國先生離開東京飛往京都之前，「我隨著武官走到部長跟前，他從西裝口袋掏出稿子，低聲說：寫得很好，謝謝你！」翻開一看，稿子更動不多，但增刪潤飾得極為高明。最可貴的是「經國先生以慣用的粗紅鉛筆在我的手稿上留下他那堅強有力的真跡墨寶，是我採訪生涯中最難得的紀念品。」這份手稿他一直妥善珍藏，朋友笑說這可是「傳家之寶」呢！

政治、外交一直是特派員最主要的路線。1971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之前三個月，特使季辛吉先赴北京進行「破冰之旅」。回程在日本停留一天，當晚九點召開記者會，主要說明此行與中共達成的協議，及就此事和日本政府會談內容。因自美隨行的國際媒體就有兩百多人，並未邀請日本當地記者。但黃天才心想「這是大場面，應該去見識見識！」提早到飯店，發現會場並無門禁，大搖大擺進去坐在第一排。記者會進行一半，忽然聽到「從雙方代表處設立之後，台灣的中央通訊社就不能在華盛頓進行採訪。」黃天才馬上舉手發問：「中央通訊社以外的台灣媒體能不能在華盛頓採訪？」季辛吉想了一下，說：「可以！」再問：「中央社能不能在華盛頓以外的城市採訪？」季辛吉又愣了一下，回答：「應該可以！」他迅速起身發新聞回台北。「這是全世界的獨家，也許對其他國家並不重要，但對台灣非常重要，是新聞界的新聞。」

他也曾深入採訪舉世震驚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川端康成和少壯名作家三島由紀夫的自殺事件。「我和這兩位日本當代文壇巨擘生前都有交往。兩人的自殺方式迥然不同，卻和他們的個性非常一致。川端是在溫泉小屋以煤氣自殺，死態安詳；三島是以利刃切腹，十分激烈。」

初到日本，黃天才就見證並逐年報導華僑子弟王貞治稱霸棒壇及林海峰橫掃棋壇的奮鬥經過和傲人成就。1971年12月，林海峰



1985年，黃天才（左）在林海峰（右）家中對奕。





黃天才（右一）一家人與張大千（前坐者）。



黃天才的作品皆以其採訪生涯中所見及的人與事為軸，真實具體的留下紀錄。

瞞著東京、台北的親朋棋友，與未婚妻悄悄飛往關島舉行婚禮，只讓黃天才在東京機場拍下獨家照片，讓漏新聞的中日媒體跳腳。「我在日本寫過的新聞稿和專欄應該有百萬字以上，其中寫得最多的是林海峰的棋賽。」他是以武俠小說的筆法來寫棋賽報導，「內行外行都可欣賞，懂棋的看棋道，不懂棋的看熱鬧。」

大千指點出的藝術家

駐日期間，黃天才認為平生最大福緣是有幸親近兩位大師級人物。一位是威震日本，被尊奉為「棋界天人」的吳清源；另一位是名留青史的國畫大師張大千。1962年春夏之交，他赴日不久，就結識遠居巴西的張大千，日本是大千每次東來必遊之地。兩人經常結伴出遊，談古論今，多年相聚，相知日深。大千居士晚年定居台北，所有在日事宜都由黃天才代理，如訂製書畫用品、裱畫、買畫等。他有張大千頗為賞識的「撈針」本領，「在日本由於地利、人和之便，我為張大千搜索到一些他認為已不可能重見的個人紀念物，這些都給他的晚年帶來許多驚喜和感嘆。」和這樣一位大畫家來往，逼得他對中國藝術史用功，也因此「玩」出了興趣，喜愛收藏古董，對書畫、折扇更情有獨鍾。1998年黃天才出版《五百年來一大千》，描述兩人交往之所見所聞及大師後半生的藝術活動，翔實生動，成為坊間張大千傳的主要依據。

回憶前塵往事，黃天才有欣慰也有感慨，他淡淡說：「做天下事，沒有難的，好好幹就是了！」退休後，人緣極佳的他仍常出席藝文活動，看來總是那麼謙虛幽默，而且開朗慈祥。他有閉眼即能入睡的本事，大女兒佩珊笑說：「我爸只要五分鐘沒睡著，就說他失眠了。」老人家的底限是「過了半小時沒睡著，我就懶得再睡，乾脆起來看書、寫東西。」多采多姿的記者生涯，信手拈來都是寫作好題材，加以稿約不斷，他也樂得天天爬格子。剛寫完《韓戰回憶錄》，在腦海裡排隊的還有好幾本書呢！

吃天風的人
專訪畢飛宇

◆黃麗群
作家

畢飛宇的小說，在寫實的、以為最日常凡俗無驚喜的人物與世態人情之上生長出金絲，每一絲都透入讀者精神的神祕縫隙，讀過之後就在腦中隱隱放光。



畢飛宇

1964年生於江蘇興化。揚州師範學院中文系畢業。曾任教於南京特殊教育師範學校，先後任《南京日報》、《雨花》雜誌編輯。現為江蘇省作家協會副主席。曾獲第三屆魯迅文學獎、首屆中國小說學會獎、中國作家大紅鷹獎、中國當代文學學院獎、小說雙年獎等。著有小說集《青衣》、《玉米》、《平原》、《推拿》等。

如果只從作品、經歷與照片上認識這個人，畢飛宇像是個虛構出來的、小說裡的小說家。他有個直上青雲的名字，有才氣，中國大陸文壇稱他是「得獎專戶」；寫作小說20年，持續產出受讀者與評者賞識的作品；當然還有他不喜歡被人提起的明星外型。有人開他玩笑說做人哪有這種樣樣都好的事，「你知道為什麼嗎？那是因為這裡沒人嫁給我！」他馬上答，「要是問我太太，她就會說我樣樣都不好！」

你以為畢飛宇如同他早期一則短篇──〈生活在天上〉，其實出乎意料是落實的人。善詼諧，多機鋒，和悅不認生，坐下來就打開話匣子，一開就能一氣呵成。他話聲明朗中帶節奏，語言家常裡有洞察，態度安閒，處處可見對自己的把握，簡而言之，他像他的小說。

滿溢熱情的書寫

畢飛宇的父母都是教師，父親在1957年的

反右運動裡被畫為右派，全家從縣城裡遷移到鄉間，1964年，畢飛宇生於江蘇興化一個基層小村；1966年，文革開始，披天大翼覆蓋他整個童年，大概是「只緣身在此山中」，他不覺得當年吃了苦，輕輕帶過兒時的生活背景，只談起不斷地移動與遷徙，「你是右派，領導隨時可以寫張條子要你離開，你立即就得走。除此之外，很多事我不懂，我人在其中，但精神不在現場。」

多年後，他在長篇小說《玉米》與《平原》裡返身書寫那個時代，也像所有同輩的先鋒派作家一樣：筆下的歷史感忽然一空。一個十年，在他們手裡宛如鏡像裡的平行宇宙，少有扳過臉來直面相對的時分，那是迴避疼痛還是對前人的反動？

> 我認爲自己生來就是要寫小說，但如果沒有當年的生活，《玉米》跟《平原》肯定是不會有了。我們這一代得從文革文學談起，文革文學是荒謬的文學，說的是什麼呢？一句話：「我是對的，你是錯的。我是好人，你是壞人，我要消滅你。」這就是文革文學的全部。
>
> 但接下來的傷痕文學在精神上依舊是文革文學，只不過對錯好壞的位置交換了，粗暴跟簡單的二元論沒有換。到了先鋒文學，二元對立的氣氛消解了嗎？沒有消解，但是對不起，我現在不關心你了。先鋒小說最大的貢獻，就是把小說自身之外的事物擱在一邊，我們好好來談談什麼是文學、什麼是小說。

然而要把如此龐然場景輕輕撥開豈是容易的事，這或許解釋了在幾個台灣熟知的、與畢飛宇年齡相近的先鋒派人物裡，文革是如何以存而不論的鬼影方式在他們早期作品裡再現：格非的鏡花水月，余華的血與冷酷，蘇童的宿命清冷……相較於這批聲名早成的同輩，畢飛宇出發得晚。「格非比我還年輕，他成為先鋒派的主將時，我還在球場上搶足球呢。」大學時代，大陸詩壇盛行朦朧派，他留著長髮寫詩，著迷於詩語言的珠玉琳瑯與「一下就把人撂倒」。「我以為讓人弄不明白的就是詩，現在看來當然是可笑的，但有一點可貴：那就是我的熱情。並不因為我沒有寫詩的才能那熱情就變得可笑。熱情不可笑，能量不可笑，」然後他笑了：「只是我的方向可笑而已。」

至今在他心裡詩歌的位置還是遠遠高過小說。「小說它是塊炭，放在火上半天才燒起來；詩歌是汽油，還來不及看見點火就已經炸了。我的語言不足以讓我成為一個詩人，但用在小說裡足足有餘。」

創作中找回自我

大學畢業後，畢飛宇在南京特殊教育師範學校教了五年書，「忽然發現有個巨大的東西：時間。沒完沒了的時間洋溢在身邊，詩歌常常七八分鐘就寫完了，寫完了怎麼辦？對著牆發呆。最後只好寫小說，耗時間。」就像許許多多年輕的業餘寫作者，剛開始畢飛宇悶著頭寫，也不免被退稿。他開玩笑說那讓他體會到什麼叫做一分耕耘一分收穫：「我把我的一分耕耘寄出去，然後過兩個月三個月，它就被退回來讓我一分收穫了。」

不過時間總有給予的一面，1991年，畢飛宇在文學雜誌《花城》上發表處女作中篇小說〈孤島〉，初期他的作品處處是先鋒派痕跡：注重語言的實驗性，迴避大歷史與中國的當代生活，與大多台灣讀者從繁體中文版開始認識的《青衣》（2000）、《玉米》（2001）、《平原》（2005），乃至於近期以盲人為主角、廣受矚目的《推拿》（2008），可說是截然兩分，如果遮去作者的名字，不容易想到那是畢飛宇。

這對一個自尊的、尋求自我確認的創作者恐怕難以忍受。90年代，他在焦慮中進行各種風格試探，有圍繞歷史與家史宿命的〈敘事〉、〈楚水〉；有貼近寫實傳統的〈馬家父子〉、〈哺乳期的女人〉、〈阿木的婚事〉；有關注當代都市清冷人際的〈男人還剩下什麼〉、〈生活在天上〉、〈九層電梯〉、〈元旦之夜〉等；或是涉入邊緣人生活的〈睜大眼睛睡覺〉、〈與阿來生活二十二天〉，十年裡陸續寫了近百則中短篇作品，出版多本小說集子，亦交出長篇處女作《那個夏季　那個秋天》以及張藝謀電影《搖啊搖，搖到外婆橋》的原著《上海往事》。創作與人生交叉累積，1997年，短篇〈哺乳期的女人〉獲第一屆魯迅文學獎，從此稿約接踵而來，為了爭取時間創作，畢飛宇離開當時的記者工作，進入文學雜誌《雨花》擔任編輯，「然後時間到了。」他說。2000年，畢飛宇寫出《青衣》，離開先鋒文學在人物與故事性上的散淡模糊，語言出來了，金屬器械般乾淨而精細，又宛如春花大開重瓣多層。



由畢飛宇原著《上海往事》改編的電影《搖啊搖搖到外婆橋》劇照。

> 決定寫《青衣》時我就告訴我自己，你要把所有的精力摸在上面，你要爲當代的文學提供人物。
>
> 我的朋友說我的改變是「脫胎換骨」，這種變化對我來說是必然的，必須的；不是誤打誤撞的，是有意識的。先鋒文學是學習西洋的產物，我因爲閱讀上的喜好走上了這個路子，但它畢竟是個模仿品。我如果繼續走下去，也不過是那一條路上的一隻小螞蟻。所以我不走了，我要走一條別的路，這條路就叫做「我」。

為時代留下精神

中篇小說《青衣》描繪一個性格複雜恍惚的京劇女伶「筱燕秋」，這篇作品讓他在大陸文壇聲名鵲起，改編成熱播的電視劇集；《青衣》之後的中篇《玉米》，有流暢華麗的故事性與簡潔飽滿的語言，描寫少女「玉米」生命中巨觀微觀相互指涉的政治權力場景，讓他席捲中國作家大紅鷹獎、第三屆魯迅文學獎優秀中篇小說獎、《小說月報》百花獎、《小說選刊》中篇小說獎、首屆中國小說學會獎等。得獎固然可喜，但更重要的應當是畢飛宇自此確立了他的路：在寫實的、以為最日常凡俗無驚喜的人物與世態人情之上生長出金絲，每一絲都透入讀者精神的神祕縫隙，讀過之後就在腦中隱隱放光。

「《青衣》之後我特別渴望寫『命運』，這個東西我抓在手上抓了很長時間，都捏出汗來了。」「所以就有了《玉米》？」「對，而且跟那時候大陸文壇的大氣候有關。」「怎麼說？」

出人意料他給了一個非常老派的答案：「大概是1997到2000年這段時間，中國大陸突然出現了一股大張旗鼓地寫『性』的風氣，我內心就滋生出另外一個願望：由我來提供一部小說，」畢飛宇毫不遲疑用上許多形容：「寫東方式的、含蓄的、唯美的，跟性不太有關的，愛情小說。要充滿了收斂與害羞的氣息。是因為這個，我把場景放在了鄉村，放在了70年代。」

然而故事就像一個孩子，不總是受小說家的控制。那正是畢飛宇「人在其中，精神不在現場」的時空，二十多年後，為了寫一個愛情故事「舊日重遊」，或許當年缺席的精神終於有機會主宰現場，最後《玉米》結成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果子，而時代回到眼前就難以輕易揮散，在〈玉米〉之後，又有了〈玉秀〉、〈玉秧〉兩篇連動的中篇姊妹作，然後是長篇作品《平原》(2005)。

相較於他一向結構漂亮、精緻經營的中短篇作品，《平原》在語言與形式上又給了讀者一次意外，他曾如此解釋：「一開始，我想寫一個通常意義上的有開端、有發展、有高潮、有結尾的長篇小說。但寫了一點點之後就放棄了，因為我覺得按照那個模式去寫，將是說了一個巨大的謊言。這個世界上哪有這樣一件事情是為小說家準備好了的？」25萬字的《平原》像漫長的生活，又日常又駁雜，他特有的緊俏與鋒芒掩蓋在蘇北的「王家庄」上，不論讀者與評論失望或讚嘆，畢飛宇自己是篤定了：「我答應過自己，起碼要為上世紀70年代留下兩本書。有了《玉米》和《平原》，我踏實了許多。」

偏執的意志能量

聽畢飛宇講話像讀他的小說一樣有趣：從容的速度感，節制中的聰明外露，不時即興冒出一句在他人恐怕要雕琢許久的雋語。很長一段時間裡，他把這樣的天才看作一種讚美、一種自己的特徵，但現在，他說自己渴望笨。



畢飛宇擅於書寫女性與熟悉的鄉村人事，更深入探討人性異化的程度。

> 我最渴望自己將來能寫出一個「笨小說」。你知道嗎，很久以前我看過一部電影，叫做《斯大林格勒保衛戰》，這電影對我影響甚大。裡面有一個長鏡頭，一部德軍的坦克車，嗡嗡嗡嗡地過來了。
>
> 緊接著這個坦克進入了森林，不拐彎，前面的樹，嚓、嚓、嚓、嚓，一棵棵往下倒，然後看到了一個小教堂，坦克往前走，在小教堂前面沒有了，然後過一會兒，大砲從小教堂的另一面出現了，那個鏡頭我給它一個命名，叫做「輾過去」。

他愛「輾過去」的小說，杜斯妥也夫斯基式的。「你能想像那種鏡頭跟畫面對一個男性的衝擊，打仗的時候，大家左一閃右一閃的，火光四射的，坦克一來，什麼全沒了，特別有氣派！」他忽然有些興奮起來，像男孩初次看見一架飛機：「好比一個力量特別大的男人，你跟我打架，我什麼都不會，就是一大把力氣，我抓了就把你扔下來！」

他說自己不怕老，就怕失去力氣，這或許是畢飛宇「不想成為那條路上的小螞蟻」的心理背景，「不管是意志上還是肉體上，反正有力量我就覺得舒服。所以才會到現在還天天鍛鍊身體。」長年保持運動習慣，畢飛宇看上去沒有年紀，崛起在一個身體成為顯學、拋頭露面的時代，很多人認為他「帥」，他自己則覺得一個男人被討論相貌「極不體面」，但或許那無關相貌，而是內心一種近乎偏執的意志能量教他英華外發。這能量展現在幾個小故事裡，其中一件差點要了他的命。

大學畢業之前，畢飛宇沒見過海。1988年他到青島開會，「一看到海我就撲下去。潛到一個深度，眼睛一睜開，那底下無窮無盡地全是海藻！像一隻隻手在那裡陰森森地一抓一抓！我一嚇，四隻爪子拚了命地望上刨，在半途上我就沒氣了，如果距離再多個一米，甚至50公分，說不定我上不來。上岸之後，我陷入了極度的恐慌。」

接下來幾個月裡，這「極度」經驗不時無預警重現宛如亂流伏擊。「不能這樣下去，這問題得解決。哪裡出的問題就在哪裡解



2009年1月28日台北國際書展主題廣場座談會。左起成英姝、畢飛宇、張小虹。（九歌出版社提供）

決。」他透過管道上了一條漁船，出海11天，吐了11天。「那是我有生以來最悲慘的一個經驗，11天我沒有洗臉沒有刷牙。就是吐。」伴隨嘔吐的是腦中飛速轉動的馬達，那大約近似高燒時的亂夢顛倒：「又餓、又暈、又像噩夢、又像思考，每天腦子裡折騰的都是些非理性的華章麗句，像充滿黃金跟鑽石的一個大垃圾堆。」後來他把黃金跟鑽石淘出來，寫成中篇小說〈敘事〉、〈大熱天〉。

現在他還是怕海，不過已經在「正常範圍」，取代恐懼的是那嘔吐。「日後每當我的寫作出了問題，我就時時提醒自己，別去看書，別去動腦子，讓精神吐空，慢慢地，會有一個時間點，告訴你你又想寫了，然後坐到電腦前，啪啪啪啪地又全出來了。」也是這樣的能量讓他在外在世界裡顯得剛直，畢飛宇是個古典式的、要強講體面的人，所有的傷害、疼痛與軟弱，大約都藏起來交給小說。他寫的女人，彷彿將書背提起來一抖就能一個一個從紙頁間落下地來亭亭而立，有論者譽他為「最了解女人的男作家」，他不以為是如此，「為什麼寫女人寫得特別好？」這話他也被公開或私下問了無數次，大概是被問得答無可答，最後他說：「做為一個男人，調度女性角色恐怕還是比較容易的吧，你想，我走在路上注意的一定是美女，不會去看男人嘛。」

問心無愧實踐人生刻度

現在的畢飛宇是專職作家，只有在不寫作時才能過上藝術家的生活：「胡亂過日子，到處去找朋友玩兒。」一旦開始動筆就朝九晚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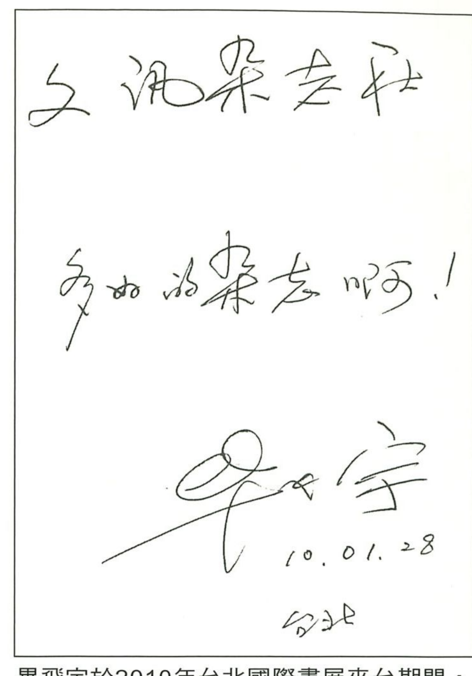
> 九點左右醒過來，九點半的時候端杯茶或咖啡，把電腦打開，先重讀昨天寫的段落，什麼時候開始寫，不知道，但我每天都不讓自己寫到最好，感覺到狀態特別好的時候，立即停，不管我多麼想寫——我吃過大量的這種虧。比方每天寫五個小時，這一天寫得特別順，寫了十個小時，第二天回頭一看，後面那個部分慘不忍睹。就像你喝酒，喝醉了，站起來講話，自己覺得每句話都是對的，但是旁人一聽就知道你是個醉鬼。
>
> 寫到差不多的時間，我就上健身房。當我每天工作結束，背個包包往健身房走去的時候，我就覺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男人。

幸福歸幸福，焦慮仍然焦慮。向內看，畢飛宇坦承害怕自己有一天江郎才盡；向外看，他說：「雖然總是有一批一批的好作品出來，但現在的作家們對自己非常不滿意，批評家也對作家們不滿意。我對自己就不滿意。改革開放30年，整個中國的變化是天翻地覆的，霄壤之別的，讓我們措手不及。對當今的中國，我缺乏發言的能力，缺乏描繪的能力。」

因此他在2008年交出了《推拿》，企圖透過邊緣性的生活觀察新中國。《推拿》以一群盲人按摩師的生活為主軸，承襲了《玉米》以來的特色：在素樸故事線條中揭示世俗人情的層次，但聰明的語言開始有靜下來的跡象，敘事者的聲音也悄悄後退，是畢飛宇再一次的轉折。「把畢飛宇放在小說裡的作品，我已經寫了一批了，現在就想把自己拿掉。」儘管《推拿》獲得了評論與市場的成功，亦將他的聲名推進到新的高峰，「我努力了，」他說，「但我不認為自己就此擁有了描寫這個時代的能力。」

畢飛宇曾在一場演講裡力陳世態人情之於小說的重要性，「小說離開了世態人情，必死無疑。」「人在18歲到24歲、25歲的時候是天才，但只有從天才的道路上往下爬，爬到地上，才是作家。」他告訴我們這是過了40歲才有的體認：

> 你們知道什麼是吃天風嗎？放風箏的時候，如果線不夠高，你會發現風箏搖搖擺擺不停地飄；如果能再往上放，就會發現那風箏穩了，動都不動，我們說那就是吃到天風了。
>
> 十多歲、二十多歲的時候，我覺得天才是吃天風的人，可是現在的理解是，吃到天風恐怕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接上地氣。



畢飛宇於2010年台北國際書展來台期間，題簽給本刊的字跡。

做為小說家，回顧自己一路從「吃天風」到「接地氣」地寫過來，畢飛宇給了四字總結：「問心無愧」，往後就渴望自己是「寫老的」：「如果每天混日子，會覺得很不甘，我希望等我老了、死了之後，年表一列，」他把雙手張開，用一種「輾過去」的氣勢估計自己一生的刻度，「能清清楚楚看見幾歲到幾歲是哪本書、幾歲到幾歲又是哪本書——很豪華！我覺得。」他講，然後笑了出來，笑聲大而飽滿，確實是像灌足了地氣與天風。

畢飛宇的聲音

◆李敬澤
文學評論家

畢飛宇如同一個自負的卜者，以超出日常水準的機敏和洞見說服傾聽者相信，也從自己的聲音中得到安慰，是一個精明、體貼而冷酷的人性研究者。

畢飛宇的小說中，有一種顯而易見，但很少被充分推敲的欲望：那個講述者、書寫者引導人們全神貫注地注意他、聽他說話。他似乎強烈地意識到，在他的世界中，一個人發出聲音並被眾人傾聽而不被湮沒，是一件困難的、近乎不可能的事情。

當然，所有的作者都有類似的欲望，這其中包含著尋求自我和他人之肯定的深刻衝動。這種衝動會在寫作中得到滿足，寫作中隱含著對閱讀－傾聽的預想，而且作者緊張地期待著預想的實現。每個作者都是期待父母注意和讚賞的孩子。

但畢飛宇在這個問題上依然是一個特例。

對語言考究的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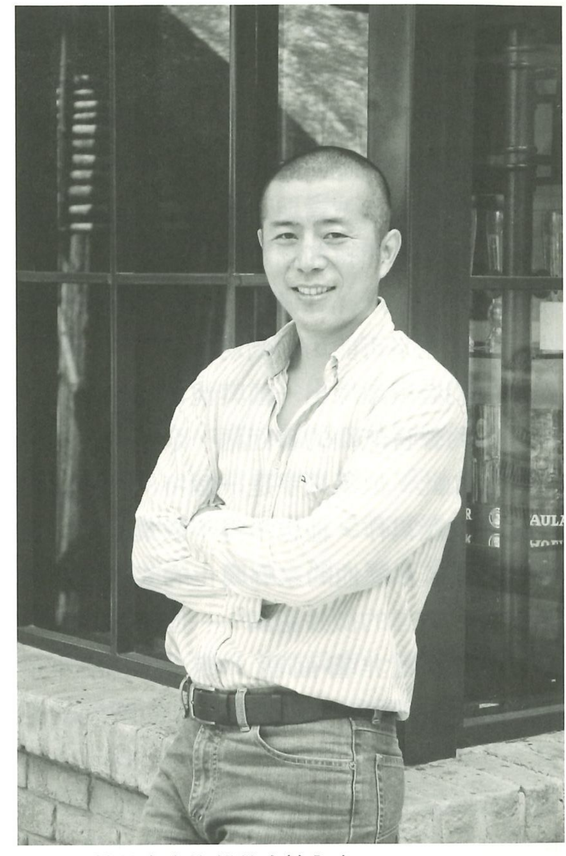
畢飛宇其實不是一個特別適於翻譯的作家。另一語種所讀的畢飛宇已經被簡化了大約一半——他的小說語言會給一個漢語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們能夠清晰地辨認出他的語調，畢飛宇的語調。

當然，很多作家都形成了自己的語調，有時這種語調甚至會延伸為一條眾所周知的路徑：通向對世界的某種觀點和感受。在中國，那些從上世紀80年代的文學黃金時代起屹立至今的作家們，他們持久力量的祕密在於，他們的語調已不僅僅屬於他們自己，而成為了現代漢語中普遍運用的、常常也是濫用的範式。

對一個作家來說，這是莫大的幸運或不幸。他影響了他的民族的語言，但也被語言的汪洋大海所消化和溶解。這份幸運和不幸的原因和結果並非本文討論的範圍，畢飛宇並不屬於80年代，他是少數在90年代開始文學生涯，並且持續成功的中國作家之一，他並不具有這樣的幸運，這不僅是時勢使然，也是他自己選擇的結果——至少他力圖反抗那份不幸。即使從純粹的小說藝術的角度觀察，他運用語言的方式也是特殊的、不可溶解的。他的語調與他所述說的世界並不完全重合——以西方讀者比較熟悉的莫言、蘇童和余華為例，他們都把各自的語調完全地賦予他們筆下的世界，而畢飛宇的聲音與它所講述的世界有更為複雜的關係。

讀莫言的小說時，你會相信這個語調正好就是莫言的世界所有，儘管它極具風格，霸道鮮明，常常是驚人的、壓迫人的，但你知道，那正好是這個世界的本質所在，是莫言所要的和他決定給你的。而讀畢飛宇的小說，你會感到，他的聲音表達著他的世界，但同時，這個聲音也力圖自我表達——畢飛宇的語言和語言所述說的世界另有一重對抗和競爭關係。

畢飛宇的語言好，眾所公認。就語言的考究、精確、詩意、複雜和犀利而言，畢飛宇在當代中國小說家中堪稱翹楚。但我們對小說的評價通常最終是落於它的人性內容，這種內容當然不可從語言中剝離出來——評論家最容易犯下的罪惡就是把小說的「意義」當作可以剝離出來予以整理和複述的事物，這就好比迫使我們相信人在脫離肉體後會有更真實的生活。在這個意義上，評論家們大多是「靈魂不滅」的信奉者。所以，面對一個語言好的小說家，我們也不免有一種清教徒式的狐疑：他是否在這種「好」中犯了享樂和炫耀之罪，是否如中國的古典文論所說的那樣「以辭害意」？


畢飛宇擅於書寫複雜的人性內容。

的確，我們能夠感覺到畢飛宇有一種不屈不撓的習性，他一定要把話說好，說得機智、厲害、漂亮。我們能夠想像他在寫作時盯著對方的眼睛：如同在一個沙龍中或一場鄉村閒談中，他對語言有一種強大的爭奪熱情。

莫言也有這樣的習性。雖然他的語言和畢飛宇判然不同。在謹慎地保持同行之間禮貌

的緘默的中國小說家中，畢飛宇從不掩飾他對莫言的讚賞。考慮到莫言生長在中國北方，而畢飛宇出生和成長在中國南方，這件事就尤為不同尋常。在廣大而複雜的漢語中，繁多的各地方言與人們用於書寫的以北方方言為基礎的普通話之間的關係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語言政治問題——南方的作家很少、通常也不可能用他們幼年時期的口語寫作，他們必須鍾煉出一種與他們的身體及他們原本的聲音無關的書面語，余華如此，蘇童也是如此。但畢飛宇是一個特例，他固然是用普通話寫作，他也不得不放棄他的方言——當然，熟悉他的家鄉興化的人還是能夠聽出興化方言的微妙語調——但是，他的語言姿態卻並非書面語，而是口語，是「話」，是有聲音的、有「肉」的講述的語言。

這個作家決定放棄他的方言——這是幾乎所有南方作家的共同選擇，但特殊的是，他還決定，在使用一種通行的語言寫作時，他要保留他的聲音，他要和他的讀者保持一種不僅是眼睛的，也是嘴巴和耳朵的關係，保持身體上的關係。

關切存在的現實感

然後，我們可以看看問題的另一面。在這個強大、機敏、炫耀的聲音的內部，有一個膽怯的，對世界心懷恐懼的孩子——據說很多演講家都是這樣：他們在萬眾面前雄辯滔滔，但是，實際上每次上台都會雙腿打顫，他敏感地注意著聽眾的反應，他察言觀色，他一直對人群心懷恐懼，而這恐懼鍾煉了他的現實感、他的洞察力。畢飛宇是如此地偏愛這個孩子，在許多時候，他自己就是這個孩子，心懷恐懼，然而，恐懼的結果不只是雙腿打顫，另一個結果是，他站了上去。

與莫言、余華、蘇童相比，畢飛宇對「權力」有更直觀、更具經驗血肉的敏感。他是人類生活的「力學家」，對人與人之間微妙的「力學關係」，對遍布於生活的權力、意志、支配、屈從、恐懼以及冷靜的算計，有一種本能的興趣和直覺的把握。莫言是一個超級動物，小動物的細微感觸不在他的世界尺度之內，即使是小動物在他筆下也像是龐然大物；余華具有強大的抽象能力，他和蘇童一樣，從現代主義經驗中汲取了一種自上而下的、整體性的世界看法，而對畢飛宇來說，卻並不存在一個超驗的「世界真相」，這個真相不是形而上的，它本來就「在」，彌漫在言談話語、眼角眉梢之間，在人與人的日常交往中。

很難說畢飛宇是否喜歡他所看到的世界——很少有作家因為喜歡這個世界而去寫它，畢飛宇所關切的是他的世界中的弱者：那些力圖變成強者的人，以為自己是強者的人，力圖躲避強者的目光的人；他的小說中的人物從來都具有明確的「現實感」，他們不是寓言、神話中的人物，他們身上具有充沛飽滿的世俗性，同時，他們多少都懷有夢想——他們自己不知道那是夢想，不知道他們的欲望和行動在這個世界上如何構成意義，他們還沒有被作者侵占和馴化，他們不知道將被作者寫定的命運，像某些頑強的小動物，他們在黑夜裡，警覺、本能地行動，畢飛宇的小說總是具有行動的激情，人物在行動中確證生存。

然後，畢飛宇向他們講他們的故事。那種述說的聲音，首要的聽眾就是他的人物，畢飛宇莊嚴地、也常常有點得意地向人物闡釋他的故事，這個作者如一個自負的卜者，以超出日常水準的機敏和洞見說服傾聽者相信，這就是他的命運。

而卜者本身，也從自己的聲音中得到安慰，他所講的正是他所懼的，卜者在這世上的主要樂趣就是背向自身的命運而敞開他人的命運。他時刻意識到，在世俗生活的實用、明瞭之中，運行著無可言喻的、非理性的兇險力量，在任何一個不幸的家庭中，恐懼和孤獨或許會鍾煉出一個卡夫卡，但也會鍾煉出一個「政治家」：一個敏銳、精明、體貼而冷酷的人性研究者，作為作者的畢飛宇就是如此。

聽見人性的深度

畢飛宇的聲音對他來說是如此必不可少，不能捨棄，他有時甚至聽任它發展為小說中一個具有自治傾向的元素，除了上述卜者的自負之外，或許還有一個原因：他在內心深處就是和他的人物一樣的人，他感到極不安全，他必須把麥克風牢牢地握在手中，似乎他有幸掌握的言說權力是這個世界唯一希望所在，似乎他的聲音是對那個混亂世界中的人們的救贖，似乎聲音才能喚醒那些茫然行動的身體——聲音本身在他的小說中就構成意義，就具有充沛複雜的人性內容。

這一切，深刻地源於畢飛宇自身的經驗，並且由此伸向中國人隱祕的共同經驗。作為他的同代人，我常常會直覺地感到，他的小說中複雜糾結的藝術考量是高度歷史化的，源於個人歷史，也源於個人歷史背後的那個龐大的歷史。

畢飛宇的小說幾乎都具有一種歷史和時代的具體性，他力圖從幾十年來、現代以來中國人生活和經驗的演變中理解他的人物。——很多中國作家都是如此，但畢飛宇獨有歷史之癖，他對歷史懷有知識分子式的興趣，歷史對於他不是一個給定的背景，歷史是一個未解之謎，有待說明和求證，在他作為小說家的隱祕雄心中，必定包含著達到綜合經驗與哲學的歷史洞見的渴望。

而這樣一種雄心，給了他另外一個理由：堅持那樣一種聲音，有主權的、有身體的聲音，這種聲音將面向湮沒我們的宏大轟鳴，經受考驗和鍾煉。

彈奏文字爵士樂的人
速寫吳柳蓓

◆黃文成
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助理教授

柳蓓的散文書寫，不賣弄文字技巧，亦不追逐現當代散文書寫的某些特異的主題，充滿真實生活的映現。她從民間宗教、信仰角度觀察下的台灣庶民生活，更立體更生猛鮮活。



吳柳蓓提供

吳柳蓓

籍貫彰化北斗，1978年生。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碩士、文學碩士。曾獲台北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林榮三文學獎、磺溪文學獎、大武山文學獎、菊島文學獎、國藝會創作補助等。著有散文《裁情女子爵士樂》。

溫柔的裁情女子

明日報新聞台剛剛在網路文學發達的年代，年輕寫手開始在網路上集結，彼此在虛擬的空間裡，以文字培養出個人小小世界，而彼此的世界彼此連結著華麗的文學夢想。那時，我結識了一群文友，黃宜君、楊佳嫻、凌性傑、吳億偉等人，大約都是那時因新聞台的關係，攜手同在文學夢想裡一同前行。其中，一個暱稱「小可」的網友常在我新聞台裡留言，請教寫作散文的方法。短短留言的文字裡可看出，她對散文創作懷抱極大熱忱與信念，當時她是在嘉義南華大學文學所就讀的研究生。

我從博士班畢業後，因緣際會下進入南華大學文學系任教，「小可」此時與我正式見面，那時我才知道「吳柳蓓」就是「小可」，那是個奇妙的感覺，本人一如文章溫婉細膩。在校園裡談文學，是件美好的事，不再透過虛擬的世界，更可清楚看見她對文學精神向度的嚮往。

2008年南華文學獎決審會議，阿盛、簡媜與廖玉蕙三位評審不約而同地看中了柳蓓的文章，且大大讚賞當時她參賽的文章，實具全國性文學獎首獎品質與資格。當時的柳蓓已開始參加各種文學獎，從地方性文學獎開始寫起，大武山文學獎、菊島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以至後來全國性的文學獎，如：林榮三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台北文學獎、國家文藝基金會創作補助，都被柳蓓在極短時間內，搶得灘頭堡。

但柳蓓的創作意圖，絕非林林總總文學獎才被肯定的；她文學創作的熱情及才華，使她在新世代的寫手中，幾乎是以一夕之間冒出頭的姿態，闖蕩文壇。

《中華日報》副刊的羊憶玫及阿盛老師也常鼓勵她寫作的才能及方向，柳蓓寫作的領土開始從文學獎轉入副刊及文學雜誌，文章一篇一篇慢慢地寫，文學獎一個一個慢慢地得，但柳蓓很快地就從得文學獎的泥淖迷思裡自覺性地跳脫出來，她更專注地觀察與感受與自己生命發生的人事物，於是文章寫來，在技巧之外，更有人性的溫度，一段時日筆耕後，她文章於副刊發表有成，獲中國文藝協會頒贈青年文學獎，得以出版《禾坪上的女子》，爾後再改版成《裁情女子爵士樂》一書。



吳柳蓓的散文裡，展現深刻的女性細膩與巧思。

深刻的鄉村小調

談她這個人，便不得不先談談她性格的細膩及溫暖處。一回，我與柳蓓約在台北某個咖啡館裡和「中華副刊」主編羊憶玫小姐碰面，沒想到柳蓓從手提袋裡拿出兩盆長滿細刺的仙人掌，我與憶玫一人一盆，她興奮地訴說仙人掌不需給太多的溺愛，它就能自己靜靜地長出它的天與地來，她接續地講著在民俗學上，仙人掌又可防小人，放在電腦前也能防電磁波；雖然，鮮少有人將仙人掌當成禮物相贈，長滿刺的仙人掌，在她嘴裡講出來，彷彿是個溫馴又能保護主人的神獸般

的有趣和神奇，但也是如此，柳蓓的純真與良善，顯露無遺。

《裁情女子爵士樂》一書裡，對於女性書寫，顯然是柳蓓擅長且專營的主題。她從母親日常生活的觀察裡，發現屬於母親／女性特有的生活哲學，進而寫出台灣傳統女性的生命樣態。而文章裡那些小村裡的女性身影，尤其是那身影背後的故事，是個人生命故事，更是時代的故事，在大時代敘述與小我傳統人情裡的流轉，柳蓓的文字充滿一種人道關懷的特質。

此外，柳蓓散文書寫充滿鄉土題材，對於所身處的小鎮鎮民生活面面觀，有深刻的體驗與觀察，村莊裡的人事物是她文字裡的導師，她家族史的故事，則是她敘述台灣鄉土人物誌深情的旋律。

大抵，柳蓓的散文書寫，不賣弄文字技巧，亦不追逐現當代散文書寫的某些特異的主題，於是《裁情女子爵士樂》一書的篇章，充滿柳蓓真實生活的映現。

生活在彰化北斗小鎮情境下的柳蓓，筆尖描繪下的都市／台北並沒有太多的流連及好感，從文章中可以看到她得了嚴重的「都市／台北不適應症」，她的文章裡沒有出現當代女作家筆中常出現的幾個場景，諸如：咖啡館、義大利餐廳、誠品書店等流行文化場域，反倒是出現了台灣中南部常見的庶民信仰文化的切片。

宗教議題的書寫，在台灣女性作家書寫議題上，甚為少見，除簡媜、梁寒衣等作家對佛教修行有深刻體驗而書寫之外，幾乎無女性作家以宗教甚而是道教為書寫主題，但柳蓓卻寫來篇篇深刻，不囿於「佛教」才是正信教為書寫對象，民間宗教、信仰皆是她書寫的內容；於是她從民間宗教、信仰角度觀察下的台灣庶民生活，更立體更生猛鮮活。光憑這點，柳蓓散文的獨特性在現當代女性散文書寫裡，已然是個值得注目的新世代女性散文創作者。

傳遞文學創作的長河

除了在南華文學所是師生關係外，我與柳蓓的文學緣分算極深。

中國文藝協會舉辦的青年文學獎，是鼓勵未正式出版的年輕作家，為其出版人生第一本書，第一屆由李志薔獲得，我的名字僥倖地出現在第二屆的名單中，而黃宜君接續了第三屆的榮耀，柳蓓則是接下來獲得新書出版機會的創作者。

2004年潘弘輝在《自由時報》副刊擔任編輯時，於《文訊》為我寫下「文壇新秀」的文章，而2010年的此時，我為吳柳蓓寫下「文壇新秀」，或許幾年後，她也將為其他對於文學同樣具有熱情的年輕作家，寫下另一篇的「文壇新秀」，介紹另一位文壇新星給大家認識。

而文學的美好，就在一次又一次的創作者手裡傳遞與交流下，一直溫暖地流／寫下去。

傳送「快樂」訊息的「不老頑童」

略述楚戈

◆辛鬱
作家

「創作就是要好玩」，楚戈這麼說。這些年來，從寫生、素描、水墨、油畫到陶藝、銅塑、鐵雕、結繩，在各種形式中，以一顆快樂的心，不管用具象或抽象手法，楚戈的作品帶給許多人會心一笑。



楚戈
本名袁德星，1932年3月23日出生，籍貫湖南汨羅。台灣藝術專科學校美術系畢業。曾任教於中國文化學院。1968年，進入故宮博物院器物處從事古物鑑定，對商周銅器有獨到的研究；餘暇時並從事繪畫創作，在國內外舉行個展多次。創作文類包含藝術評論、詩畫集及散文。著有論述《視覺生活》、《審美生活》、《龍史》；詩集《散步的山巒》；詩畫集《想像，不需翻譯》、《流浪，理直氣壯》；散文《再生的火鳥》、《咖啡館裡的流浪民族》；編寫《中華歷史文物》等。

隨緣而適傳播快樂

完成並出版《龍史》這部在文化及文明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著作之後，楚戈又不脫「頑童」性格，在畫布與畫紙上「遊戲」起來。

他常說藝術是「玩」出來的，要帶給人「快樂」。所謂「遊於藝」，楚戈是最實在的實踐者；一般人要左思右想解說半天，他在片刻之間就把「快樂」播種在畫上。所以，「藝術」一詞，楚戈著眼並致力的，是「藝」非「術」；他不在乎自己是不是一個畫家。

同樣的，他寫現代詩、散文、藝術評論、文化論述等，也不在意「詩人」、「散文家」、「藝評家」、「學者」這些名銜，他有「隨緣」之念，人們讀他的各類作品，若有所喜所愛，所感所得，即是「隨緣」。

瑞典著名漢學家馬悅然，在《龍史》一書的〈序〉中，有這麼兩句話：「楚戈是一位

在『視覺』領域生活的畫家」、「楚戈是一位為學術與思想上的全球化服務的大使」，這並非溢美，馬悅然一定已深切感受楚戈藉著造形與文字這兩類創作，所能傳播的「快樂」心愫。

一筆一畫勾勒意念

然而，從現實層面看，楚戈「快樂」嗎？

2009年《龍史》發表會後，他幾乎有半年多時間，進出榮民總醫院，甚至還住進加護病房。身體的不適自然影響體能，他至今還得使用「助走器」，手還不能握筆，勉力握之，寫兩個字以後就一路下蹓，成為不規則曲線。

即使如此，仍念念不忘他的畫室，不忘還有心裡的意念後形成文字。我幾次去探病，沒話可說；因為他渴望出院的念頭全寫在臉上。

生於亂世，他失去接受完整教育的機會，僅在家鄉小學念了幾年書。17歲那年從家鄉汨羅躲避戰爭逃到長沙，卻當了兵。不久部隊開拔到南京，從此離開老家，再見時已在四十多年後。

部隊初到台灣，落腳台中整訓，偶爾到台中市區看慰勞電影，放映不到十分鐘，就溜出來逛書店，對書架上的文藝書刊如獲至寶，站著翻閱，竟忘了在電影散場時間趕回戲院，難免一頓處罰。他說：「什麼處罰我都不在乎，最怕就是不能看慰勞電影。」意思就是：不能再溜去書店。

就這樣開始，楚戈走上寫作路，從新詩到散文，偶爾還有兩、三千字的小說。而繪



1963年夏於林口楚戈住處合影。左起：辛鬱、許世旭、楚戈。（辛鬱提供，以下同）

畫，則在部隊被整編為裝甲單位、進駐湖口基地後，才在當地的一草一木，一個小水塘，一座小山丘的自然景物誘導下，興起了創作念頭。

寫生、素描，在一本紀念冊上，自由自在的揮灑，一筆一畫，點捺勾勒，為日後的創作打好基礎，楚戈在藝文方面的耕耘是有軌跡可尋的。

極具魅力的吸引力

50年代前期，現代藝術運動初起，楚戈似乎已意識到這項運動必將成為整體藝文發展的主流，就躍躍欲試投入浪潮中。他那時已是一位士官，隨隊駐守士林「官邸」外圍。環境改變，接觸面不同，又拜識了前輩詩人紀弦與覃子豪，結交鄭愁予、林泠、商禽、陳庭詩、秦松、李錫奇等詩人與畫家。天性敦厚樸實的他，又常能自然的製造些笑料，把「快樂」帶給大家，因此極受前輩的器重與同輩的歡迎。

不少朋友說：「楚戈對異性有一套！」其實，那是他有「女人緣」。他個子小，一張娃娃臉，笑容總掛在眼、嘴之間，是異性朋友喜歡的「型」；所以他有多位紅粉知己。國內外的這些位各具天賦、各有專修的可愛女性，對楚戈一路走來，起了極大的扶持作用。

我算得上是楚戈的知心朋友之一，但一直思索不出，楚戈作為他那多位紅粉知己的「型男」，除了上述的特色與他在藝文創作上的才華，似乎還應有另一種特色，而那特色是什麼呢？我極希望楚戈的紅粉知己之一，有一天能透露出來；如果那是一本書，它一定暢銷。

60年代前期，楚戈與我都經趙玉明老大哥設法調到林口，加上張拓蕪，四個人合成「四人幫」，在我們那個小單位裡曾小出風頭。楚戈那時編一份32開四十幾頁的刊物，每月一期，登的文章除了長官訓示、工作規定等，有幾頁藝文小品，楚戈把鄭愁予、瘂



1997年4月於左營雕塑公園，楚戈與其大型雕塑作品〈精衛鳥〉合影。

弦、林泠等人的詩登了上去，開了軍中內部刊物的風氣。有一次校對不慎，把「中央政府」誤成「中共政府」，惹了麻煩，就裝病結束編務，居然裝著裝著，裝進了軍醫院。

從此時來運轉，卸脫軍裝結了婚，還邊在板橋藝專修學歷，邊在文化學院教美術史，本身又是故宮博物院的一名助理研究員，真正做起學問來。

玩耍結藝

說起寫作，特別是現代詩，當時流行的一種說法是：一首詩是一個情緒的演化。而我們這一伙，作品中滿溢情緒，幾乎是共同特性。因此，許多想法甚至觀念，都十分情緒化，言行也不免受此感染。好像每個人都有極強烈的愛慾渴求，極度的被壓抑、被迫害妄想，極力追求生命脫縛與脫走的念頭。唯獨楚戈不受這種「情緒」的情緒化感染，他寫的詩與散文，一貫的在散播快樂——一種上揚而非低沉的情緒。許久之後，我才明白，那時他得到高人點化，那位高人是俞大綱先生。

「玩耍」，楚戈在2009年9月交通大學的一次展覽中，點出這個名詞。「玩耍」，這不是有背於藝術創作的嚴肅性嗎？不對，藝術源於遊戲，它是快樂的多重符號，多樣標誌，是「人之常情」的表現，沒有所謂「嚴肅」的問題。

「創作就是要好玩」，楚戈這麼說。而「玩」有玩的形式，「玩」有玩的方法。這些年來，從寫生、素描、水墨、油畫到陶藝、銅塑、鐵雕、結繩，在各種形式中，以一顆快



2001年，楚戈七十歲生日合影。前排左起：商禽、陳怡真、瘂弦、蘇偉貞、楚戈、愛亞、平路、宋雅姿、陳曉林。



楚戈的創作包含藝術、學術評論、詩畫集及散文。

樂的心，不管用具象或抽象手法，他的作品帶給許多人會心一笑。

至於文學與學術創作，楚戈也一直有作品發表。《龍史》則是集學術著作的大成。這本書歷經二十多年，在不斷改改寫寫中完成，其間一度曾將十幾萬字的原稿銷毀，重新構思並搜尋參考資料。而那時，他大病初癒。2009年2月6日晚上，寒雨襲人，在「誠品」信義店的《龍史》首發簽書會上，我看見的楚戈近似一座石雕，堅毅的冷色系透著些微光。他在為讀友簽名，當我看到他簽下的「楚戈」兩字時，不禁打了寒顫，眼角含淚。

不甘於庸的頑童

當年，楚戈、商禽與我都善飲，常常約秦松、李錫奇等吃路邊攤，如果加上許世旭、趙玉明、鄭愁予與秀陶等人，就更熱鬧了。往往從第一攤喝到第三攤，每個人的錢袋掏空為止。楚戈在這種場合，最能引發酒興，他總能找個話題把大伙兒逗樂，於是，食桌上又多了一個空酒瓶。他結婚之後，這種聚會已少有，這也可見他似乎有一種凝聚人氣的能耐。我沒有看到過他對朋友發脾氣或口角，但是，在他看不慣的某些方面，他極易動怒生氣。譬如「紅衫軍事件」，那時他早已半殘，又聾又啞，他竟然瞞過家人直奔總統府廣場，口不能喊××下台，手持手杖也無力舉起，卻是最讓人不忍移開目光的聚焦人物。

年來多次進榮總，幾成最不合作的病人，原因是一直寫條子要求出院，還生氣的寫道：醫生不讓他出院，要對看不到他的繪畫、讀不到他文章的人負責。

他是佛教徒，曾寄身台北松山寺道安法師座下，參佛讀經，頗有了悟。受命編《獅子吼》月刊，濡染所得甚深。當時有羊令野、谷冶心、楊焱與我等耍筆桿朋友同去，大家一路喜呼楚戈「小和尚」，道安法師也很得意有這麼一個深具慧根的弟子；可見他自有佛性。

他外有「頑童」之號，頑童不老，才能將「快樂」訊息不斷傳送。祝願他安心調養，等體能徹底見好，再重燃鬥志，為大家創作更見深意的作品，繪出更燦亮的畫。

打開台灣人心內的門窗

杜文靖紀念特輯

致力於台灣文學扎根與推廣的作家杜文靖，於2010年3月9日辭世，享年64歲。杜文靖能詩能文，擅長主持節目及說說唱唱，從事新聞編採工作逾三十年，亦對台灣歌謠有深入研究並廣為推介傳播。本刊特邀其友人蔡文章、李宗慈與晚輩黃崇軒撰文，以追憶這位令人感佩的作家。（編者）


杜文靖，筆名皓暉、孤隼，籍貫台灣台北，1947年1月25日生，2010年3月9日辭世，享年64歲。世新大學社會發展所碩士。曾任《自立早報》執行副總編輯，《臺灣立報》資深副總編輯，世新大學兼任講師，台灣筆會祕書長等。曾獲台北縣文化藝術人才貢獻獎、鹽分地帶文學貢獻獎等。創作文類包括論述、詩、散文、小說、報導文學。曾參與編輯文化局「北台灣文學」專輯，對於台北縣文學創作的保存有極大的貢獻。著有論述《臺灣歌謠歌詞呈顯的臺灣意識》；詩集《賦碑》；散文《以臺灣為名》、《這些人．那些事．某些地方》；小說《情繭》、《墜落的火球》；報導文學《臺北清晨》、《家鄉屐痕》等。

不捨
懷念文靖兄

◆蔡文章
作家、實踐大學應用中文系客座副教授

今後文學場域不見文靖兄走動的身影，無法傾聽他宏亮且帶磁性的話語，欠缺文靖兄那低沉、渾厚的歌聲，尤其那首王昶雄作詞的〈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已成絕響，相信許多文友都會感覺孤寂且不習慣啊！

3月9日上午九點金國兄（註一）來電告知文靖兄於凌晨四點多安詳地走了。從2007年9月他得病後，兩年半以來，我們這群文友都期待會有奇蹟出現，但終究還是不敵這種難纏的病魔（註二），讓人不禁欷噓與惋惜啊！

其實，早在農曆過年前，金國兄就來電說文靖兄的病情不樂觀，有心臟衰竭的跡象，希望年後相偕前往探視，我因年前已安排要出國，只好委由他先去瞭解病況，哪裡知道才剛放下行李隔日便傳來噩耗，未能見他最後一面，內心有諸多不捨與內疚。他得病期間，我曾在台大醫院、板橋醫院，以及彰化員林郭醫院探訪過。他曾是意氣風發，講話幽默、有趣、灑脫、帶有磁性，是真正的男子漢；而眼前的他卻蜷曲身軀、全身插管、眼神似無意識，望著前來探訪的人，彷若是另一個人。我返家後總會徹夜難眠，心緒無法平息，總要好幾天才會恢復過來。

認識文靖兄已三十餘年，當時金國兄在高雄凱旋路開了間「主流書店」，雖不起眼，卻是南部文友的聚會處。金國兄與一些詩人，如黃樹根、羊子喬、黃勁連等組織「主流詩社」，文靖兄亦是同仁，當時他在《自立晚報》當記者，常利用空檔南下高雄聚首，我倆一見如故。之後他任副刊主編，承他看重，一再邀稿，這個時期我寫作甚勤，頗有收穫，他的鼓勵必須感謝。

記得他南下高雄時，都住在高雄中學正對面的金輝飯店，他一下榻，便會集一票人前去相會。通常有莊金國、黃樹根、陳坤崙與我，許振江、鄭烱明偶爾也來參一腳。我們在他住的房間閒聊，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無所不談，文學、政治與女人是最常聊的話題。聊到夜深人靜，還常到附近六合夜市吃點心，然後才意猶未盡、期待下次再相逢地各自離去。這當中，我住岡山最遠，騎上陳舊的機車，來回近五十公里，但我從不嫌累，且樂此不疲，儘管回到家已過子時了。



杜文靖企圖從關懷人事物地裡尋找人生的真諦。


2005年第27屆鹽分地帶文藝營。左起：林佛兒、許達然，右起：羊子喬、杜文靖。（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提供）

70年代鹽分地帶文藝營在台南縣北門南鯤鯓代天府舉行，由吳三連文教基金會舉辦，一年一屆，文靖兄是主角人物。當司儀外，還要招呼前來參與講授的學員、作家，真是忙得團團轉，不過他總能趁文藝營前夕或結束後特別南下與我們這一票文友相聚，此一年一度的相會，成為我們共同的期待。

90年代為了改善家計，我誤入了補教工作，是個沒有星期假日的人，連帶文學活動也少參與。文靖兄南下高雄的次數也少了，但書信的往返不斷，孩子長大在台北求學，我曾要孩子向文靖兄請安，並多多聯繫，而我也常利用探視孩子的空檔，到自立報系找他閒講、聊天，這時我們常懷念起那時在高雄金輝飯店聚會的歲月。

每人走向天堂路，只是遲早而已，但總覺得文靖兄早走了些。今後文學場域不見文靖兄走動的身影，無法傾聽他宏亮且帶磁性的話語，欠缺文靖兄那低沉、渾厚的歌聲，尤其那首王昶雄作詞的〈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已成絕響，相信許多文友都會感覺孤寂且不習慣啊！

今天，3月10日下午，《文訊》封社長來電，希望我提筆寫一篇對文靖兄懷念的文章，但我仍在悲戚中，腦海一片空白，語無倫次，總是對他萬般不捨，儘管他真的離開我們，只是我相信他永遠活在我們這些文友的心中。

註釋：

註一：莊金國，詩人，現住鳳山。

註二：患有「腦幹梗塞併閉鎖症候群」。

祭　杜文靖

◆李宗慈
作家

對老杜而言，文學與文學活動是他生活除了家人外的全部，任何文學情事，他可從不願缺席。他以豐盈的臂膀、寬厚的胸膛，無私無遮的懷抱著。

彗星惠賜的緣分

參加《文訊》舉辦的一年一度文藝界重陽敬老聯誼活動，似乎是藝文界許多南來北往老朋友的重要聚會。記憶中是那年新聞局舉辦哈雷彗星的墾丁訪遊，同行的長輩多是台籍前輩，再加上杜文靖、張大春及我等少數當年的年輕人相陪。雖然我們已經去到墾丁，但是當晚雲霧太厚，我們悵悵然未能見著彗星，卻因此建立起和台籍前輩作家的熟稔。也因此好多年以來，我和老杜總不約而同的刻意在重陽會中和台籍前輩作家們坐在一起，一個圓桌中總有杜潘芳格、劉捷、王昶雄、吳漫沙、巫永福、鄭世璠、廖清秀、楊熾昌、梅遜、林貞羊、林芳年、郭水潭等好多人，相互問安相互探詢身體的勇健，當然也相互說著文學人、文學事。

剛開始一桌總不夠坐，只好分成相連的兩桌，但是一年又一年，這樣在《文訊》九九重陽的台籍作家席次，由於逐漸凋零，人數越來越單薄，一直到這兩三年，《文訊》改變了歷年來的「自由座」，大家四散落座，我總四處找著這些「老」臉「老」面孔，想著誰到了，誰缺席了。但是很多老朋友已離我們遠去。

2007年10月19日，《文訊》重陽會，卻聽說杜文靖接連兩度中風。下午兩點半，我們一行人包括林文義、林佛兒、屏東趕來的李松根教授及我四人，等在台大醫院加護病房外。後來才知道，早上已經有蔡文章、鄭烱明、李敏勇、陳坤崙等來過。

其實，早在2005年7月，北台灣文學營開拔到三芝作田野參訪課時，當行程來到李天祿布袋戲文物館，杜文靖就曾一度暈眩無法行走，同行的陳恆嘉立刻伸手相扶。頂著七月暑熱，台灣文學的兩大旗手，在三芝街巷相扶相持，卻沒想到才幾年，他們竟都相繼離開人世。

於文學始終抱持的熱度

住在台大加護病房的杜文靖神智清楚，但戴著呼吸器而無法言語，嘴角因為中風有著歪斜，卻用很有力的右手握著我們，知道我們的到來。

後來他搬到台北縣立醫院的護理之家，我約著台北縣文化局的相關同仁專程去探望，老杜消瘦，氣切、以胃管餵食，但被照顧得乾乾淨淨，像一個大寶寶般的躺在那裡，又似有若無的看著我們。大嫂媛櫻逐一「唱」名「介紹」著，像在用積極的聲音、熟悉的名字喚醒老杜沉睡的記憶；文學營的元老學員盈盈、小元，更將《商業週刊》中小元初試啼聲的報導，在床榻旁大聲朗讀給他聽。

翻閱著床頭那本來訪友人的留言，以友情滋潤著房裡的清靜，以文字記錄著每雙相握的溫度。卻更令人欷噓。

我出車禍受傷，在腳傷似好未好之際，拄著楞杖去看老杜，只因為聽到有人說老杜有進步了。我多高興能夠親眼看到那分「進步」。大嫂告訴我，「腦幹梗塞併閉鎖症候群」的老杜，能夠透過拼音板上的注音符號，配合眨眼示意，逐音逐字和人做基本的溝通，而且當場示範給我看，我開心的叫著，「老杜加油！大嫂加油！」

〈般若〉：「般若之路寬廣無比／男女老幼齊聚般若／廣大的般若／叫大家多去參悟（般若，意指智慧）」正是杜文靖以眼以拼音板作的詩。

對老杜而言，文學與文學活動是他生活除了家人外的全部，所以他在1994年推動、策畫「北台灣文學研習營」，亦如他在1979年和台南文友共同策畫、創辦「鹽分地帶文學營」。南北兩個文學營的活動聯袂在酷熱的暑假展演，像極了杜文靖不慍不火的敘事能



杜文靖（後排右一）與台籍作家合影於《文訊》主辦的文藝界重陽敬老聯誼活動。前排右起：黃得時、李天祿、黃得時夫人、龍瑛宗、劉捷；後排右三起：林衡道、李宗慈、鄭世璠、郭啟賢。

耐。每晚他必定為報社撰寫文學營報導；不管天氣再熱，文學營裡老杜的「杜老爺咖啡館」從來沒有停歇過，煙霧繚繞始終霸氣的燻染著夜裡一個個貪婪的年輕文學討論者的眼神。

除了報社37年的新聞工作，杜文靖始終是台北縣的文學推手，所以「北台灣文學營」、「北台灣文學集」陸續成為每年北台灣的重要文學大事。在文學營裡，莊金國、張德本、鄭清文、廖清秀及每年來講課的作家、講師們，共同引領著一批又一批文學新苗，期望在駐營作家不眠不休的五天四夜裡，餵養文學的乳汁、文學的熱情；文學人的經驗文學的情懷。

無私的懷抱著人生

對於老杜，任何文學情事，他從不願缺席。早在1973年，年僅26歲的老杜就和美國電腦音樂博士林二發起「台灣歌謠尋根運動」，這也是他踏入台灣歌謠研究不歸路之始。

記得〈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作詞者王昶雄過世時，杜文靖連續寫了四篇追念文章，而「少年大仔」王昶雄在生前即曾說過：


2005年7月第11屆北台灣文學營上，杜文靖（右）與陳恆嘉合影。（李宗慈提供）

「他有斯文的一面，也帶有草莽性，恬淡自甘，讓他無欲則剛，他的呼喚是這個時代真誠的聲音。」因為音樂，因為台灣歌謠，兩人成為相差近三十歲的「暱友」。而〈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由杜文靖帶領傳唱的畫面，自然成為文學活動難忘的回憶。

在杜文靖的文學活動與創作中，台灣歌謠成為他的最愛，即連病榻上的錄音機裡，24小時輪轉播放的正是兒子專程為他錄製的心愛的台灣歌謠。他以為：沒有比歌謠更能感性傳達人類的心聲，在他的碩士研究論文裡，更將台灣歌謠歸納了各種面向，如移民社會的墾拓歷程、海島子民的海謠謳歌、爭自由爭民主的心聲、工業化下的青年想像、從和諧到對抗的勞資關係、父權體制下被犧牲的少女、女性主義與女性愛情觀、不同年代單親媽媽母愛的意識、離散人家的盼歸心情以及環境污染的悲歌。他一直深刻的認為，台灣歌謠是生活在這塊土地上人們興奮、哀傷、歡樂與悲愁的寫照。可他也蒐羅大陸各省鄉的民謠，是他對歌謠對音樂的獨鍾。荒城、蔓草、丘墟、破磚，杜文靖以豐盈的臂膀、寬厚的胸膛，像蒼藍的天空，無私無遮的懷抱著。

知道杜文靖總忙著，忙著採訪，忙著寫稿，忙著辦活動，忙著當評審，當然也一定忙著和朋友吃飯，忙著喝咖啡，但是他也事親至孝，所以在30歲時即當選新莊市孝悌楷模，後來又當選新莊市第一屆十大傑出青年，並且榮獲台北縣政府頒贈93年度「文化藝術人才貢獻獎」。其他更多榮耀與故事，跨越記者、編輯、作家種種身分，如同杜文靖在他《人物特寫——當代新聞人物採訪錄》後記中所寫：「我一直相信人的活動會造成其他人學習、模仿的效果，因為在我訪問這些新聞人物的時候，我也感受到他們成功一面的正效果，我覺得他們成功的歷程，正是我面對未來人生的最佳指標。」

躺在病床上持續受著糖尿病與高血壓的啃噬，他的高歌，他嫻熟的台語朗誦，他對藝文界人、事、歷史的瞭然於胸，都在媛櫻每天幫他做的肢體運動中看似進步，卻正與時間拔河中慢慢淡逝。

老杜！曾經是多少文壇前輩倚靠的大柱子，曾經是新聞界新兵的杜爸，文學營中的杜老爺，文友中熱情的老杜，珠穆朗瑪峰基地營上的新聞聯絡負責人，也是我台語諺語的啟蒙者。

慢慢走啊！老杜！3月30日當天，無論你頂著平頭，穿著吊帶褲，趿著涼鞋，或者抽超多的煙，我們都將送你，和你乾一杯濃醇不加糖的曼特寧，在你最愛的樂音中！而你的妻子、子女、親人，將執幡領你。

下交流道了
憶文壇前輩杜文靖先生

◆黃崇軒
文字工作者

在每個文學夜談裡，肚子不算小的他總是維持一貫的吊帶褲造型，喝著黑咖啡，在粗獷的外表下與學員們談寫作、談文學，是那麼豪爽卻又細緻的一段段台灣文學野史與文藝觀的思辯。

晚上聽聞與病魔奮戰許久的杜文靖先生往生的消息，心中開始重播他鮮活的形象。

大學時代的我，在南鯤鯓的鹽分地帶文藝營，在新店燕子湖的北台灣文藝營，在每個文學夜談裡，肚子不算小的他總是維持一貫的吊帶褲造型，喝著黑咖啡，在粗獷的外表下與學員們談寫作、談文學，我聆聽的，是那麼豪爽卻又細緻的一段段台灣文學野史與文藝觀的思辯。

中學時代的我，對「杜文靖」這個人的印象是「胖胖、風趣」的人，到我埋首碩論，研究1977～1987年的《自立副刊》時，透過考掘的過程，我描繪出過去所不知道的主編杜文靖及詩人杜皓暉，看著他如何在70年代末期的副刊中，播下不同觀點（鄉土）與文體（現代詩）的種子。在我的訪談中，他知無不言地回覆我許多疑惑，關於那個風聲鶴唳的年代，關於那群衝撞體制的人們。

猶記一次文學研討會結束後，搭杜先生的車從台中回台北，他對我說：「崇軒啊，等一下你陪我聊天好了，不然我會睡著。」至於聊什麼我完全忘了，只記得我說高速公路上怎麼不是每段都有路燈，他說只有經過每個交流道兩旁才會有路燈照明，以方便車輛匯入及匯出；然後我才好像獲得了什麼新常識般的目送那兩排路燈，回頭繼續觀看那黑朦朦的景色。

最後一次和他通電話是在完成論文的那年秋天，接到杜先生的來電，說是收到我的論文，聽筒那端傳來的是他爽朗的笑聲及對我的鼓勵。

杜老師，下交流道了，謝謝您。

花叢裡過生活
「設計藝術家廖未林88回顧展」開幕側記

◆邱怡瑄
本刊主編

橫跨封面設計、雜誌插畫、副刊漫畫等各領域的美術設計界前輩廖未林，近日舉辦「88回顧展」，2010年3月5日起至4月11日於國立歷史博物館四樓展出。現場展出廖未林近期完成的壓克力畫作，與多種由他設計的早期文學雜誌插圖、文學書籍封面、郵票、花布等，值得一覽。（編者）


國立歷史博物館頒贈感謝狀給廖未林。

3月5日下午，天氣涼暖，陽光和煦，前輩美術家廖未林在國立歷史博物館的88回顧展即將開幕，步入會場時，已有近百位的來賓前來祝賀。開幕貴賓除了廖未林，還邀請藝術評論者何懷碩、作家林良等，也有來自長庚養生文化村的朋友們，他們是藝術家近年來回台灣的鄰居好友。

廖未林，在當前台灣藝壇已少被人關注，但距現今半個世紀前，他曾是跨界多項美術與設計領域的藝術工作者。廖未林曾細數自己曾經從事過的工作，有近二十個，舉凡繪製彩色照片、空投傳單、海報、郵票、小說、雜誌封面、陶瓷，也做過電影布景設計、櫥窗設計、偉人雕像、世界博覽會展場……等，他說：「可能很難再有一個畫畫的，能像我有這麼多機會，做自己有興趣的東西。」也正是他的領域多元，還曾被稱為「百變設計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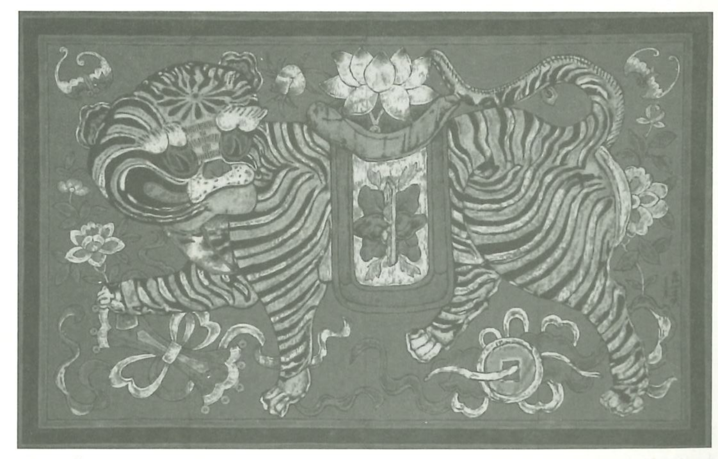
廖未林近二十年來的壓克力創作


情侶
1974年


台灣藍鵲
2001年


奧黛莉赫本
2001年


希臘雁（右部）
2005年


運財虎
2003年

曾對廖未林作過評論的藝評家何懷碩，說起廖未林，直言他對後輩的提攜不遺餘力，認為他在美術設計上的大成就在於結合傳統藝術造型與現代設計，創造出既具現代功能又有傳統特色的新風格，台灣現在已少有年輕人知道這位優秀的美術設計者，藉由此次展出，希望讓更多年輕人認識他。



林良主編的《小學生畫刊》多期由廖未林繪製插圖。

認識廖未林44年的林良，藉由《中央日報》上的「小雀斑」漫畫專欄知道廖未林，當時林良主編《小學生畫刊》，每期有一篇配上插圖的童話故事，他想為楊喚的童話作品《童話裡的王國》找插畫家，兩人鼓起勇氣找上他，廖未林欣然答應，共同完成了這部經典的童畫圖畫書。現場也展出多種由廖未林繪製插圖的《小學生畫刊》，相當珍貴。



廖未林88回顧展有近百位來賓前來祝賀。

回顧展展出1950年以來廖未林設計的郵票、封面設計、插畫、花布設計、壓克力畫原稿近200幅，包括1952年中華郵政遷台後首次公開徵求郵票設計的首獎得獎作品「台灣省實施地方自治紀念郵票」，這次由郵政博物館出借珍貴的郵票原作，讓人大開眼界，一窺早期手繪的郵票設計稿。

廖未林的書籍封面設計也獨樹一幟，王藍經典作品《藍與黑》、郭良蕙挑戰禁忌的小說《心鎖》、羅蘭的《羅蘭散文》系列，以及瓊瑤小說《月朦朧鳥朦朧》、《海鷗飛處》等封面，皆由廖未林替它們穿上既典雅又讓人眼睛為之一亮的外衣。

1974年後廖未林轉戰紐約從事花布設計作品。退休後他重執畫筆，20年間在洛杉磯、台北畫了不下100幅壓克力畫，都是色彩繽紛、風格各異的大塊作品，其中1996年於洛杉磯完成的《張愛玲》，極獲美術收藏家們的青睞，繁花輝映30年代縱橫中國文壇的創作奇女子身影，畫面洋溢著雋永的文學氛圍與朦朧美。此次展出其中精選的64幅作品，展現藝術家遼闊的創作風格與藝術觀。

廖未林認為自己是個畫畫的工作狂，每時每刻都想著下一分鐘要畫個什麼。如不是去年三月因為肺疾住院開刀，如今鎮日得帶著呼吸器，手腳不聽使喚，無法完成原本構思的所有作品。但為了此次的展出，廖未林仍為觀眾設計限量的明信片，讓觀眾拿來寄給許久沒聯絡的好朋友。

本期專題

話神州 憶詩社

回首上個世紀的1970年代，滿懷理想的神州詩社
在台灣尋求熱愛中國文化的同好，從南至北引起學子們的風潮
它所代表的時代氛圍與文學影響力，在時代的更迭下逐漸隱埋於記憶的深處
三十年後的今日，當時的成員早已散分四方
有的持續創作，有的在文化藝術或出版領域上努力，有些投身教育交流服務工作
神州歲月是一段狂傲不桀的青春風華，無可抹滅的跡痕
本期專題，特邀集彼時的神州社員與友人、文學評論者
溫瑞安、黃昏星、廖雁平、方娥眞、陳素芳、亮軒、林保淳
以及鍾怡雯、解昆樺等人，記述這個宛如神話，急起也急落的的文學社團

（本期專題部分圖片資料由黃昏星、解昆樺提供，特此致謝。）

刊頭攝影 翁翁

龍游淺水蝦味鮮

訪溫瑞安談神州詩社與神州事件

◆採訪／秦保夷・宋星亮
整理／鐵英・周錫三

「流亡」生涯讓溫瑞安足足顛沛流離了接近十年，才有安定所在。不過，溫瑞安感謝上天給他的磨練，本來是一把光說不斫的鏽劍，而今也因這際遇練得還有點一劍光寒。

問：請問你當年為何要辦「神州詩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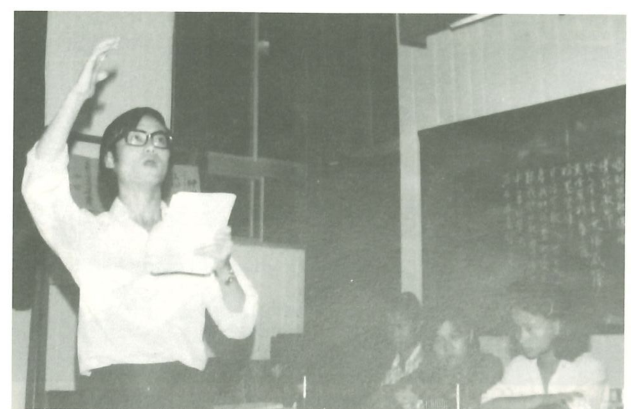
溫瑞安（以下稱溫）：詩是最珍貴的語言。就像人體裡的血液，詩就是文學生命裡的血液。寫詩必須要有一種浪漫的精神，但要成就好詩則需要古典的約制。你看所有文學類型的語言，不管小說、散文、戲劇，經典作品常有類近之處，但一到詩的語言，則人人不同，各有各的特色。你看唐詩宋詞，一開卷、一開讀，幾乎不用看作者、署名，就完全、份外的感覺到不同的詩人流露出不同的生命情態和強烈風格來，所以詩最難翻譯。因為詩人的生命就是不妥協的生命，他們在生活中，尤其是現代詩人，一定要維持某種不妥協，某種堅持，甚至某部分的犧牲，才能寫下去，創造出那個時代的好詩來。

問：我們知道你是當時一位很有影響力的詩人，也寫了許多好詩，但寫詩是件寂寞的事，你自己一個人堅持就是了，為何要結合那麼多人一起來寫詩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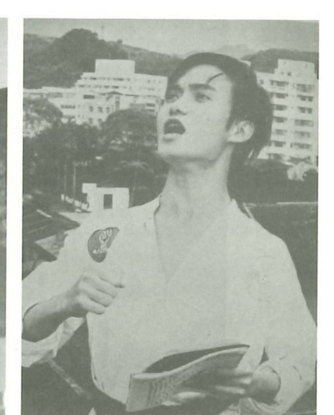
溫：你說得對，只是因為寂寞，而且，詩人是太寂寞了，我才辦起詩社來了。我當時結識很多很有才華也很有志氣的寫作人，有的在海外，在香港新馬，尤其在台灣，我看到他們在現實生活的逼迫下，一個個凋謝了，不寫了，甚至有負初衷了，我才有這個意圖，把部分我可以影響或感召的人結合起來，團結起來，互相砥礪，一起奮鬥，互相幫助，這樣，才比較有力量，讓詩人，以及有詩心的寫作人，有一家人的溫暖和溫馨。

問：當你離開了之後，或者，「神州詩社」在台灣「出事」了之後，很多你一手栽培出來或與你共同奮鬥的人，就不再寫詩、寫作了，但你依然堅持寫作，寫得名滿天下，連外國都有你的譯本，在內地版本達一千二百多種，你有什麼感覺？

溫：坦白說，我有兩種看法：一是惋惜。他們其中有許多可以成為優秀作家的，有才



溫瑞安在淡江文理學院的演講會上，即興表演朗誦新詩。（翻攝自《台北人》）



神州詩社社長溫瑞安。（翻攝自《坦蕩神州》）

氣，而且有衝勁，可惜給挫折了、打散了、扼殺了，他們失望了，沒辦法堅持下來了。堅持有時候就是：你再發力掘多幾下子，石油，就噴湧而出。但寫作人不能祈求像開鑽石礦一樣發財，但卻能成就一畝畝的良田和食物，自給自足，而且過程比啥都自得其樂。至於另一種感覺，是慶幸。因為寫作太艱苦，不是人人都有那種機遇，以及才能，以寫作養活自己，並且活得很好的。這種事，年少時致力一下，正好可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創作能力，是件行有餘力的好事。但是如果要選定為自己終生職業，我認為大可不必，至少不必人人趨之若渴。世上太多值得投入的東西了。如果他們不是拿文學、創作當生命最高追求的對象，半途而廢也不是件錯事。而且，誰也不能照顧著你走完這一條荊棘路，誰也不能陪伴你度過在通往藝術、文學創作小有所成的一層層一重重的障礙。我自己也是一樣。不同的環境，不同的國度，不一樣的要求，不一樣的標準，還有完全相異的觀念、評價和風土人情，我都要自己來克服。這才有成就感。這才是真正創作的樂趣。勉強，反而有違創作的本義。

問：若說詩社為詩人和青年寫作人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環境，你認為你成功了沒有？產生了幾位能夠成為成功的作家或文豪？

溫：世事總是成王敗寇，成敗論英雄。其實歷代以來的詩社、文社，從來沒有這等標準和價值觀。這種像福布斯排行榜、票房銷量、以及知名度來論得失，是侮辱了作家和詩人的存在價值，他們可以不是《阿凡達》、《鐵達尼號》，但一樣可以拍《拆彈部隊》（台灣譯《危機倒數》）、《天水圍的日與夜》，各有各的風姿。如果說，成立一個詩社、文社，是讓大家互相援助、砥礪，互相支持、鼓舞，讓大家盡情發揮寫作能力，有一個詩與俠結合的家，這一點上，我們是成功的。「神州詩社」讓他們的寫作熱情達到巔峰期，在當時大部分作家都在那種氛圍

裡，成了他們一生最多產、最勤寫、最勇於嘗試、最寫得激情奮發的時候。出事之後，大部分的朋友，都凋零、萎謝了。


神州詩社創社五人。左起：廖雁平、方娥真、溫瑞安、黃昏星、周清嘯。

問：聽說能辦到這種團結和對理想的熱情追求，完全是因為大家對你的向心力，或者說，是一種過人的領袖魅力，才能出現這樣一個文武結合的社團？

溫：當時在神州詩社，我是社長，但作為主催和主事人，主持人可不只我一個。我只是善於將他們分工，並把他們的長處充分發揮和委任而已。而且，台灣當時，以及之前，都有很多很多詩社，字號比我們老，成就比我們高，出產的名詩人、名作家也比我們只多不少！

問：「神州詩社」緣起何「義」？

溫：如果你問的是「神州詩社」的起源，那我可以告訴你：我在小學四年級就開始辦文社、詩社，那時也結集了一大群人，在我初中一年級時，大概13歲，已在辦期刊，當時叫「綠洲社」。念高中的時候，曾和胞兄溫任平及眾有志從事華文創作的弟兄，辦「天狼星詩社」，被稱作新馬第一大詩社，在各州有十個分社不等。到台灣，改辦「神州詩社」，只是原來精神的延續，因為我們被原來的老詩社誤解了，開除掉了，但詩心未死，只好另起爐灶。如果你問題暗示的是「起義」，那我也只好直言：我們從來沒有「起」過「義」，只「結」過「義」。

問：為什麼「結義」？這樣不是挺像武俠小說裡的江湖人物嗎？不是有點像《水滸傳》裡的梁山好漢嗎？你身為一位海外華人子弟，來台才三、四年光景，就能成立超過三百位精英成員的社團，無怪乎招惹來麻煩和風評。

溫：梁山泊那干傢伙才不跟你談文學、比詩文！那時台灣大專院校的風氣，你稱兄，我道弟，一點都不是啥稀奇事兒。我知道一位台大詩社的名詩人，就有十幾個「妹妹」。我們可不是，他們佩服我，或者看我年紀較長，文學經驗較多，就叫一聲「大哥」。也有大我幾十歲的，也叫我「大哥」，除了賞面之外，應該是交情和相知之故了。當時詩社裡也有很多大哥、二哥、三哥、四哥、大姊、二姊、三姊的，我不知道別人怎麼想，但我應許了，很多時候，我就會負上我那所謂的「大哥」職責，有些事，我會扛上，義不容辭，久而久之，我就像揹了個大房子，裡面住了許多好友，我得揹著他們走，上山下鄉，比薛西弗斯還舉步維艱。但我喜歡交朋友，也愛護我那些朋友，所以我甘之如飴，吃苦當甜。

問：你們既未曾「起義」，後來又為何遭台灣當局以「政治犯」的名義抓起來了？

溫：你這要去問辦這案的人，問我，我只能答：也許樹大招風，我們的存在，讓有些人覺得沒有安全感。實際上，神州社在我主導下，一直刻意、竭力避免參與政治。我個人不喜歡政治，厭倦政治。事實上，有人曾在出事後幾年力爭我從政，甚至拉攏我們成為其中幹員，但我們力拒這些誘惑，從不牽涉，也不聯絡。我們直面時弊，對文化和社會種種現象，不平則鳴，但不干預也不插手政治。我當社長的時候，這個堅持從不曾變易。後來給國安局以政治理由抓了，反而很多人為我惋惜：你一早加入政治集團，反而有黨派保護、包庇，才不會有此劫。我想：是劫躲不了，遇劫活得下來，也沒啥大不了。政治，我只慶幸沒深陷泥淖，一點也不遺憾。

問：或許你是因為這樣才給釋放出來。傳說你們「出事」，是因為內部分裂，有人「誣告」。你會不會因而耿耿於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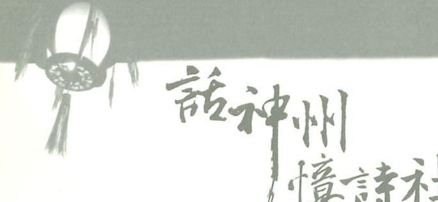
溫：或許我是因為這樣才給關進去。關了幾個月後，有一天辦案人員跟我說：要是我們放你出來，你就是一張白紙。我說：你們放我出去之後，我已是一張污染的紙，上面盡是你們的筆跡。至於告密的事，不管中外歷史，屢見不鮮，連孔子、耶穌都給人論斤論兩的「賣」出去過。事實上，我一進去，辦案人員已勸我放棄「抵抗」，承認一切算了，告我的人，告我的事，全都一清二楚呈現在我面前，讓我覺得完全孤立，飽受打擊，喪失鬥志。這事已過了30年，我從來沒有申訴過，或做出任何報復行動，為何？因為我太了解他們的身不由己，他們也有家人學業、工作聲名，有他們的無奈和利益，我很體諒他們的舉動。我當時很傷心，但完全不見怪。甚至在我獲自由後，有的人為防萬一，對我過去言行進行毀謗和轉嫁，那也無所謂了。能寬容，就可以過一個無憾的人生。

問：你們入獄事件過了好幾年以後，詩社裡有很多人都加入了與國民黨抗爭的黨派裡，你有什麼感覺？

溫：也許就因為我也有此下場，讓他們失望了，或者不認同一個文化人和寫作人不該太參與政治的理念。

問：你們好好一個詩社，為何又變成文社？甚至發展成一個包羅萬象，有跳舞有練武的文社？

溫：因為我們吸收的人才愈來愈多。我們不只有寫詩的人加入，寫文學小說、評論的，連寫推理、武俠、言情的子弟也紛紛拔





「神州文集」七冊。

筆加盟。我本身就是練武的，看不慣文人太過羸弱，而且學院又恆常把學生調訓得像書蟲，講就天下無敵，做就包尾第一。中國歷代有很多知識分子，是文武合一的，能打仗能行軍，通兵法通佈陣，當然也讀遍聖賢書，所以有墨俠、儒俠和道俠。人總不能強大了自己的腦子後不顧惜自己的身體，故我主張文武兼修。我自修，也教人學武。亮軒先生覺得他應該支持這理念，於是義務把他的家撥給我們當道館，而我們的試劍山莊是另一個道場，子弟多到要擠到外面巷子才能集體練武。社裡也吸納很多不同專長和藝能的高手，我本身就愛好歌舞，所以，有的加入合唱團，有的組織舞蹈社，順便讓他們還多一份收入，有何不可？何樂而不為？至於「詩社」演化為「文社」，只能說是視野、領域擴大了，這是社友的本領，也是我們的初衷。如果台灣當局善於運用培植，這也可以是他們的寶藏。

問：你們後來還出版雜誌、刊物？

溫：是啊。我們出版詩刊，當然不能賣錢，而且，也無法對時弊及一些社會上存在的問題提出意見，所以，在平鑫濤先生支持下，朱西甯先生引介下，出版了《神州文集》多期。我們也自資出版《青年中國》雜誌，批評中國文化種種趨勢與流弊，得到當時國民黨文工會和總統府第一局來電或致意表示支持。只不過我一向迴避政治，從不回話。不過，說起詩刊，像我們的神州詩刊《高山‧流水‧知音》，十天內銷出五千冊（編按：由溫瑞安整理的詩社史《坦蕩神州》，記載為八天內賣一千冊），那也是一個異數，恐怕是一個詩刊刷新的記錄。那是我們社裡內部成員，不遺餘力在各大專院校推廣，才得來的不錯成果。

問：可是，你作為社裡的負責人，力促他們為你們的刊物推銷、販賣，是不是會妨礙了他們的學業、工作？

溫：請瞭解實情：一，他們是自願的，我從來沒有逼迫過他們。二，要突破銷量，以及，不甘心作為一個詩人或作家，只在象牙塔裡白首空幃，應該要把自己的作品和風格亮出來，與其他的同學或街上路過的行人，直面交流和互動，要不然，以後詩人和作家一定給從事電影或其他創作行業的勇進者拋棄，那是我們大家經多次會議的共識，不只是我一個人的理念：詩人會越來越萎縮，把社會的優勢讓了出來。三，我們是推廣，推動自己的信念，讓自己的抱負和想法廣為人知，不是推銷，因為掙回來的錢，我一個綳子都沒有花過，他們也沒用過，全捐給詩社的發展或個別窮困社員的支助。我只推動這筆款子往支援詩社運作及解決社友困難運作，但從來不曾使用過公款。四，在各大專院校的推廣、行銷，大大小小數百仗，我無一大仗曾缺席，幾乎只有兩次不在場，一次是我病了，病得幾乎起不來了，一次是他們告訴我的地點是不對的，我和兩位兄弟找得比他們還遲幾個小時才回到詩社，因為我和他們已自行發動推廣。他們在推廣過程，每一個人的表現，每一段細節，我幾乎都瞭若指掌。他們每一個人吃了虧，都向我傾訴，甚至哭訴。有時有女生遭欺凌，也是我過去擋架，甚至反擊的。當然，我的兄弟都很維護我，但我也一樣維護他們，不惜付出巨大代價。書銷得好，是他們的功勞，但我一直都在那兒。社裡現在還健朗的人很多，都知道我說的是真話。因為他們當時大都勸我：我們去，大哥你太忙，處理的事太多了，你不要去了。但我如果不是直接一同「誓師」出發，「打完」才最後一個押隊回來，就是我偷偷自個兒去了，讓他們驚喜。我一直是在那兒的，跟他們一道的。

問：我們都知道你的作品一向暢銷，例如「四大名捕」系列，那時已有港台版了，行銷到書店，比古龍、金庸還早。而《今之俠者》更再版又再版，你個人的書已不必推銷，你們推銷的只是社裡社員的合著，或者文集、雜誌，這點我們斷無置疑。可是，你們這樣投入詩社，又回到我剛才的問題：會不會影響學業和工作？社會上一些不瞭解的人，會不會認為你也影響了他們的子弟和家庭？

溫：一定會，同時免不了。你喜歡繪畫，一定會影響其他一些學科的成績。你若迷上科學，一定有其他學科稍不如人意。我不能限制他們的選擇，我們唯一能做到的是：比他們付出更多，更投入。他們喜歡在日後冠上：詩社的人，有的休了學，有的退了學，來佐證我們教壞了人。那我可以告訴他們：我是第一個被迫休學的，也被迫退學的。我在台大，成績不賴，我能賺稿費，絕對可以半工半讀，但我自己覺得，我要承擔責任，所以，我是第一個休，也第一個退，我還用我的稿費讓別人可以繼續念書。我自己也不想休退的。我也很希望能念好書，何況，我很喜歡念書，那是我終生興趣，一直念到現在。事實上，我休退之際，大部分老弟妹還在念書，我甚至挪用了我的稿費和維持生活的「資金」，來私下供他們念書，協助他們升學，而且也曾大力反對過他們過於全情投入以及過早離校。奇怪的是，往後影響學業的事，大凡影響不良的，大家全推到我身上了。反正我離開台灣30年，失去話語權，自己也不想傷著別人，揹就揹吧，人家說能揹得起十字架的人才是有偉人心。我不是偉

人，但揹黑鍋的，才是真正在廚房裡做菜給大家大飽口福的那個廚子，這是我的自嘲，像我這種人，你說我是什麼都可以，到了我這心態，還有我這年紀，你說我什麼，我都會當是增添我生命中多一段奇情，何況，他們誤解的謾罵的，我恐怕還一定會看得到，不一定知道呢！

問：那麼，你過去受了那麼多誤解，不覺得委屈嗎？

溫：我那一點算得了什麼！你一翻歷史，就知道我的遭遇微不足道。人，要看得開，才會開心。大概20年前，有人訪問我，捨得以前的人和事，輝煌和成就嗎？我回答：我母親逝世的時候，林青霞就跟我說：「捨得捨得，有捨才有得。」我的看法還是這樣。我現在也一樣受人曲解，我也覺得很有趣，這，不是在豐富我的人生嗎？只有平庸、不起眼、不做事的，才會無人指責沒人罵，大家都不願意誣陷或關注他，因為你可以當他不存在。要知道誤解，有時也是另一種形式的褒揚。何況，我一直認為我現在過得比以前過癮、更爽。

問：我想正式的問一句，當時「神州社」的宗旨和口號是什麼？

溫：沒有口號，但我在試劍山莊主持的作品龍鳳榜上，有兩行字：「復興中華文化，發揚民族精神」。這是我們當時的寄望。在當時，是有必要作這種寄望。

問：你現在有沒有後悔當年辦神州社？

溫：哈哈。有什麼好後悔的？我活過，做過些事，為理想趕到風頭浪尖，有什麼可悔的！實不相瞞，我一直在辦文社，沒間斷過，哪怕是那麼現實、功利主義、金錢掛帥的香港，我也照辦不誤，「朋友工作室」、「自成一派文藝創作推廣合作社」，其實也有不少人才，出了書、成了名，當了導演，成了名編劇，以及出版界或其他各行業包括法政界的名人，只是如果他們自己不提，我也不想沾光而已。我一直是個活在當下的人。每個時代，每個階段，人生都有最美的時候。現在，就是過得最好的一段。再加一句，我告訴你，我現在還在籌畫辦詩刊呢！

問：辦詩刊？不是吧！這時際……詩人都……苦啊！

溫：就是這時節，大家都向錢看，往流行走，文字語言，越來越粗糙了，詩人更孤軍作戰了，我才要辦詩刊，付出高一點的稿酬。這時候不做，誰做？

問：你真是一個不死心的人。

溫：我只是一個不容易放棄的人。

問：其實我問你是否覺得委屈，係指「神州社」事件，當時國府以「為中共宣傳」為由，把風華正茂的你，鋃鐺下獄，你不覺得委屈嗎？

溫：幸好不是理屈。有什麼好委屈的！我應該感謝當時台灣的國安局呢！真的，不是他們，我剛才說的殼，就卸不下來，脫不了。坦誠的講：在「出事」之前，我已感覺到端倪、不妙，社中要員，一一退出、離去，反目相向，大家本來情同手足，卻成倒戈，山莊鑰匙、文件，一一無故不見，但我總是不信，居然有幕後安排這種事！不過，詩社已拓展成文社，文社發展過速，人愈多，我承受的壓力愈大，還有經濟壓力，也往我肩上扛，我也一直都讀佛、學佛，當然也想放下。國府此舉，實在讓我脫了殼了。本來揹了殼的，不管是烏龜還是蝸牛，爬得總不暢不快，但要扔棄人世間的殼，即是所有弟妹、子弟，我也不捨，但事情一旦發生，我給強制離台，那就沒殼了。至少，有個機會，印證自己，無論到哪兒去，我入水能游，出水能跳，一到夏天，呱呱呱呱呱，自唱自彈，其樂無窮，好一隻癩蛤蟆！我吃不了天鵝肉，沒關係，我吃水鴨肉！

問：那是你豁達的想法。可是，你「出事」之後，台灣和大馬有很多人都以「受害者」的名義出現，大吐苦水，唯獨你不作聲響，不發一言，你有什麼看法？

溫：他們身在安全地帶，為表「清白」，當然以「受害者」身分最受人垂注和同情，甚至獲得支持和有人打抱不平了。沒有人問我們真正給「刑責」的人怎麼想？怎麼個下場？或者，有人問了，我們當時也不便說，沒有澄清。說實話，當時忽然給抓了進去，我們沒有一項苦頭沒受過的。我連尋死的心都有了，但幸好沒死成，這些是他們不可能感受到的。能活下來，是上天給我的一個奇蹟。我一向愛讀書，雖然竭力避免參與政治，但對歷代政治運作，還是有些瞭解的。我知道進去了，便完了，事實上，我是給關在軍法處看守所，幾個死刑犯，就在我鄰室，而當時重犯林義雄先生，就在我對面囚室。我知道我完了。但對著沒日沒夜的審訊，我堅持一件事：社裡的事，都是我主持的；所有的錯，該由我一個人承擔。因為我是他們的老大，如果有錯，或有人出問題了，都是我造成的！這點我堅持極久，直到我以為快執行死刑或發配外島了，我仍在數



神州詩社的三劍客。左起周清嘯、溫瑞安、黃昏星。









神州、三三歡聚一堂。前排左起：朱天文、陳劍誰、方娥真、朱天心、朱天衣、林慧娥、戚小樓；中排左起：曲鳳還、林國卿、溫瑞安、曹元聲、朱西甯、劉慕沙；後排左起：馬叔禮、林新居、廖雁平、黃昏星、周清嘯、林雲閣、李玄霜、秦輕燕、陳悅真。（翻攝自《坦蕩神州》）

十次自白書裡堅持全都攬上身。我認為：事已至此，無謂累人。要不然，你以為其他的人，能安然無恙，能不受審訊，能不給關起來，可以平安無事，繼續開學、上課、工作、負笈海外嗎？

問：你那時候「出事」，根據在《中時》、《聯合報》上發出的證物，其實就是香港金庸辦的《明報》月刊、毛澤東詩、巴金、曹禺、沈從文小說……。

溫：不就是這些！還有什麼！還有雲南白藥！是白藥啊，治內傷的，我們練武的，總要服一點啊，可不是雲南白粉哪！哈哈，好好玩！所以，後來香港怪論專家哈公，寫了篇文章，就叫〈匪貨？匪夷所思之貨也！〉。坦白說，當時我的確看過沈從文、曹禺、巴金、魯迅的作品，現在全台灣到處可見了。至於毛澤東，我是喜歡他的詩詞，《明報》月刊，那是海內外知識分子一份好報刊，況且，多年了，坦白說一句，那些巴金、魯迅，可不是我帶進台灣去的，帶的人，就是那些口口聲聲說自己是「受害者」的人，但當時我全替他們認了：我帶的！

問：之後呢？你「出事」之後，他們又對你怎麼了？

溫：沒什麼。

問：沒什麼？！

溫：我的財物、家當，尤其珍藏的書籍，全留在台灣了。他們高興，經三番四次要求，就匯一些過來，不高興，就沒音訊，好不容易等到有人捎信來，又是一封「現在應該已大徹大悟了吧」大罵。其實，我的艱難生涯，流浪歲月，是給強制離台後才開始的。台灣單方面發布我「為匪宣傳」的「罪行」，又說我深有悔意，直認不諱，但我是未經審訊的。然後，在我抵大馬後，就發布我被判刑的事，在新馬報章赫然列為頭條，圖文並茂。這一來，我在大馬，是驚弓之鳥。到香江，也無條件居留。而我也是在這種「彈盡糧絕」時，開始了我的「流亡」生涯，這讓我足足顛沛流離了接近十年，才有安定所在。不過，這也得感謝上天給我的磨練，本來是一把光說不斫的鏽劍，而今也因這際遇練得還有點一劍光寒。十年來，到處跑，結果結下了不少淵源，交了不少朋友。沒有這些相當地獄式的歷練，怎能成就區區的我，足足五十多年來，凡我在處，就是主場，自主自立，憑一支筆，自己當自己老闆，不受人頤指氣使，不必仰人鼻息，而且還寫了自己喜歡的東西，逍遙快樂，自得其樂！就算近幾年學人做生意，因為這些經驗，還很管用，雖然只是小股東，但也一樣過了老闆癮。要是我還在台灣辦詩社，社務纏身，兼顧太多，又不忍心，我能嗎我？

問：以前一向愛戴你的弟妹，還有敬重你的子弟，在你歷難時怎麼對待你？

溫：告訴你一些片段，很好玩。以前生死與共的兄弟，幾十年來，我都保住他們，盡力發掘他們的才華，甚至他們帶的一些書，出事了，我替他們扛了罪，出來後，回到新馬，我正值台灣不收、香港不留之際，落拓窮困，找上他們，他們租了一間房子，我就求借宿一宵，因住店登記不便。以前，在詩社全盛時期他們總是讓大房大床給我住，當然，我也付最多房租的。

這次，他們說：「溫瑞安，你睡地上。」喏，可以，此一時也，彼一時也，我就睡水泥地，也一樣睡得好，睡得著。當年，大哥前大哥後，老大前老大後，現在變成「溫瑞安」了，你看，這有多少人情世故啊，激發我多少武俠情節啊！真謝謝他們。連他們那個本來不認識我的房東，是一位相師，也悄悄過來，跟我說了一句：「龍游淺水遭蝦欺，虎落平陽被犬欺」，勸我不必介懷。我當時笑著回了他一聯打油詩：「龍游淺水蝦味鮮，虎落平陽犬皆驚」，來沖淡這尷尬，要他不必介意。第二天，他們要我上公車，你走吧，他們說，別再來了。我向他們揮手，心中想，我會記住你們過去種種英雄、好漢、良善、俠義事蹟，但我決不會再麻煩你們的了。有些人，最狠的一招，是把我們以前一大票人說的話，比如在原居地受過什麼委屈和排斥的話，一看勢色不妙，全往我一人頭上戴，好大好大的帽子，當時明明大家一起七嘴八舌說的，我當時還有出語淡化、澄清，現在卻變成是我一人宣稱了，而且還有很多後生的評論者居然也不稽查，道聽塗說，信之不疑，藉批評作品時大罵特罵，罵得我體無完膚，那也就罷了，不要緊，我換層皮再來。這也可以說是過癮無比，對這些評論，我自己是從來不讀的，但有朋友讀者告訴我，希望我反應、澄清一下，因為太冤了，我就說：「大奸大惡的人，遠比良善的人容易出名，他們為什麼那麼自動願意幫我成豎子之名？」通知我的小朋友為之氣結。我真對不起他。

現在，又有很多所謂「溫派」、「溫迷」，還有年輕一代對過去有興趣的朋友、俠友，我都只讓他們知道這些老兄弟、好友的俠義、威風事，他們其他的、往後的、忙著認自己是受害者或變成了個劫後英雄的，讓他們大仁大義去吧！我一概不提。有什麼好提的？他們的決絕，正是造成我的獨立，以及

我日後的處事更加成熟的導師！我謝謝他們還來不及！其實江湖不過方寸地，人何必那麼執著、看不開呢？心中有事世間小，心中無事一床寬。

問：大馬政府，又如何看待此事？

溫：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大馬情治單位，英明得很，才不會平白無故為台灣接這燙手山芋。但當時擔心，在所難免。過了很多年，我有一位親友，告訴我曾去問過話了，但辦案的人笑說：我們有他詳盡的大疊資料，但看來看去，他都不是一個搞政治的人！我覺得大馬這方面，做的比當時台灣漂亮、出色、明白事理多了！不是放我這傻子一馬，你以為我能來去自如！

問：這你還說沒受委屈？

溫：自己不覺得委屈，就沒有委屈。一切都看心裡。

問：據我所知，光是溫派網站，就有成千上百，溫迷粉絲，註冊登記的就以百萬計，我們知道你的魅力不但不減當年，還更成熟豐滿。對你個人的事，能夠終於自由，有沒有什麼特別要感謝的？

溫：我是想飛之心，永遠不死。另一個問題，不知你指台灣，還是海外？海外聲援的朋友很多，例如胡菊人先生、美國楊升橋先生，又港又台的蔣芸女史，難以一一臚列……。如果指的是台灣，我最感謝的就是高信疆先生和柯元馨女士，此外，為我說了許多好話、做了許多事的葉洪生兄，以及宋楚瑜、馬英九，另外，像張曉風、高俊明、陳曉林諸子，相信在外面、牢裡予我許多支持，也難一一枚舉。

問：你認為這件事，除了你之外，還有誰受很大委屈？

溫：我說過了，我沒受委屈。那是上天給我的一種考驗，一個恩惠。受委屈的，我認為只有一個人，就是方娥真，她是受我連累的。

問：為什麼你會連累她？

溫：不是我要連累她，是辦案人員，知道她的為人重義氣，人又聰慧，不會出賣朋友，而且有魅力和領導能力，所以也一起將她「除去」，以防「心腹之患」。事實上，她比我更遠離政治，更討厭政治。她是個出色的詩人，我見過最有才氣的作家，對音樂和舞蹈也一樣有靈氣。連她也抓，是沒天理。

問：是不是因為她當時是你的女友，才會牽連到她的？

溫：相信是的。其實，她在1978年已與我分手，並有了在海外的戀人。她是在道義上支持我，但與我決非伴侶、夫婦。所以，她是受委屈了，不只是委屈，而簡直是冤枉好人！

問：那你是在什麼時候和她分手的？我也聽說你在各處，光是房子就有五六間，讓人羨慕，但朋友都想瞭解：你是在什麼時候成家的？


神州聚會後的合影。左起：林雲閣、溫瑞安、周清嘯、秦輕燕、黃昏星，前排坐者方娥真。

溫：不對。是她「拋棄」了我。

整整22年後，我45歲才結婚的。房子是買來自住的，或租出去的，人多了，就多買幾間，都是小單位。

問：請容我問一個大膽的問題，你和現在的配偶相處如何？

溫：請容我率性的回答：一，遇上她，是我的福分。二、漂泊大半生，我終於有個家了，這個家是她給我的。三，我終於找到我的「她」了。

問：聽說你現在都不寫詩了，或者寫得很少，但專注在武俠小說了，可會有違初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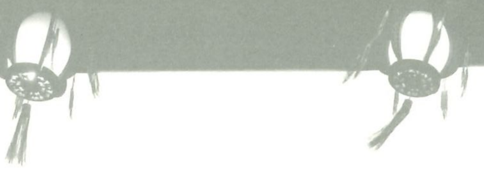
溫：一點也不。一，我現在仍有寫詩，但已完全不在乎發不發表的問題，我寫詩因為我喜歡，我故意用這方式來跟社會、潮流格格不入，保持清醒。二，我寫武俠小說是一種反抗。對傳統同時也對現代的一種反抗，包括對我仰儀的前輩經典作品，我既然喜歡他們，那麼，我偏要寫出跟他們不同的，另類的，至少是意圖超越的，可能是他們所不喜歡的東西來，因為，在學習的過程中，超越——至少意圖超越，才是真正對得起他們的好學生。三，因為我寫武俠，我才自由自在，風流快活了大半輩子，我感謝它，我願意回報。我一直沒停止過寫詩，因為我是把詩的語言，搬上了武俠小說。是由我先開始的，例如《刀叢裡的詩》。我寫的是武俠，多半發生在古代，但全都是現在的人性人情。

問：我覺得你頗類似武俠小說裡的人物：李尋歡、蕭十一郎、蕭峰、楊過……他們都是受過誤解，常受群雄圍剿，但從來無懼色。

溫：我比他們，連個屁都不如。不過，我也能寫出，讓許多人錯愛、喜歡的王小石、白愁飛、蘇夢枕、李布衣、葉夢色、成崖餘、沈虎禪、戚少商來。有關他們的論壇，花開遍地。

問：末了，你有什麼話要跟讀者說的？給大家或者詩友、俠迷們一個鼓勵吧！

溫：也是三句話：年輕人，一，要有夢想。二，盡可能保持自己的良心與善意。三，對自己喜歡的和努力的，要堅持，至少要堅持一段時間，不要輕言放棄。


因為，沒有遺憾

◆黃昏星（李宗舜）
留台聯總行政主任

也許，在詩人30年封閉的內心世界裡，神州詩社過往的驚喜和沉痛的某些回憶，是重整豪情，延續生命的意義，詩心成為快樂的泉源，有詩不會寂寞。

秉持詩志的源頭

> 寫神州是一件非常爲難的事情，因它牽涉到歷史，歷史的人事有快樂和悲情的一面，我花了30年的時間去沉澱這一段歷史的記憶，期間不知多少人士包括研究生、學者或對神州過去輝煌事跡有興趣的人，都希望我能提筆寫寫，但都一一婉拒。
>
> 我並非害怕面對歷史，那是我們一生中最重要和不可磨滅的組成部分，少了天狼星和神州那七年，一切都顯得蒼白。

上述文字是我在2010年3月8日國際婦女節快遞郵寄一些剪報、雜誌和贈書附上給文訊雜誌社企畫編輯邱怡瑄的一封短函的前兩段。神州詩社在台灣的扎根，可追溯到1974年10月，那時我和溫瑞安、方娥真及廖雁平在台北館前路集合，開始了我們的文學之旅。2003年2月8日，《南洋商報》的南洋文藝編輯張永修邀寫〈談與方娥真的交往〉，我寫的〈那時我們在台北〉發表在一大版「癸未年年度文人特輯2」的其中一篇紀念文章也曾提到。因此若提到神州詩社於1976年創立，忽略1974至1975年大伙兒創辦《天狼星詩刊》及後面幾期的《神州詩刊》，則有欠完整。那年代大家很單純，詩作也很豐盛，當時的施至隆、游喚、苦苓、林淇瀁（向陽）、陳瘦桐、黃維君、詹澈、吳啟銘、方明、歐志仁和其他台灣詩友皆支持投稿，蔚為風氣。可惜自神州詩社創立，詩刊停辦，轉而以文集如《風起長城遠》、《坦蕩神州》及「神州文集」（皇冠出版社出版），當時皇冠出版社也出版「三三文集」，創作雖呈多元，但至今我還是認為，作為詩起家的神州詩社，在出版文集的同時也能兼顧出版詩刊，則其對往後的詩潮和影響將更深遠。這也是為什麼至今我還是堅持詩創作不輟，若能擦亮神州詩社的金字招牌最好，不然成為終生志向，有詩陪伴才不會寂寞，才不會遺憾。


南洋商報 南洋文艺 2003年2月8日 星期六 5

癸未年 年度文人特辑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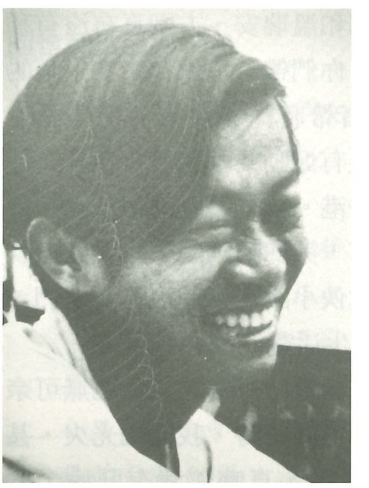
谈与方娥真的交往
那时我们在台北
□李宗舜

生命转入小说

纸上专访方娥真
娥真传真
□张永修

谈方娥真的《娥眉赋》
美丽的帘影背后
□周清啸

黃昏星與周清嘯於2003年2月8日，在《南洋商報》「癸未年年度文人特輯2」撰寫與方娥真的交往。


黃昏星是神州重要的核心社員。

當然後期神州詩社轉向出版學術刊物，「青年中國雜誌社」出版《青年中國》、《文化中國》等及自籌出版事業，拓大業務的當下，若能秉持詩志，則是最佳。但理想歸理想，當時神州諸子，一廂還在求學（有者為理想休學），另一廂還要從事文化工作，談何容易！那時期我所患的急性肝炎，在郵政醫院吊了一個月的點滴，多少與當時狀況有關，那一次差點病死台灣，劫後渡過餘生，決議與煙酒絕交。

純粹熱愛文學和自由民主

雖然論者皆著筆神州詩社自1976年創立至1980年9月26日警備總部將溫瑞安、方娥真、廖雁平及筆者帶走後的惡夢算起前後五年，這五年雖發光發熱，可以仰天長嘯、千里不覺遠相守，江湖結義和直道而行，但75至76這兩年的時光，也是諸子往後相當懷念的歲月。1987年10月《自立晚報》關係刊物《台北人》由黃秀錦執筆的專訪〈你看你看，這像不像個壯麗的朝代〉：

> 1980年9月26日，社員到南部旅行一程，回到「家」裡，正歡欣的看著照片，不意有人按門鈴，那正是惡夢的開始。
>
> 樓下上來了三十幾名警總人員，他們詢問之後，帶走了溫瑞安、黃昏星、方娥眞和周清嘯。隔天黃昏星和周清嘯回來了，溫瑞安和方娥眞還在留訊。突如其



黃昏星（中）生日，神州社員為其慶生。左起：曲鳳還、周清嘯、溫瑞安及林雲閣。

> 來的驟變，驚慌了所有社員，這時悶雷打響了，而且下了一場狂驟的風雨，詩社的兄弟拋離了先前的晦悶，卻跌入另一場悲痛的情境之中。

文中提到被情治單位帶走的四人當中，原本為溫瑞安、方娥真、黃昏星及廖雁平，沒想到神州解散後的短短七年，受訪者當中竟然提起周清嘯，其實在出事當晚，周清嘯已離開詩社回到台大外文系上課，出事後卻很關心，而且從旁作出許多協助。至於因赴台而使得神州諸子被天狼星詩社開除而鬧翻的關鍵人殷乘風，則早在一年前遠離詩社。試問這麼重要的歷史事件，受訪者都記憶模糊，30年後的今天，還有多少歷史事跡是完整和清晰的？筆者和廖雁平分別在黑牢被關了一天之後釋放出來，與其說被關，以24小時疲勞轟炸形容應來得更貼切。情治人員每隔一小時就輪流盤問，而且內容都一致，不外乎：一、你們和溫瑞安、方娥真有沒有和中共接觸；二、你們帶了那麼多中共出版的書籍刊物、錄音帶有什麼目的；三、溫瑞安、方娥真有沒有煽動共產主義；四、為什麼你們常常去香港。我的答覆都很乾脆，前面三項都說沒有，第四項則說去和金庸洽談出版溫瑞安的武俠小說。只差沒告訴他們，偶爾跑單幫賺取生活費。

情治單位對這個槍口一致的嫌犯也無可奈何，到了第三個盤問者時，我開始光火，甚為厭煩，顯得急躁，直嚷：我有肝病，拜託，我要休息。盤問人員又隔多時，輪流逼供，但覺無趣，答案都一樣，草草問過就離開。對我而言，在囚房關一天，和關四個月或四年都無差別，當時他們不過是想瓦解神州詩社，藉「為匪宣傳」套帽子，實則要神州詩社連根拔起，銷聲匿跡。以當時神州諸子熱愛文學和自由民主，套上「為匪宣傳」，連永和永亨路（神州最後社址）的路人都不相信。

本文著筆此處較多，一則反映當時的真相，二則也要感謝當時為神州詩社向相關單位求情說項的人士，包括亮軒、張曉風、余光中老師、高信疆兄、朱炎老師及金庸先生等（事件發生後，我越洋致電金庸先生求救，隔數日，金庸先生就飛到台北，在飯店會面後，告知始末，金庸先生允諾設法營救），還我神州諸子清白。

十多年以後，台北的朋友寄來一大疊平反的資料，我一眼掃過，隨後付諸一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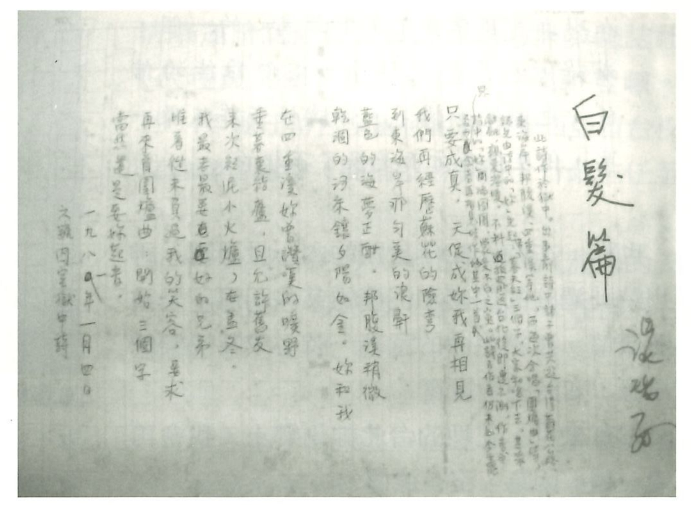
回憶翻滾著不平息

2005年我在〈那時我們在台北〉的紀念文章中曾提到：

> 到了80年代初，詩社發生巨變，娥真身陷囹圄，詩社也瓦解了。事情來得突然，晴天霹靂。每個早上，我抱病騎著腳踏車，到五公里外的獄中看守所，將親手熬煲的白果甜湯，滾熱的送到獄中，可惜幾個月都無法求見一面，唯望她看到白果湯如見其人，苦上心頭，在心坎上稍有甜熱的溫情。

白果甜湯當然也同時送到溫瑞安的囚室，唯見軍法處櫃台人員手拿筷子，往器具大力撈動，無異樣才將甜湯送至囚房。溫瑞安在1981年1月4日六號囚室寫的〈白髮篇〉獄中詩，原跡尚保存至今，每回展讀：

> 只要成真，天促成妳我再相見
> 我們再經歷蘇花的險彎
> 到東海岸那勻美的浪鼾
> 藍色的海夢正酣。邦腹溪稍微
> 乾涸的河床鑲夕陽如金。妳和我
> 在四重溪妳曾讚嘆的曠野
> 垂暮裡結廬，且允許舊友
> 來次紅泥小火爐，在孟冬
> 我最老最要好的兄弟
> 堆著從未負過我的笑容，要求
> 再來首圍爐曲，開始三個字
> 當然還是要妳起音。



白髮篇

溫瑞安的獄中詩〈白髮篇〉。

再從腦海翻動神州回憶，孤燈下，卻是泫然不能自已。

神州詩社解散後，溫瑞安和方娥真在1981年多次與筆者及周清嘯相聚，書信來往亦頻密，他在1981年10月21日寫給我的信中提到：

> 這一趟我們能「劫後相見」，想來是天意安排，要是我們沒有了緣分，就未必能再在一起。我對你，功大於過，你對我，恩多於怨。過去的事，總括來說，十成中有九成是喜的……現在還關心你而又不惜在難中記著你的，也不會有三

> 人以上，我畢竟是其中最眞心的一個，或許，人生知友難尋，這份難能的信任，也彌足珍惜了。你脾性或許焦躁一些，但在很多方面是很了不起的。

也許，在詩人30年封閉的內心世界裡，神州詩社過往的驚喜和沉痛的某些回憶，是重整豪情，延續生命的意義，詩心成為快樂的泉源，有詩不會寂寞。

如有來世，在地的台北神州鄉土，我會再走一趟，因為，沒有遺憾。

謹此與過去神州的朋友，結義兄弟姊妹共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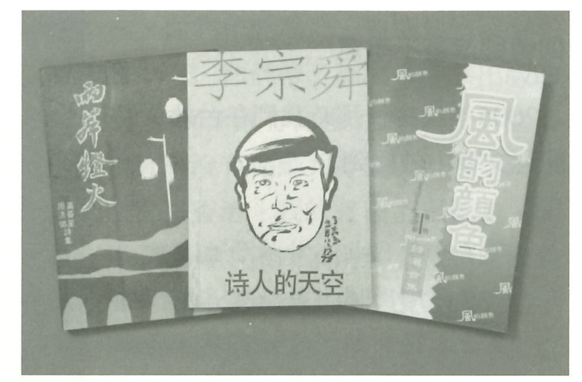
後記

寫〈因為，沒有遺憾〉紀念文章，思緒百感交集，整理思路，有欠脈絡，若棄之不用更好，奈何文訊雜誌社企畫編輯邱怡瑄電話、電郵雙管齊下，真情邀稿令人感佩，連日報告進展，又於3月5日來電告之收到方娥真的文章，大大鼓勵了編輯部，整個專題隱隱成形云云。雖逢會務繁忙，則只好硬著頭皮交差。

昔日神州詩社巨變，友輩驚訝追問，我答之：樹大招風。

溫瑞安是神州詩社的火車頭，四個月的冤獄，遞解出境，斷了後路，情何以堪？

筆者身為副社長，結義兄弟的老二，當時眼睜睜看著出版社的叢書（包括溫瑞安的武俠小說因事件而滯銷），印刷商王老闆上門追債，又不想殃及在台發行人陳劍誰；抱病



黃昏星的創作有著知識分子明晰不掩憂愁的感慨。

在身，數夜不能成眠，百感交匯，某夜思潮低落，瞬間想自行了斷，以謝神州，但對生命樂觀的我及時回頭。一星期後，召集社友商議同時分析當前情況，並作出三項決定：一、解散神州詩社；二、請社友回到大學修完課業，休學者去復學；三、攤還債款。

依稀記得，我和廖雁平回到政大復學，僑輔室的長官告之我復學無望，因已休學超過四年，雁平允准復學。我和清嘯返馬後，與雁平常有書信來往，鼓勵他修完哲學系，有時月底領薪，則合寄零用錢給雁平，小補在台生活開支。

另則與某出版社洽商收購神州出版社叢書庫存，還清印刷費，最後則與陳劍誰到相關部門註銷出版社的執照，事情才告一段落。

多年來詩社一些舊友對筆者當時毅然解散神州詩社頗有微言，我無言以對，也很自責，默默承受至今。

溫瑞安最了不起的地方不僅在於風雨不改寫作（包括大年初一，眾生在喜迎新春之際，他還是把當天的數萬字武俠小說趕完才和大家歡慶新年），過目不忘或有過人的才情，他最大的貢獻則是把神州歷年來的事跡，以文字留存下來供後人參考，因此許多研究神州詩社的朋友可以藉由出版文集的資料和文獻作出整理借鑑。即便是這些紀錄經過武俠的彩筆大肆渲染和誇耀，但那也是事實存在的一部分，不容抹殺。

有論者甚至認為，70年代的美麗島事件和鄉土文學論戰，因神州詩社的缺席而感到惋惜。殊不知像神州社友那麼愛護台灣的下場和美麗島事件的諸子一樣，全部皆關進囚室吃牢飯。只是結局不太一樣，有人當了中華民國的副總統。神州諸子，溫、方在香江發展，黃昏星、周清嘯、廖雁平、殷乘風回到居住地的鄉土落地生根，開枝散葉。

當我們認為真正的鄉土文學是在地（包括神州詩社在台北的五至七年），而鄉土文學論者則標榜本土，試問不同見解的人，在當時須搖旗吶喊30年之後的今天，這場論戰的實質意義真的有那麼大？

筆者自80年神州詩社解散後，在復學無望後覓得外銷推廣雜誌社的廣告招徠員工作，半年後遇到一位貴人朱家億，某國際貿易商東主，與吉隆坡合夥人從事人造鑽石生意，希望我能回來協助拓展業務。81年初朱先生替我買了張機票，在機場還叮嚀我要好好協助他打理生意。我辜負他的期望，他的合夥人把整盤生意獨吞，也欠我多達六個月的薪金。85年開始，為了糊口，從事計程車司機生涯，在大都會吉隆坡兜兜轉轉五年，文壇則替我冠上「德士詩人」的美名。91年受周清嘯邀請到他和合夥人經營的保險雜誌社《代理員文摘》擔任主編及營業經理職。1994年擔任留台全國性組織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簡稱留台聯總）行政主任至今。

以下為筆者在1993年出版詩集《詩人的天空》後記的一段感言，當可反映筆者當下的寫照：

> 廿年來，詩人在一個理想追求的憧憬與破滅之中，終於尋獲人生最有價值的財富，那就是：好好生活下去，並掌握生命的血脈，融入社會的主流。
>
> 改變就是永恆。
>
> 當掌聲成爲歷史，美夢變成眞實，生活淪爲巨石的壓力，詩人有必要回到家裡，孤燈下，記錄每一首有血有淚的詩。

昔日天狼星的朋友常調侃我們：「溫瑞安等人到台灣不讀書，而是去打山豬」，或過於片面。神州諸子為結社和理想而犧牲休學，雖不值得大事渲染和鼓勵，但在行為上，諸人和一群志同道合者共同為詩社而付出心力，有所為的情操應該給予肯定，若論者心存寬厚，則對事件的觀點多留探索的空間。

筆者曾在2003年紀念方娥真及2005年悼念周清嘯時提過一些昔日的神州事跡，今則為第三回，如果可以，希望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

2010年3月11日重修

我與「神州詩社」的因緣

◆廖雁平
自由撰稿人

談到「我與『神州詩社』的因緣」，可以歸結一個「情」字，是「友情」也是「詩情」，而所結交的朋友對文學的熱衷狂熱程度，即使是個無動於衷的人，在潛移默化下或多或少都會受到感染。

「神州詩社」於1976年，由數名大馬僑生——以溫瑞安為首，聯同方娥真、黃昏星、周清嘯、殷建波（即殷乘風）及廖雁平等人創辦。其實「神州詩社」的創立，事緣天狼星詩社社員殷建波來台就讀，導致溫瑞安等人與大馬天狼星詩社產生誤解，終於決裂，上述諸人皆被開除，最後迫於無奈，只好忍痛在台北自立門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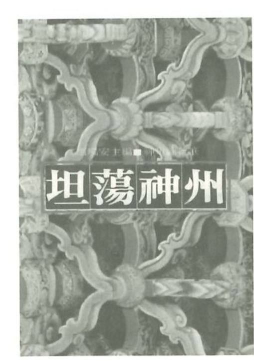
歲月匆匆，不知不覺已過34載。在這34載中，「神州詩社」於1980年因溫瑞安與方娥真被告發入獄，終樹倒猢猻散。

由於筆者天資魯鈍，不善強記，記憶神州詩社史實方面，詩社要員包括溫瑞安、黃昏星及周清嘯都是強項，然而清嘯卻於2005年不幸遽逝。因此，如對神州詩社創辦經過有興趣者，可參閱長河出版社所出版詩社史《坦蕩神州》，此書由溫瑞安主編，神州詩社執筆。

玩的是詩，談的是情

談到「我與『神州詩社』的因緣」，可以歸結一個「情」字，當初若不是為了「友情」、「詩情」，恐怕我也不可能負笈台灣升學。

此話怎說，因為按照筆者當時的家境，父母靠淘洗錫米為生，收入有限，有時還須面對三餐不繼的窘況。換言之，吃都有問題了，哪裡還有餘力供子女出國讀書！？



由溫瑞安主編的《坦蕩神州》，為長河出版社出版的詩社史。

記得當年與筆者一同申請到台灣升學的社友，包括余雲天和葉遍舟，記憶猶新，在寄交申請表格後的某個夜宵上，為了表示赴台決心，三人還特地勾尾指互勉，約定在台北見面。結果，三人皆被錄取，筆者被分發到屏東農專（現為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機科，余雲天與葉遍舟卻迫於經濟拮据問題，遭家人極力反對而不能成行，反而筆者一意孤行，感動了父母，尤其母親還私下向外告貸數百馬幣，僅足夠一個學期，其中包括註冊費、課本、學雜費及膳宿費。臨行前，筆者還記得母親告訴說：「家裡窮，沒有多餘的錢供你讀書，這幾百令吉也是向外告貸回來的。因此，日後就要靠你自己了。」當時筆者猶如初生之犢不畏虎，知道自己能出國升學，而且又可以與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興奮得早已沖昏了頭，為了讓母親安心，還安她母親：「媽，您放心，我會照顧自己的，我會照顧自己的。」


廖雁平是神州詩社創辦人之一。

後來到了台灣，果然因為錢不夠用，吃盡了十年苦頭。此事暫且不表，先談初次踏上台灣的土地吧！1974年那是筆者第一次出國，與溫瑞安、方娥真搭乘同一班機，溫瑞安被保送進入台大中文系，方娥真則進入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三人到了台北第一天，溫、方作東，招待筆者到一間小館吃揚州炒飯，猶記得揚州炒飯是使用蓬萊米，炒出來的米飯，粒粒皆較普通米大顆且雪白，加上蝦仁，在飢腸轆轆之下，確實芳香可口。為文至此，依然食指大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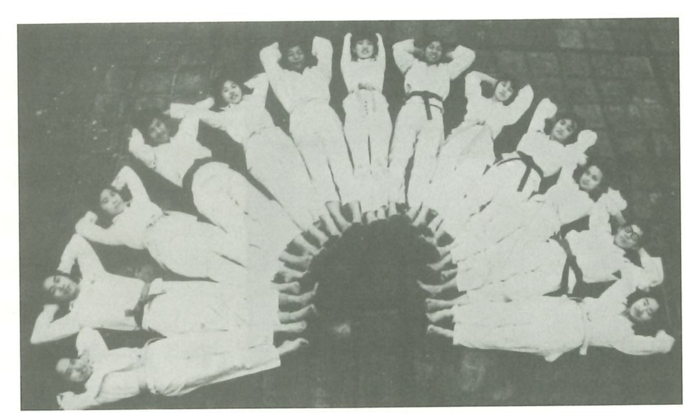
翌日，筆者在台北火車站與溫、方揮手道別，獨自提著行李，乘坐火車朝南出發，逕自到素有太陽城之稱的屏東——屏東農專報到。

在台結識莫逆之交

到了屏東農專待了兩個學期，卻有幸認識了詩人李男與詹澈。詹澈與筆者同校，詹澈是《南風》校刊主編，因投稿而認識。李男是屏東人，當尉士，喜愛寫詩，筆者是認識詹澈在先，經他介紹，始與李男結緣，最後卻成了莫逆之交。

李男與詹澈跟詩人羅青熟稔，提倡小詩，並創辦《草根詩刊》。筆者有一首小詩〈賭〉，很受歡迎，在大馬《蕉風》月刊刊載一次，過後也在《南風》與《草根》轉載，甚至也被殷建波引錄在他的小說裡。

後來，周清嘯與黃昏星也陸續抵台升學，周清嘯進入台大外文系，黃昏星進入台北建


神州人期望詩社能像一扇中國山水開展。

國補習班準備參加大專聯考，結果聯考成績放榜，被錄取進入政大中文系。雖然筆者與溫、方等人都在台灣，可是彼此卻南北相遙、異地而居，很多事情都是通過書信來往，有時發生重大事件，只嘆愛莫能助。想想既然同赴台灣升學，就應該在一起為文學創作共患難，最後下定決心，轉校北上台北，與溫瑞安等人會合，為生活計，白天到工廠打工，晚上讀夜校，同時準備大專聯考，台大中文系是首選，政大哲學系是第九志願，最後分發到政大哲學系。

考上政大哲學系，溫瑞安、方娥真及黃昏星還特地送筆者一本中文字典，並簽名紀念，筆者對此無任感激，將字典留存至今。

其實，早期大家在台過的都是窮日子，猶記得那天天氣寒冷，溫瑞安、方娥真與筆者皆穿著藍色棉襖到龍泉街用午餐，筆者說沒有胃口，牙齒作痛，後來經過一個水果攤，只見溫、方駐足瀏覽，並詢問梨子價錢，最後嫌梨子價錢貴，買不成悻悻然離開。但是走沒有多遠，只見溫瑞安從口袋裡亮出一顆梨子，大大方方交到筆者手裡，那時筆者還傻乎乎地問：「梨子哪裡來的？」始知道是溫、方趁我沒留意時自水果攤買了一顆梨。筆者還記得溫說：「冬天產的水梨很下火。」果然吃下水梨，所謂假火消失，牙齒也不會隱隱作痛。

那時冬天漫漫，寒流冷冽，更可笑的，當時還不懂得穿貼身衛生衣，雖穿上厚厚一層的棉襖，仍禁不住寒意，身子直打哆嗦。

記得有一次，受邀到台大文學院禮堂表演溫瑞安的詩作〈將軍令〉，筆者擔任其中一個角色，同台演出者包括黃昏星、周清嘯及殷建波。演出前，筆者心情已極為緊張，加上身上沒穿貼身衛生衣，冷上加冷，牙關打個不停；上台後，看見詩人楊牧坐在第一排，閒情意致等著觀賞，筆者在台上看到台下黑壓壓的一群，硬著頭皮，終把該朗誦的詩歌部分給朗誦完畢，才鬆了一口氣。

緣起緣滅的詩社神話

談到「我與『神州詩社』的因緣」，可以說之不盡，若不是這「情」字，筆者極可能不會從事文學創作。因為由小至大，也不知文學為何物？雖然筆者身為客家人，據稱客家人很有骨氣，祖訓動輒以「修齊治平天下為己任」，大多數客家家中都會擺放「耕讀」二字為砥礪，日後光大門楣。但是筆者出身貧寒，雙親受教育不高，母親是文盲，家裡


南洋文艺
青涩笔音今成绝响
悠悠啸声
随清风而逝
守约

《南洋文藝》為周清嘯製作的紀念特輯。

連《三國演義》之類的通俗小說都沒一本，更甭提其他的文學書籍。因此，筆者從小視從文為畏途，但所結交的朋友，如溫瑞安、黃昏星、周清嘯、藍啟元等人，尤其溫瑞安對文學熱衷的狂熱程度，即使是個無動於衷的人，在潛移默化下或多或少都會受到感染，而筆者就是其中一位。

「神州詩社」的崛起，由最初區區不到十人，不出五年，結合台灣當地社員，以及部分海外地區的投函，自願成為詩社社員，一時蔚為壯觀。

神州詩社的興衰，恰似一個神話。

曾有人說，神州詩社是則神話，遲早會如燈熄滅。

果然此言不虛，緣起緣滅，神州詩社因一場劫難，溫、方二人受警備總部調查，鋃鐺入獄後，眾人各奔前程，返校讀書的讀書，幹活的繼續幹活，最終這則神話，果真幻滅了。

過後，筆者返回政大歷經波折，在半工半讀之下，始完成哲學學士學位，1985年返馬從事文化事業，曾任職於《新生活報》、《大眾日報》及《命運月刊》、《現代家庭》等雜誌社，為《蘋果》、《壹本》等刊物撰稿，也曾在留台聯總旗下刊物《跨世紀》擔任主編，2001年7月進入《中國報》擔任社團記者，直至2009年9月才離開《中國報》。

為一個「情」字，1985年由台返馬初期，仍與溫瑞安書信往來不輟，有一個農曆新年受邀與溫瑞安在香港聚首，溫瑞安的生活作息仍沒有改變，白天睡覺、晚餐後盡情享樂，午夜過後，黎明初現，萬籟俱寂，偶爾還傳來播放的新年歌曲，只見溫瑞安仍筆耕不輟，在孤燈下寫稿。

一條生路

◆方娥真
作家

對人性的恐懼，使我常在流言的杯弓蛇影中掉進頹喪裡，感覺頹喪的力量強勁的吞噬著我往下沉，沉到不見底的死境；然而，僥倖的是人生裡出現了金庸和他筆下一群俠義的人物，他們讓我從死境走出一條生路。

有時想告訴她，那不是真的，那是流言，是1980年誣告者在背後陷我入獄，又趁我失去自由時散播的流言。

30年前，記憶去到一個沒有光的所在，身在囚禁中的我，沒有機會回應誣告者的抨擊和中傷，只有他們在說，沒有我說的份。這不是在一個公道的平台上，只有一面之詞，並非雙方陳述。

臨睡前對著黑暗，偶爾會在腦中構思著要為自己澄清的內容，但這封不知該寄給誰、該寄往哪裡的電郵，到頭來只寄給我面壁的牆。

這封沒寄出的電郵，在我腦中睡至凌晨兩點多，突然清醒，越來越清醒，就這樣精神渙散到天明。

如斯者間隔會有一晚，腦中密鎖多年的流言，隨著流言而衍生的誤解、鄙視、嘲諷忽然半夜開了鎖，全向我壓下來。

手上有近百封信，那是當年我打算趁神州社興盛時離開，我離社後社員們寫給我的，信中有挽留，惦念，但也有說我離社是狠、自私、殘忍。

我從沒解釋為什麼要離開。

我想轉換心態，變成神州社守望相助的朋友。

走向戶外推廣神州理念

當時溫瑞安的書銷量好，社員遊說作者讓他們以神州之名搞出版社，出版他的書。作者考慮到如果出版社能賺錢，社員可以有收入，於是同意了。

在神州社，大多數社員沒有交社費。大家都年輕，對金錢沒有概念，即使誰忘了交台幣20元的年費，也沒人記得提起要交社費。偶爾財政廖雁平心血來潮就會催一催，但大部分時間他都忘了自己是財政。

大家都想改善生活，兼顧理想，社員們搞出版社沒有投資任何錢，為了搞好出版社，每天很有朝氣的工作，忙出版社的事務以及編《青年中國》雜誌。為了可以繼續出版《青年中國》，大家取得共識，除了給批發商發行書之外，也一同到戶外推廣書。

神州社所謂的賣書，旨在推廣，溫瑞安的推廣理念，還寫成文章，還不知死活對文化界的朋友大談他的推廣偉論。離社前的大段歲月裡，溫瑞安也叫我和大家去推廣書，我對他說我不想去賣書，他說如果我不一起去，社員會認為他偏袒我，因為這句話，我也是去賣書的其中一員。雖然百般不情願，但每次外出，我與社員同一時間出發，也同一時間收工。有一期《青年中國》還刊登我向路人推廣書的照片，我與溫瑞安所耗費的時間和社員是一樣的。

當時每隔兩個星期或一至兩個月到戶外推廣書，開頭賣的是「故鄉出版社」出的神州詩社史《風起長城遠》以及大家合著的詩集《高山・流水・知音》。「故鄉出版社」的林秉欽送洗衣機和冰箱給我們一群窮學生，又替我們出書，我們覺得好富有；所以，他要我們外出推廣這些書，大家都認為很合理。

我第一次捧著高高一疊書在世新的校園，沿途攔截了一位經過的學生，對他講了一番話，他聽完就買了書。他又熱誠的把我帶到他的班上，對教室裡的同學講了一番我的話加他的想法，同學們圍攏過來一人買一本，頃刻之間我手上的書賣完了。

往後在各大學的校園裡都是這樣和學生閒聊推廣書，我與社員們良性競賽，每次我都賣最多，也是第一個賣完書再添書又再賣光的，簡直是血液沸騰！



由故鄉出版社出版的《風起長城遠》，講述一段神州歷史。

等大家都賣完手上各自的書後，一群人便去吃大餐慶功，席間又歡樂的搶食，浪費是罪過的口頭禪，讓我們每一餐都吃他個美人照鏡才罷休。

合著詩集《高山・流水・知音》很快再版，林秉欽笑呵呵，他的合夥人許長仁請我們吃火鍋喝酒猜拳。

除了各大學中學，我們又挑戰高難度特地去西門町等當時的一些鬧區銷售，比起學校的莘莘學子，這些社會人士明顯冷漠許多。

後來社員辦的「神州出版社」也有以類似的方式推廣書。


神州社員以戶外推廣書的方式傳播理念。（翻攝自《青年中國》雜誌第三號）




黃昏星（左起）、方娥真、周清嘯於溪頭聚會。



《天狼星詩刊》。

流言中傷的無期徒刑

我離社後，溫瑞安常透過電話或書信將社中的情形轉述給我聽，也有請不同職務的社員分別轉述他們的工作狀況。

後來，這些爭相要辦出版社出書的社員突然一個個離開，最後集體退出。

有一種巨變欲臨的氣壓逼近，我在神州社由盛轉衰時回去面對出版社令人頭痛的帳目，與僅剩的其中一位社員走遍台灣一家家書店去收帳，希望出版社能夠早日收支平衡，同時想辦法籌錢還印刷費。

當年如果沒有重回神州社，是否可以避開入獄之劫呢？我有閃過這樣的念頭。

雖然捨不得離開閱讀風氣那麼好的台灣，但因為打算離社，我賣掉心愛的鋼琴，也打聽過香港的住宿舍費用，猶疑著要到陌生的香港念書還是回馬來西亞。但社員們一個個走了，剩下的爛攤子實在是看不過眼，我竟送上門去有難同當，結果給逮個正著。後來在獄中收到判決書時，才知道這群搞出版社搞到中途退出的人，就是在背後陷溫瑞安和我入獄的誣告者。

我曾在囚室中想，為什麼社員要誣告我？我離社是因為其中有社員對不起我在先，我與溫瑞安也因此而分手，我都已經走了，為什麼仍要誣告我？這些誣告者，我有時真要懷疑，不懂他們到底是社員還是來臥底的。我由他們知道了溫瑞安魔鬼的一面，但他與叛亂絕對無關，我不可能指證他這項罪名。

當時「皇冠出版社」送了一架鋼琴給我，再把這筆錢轉為預付版稅要替我出版三本書，我寫了第一本書並且出版了，滿腦子寫作大計卻因這場誣告，流金歲月突然凝固。

這群誣告者，要搞出版社時，對作者歌功頌德；搞到一半時，卻集體退出，進行誣告；又趁當事人身陷獄中時在外散播流言；再後來，又趁當事人不在台灣時繼續抹黑。

社員在創業期間為自己出版社的書做推廣工作，他們賣溫瑞安神州版本的武俠書，也賣「長河出版社」版本的溫瑞安武俠書和合集《坦蕩神州》，可能溫瑞安好心做壞事，也要他們順帶賣我的一本長河版的《日子正當少女》。

我有參與一起推廣過《青年中國》、《天狼星詩刊》（我們五位大馬僑生湊錢合資出版）、《坦蕩神州》和皇冠出版社支持出版的《神州文集》等書，但我從來沒叫過任何社員賣我的書，半次也沒有。如果他們有賣《日子正當少女》，也是我不在社內期間發生的事。

我不在社內時，我不知道他們賣書的次數是否比從前頻密，在創業過程中，賣書確實是讓社員辛苦了，也因此有一流言說社員為出書量最大的溫瑞安、方娥真賣書，為詩社奔走賣命。

出事後，其中有誣告者又潛回社內對留守的社員講是非，不是誣告者的社員不知道此人是誣告者，最後，某些不是誣告者的社員和誣告者連成一氣，口徑一致讓流言如細菌一樣蔓延開來。

30年後我首次提及溫瑞安魔鬼的一面，是因為潛回社內的誣告者早已把流言傳得火紅火綠，厚道的人則心照不宣；它是溫瑞安的弱點，誣告者只要一提此，立即會使大多數人連成一線，變身化為優越感的聖人鄙薄他；如果他不面對，將會持續成為一生的弱點。我不想有心人趁機用這弱點造成他諸多不便，正如誣告者當年用這弱點誣陷他叛亂，其實兩者並不相關，可以說是兩回事，然而用它陷害人偏偏最有效。

出事後，所有的財物都留在台灣，當年我和他向人借錢到香港，但從來沒想過要去追究失去的財物。只要人自由，生命還在，一切可以從頭開始。

誣告者一面之詞的流言，後來有人把它變成文字，寫成論文，論文中的流言像細胞分裂一樣繁殖，往後的作者把它當資料來引用。每引用一次，那一段已死了的過去，重複的遭到鞭屍，逼它復活來接受精神上的刑求；刑至半途，捱不下去了，投降，承認那些流言不是流言，是事實。

當年的案件早已明日黃花，在我心理上不留案底，但流言帶起的餘震卻一直持續不斷……這場流言再加文字所判決的無期徒刑，不知何時才消案。

蒙友人與金庸的扶持

為什麼要把多年積壓下來的話向她說呢？因為她似諄諄善誘的天使，在我停筆時要引渡我回文學國度；還分析給我知道各家副刊的性質如何，提議我對流言作適度的說明；又告訴我某副刊的主編昔日收到我的稿件時的種種心情，多年後聽到我的名字時又是怎樣關心我的近況。

她使我想起當年出事後，曾經冒著風險寫文章聲援我的商晚筠。

當年離台回馬來西亞時，入獄事件在報紙

上公布，為免家人受到太多指指點點的壓力，我躲到陌生的香港。手頭缺錢，為了省房租費，住進一棟久無人居、丟空多年的職員宿舍，是朋友的朋友暫借的。一陣陣歲月的霉舊味撲鼻，有點像住進電影《瘋劫》的場景裡，謀殺案隨時要發生，後又因為一種不悅的臉色而給趕了出來，蒙蔣芸姊仗義收留，住了她的辦公室一段時日才搬離。

當年發生事後，報刊雜誌都不發表我的稿了，《馬來亞通報》的主編悄凌卻反其道而行，寫信到香港要我寫專欄。在她主編的副刊上，我讀到商晚筠的文章這樣寫：「從早期的寥湮，到今天的方娥真，只認識這個名字，不認識她的人。」

然後她把我寫作的履歷，從18歲寫起。

在我躲躲藏藏的歲月裡，商晚筠寫：「這些年來，她的創作『事業』正值顛峰，若是為了政治課題的打擊就此遁世隱名，這種犧牲未免太大了。」

正當風聲鶴唳，在文壇無立足之地時，商晚筠卻寫：「希望華文報章能夠轉載她已出版的詩作，一方面讓新的讀者有幸讀到這位困居香港的女詩人之佳作，同時也間接地鼓勵她重回馬華文壇，繼續她的文藝創作。」

身處一沉百踩的世態中，商晚筠勉勵我的心意讓我體驗到文人相惜的美和善。

而現實中最實際的讓我有立足之地的，是生命中的貴人金庸。

一直不敢貿然去驚動素未謀面的金庸先生——我崇仰的《明報》、《明報月刊》及《明報周刊》創辦人、武俠小說家是應該留在想像國裡神交的。

張錦忠在〈那年秋天，西灣舷影——記在南方邊城讀書的歲月〉中有一段文字這樣寫：「溫方出事期間，當初賞識者結義者人人避之遠之，坊間選集從此不見其文其名，文人之勢利世態之炎涼由此可見一斑。當然也有少數為二人奔走者，其中余老師（余光中）即曾致電向國民黨文工會某主其事者表示關切。」——他是最最直接的說了當年的狀況。

而我更不願面對的是，萬一心目中的大俠也和多數其他人一樣勢利，怕惹麻煩，畫清界線，避而不見，這衝擊反而較致命。為了避掉這場可能發生的風暴，我請溫瑞安陪我去找人與我假結婚，寧可向人「求婚」也不要驚動金庸。幸虧最終沒有觸犯假婚的法律。

落難時最不想讓人見到，尤其是自己注重的人，當然是希望能在最佳狀態下相見，更好高騖遠的說法是要在最輝煌時才相見，而不是讓人看到自己的狼狽相。

然而，大馬的家人轉告我若下次回馬時，政治部要我去接受問話。大馬的內安法令是可以不需通過法律和審判扣留人，被捕的人也不允許和任何人聯絡，包括律師和家人。我擔心進去問話後會不會又失去自由出不來，於是把心一橫，死就死吧，就算狼狽又怎樣，我和溫瑞安像一對難兄難弟，到最後還是硬著頭皮去找金庸。

金庸的名望如日中天，我做好心理準備，如果他明哲保身與出事的人畫清界線避不見面，也是人之常情。

人在香港會更明瞭，《明報》當時是一份名聲好、受知識分子推崇的報紙。金庸用《明報》替我申請工作准證，列了一份聘請合約給移民局；一個月後再以擔保人的身分用英文列下六大聘請的理由呈上移民局。我重複讀了多遍這篇擔保公文，影印了多份作為存底，在失去信心之際像獲得一個受到肯定的榮譽學位，很振作。

金庸又安排了我和溫瑞安認識適逢到港訪問他的新加坡《南洋商報》副刊主任杜南發，並請他有需要時協助我們，南發兄也一再表示有事一定要找他。



方娥真寫的〈獄中行〉刊於《兩岸》詩叢刊第一期，1986年12月。

第一次在香港申請居留失敗了，原因是申請人必須回原居地的香港駐馬領事館申請才有效，我擔心回大馬在機場過關時，是否會被逮去問話？進去問話後的一切都是未知數。金庸與太太約了倪匡和溫瑞安替我餞行，臨別時他叫我帶有關的文件回大馬再申請，又對我說：「放心，妳的事不嚴重，回大馬不會有事的。」

我見識到現實中金庸對一件事周詳的部署，他介紹的杜南發往後確實在我回馬時幫了我很多，尤其是我因為想避開萬一在大馬機場被逮捕的危機，而轉去新加坡機場下機。下機後，南發兄連同他的朋友張泛、望樺和智成等人來接我，再由新加坡經柔佛長堤送我過關回馬來西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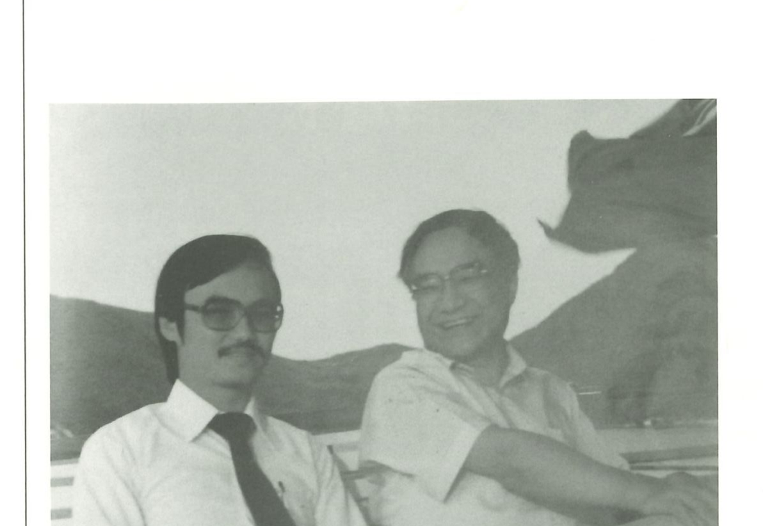
其實，如果真的有事，過任何關卡都一樣逃不掉，但這群朋友的接待和護送給了我很強的安全感。

回馬來西亞期間，香港移民局有文件需要金庸簽署，他在給溫瑞安的短箋中寫，收到移民局來信，娥真的居留或有希望，為之大喜。他提到只相差半天他就離港，如果與運氣有關，應當是好運了。

在他遠行前夕正好趕得及簽名，使申請居留的手續不受拖延，隱匿在大馬提心吊膽等待申請批核的我，極需聽到好運的鼓勵來壓驚。

結果，第二次申請成功了。

因為沒有去政治部接受問話，我寫了〈獄中行〉一文，期望發表後大馬政治部能了解事情發生的始末，也許將來面對問話時能讓我比較安全吧。在局面未明朗前，很擔心沒人敢刊登這篇文章。結果，香港《百姓半月



溫瑞安（左）與金庸攝於香港。

刊》的主編胡菊人、大馬《新生活報》的主編吳仲達分別將它發表。

對人性的恐懼，使我常在流言的杯弓蛇影中掉進頹喪裡，感覺頹喪的力量強勁的吞噬著我往下沉，沉到不見底的死境；然而，僥倖的是人生裡出現了金庸和他筆下一群俠義的人物，他們讓我從死境走出一條生路。

當年大馬的政治部網開一面給我機會一直躲到1985年，我才面對現實去接受問話，問話之後從此消案。

後來知道我和溫瑞安在台拘禁期間，黃昏星去找高信疆，請他營救。（去年5月5日讀到信疆兄病逝的消息，痛悼！）

當時正值金庸的武俠小說在台灣開禁，金庸第一次到台灣，信疆兄找他出面幫忙，這就是我在囚室中期待的俠客。這世上真的有俠客嗎？心中很絕望，姑且信之，但卻真的出現——金庸見蔣經國時，請他對我和溫瑞安的事從寬。

原本擔憂會判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至無期徒刑，後來判決書上讀到是送感化三年，最終三個多月獲釋。

反而最重的牢獄之災是流言的圍剿，30年來無盡的複製，每複製一次，就像判一次刑。

流言成功的竄改了事實，所以我要對她說：那些論文中所引用的資料不是事實，是流言。

寫完這篇文章，我那封寄不出的電郵現在可以寄給《文訊》雜誌的「神州詩社」專題了，這封半夜失眠的電郵終於可以酣睡到天亮。

遙遠的鼓聲

回首狂妄神州

◆陳劍誰（陳素芳）

九歌出版社總編輯

神州只有一個溫瑞安，我們這些子弟兵，個個因為就學問題鬧起家庭革命。我們卻自覺悲壯，更像大哥的子弟兵。溫瑞安會說「做大事是寂寞的」，不被瞭解最孤獨，我是要做大事的人，我已顧不了親情，現在的磨難是必須的。

1975年，鄉土文學方興，大一的「現代散文選及習作」課堂上，老師介紹了當時還是禁書的魯迅作品，請來政大教授尉天驄主講「路不是一個人走出來的」專題，讀《郁達夫日記》，司馬中原的鄉野傳奇，白先勇的《台北人》，張愛玲小說。一扇天窗打開，我想探頭去看遼闊的文學世界。

我購買了生平第一本現代詩集《將軍令》，作者是同班同學溫瑞安。

同學變大哥

就在「現代散文選及習作」下課後，鮮少出現在課堂的溫瑞安突然找我談話，一路從文學院走到傅園，我以為他會和我談詩，他卻像說書般說著女友方娥真，還有一起來台的「兄弟」，他們在台生活的艱困，為了省錢印詩刊，連續吃泡麵吃到手脫皮。一個小時下來，他滔滔不絕地說，我聽得怦然心動，熱血沸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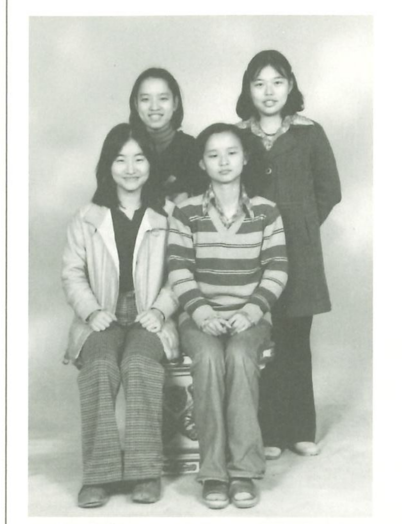
他說起自己的哥哥溫任平，再說他們在僑居地馬來西亞如何艱困的學中文，台灣寄來的名家詩集，他們視若珍寶，手抄閱讀，一群中學生怎樣在中文資源缺乏的異域創辦中文詩社「天狼星」，讓當地寂寞的寫作青年有個家，從四人小組到134人的十大分社。他們寫作，在各地聚會研討文學議題。他說台灣是他們心中最具體的「文化中國」，是古詩中「落日照大旗」的地方，我感受到初讀他那篇〈龍哭千里〉的悸動。

「台大現代詩歌實驗覽會」上，看著「天狼星」詩社演出詩劇《將軍令》，外文系兩位女生以舞蹈詮釋溫瑞安的詩〈江南〉，我決定要去天狼星詩社，要去會會溫瑞安口中那些像江湖豪傑的兄弟。

依規矩，我必須帶一首自己創作的詩。

在啃完從圖書館借來余光中《天國的夜市》，我帶著人生的第一首新詩，一首關於流浪的詩踏進了位於羅斯福路五段的「試劍山莊」。

對愛武俠寫武俠的溫瑞安而言，人生又何



神州詩社的女將們。坐者左起：戚小樓、秦輕燕；立者左起：陳劍誰、曲鳳還。

嘗不是具體的武林？住處是「山莊」，取名「試劍」，就是「劍試天下」，大有結客四方煮酒論詩之意，客廳喚作「聚義堂」，他的房間以自己的號「振眉」為名。「振眉閣」外有「振眉詩牆」，貼著社員創作比賽的榜單，由他評審，前三名是「天涯三絕手」。

1976年十月，我第一次瞞著家人參加詩社在福隆海邊的活動。這樣的聚會每年一至兩次，尤其是中秋節，在明月見證下結拜盟誓，更是年度大事，地點不是在海邊就在山上。因為只有山高水遠才能與「少年遊」相配，才能壯懷激烈。當我們穿練武的白色道袍在沙灘上打拳，在海浪相伴下朗誦詩、唱歌，生命正年輕，有大筆歲月可揮霍，風雲將起，就像詩刊上溫瑞安的題詩：

> 看啊看，兩岸的路都點起各自的燈籠悠悠遊遊長袍古袖而時正中秋　掛劍的少年，傲嘯的年少　在暮未暮日落未落的時候　你看你看，這樣像不像一個壯麗的朝代。

三天兩夜的聚會完全翻轉我成長的經驗，徹夜辯論文學議題。「武術大會」之後，是新創作的詩歌朗誦，沙灘上奔跑後是一口濃烈的高粱，除了來自馬來西亞的黃昏星、周清嘯、廖雁平、殷乘風、方娥真，還有來自不同學校系所的本地學生。我們圍繞在溫瑞安身邊，看著他朗讀神州詩社的「獨立宣言」，暮色將臨未臨，有人帶頭唱起：「中華的榮光正在茲長發揚……唱到悲歌慷慨情節激昂，發人深省無限感傷，莫怪原形畢露粉墨登場，可泣可歌人世炎涼……。」

這是「長江第三次聚會」，神州詩社正式成立，我是寫不出好詩的詩社社員，我以為自己正在寫歷史，這一頁的歷史，主角是溫瑞安，我們稱他「大哥」。

「有些話不能不說，有些仗不能不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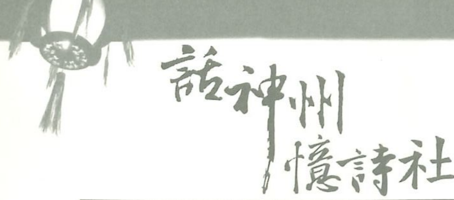
由於溫瑞安、周清嘯讀台大，黃昏星、廖雁平在政大，早期的社員也大多來自這兩個學校。那時溫瑞安與方娥真的詩已漸受文壇矚目。高信疆贈劍給溫瑞安，我們多次在他家辯論、唱歌。余光中為方娥真《娥眉賦》寫序，稱她是「繆思最鍾愛的幼女」，我們去廈門街的余府，師母下廚，為我們準備大量食物。多年後，有一次余老師要去馬來西亞演講，他問我：「你的家鄉在東馬還是西馬？」我笑說：「老師，我的家鄉在台澎金馬。」



神州詩社女社員。

這樣的拜訪，溫瑞安名之為「出征」，前輩愛惜文壇後進，總是準備豐富的食物，準備餵飽我們。那時的「出征」是精神與物質的雙重飽足。神州詩社窮的出名，代表人物是副社長黃昏星，溫瑞安筆下吃生力麵吃到手脫皮的就是他、周清嘯與廖雁平。他嗓門大，國語不標準又愛發表言論，為人熱情，做事充滿幹勁，溫瑞安、方娥真在台出版的作品都是由他出面接洽，要找溫瑞安，要先透過他，拜訪作家他來安排，一句：「我們大哥要見你。」惹來多少不快，自己也不知道，因為「大哥」要寫稿，要籌畫社務，運籌帷幄的人總是在最關鍵的時候出場才能決勝千里。我喜歡取笑黃昏星的中文，有一次，他問我「蠢」字怎麼寫，我逗他：「兩個春天一條蟲」，他竟然照寫。

我們去張曉風家，圍坐在客廳靦腆的介紹自己，在亮軒家的客廳穿上道袍打拳、唱歌、朗誦詩。去朱炎老師家，酒餘飯後，朱老師聽著我們怎樣寫詩，如何在吃這一餐沒下一餐的情況下，還熱血沸騰的說「要為中國做點事」，淚流滿臉。去詩人管管家，認識海軍中校汪啟疆，覺得他就像現代的辛棄疾。最難忘的是幾次在朱西甯家的聚會，那時他們正籌畫「三三」文集，我們在朱家的客廳談「漢」說「楚」，「三三」是「漢」，「神州」是「楚」，朱老師與他的三個女兒，總是全程陪伴，貓狗圍繞，劉慕沙阿姨像仙女婆婆般圍裙兜一兜就兜出一大堆好吃的食物，有時還有幾個年輕的文友，座上還出現過反共義士。在這裡，我不止一次聽他們說起「胡爺爺」胡蘭成。



一次又一次這樣的聚會，是我們的訓練，我們拱手進入主人家，每個人都變得能說善道，殊不知這是主人的善意包容，他們深知真正的高手是溫瑞安；我們自以為是的發表意見，直到溫瑞安發言時才是真正的高潮，如果有人提出我們怎麼進修，學校的課業怎樣兼顧，這晚就注定不會有個愉快的結束。

有人來山莊說起李雙澤，聽到他在熱門演唱會上，以吉他伴唱〈國父紀念歌〉，吶喊「唱我們的歌」，我們熱血沸騰的等著和他見面，卻在約定日期前，聽到他為救人而溺斃的噩耗。有一位政大的學生在山莊抱著吉他唱自己的創作，他就是後來寫〈龍的傳人〉的侯德建。

台美斷交，深夜，社裡燈火通明，溫瑞安一邊踱步，一邊激動的說著國家有難，士大夫當振臂而起，我們聽得激動到必須唱歌，卻引來隔壁鄰居報警，索性換上道袍，一路從指南路二段步行到羅斯福路台大的大門，帶著國旗唱個夠。

溫瑞安才思敏捷，13歲時就是同年齡小孩的領袖，受父兄影響，自幼即廣泛閱讀，中國是他的圖騰，他寫詩，長安、黃河、江南，是他的意象，隱隱然召喚中華的詩魂。他善辯，言詞鏗鏘，引經據典，從李白到余光中，由杜甫到瘂弦，長篇大論，絕不打結，總讓人忘記他身材的矮小。他寫武俠小說，提倡練武。世界是江湖，朋友是兄弟，肝膽相照。亦詩亦俠的意象，彷彿輻射般的熱力，吸引著年輕的我們，想跟他一起闖天涯。他的紅粉知己是方娥真，我們稱她「娥真姊」。大哥身邊的娥真姊最美，歌聲最動人，她的詩最好，與大哥在一起，簡直就是金庸筆下的《神鵰俠侶》。當時兩大報剛開始小說徵文，我和她一起參加某報比賽，我的小說進入最後決選，娥真姊沒入圍，我開心的大聲朗讀通知函，卻發覺身旁沒人回應，趕緊虛情假意的說：「不會得獎啦。」竟一語成真，從此不再參加徵文比賽。

大哥不是想見就可以見的

為了能參與詩社的活動，不想讓家人知道我的「課外活動」，大二時我申請住校，家人以為我爭取時間讀書，其實功課是一落千丈，年前大學同學聚會，我和他們沒有共同的大學生活回憶，倒是他們對我有共同的印象：「她都沒來上課。」那時我怎有時間上課？山莊裡那麼多事，「聚義堂」的黑板上，寫滿了該做的事，要去校園推廣我們的書，要與大學的詩社辯論，又有新人來社，我必須負責說「神州史」，評他們帶來的詩，要介紹他們看我們聚會回來編的手抄本《長江》，「振眉詩牆」要揭榜了，我徹夜完成的詩，說不定會上了「天涯三絕手」。有這麼多的文學事業要完成，少上一兩節課又怎樣，文學的養成教育在野不在朝。

初期的不安被自己說服後，蹺課是正常，最後索性搬離宿舍，住進「試劍山莊」，隨時準備「辦大事」。

溫瑞安與方娥真的作品陸續出版，兩本詩社史《風起長城遠》、《坦蕩神州》也先後在故鄉與長河出版社出版，看著書裡自己的照片與文章，還真以為自己正在寫歷史。



神州社員合照。前排左起：廖雁平、方娥真、溫瑞安、黃昏星、周清嘯；後排左起：林新居、戚小樓、秦輕燕、陳劍誰、曲鳳還、林雲閣、李玄霜。



神州社員聚會合照。第一排左起方娥真、林雲閣；第二排左起：陳劍誰、溫瑞安、黃昏星。

山莊常有讀者來訪想一探傳奇，工廠黑手、客運司機、高中學生，其中一位就是當時就讀師大附中二年級的林耀德。他們都想來見書中亦儒亦俠的大哥溫瑞安，古典又抒情的方娥真，卻都是先看到讓人一見就喜歡的二哥黃昏星。「大哥昨夜寫稿太晚在休息」，「大哥在趕稿，我會轉達你的意見再安排時間進振眉閣」，總之，大哥不是想見就可以見的。我不知這樣的儀式是怎樣漸漸形成，烘托大哥形象成了本能，也成競賽的籌碼。離開神州多年後，溫瑞安要見我這老友，要人傳話，我要見他得透過他的助理。他一路行來始終如一，我卻與他漸行漸遠。

鄉土文學論戰開火，詩社最敬重的余光中老師成了被攻擊的目標，零星的戰役在「試劍山莊」熱烈點燃，我們熟讀那篇起火點〈狼來了〉，熟記陳鼓應《這樣的詩人余光中》書中溫瑞安畫線的重點，隨時備戰。先鋒是黃昏星與周清嘯，主將是溫瑞安，我們在一旁躍躍欲試，卻常常惹來鄰居的抗議。我們認為自己在為文學辦大事，鄰居卻認為我們擾亂安寧，頻頻向房東抗議。「試劍山莊」只好一再搬離，由木柵指南路二段搬到永和永亨路。

詩社日漸壯大，社員越來越多，一年一度的中秋結義，最多排行到17，結義的兄弟是核心分子，外圍的社員更多達三十幾人。起

風了，我們正準備出航，家庭與金錢，學校課業與社員之間的矛盾問題一一浮現。

因為課上的太少，必修課程、補考、重修，我僥倖四年畢業。其他社裡的成員，不是休學就是被退學。溫瑞安曾有這樣的詩句：「我是那上京赴考而不應考的書生」，我喜歡詩句的瀟灑與浪漫。他早有文名，武俠小說一篇篇連載，靠著才氣，他衣食無虞，身邊兄弟圍繞，開疆闢土，永遠有前鋒部隊開路，他不需要文憑。然而，神州只有一個溫瑞安，我們這些子弟兵，個個因為就學問題鬧起家庭革命。山莊裡常出現憂心憤怒的父母，包括我的母親。我們卻自覺悲壯，更像大哥的子弟兵。

我兩次被抓了回去，又逃了出來；很長一段時間，溫瑞安與馬來西亞成了家中最忌諱的名詞。有一次，母親一邊打我一邊哭喊自己命苦，為什麼生個女兒和別人不一樣，我也哭，「為什麼要和別人一樣」，我心裡想著每次碰到這樣的事情，溫瑞安會說「做大事是寂寞的」，不被瞭解最孤獨，我是要做大事的人，我已顧不了親情，現在的磨難是必須的。

千金散盡不復來

因為與家裡起嚴重衝突，我們不敢回家伸手要錢，我兼家教，卻常因社裡活動不能缺席而丟工作，靠著哥哥從美國寄來的零用金，我理直氣壯地瞞著爸爸媽媽向姊姊們借錢，做大事的人是不講究人生細節的，欺騙有理。

詩社解散兩年後，我看了姜貴的《旋風》，看到主角土共方祥千，為了完成共產黨的理想，吸收新人加以培訓，出賣田產，借小帳不還，犧牲親情，他自己都有一番解釋。方祥千想的，怎麼跟我們當時那麼像？文學鏡照真實人生，我看得觸目驚心。

錢總是不夠用，生活開銷之外，三天兩夜的「長江聚會」，一年一度的中秋結義，還有偶爾要遠征馬來西亞的費用。那時政府剛開放觀光護照，我跟家人說與同學去阿里山，帶著剛到手的護照跟著溫瑞安到馬來西亞，這是神州的原鄉，20歲的我不斷告訴自己：朝聖是必要的，欺騙家人是不得已的。

花錢如流水，大哥寫稿寫到深夜，我們要陪他和娥真姊吃宵夜，這可是結拜時排名提高的好機會，看電影，是休閒也是進修，最重要的是要陪伴，保護大哥與娥真姊。獨自行動時，我們坐公車，與他們外出當然坐計程車，千金散盡還復來，錢用完了再說。

為了完成溫瑞安描繪的文學大業，除了他和方娥真，社員個個揹債。

我是唯一拿到大學文憑的人，所以我必須當發行人

那時故鄉出版社，正準備出版《仙人掌》雜誌，負責人林秉欽與許長仁允諾要出版詩刊，由我們自己推銷，並同時賣《仙人掌》雜誌，利潤歸神州，他們只是想為中華文化盡點力。於是，我們開始打仗，在校園裡逢人就請人看我們的書，開始滔滔不絕的說我們的詩社我們的詩刊，就這樣，長江一號

《高山·流水·知音》在八天之內賣完一千冊。

打仗之名是溫瑞安取的。我們背著大包書出門，他在門口相送，有時方娥真也會參加，溫瑞安則是中途來到現場觀戰，然後深夜在黑板上寫當天的戰績。「打仗」成了詩社重要的工作，也是收入的來源之一。

溫瑞安嚮往王光祈的《少年中國》，我們創辦《青年中國》雜誌，1979年，神州詩社擴大為神州文社，神州出版社正式成立，我是社裡唯一的大學畢業生，當發行人責無旁貸。自己出書自己賣，改善經濟又不違背理想，生活似乎漸漸進入常軌。因為出版《青年中國》雜誌，認識了印刷廠的王老闆，他建議我們自己印溫瑞安的武俠小說，他先墊印刷紙張費，你們溫大哥的書銷路不錯，收到書款後再還錢。

兄弟同甘共苦，我們相信大哥一定會答應，此時，一旁的方娥真說話。她激動說，我們不能利用大哥的善意，版稅不能比外面低，才更能展現我們出版大哥作品的誠意。表現誠意，她提出我們出版溫瑞安的武俠小說，必須付給他百分之十五的版稅，大哥會把最新最好的作品交給我們。若不是不久後，警總突擊「神州」詩社，我這發行人就得開出生平第一張鉅額支票。因為我們得一次付清溫瑞安三本書的版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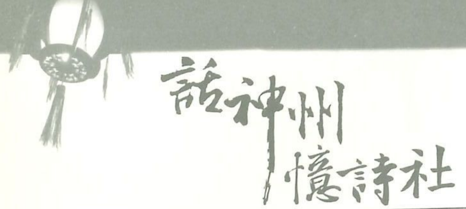
神州詩社創辦的《青年中國》雜誌。

「美麗島事件」發生，我們被視為異議分子

我們還在為自己的王國沾沾自喜的努力，台灣社會卻已風雲變色，發生真正的歷史「美麗島事件」，我們這一群年輕人，不讀書，進進出出大隊人馬，夜夜燈火通明大聲辯論，開始有人視為異議分子，中秋節在阿里山結義、唱社歌，也唱當時的禁歌，引來警察局的關照，一再被盤問。我們茫然不知，戒嚴時期集會結社是違法的。

長期的金錢匱乏、學業荒廢、開不完的批判大會、愚公移山似的揹書賣書，有些重要的社員尤其是神州初創時的成員陸續退社，我們悲憤的說他們意志不夠堅定，違背我們在明月下結拜的誓言。

退出的社員常成了溫瑞安武俠小說中的背叛者，面目猥瑣，下場淒涼狼狽（寫完這篇文章之後，我強烈懷疑自己又在他的武俠小說中死了一次），當時我們竟然覺得看得很





過癮。

溫瑞安長於組織，他以「天龍八部」將社員分組，各司其職。他說我們是家人，必須坦誠相見，有錯要當面指證。當時的「督察部」就負責這工作。大家團團坐檢討當天的工作得失，於是有人發難，指責誰今天說錯話，誰自私只管自己的事而不在乎兄弟在前線作戰。溫瑞安說，這是要訓練我們勇敢正視自己的錯誤，糾正自己的人性弱點，只有了解自己，才能戰勝自己。被說者敢怒不敢言，有人準備下次反批；有人為自己辯護，卻往往引來更多的圍剿。批判大會令人人又愛又怕，我們不會挑戰溫瑞安與方娥真，卻可大批老頭子——黃昏星、周清嘯、廖雁平，只有挑戰權威才能更上層樓。被批者人恆批之，輪到自己成為被批對象，最難堪的一面被攤開，簡直無法招架。

離開神州後與舊社員相聚，我們共同的經驗竟是常作夢夢到批判大會而驚醒。

青春夢醒，淚眼相望

1980年中秋過後的夜晚，我記得正在回信給讀者，一邊為剛開完的批判大會沮喪不已，突然湧進十幾個人，他們翻箱倒櫃，帶走大批資料，也帶走溫瑞安、方娥真、黃昏星與廖雁平。驚慌失措，腦筋一片空白，出事了，我在害怕之餘卻還覺得「也好，至少明天不必開會」。黃昏星與廖雁平一天之後放回來，溫瑞安與方娥真卻被送進軍法處，等待審判。大哥被抓，誰也無心做事，黃昏星天天騎腳踏車到新店軍法處為溫瑞安、方娥真送菜，時間在無所事事的等待中過去，以前內心強制壓抑的迷惑不平，一點一點擴大，也不知誰先說出口，先是小心翼翼，然後越說越多，說到過去的辛苦，在大會上的挨罵，家人的不諒解，前途的茫然，大家哭成一團。淚眼相望，是該離開山莊了，青春夢醒，生命還是要回到正常的軌道運行，回首年少狂妄，恍如隔世。我們當年信奉的「中國」從理想中的文化意象落實為世界大國，但與我何干？當年關愛神州的文壇長輩，朱西甯、高信疆，均已走入文學史，那些一起寫詩的朋友，周清嘯因心肌梗塞壯年辭世，令人神傷，更早走的是盛年的林燿德。黃昏星、廖雁平在僑居地為生活奮鬥，寫詩、讀書還是生命重點，只是排序在家庭、生活之後，每次與他們相聚，總是人生樂事。倒是當年在台灣的社員卻是不想回首往事，畢竟有些傷痕，即使結疤也不能一看再看。

記得有一次深夜，我們一群人夜半上指南宮，白衣白褲，不記得為什麼上山，只記得凌晨時，我們正走在迴廊上，天未全亮，廟院鐘聲響起，然後是一陣陣的鼓聲，我們隨著鼓聲的節奏前進，那時的肅穆與感動，我沉吟至今。人生無法改寫，我因愛文學誤闖「試劍山莊」，成了「神州詩社」的社員，卻從未寫出一首好詩。老友星散，我因缺課太多，無法像其他同學一樣走上教書之路，文學成了我的工作，不負年少初衷。回看當年在詩社的文章，幼稚，粗糙，一廂情願卻又有未曾再被點燃的熱情，我珍惜。

神州一夢

◆亮軒
作家

神州詩社是一個年輕人曾經築起來的夢，激情浪漫、豪氣干雲。個個社員把生活、學習與思想，點點滴滴的寫下來，顯示出鋼鐵般的意志、夢幻般的理想，加上純真的感情、團結的精神，依然不失幽默感，又注重身心的強健。

無數知音聚天地

要是沒人提起，這間不算很小的客廳裡，其中一無所有，卻鋪了二、三十張榻榻米的場地，對於我們，也十分遙遠了。在上面隨意的跑跳翻滾的小男孩，如今也都入了中年。

在這片榻榻米上，也還有許多其他的年輕朋友翻翻滾滾，個個都穿著正經的功夫裝，什麼等級、誰是教頭、誰是助教、要排什麼隊伍喊什麼口訣，一絲不苟。沒錯，我們家的客廳曾經是非正式的武術館，每周一次，我家六歲的老大是其中學員之一，小的太小，無法列隊，只能跟著看看玩玩。此外，也招收了許多別人家的小朋友來習武，每到星期六下午，門口擺滿了許多雙小鞋，十幾個孩子，有男生也有女生，嬌嬌的嗓子跟著大哥大姊在踢打中喊叫，還要乒乒砰砰的出拳跺腳，樓下是一對老夫婦，我們連招呼都沒有打一聲，更別說對不起了。

這就是當年十幾位年輕人組成的神州詩社的活動之一，每一位社員，應當不會忘記我們家客廳的那一大片榻榻米。這個武術教練班之所以成立，是因為詩社成員當中，有的人太窮，我出了餿主意，提供場地，也幫著招兵買馬，搞出這個武術班來。前後時間不會太長，大概是習武的小朋友越來越少，無疾而終。然而忘不了的是，這一間客廳，因為他們常常來聚會，也會喝點酒，大家不分彼此的談詩、談文、談夢想，這裡就名之曰「天地軒」了。有一次，我到木柵他們詩社去，在一處老樓的頂樓，很小，大家席地而坐，圍成一圈，我便送了他們一副聯語：「天地軒中神州月　棕櫚樹下武陵人」，親自



於木柵的神州詩社聚會處，背後對聯為亮軒所題。左起：廖雁平、周清嘯、溫瑞安及黃昏星。

書寫了，他們就把這一副對聯很慎重的裝裱掛了起來。我家本無一定的齋名，一忽兒這個一忽兒那個，全憑興趣緣分，有一陣子喚作「抱石軒」，因為自己愛石若癡。記得有一回，溫瑞安在我講了一段什麼之後，為了答謝，便在這一大片榻榻米上打了一通「抱石拳」，彈跳迴旋收放自如，即興的，真漂亮。

溫瑞安，那個時候也才二十歲出頭吧？個子不高，雙眼神采逼人，唇上留著兩撇淡淡的小鬍子，大馬的華僑，口音自然鏗鏘有力，說話要言不繁，句句落實，社裡的人都呼之曰大哥，的確是個天生的領袖。溫瑞安還有個哥哥，似乎沒有加入詩社，好像對他們搞的這些玩意有點不以為然，我沒見過，聽他們不只一次提起此人，也是能文能武的人物。溫瑞安後來寫了些武俠小說，頗有名氣，但那是我們不再聯絡的多年之後了。他的女友方娥真，長得細緻漂亮又溫柔，很純，看來會死心塌地的跟著溫瑞安一輩子，後來聽說他們分手了，雖然事隔多年，我依然為此想了許久。

掛劍為文的傲嘯年少

他們雖然很窮，卻充滿了浪漫的理想，相對的來說，他們要是沒有理想，那就簡直什麼都沒有了。理想是什麼？也不具體，要我現在講的話，也許就是「復興中華文化」，好大，這是我的歸納。當年他們寫了許多的書，個個社員都要寫也都會寫，把生活、學習與思想，點點滴滴的寫下來，顯示出鋼鐵般的意志、夢幻般的理想，加上純真的感情、團結的精神，依然不失幽默感，又注重身心的強健。在任何一個時代中，這樣的年輕人的團體，都會引人注目，而我也在盛年，趣味相投，彼此激賞，互相鼓勵，共同作夢，也是自自然然的事。他們的書現在手邊一本都找不到了，記得不少都是皇冠出版的，也有朱西甯女兒的出版社出的。有的書我還應邀寫了序文，本本都請當時的文化界名人為他們題字。

他們的規矩很特別，見面時都以抱拳為禮，好像武俠小說裡的場景，有時一來我們家就是一群，個個心專意誠，一席話下來，有時就立得正正排得齊齊，合唱一首雄壯的歌為謝。有一回我到政大演講，他們七、八位社員自動來旁聽，那天下著雨，他們每人撐著一把油紙傘，望之如在畫中。我總想著他們，在藝專上課時，也把他們的作為向學生報告，拿他們的作品來討論。好像有的學生聽了之後也去找他們會合，然而是否有人加入，我就不得而知了。

有一年，剛剛過了年，忽然很想看看他們，但當時他們連個電話都沒有，手機的時代還沒有到哪，我把家裡的一套兩冊跟報紙對開那麼大、厚厚的，許仁圖的河洛圖書出版社出的《淪陷中國大陸的名畫》，不怕有十幾斤重，抱到他們詩社去，打算送給他們作禮物，可惜到了那裡叫不開門，大家都回去過年了吧？

同時，我也帶了一副剛剛寫好的對聯在口袋裡，聯語倒沒忘：

問何人獨有懷抱
誓與君共證天心

可見那時我也蠻激情的。

其實詩社主力是大馬的幾個僑生，大馬的僑生在台灣，到今天依然相對普遍的窮，卻也都很優秀，中文底子比起本地生要好，比今天的本地生可能更好。我想華僑社會受到當地長期不公平的待遇，反而更加珍惜中華文化。他們的文武雙修，又與華僑社會總是要求自保很有關係，有點幫會的味道，這應該不僅大馬華僑如此。許多社員的名字都已淡忘，除了溫瑞安、方娥真，還有一位黃昏星也是從大馬的金馬崙山來的。更有些台灣本地的年輕人，然而只有陳劍誰、林雲閣兩位後來還有點來往。他們的名字個個秀麗挺拔，是溫大哥給他們取的，詩社散了之後當然又都恢復了本名。陳劍誰後來在九歌出版社當編輯，直到今天。林雲閣則投身保育，很有成就，但也多年未曾相聚了。

夢斷神州話今昔

是不是他們的影響力漸漸強大，受到了當局的疑慮？總之，後來，在那個戒嚴的時代，忽然傳說他們出事了。那個年代就是這樣，誰要是出了國安方面的事情，都是從傳說開始，不會有什麼公開的說明，還是軍法處置。這個傳說愈滾愈熱，有的人就問到我，我也跟大家一樣，一頭霧水。他們之中誰被捕、誰沒有被捕，我至今也不清楚，但知溫瑞安、方娥真是一定有的。我起先並沒有想到「營救」的問題，其實那樣的問題一出現，好像誰也沒有辦法，除了蔣總統。

有一天張曉風打電話來，說是他們當中有人被抓了，我們來談看看能做什麼好不好？第二天晚上我就去了信義路治平跟曉風家。曉風還請了余光中、蔡文甫、彭歌一起談。彭歌先離席了，以他《中央日報》社長的身分，今天我還是要說，真的無法插手。曉風請他來參與，要是想借重他的什麼，就太天真了點兒。我們幾個又能有什麼妙招兒？後來只得決議，隔日去看文工會主任周應龍，跟他反應。

大家就依約定一起去看周應龍，周主任明顯的在我們去之前，對於神州詩社作了點功課，了解了若干。我們在那一次拜訪之後，即使再見面，卻再也沒有提到這一件事，然而予我的印象是，文工會管不到這一塊，周


神州詩社社員合影。左起：秦輕燕、黃昏星、溫瑞安、陳劍誰、曲鳳還、戚小樓、陳非煙。

應龍卻不好明說。這也間接的證實了我們的拜訪也沒什麼用處。那次我的言語中有幾句有點冒冒失失。不久之後周應龍忽然過世，在五十幾歲的盛年，他是一位真誠而謙和的人，可惜我連說聲對不起也來不及了。

之後又聽到有人說，軍法判了他們三個月徒刑，不知道確實與否？又聽說他們的罪名是讀了不該讀的書，大概是魯迅吧？又提到了周恩來，還說了周恩來的好話。國民黨早年吃過讀書會的虧，就不免杯弓蛇影。詩社裡的成員都是單純的年輕人，口風不會緊，故意要告發誰應該是沒有的，然而有關單位硬是得到了消息，把他們當作危險人物抓了起來。聽說方娥真一直哭著請求把她槍斃好了，也許有人覺得小題大作，對於純潔的年輕人而言，我相信那是真心話。

事情到底是怎麼發生的？局外人只能猜猜看。我以為，詩社的活動太頻繁，沒日沒夜的，年輕人的作息就跟著顛顛倒倒，有的家長搞不懂，又管不住，便蔓生出問題來。年輕人到底不太會顧到父母的感受。

這件事，至少在公開的言論上，竟無聲無息的過去了，這篇文章也只能寫出個人所見之一角而已。神州詩社當然從此煙消雲散，有的家長一定不免告誡自己的孩子，以後什麼團體都不要參加，給我好好的讀書吧！年輕人自己也會學乖，知道許多好歹，一下子世故起來。

事隔多年，有一晚，我跟朋友去一家餐館吃飯，往裡走的時候，忽然有人喊亮軒大哥，回頭一看，定了定神，居然是溫瑞安，他胖了些，穿了一套西裝，是我從來沒見過的造型。一邊起身一邊脫下西裝的外套，為了方便走過來緊緊的擁抱我一下，我感覺得出他的激動。

我跟著朋友繼續往裡走，想著他吃完了應該會來打個招呼，不要忘記留個電話。但是自那一個紮實有力的擁抱之後，直到如今，二十多年又過去了，就沒再相逢。溫瑞安離開餐館之前，一定也有一點想法吧？

神州詩社是一個年輕人曾經築起來的夢，激情浪漫、豪氣干雲，我曾經跟他們共享過一些如此的快意。後來，卻再也沒有遇到這樣的年輕朋友，我自己，也愈發的成熟終至於蒼老了。

「神州」憶往

◆林保淳
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

在神州，溫瑞安是大哥，也是最威權的父親，以下依次序列，井然有條，像煞了《書劍恩仇錄》中的「紅花會」，入會之後，對兄弟是不可背異離棄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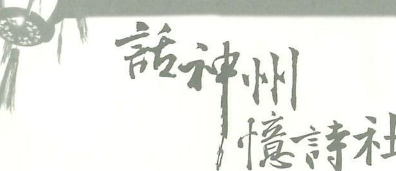
> 中國啊我的歌
> 透過所有的牆
> 向您沉悲的低喚
> ——溫瑞安〈山河錄．西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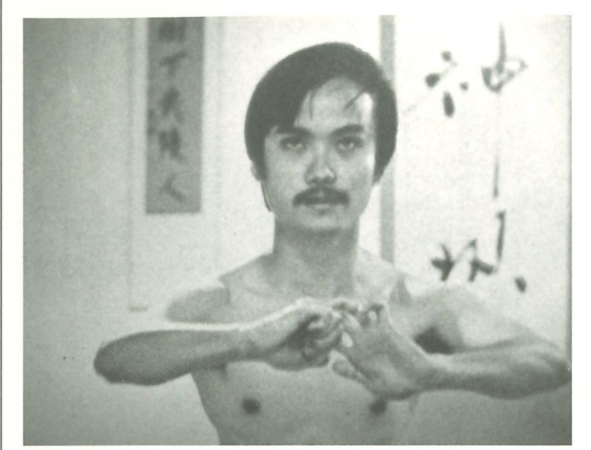
也許是異域僑居，久不聞中華禮樂，1973年夏天，一群對中華文化、中國文學充滿著熱愛與厚望的年輕人，遠從馬來西亞負笈東渡，來到了他們嚮往的文化原鄉——寶島台灣。

當年，大哥溫瑞安19歲，以翩翩舞（武）者的美妙身姿，舞動他的俠情，舞動他的夢想，舞出他的豪放與落寞；舞在寶島，舞在神州，舞在他虛擬的國度，舞在他澎湃的胸臆，以〈鑿痕〉這篇帶有點魔幻味道的象徵小說，一斧劈開了他們在台灣短短七年的坦蕩文學之路。神州坦蕩，青年血熱，「我便是長安裡那書生／握書成卷／握竹成簫／手搓一搓便燃亮一盞燈」[1]，這盞燈，無疑為70年代台灣的文藝青年燃起了希望的火苗。

令人結舌瞠目的初識

1975年，我剛滿20歲，違拗了父親盼我學醫從商的旨意，逃避了使我留級的蟹行英文與三角函數，遲迴著來到了台大中文系。我夢想不多，理想也不過是未來當個中學國文教師，沒讀過白先勇，更懵然於黃春明，文學於我何有哉？唯一差強人意的就是「作文」分數一向是手到擒來，以此，選擇了在古文、詩詞裡立命安身。我記誦著「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吟詠著「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以為這就是腳踏實地了；可是，當溫瑞安那柄巨斧，嘩然而下，我連腳尖都還沒有站穩，一切都「恰似




溫瑞安塑造出英雄豪傑的形象。

一江春水向東流」了，我的心豁然開裂，深深的「鑿痕」，「斧斤鏘鏘，一夜間便枯槁了舊時的少年郎」[2]。這時，我才知道，什麼叫「文學」！

第一次遇見溫瑞安，只能以「驚魘」來形容。溫瑞安的「出場」，向來是聲勢驚人的。猶記那是樂蘅軍老師的「現代散文及習作」，課堂上原是座無虛席，但當溫瑞安率領著「神州」的一行人進入之後，他們各據一角，爭先恐後的向樂老師提問，口齒之流利、事理之清晰，彷彿間魏晉玄談之精采重現於茲，整個講堂上突然間空廓起來，幾乎只有裊裊的語音婉轉流盪著。當時「不知先生何許人也」，更不知哪裡來的不速之客，同學們結舌瞠目，驚得整個人、整間教室都呆住了。對初出茅廬的我而言，溫瑞安是個「夢魘」，魘魘亂舞，過去我所知的文學世界都成了一場不合情理的夢。我心虛、內愧，惶惑難安，簡直覺得自己根本沒有資格來念中文系。

賁張快意神州憶往

溫瑞安不高身材，但威勢沉穩，一站出來就會吸引眾人的目光；話語聲調鏗鏘，雲行水流，似是永不枯竭的泉流；難得的是豪爽而健邁、熱情而誠懇。我也不知道他是如何找上我的，那是1975年的耶誕節前後在金山的「長江第二次聚會」，僅僅短暫的兩天一夜行程，卻是我一生難忘的文學新體驗。

當天，「神州」的班底全員到齊了，俊爽瀟灑的溫瑞安、斯文精敏的黃昏星、裂口就是海嘯的周清嘯、木訥忠質的廖雁平、意氣飛揚的殷乘風，以及柔婉如花如月的方娥真；另外我記得還有曲鳳還、李玄霜、林雲閣、林靄霞，十來個文藝青年，面對著浩瀚的一片碧海，以琅琅的詩聲，激漩著潮聲與海浪的聲音。

我們沒有休閒的雅致與幽情，規律的生活起居，按表操作，欣賞詩歌、討論文學，還要依題寫作。通常是一拿到題目，就急急忙忙找個僻靜的角落坐定，拈筆敷紙，開始絞動腦汁，一字一句都不敢輕易落筆，因為到時候要封緘名字，公開批判與討論。

討論的熱烈是理所當然的，而批判的無情與尖銳，則是可怕而傷人的。初學新詩，我套用了東坡的〈念奴嬌〉與張繼的〈楓橋夜泊〉，而自築自建的檣櫓，不消說是灰飛煙滅了，寒山寺的鐘聲更成了啞鈴。冷汗竄流了我全身肌膚，但熱血卻在我胸膛中澎湃著——時隔三十多年，我還能依稀感受到當時賁張的快意。從此，我自許為半個神州人，直到現在也是一樣。

溫瑞安於我，亦友亦師，他曾細細評析我那些見不得人的新詩，教我如何取捨意象、經營篇章，沒有他，我的文字大概現在還是處在「作文」的層次，難窺所謂文學或文藝的堂奧——這也是我對「神州」最深的眷戀。

奮力堅持的是「義氣」

但我不是溫瑞安的「兄弟」。

在家庭中，長兄向來是如父的。父親的威嚴、父親的觀點，甚至父親的一言一行，都是不容許冒犯、違逆或質疑的。在神州，溫瑞安是大哥，也是最威權的父親，以下依次序列，井然有條，像煞了《書劍恩仇錄》——這是後來入神州者的必讀書——中的「紅花會」，而且，入會之後，對兄弟是不可背異離棄的。「神州」對這點有異於一般文學性社團的堅持，最痛恨的就是「背叛」。先是殷乘風，再來是周清嘯，都曾因言語齟齬而導致向心力的離散。1978年，溫瑞安以「神州結義」為主幹，撰寫了「神州奇俠‧蕭秋水系列」，社裡兄弟，一一化身為書中的英雄豪傑，奮力堅持的就是「義氣」二字。但到1980年的「為匪宣傳」事件發生後，神州內鬨，溫瑞安於此耿耿在懷，自《英雄好漢》以下，將一干叛社諸子，幾乎是指名道姓的口誅筆伐，意氣甚是激烈。

我是向來叛逆慣的了，不耐煩所有威權的侷限，所以不曾真的入會當神州的「兄弟」。我始終都還記得，當溫瑞安的《四大名捕會京師》出版之後，我稍持異議，就「慘遭」社裡成員「圍勦」的窘境。居然膽敢質疑「大哥」，當然也就當不了「兄弟」。

這對我來說，或許是更適當的，我心裡敬他為師，而以朋友相交往，讀他的詩、看他的小說，閒時攜帶點禮物去木柵的「試劍山莊」作個探訪，不即又不離，君子之交，其淡也如水。

1980年的無妄之災後，溫瑞安轉往香港開疆闢土，聲名漸起，儼然從白衣少俠一變而為錦衣「巨俠」了；我則自慚寫作天分才力不足，轉往學術研究發展，相逢無日，僅僅在《台灣武俠小說發展史》上闢了一個章節，評論他的武俠成就，算是小小的有所「交鋒」。

現在的溫瑞安，蹤跡如何？似乎很少有人可以直接聯繫或接觸。據聞他在香港、大陸，有許多的粉絲、應接不暇的演講與聚會。只不知，回首三十多年前，如今的溫巨俠還記不記得，當初你寫進《四大名捕》裡的「無情」，臨老因風懷想，其實還是很多情的？

註釋：

1.見溫瑞安〈山河錄‧長安〉。

2.見林保淳〈你當年的名字叫離騷〉。

再論神州

一個人的江湖，華人的宿命

◆鍾怡雯
元智大學中語系教授

神州成了讀書人的樣板，對政治現實不滿，那就感時憂國，或者文字批判一下吧，只要留得性命在。神州因此在大馬華人的歷史有了它的歷史位置，一個象徵，華人的宿命。

神州精神核心——溫瑞安

如果有所謂馬華學生留台史，那麼，神州詩社必然是最具論述空間的群體。即使放眼台灣文學史，他們的「江湖」風格仍然獨樹一幟。這群外來兵團在1970年代的自由中國招兵買馬，結社練武，儼然中國裡的「中國」。「中國」的領導人是號稱溫大俠的溫瑞安，當時念台大中文系，「神州」是他一手打造的江湖。

我們今天回顧神州詩社，必須先了解溫瑞安。神州詩社基本上是溫氏武俠世界在現實的延伸和落實，溫氏一人獨大，其他社員服膺在他的風格和領導之下，神州詩社最大的貢獻是造「神」。神者，溫瑞安也。

溫瑞安，1954年生，北馬霹靂州美羅人。美羅、怡保、金寶、實兆遠等市（鎮）相去不遠，馬共領袖陳平（王文華）就出生於實兆遠，最早的活動之地是在離實兆遠八十公里左右的怡保鬧市。霹靂州是馬共的大本營，馬共出沒之地，華人多，相對的用以箝制馬共的新村數量便居全馬之冠。

溫瑞安跟馬共有什麼關係？前者是書生，舞台在海外（先在台灣後留香港）；後者才是真正的武者，他們的戰場在故土。表面看來溫瑞安跟馬共沒有任何瓜葛，溫瑞安追尋紙上的中國鄉愁，在象牙塔當他的武林盟主；馬共則在中共指導之下作戰，在赤道的腥風血雨裡出生入死，可謂真正行走於江湖。然而，唯有將兩者並置並論，才可以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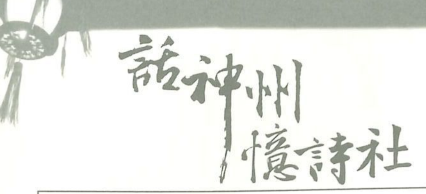
從溫瑞安對作品的命名，可窺神州詩社對（古典）文化中國的意識形態。

出他們遙相呼應的迂迴關係，也唯有如此，才能看出溫瑞安的神州詩社在馬華歷史的深層意義，而不僅僅是文學史的位置。

「俠義」情操的意識形態

溫瑞安在初中一年級時創辦「綠洲文社」（天狼星詩社的基礎，神州詩社的前身，黃昏星、周清嘯、廖雁平等都是社員），為的是要使中文得以傳承，因為華文課每週只有三、四個小時。初三時出版了六本《綠洲詩刊》，後來他有計畫地辦活動，推廣刊物，甚而引起校方的注意與監視。50年代由於華文教育受打擊，華文課停辦，檳城霹靂一帶的華文中學紛紛改制，此一惡劣的外在環境促使溫更加速中國化。當時馬來西亞反共／恐共，現實中國已赤化，「神州」成為歷史裡的一個神聖符號，供人想像和憑弔。溫瑞安於是在1974年負笈台灣，誤把台灣當中國，乃有「投身入祖國的熱血行列」之嘆，當了「僑生」，如同歸國僑胞回到祖國懷抱，開始打造他的神州大夢。

僑生這個稱謂自有其時代意義，那是國民黨泛中國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之下的產物，以刺激中國認同，共造「想像的共同體」，用在神州成員身上，特別是馬來西亞學生，非常貼切的詮釋了他們的心態和精神皈依。從神州出版的刊物命名約略可知一二，譬如《風起長城遠》（1977）、《坦蕩神州》（1978）、《天下人》（1979）、《神州人》（1979）等，溫瑞安自己的詩和散文更是典



型的（古典）中國符號：《將軍令》（1975）、《龍哭千里》（1977）、《狂旗》（1977）、《回首暮雲遠》（1977）、《山河錄》（1979），甚至在林燿德（當年也是神州成員）主編的「尚書詩典」系列的個人精選集，亦名之為《楚漢》（1990）。羅列溫瑞安及神州的出版品，主要說明神州對（古典）文化中國的擁抱，以及神州的意識形態[1]。

神州對文化中國的擁抱固然是事實，然而中國化只能視為第二層原因，借喬斯基（Avram Noam Chomsky）的語言學用詞，其「深層結構」是馬來西亞的華人處境和政治現實。

在馬來西亞，華人面對劣勢的政治處境，可以概括出兩種類型：一是馬共（以華人為主，也有不同族裔）的行動派，以血薦軒轅；二是如溫瑞安，書生，把現實美學化，藉以安身立命，我們可以視之為個人生命的選擇，亦可視為逃避。有趣的是，最近對馬共的研究顯示，選擇槍林彈雨這條路的，多半沒有受高等教育，而書讀多一點的，如溫瑞安等，則以文字走另一條人身安全的文字道路，也還是可以「做點事」。如此我們才能理解，為何溫瑞安要強調「為中國做點事」，乃有神州。

浪漫精神的不歸路

「為中國做點事」原出自高信疆的期許，說這句話時同時贈劍一把，「大俠」溫瑞安的形象呼之欲出。那麼，究竟溫瑞安，或者神州，要為中國做點什麼事？

按照溫瑞安的說法，「神州詩社是個培養浩然正氣、培養民族正氣，砥礪青年士氣的社團。它教你關愛這個社會，而不是唾棄它；它教你認識這個時代，以及你處身於這個時代的意義。對國家民族，更需要有一分剛柔正氣，捨我其誰的責任感，也就是知識分子的士大夫精神，或江湖中的『俠義』情操」[2]。

這番道德訓誡意味甚濃的話很抽象也很宏大，讀中文系的人應該非常熟悉。簡而言之，傳統讀書人對社會國家的責任而已，沒有任何具體行動，完全出自溫瑞安個人的浪漫想像。

這段話最關鍵的問題是，他的「對象」是誰？

因為對馬來西亞政治的失望而離開，最後在台灣，卻要為中國做點事。這三位一體的錯亂，很值得分析，這裡不贅，引文只是想指出，為中國做點事，只是體面的說辭而已。神州成員籌錢辦活動、打工賺生活費、交社費支持神州的運作，並且為出書量最大的溫瑞安、方娥真兩人賣書，實在耗去太多時間，神州「發揚中華榮光」的理想早已蕩然無存。

「捨我其誰」可以反諷的詮釋成「為發揚溫瑞安的精神捨我其誰」，頗有利用社員完成小我的意味。這有事實可舉證。方娥真在《龍哭千里・跋》說：「殷乘風和張筆傲不顧一切，全力要籌錢替你出版《將軍令》」[3]。其他社員也常為社刊奔走，或籌錢或賣書。

溫瑞安當時已在各重要媒體如《中國時報》、《現代文學》及《純文學》月刊開始發表作品，武俠小說帶給他不錯的收入，神州大多成員卻是三餐不繼為詩社賣命，為溫和方的書奔走。溫瑞安以氣使詩的寫作風格很有感染力，俠骨柔情的大俠形象，亦頗具大哥的個人魅力。

他是神州的「神」，神州的成員由溫瑞安「賜」一個頗為武俠或古典的名字；他們住的地方稱為「試劍山莊」，溫的住處叫「振眉閣」，方娥真的是「絳雪小築」；賣書叫「打仗」，「出征」是全社或部分社員代表詩社出外拜訪文學性或非文學性社團。神州是溫氏筆下的武俠世界，他以個別談話和社員建立起感情，柔情攻勢對溫來說恐怕是凝聚社員最好的策略，一如他那毫不節制的寫作風格，以古典和武俠揉合成氣勢磅礡的散文，劍、江湖、山河、辛棄疾和岳飛的詩詞為意象和骨架[4]。

神州處處以溫瑞安為中心的行事原則曾招來批評，但是溫卻自有說辭，例如「我卻是以神州每一員為中心，而神州的原則亦是中國人的原則，難道我們要放棄與中國共患難、共榮辱、共生死、共進退的默契嗎？」[5]當時神州諸人的文學成就以他最獲肯定，他卻說「我一直很寂寞，我志在江湖，背負功名，卻仍一身寂寞。」[6]

溫瑞安和方娥真後來因為「為匪諜宣傳」而被捕入獄，台灣留不得，回不了馬而滯留香港，幾乎等於歸根香港。一些馬來西亞籍的神州成員因為沒有畢業，返馬之後為生計勞苦奔波，這條通往神州之路，無論在現實或精神上，都是條不歸路。一如被政府遺棄在馬泰邊境的馬共一樣，走的也是一條回不了家的路。然而馬共已成歷史，不會再有華人敢集體反抗，馬共是活生生的祭品。神州則成了讀書人的樣板，對政治現實不滿，那就感時憂國，或者文字批判一下吧，只要留得性命在。神州因此在大馬華人的歷史有了它的歷史位置，一個象徵，華人的宿命。

註釋：

1. 詳鍾怡雯〈神州：在江湖與古典中尋找中國〉，收入《亞洲華文散文的中國圖象》（台北：萬卷樓，2000），頁145-165。
2. 溫瑞安〈直道而行：綠洲・天狼星・神州〉，收入溫氏編《坦蕩神州》（台北：長河，1978），頁78。
3. 收入溫瑞安《龍哭千里》（台北：時報，1977），頁253。
4. 詳鍾怡雯〈遮蔽的抒情——馬華詩歌的浪漫主義傳統〉、〈馬華散文的「浪漫」傳統〉，均收入《馬華文學史與浪漫傳統》（台北：萬卷樓，2009）。
5. 溫瑞安〈十駁〉，《坦蕩神州》，頁326。
6. 溫瑞安〈衣缽〉，《龍哭千里》，頁235。



神州的台北抒情

鄉土文學論戰時期神州詩社馬華詩人詩作風格

◆解昆樺

中興大學中文系專案專任助理教授

詩人最大的浪漫莫過於「現實即寫詩」的看法，這比起傳統我們所習慣「詩要挖掘現實」的看法稍有不同。詩人認為書寫詩這個動作本身就是歸屬於現實的一部分，書寫不止在煉意成象，還在使現實成為真實。



神州詩社社員唱社歌時的神態。

對故國山川的信仰

2005年8月，回到馬來西亞的周清嘯在歌唱中突然因心臟病死去，當時他唱的歌是他最愛的台灣流行歌曲〈榕樹下〉。榕樹樹鬚在亞熱帶的夏日微風中微微搖曳，一派長者閒散，在上個世紀1970年代一番追尋中國的旅程結束，於動盪驚心中周清嘯沒有帶回神州大陸一絲泥土，倒是帶回根深台灣鄉土之中茁壯的一首歌。〈榕樹下〉歌詞曰：「路邊一棵榕樹下／是我懷念的地方／晴朗的天空涼爽的風／還有醉人的綠草香……」他唱著，履蹈歌聲中最懷念之處。只是，那最懷念之處光景何許？竟如此令他肉身心折。

1975年周清嘯終於說服家人，在先抵台灣的神州諸子幫助下，再次由馬來西亞而至台北市，中國在他閱讀的古籍清晰可見，他所求的不過是那活在此中的落實感。戰後台北市仍屢經變動，在官方政治文化政策下以中國符號進行重新架構以成就其國都氣派。於是，「重慶」北路旁行可不就是那「南京」西路，若當清晨人聲未喧，輕踩腳踏車搖搖擺擺，「桂林」路到「廣州」街也不過數十分鐘。

台北這般密集的國都符號，確實成就了溫瑞安的長篇組詩〈山河篇〉。〈山河篇〉彷如大陸輿圖卷軸，翻開其詩〈長安〉旁是〈江南〉，〈長江〉隨後是〈黃河〉，〈武當〉隔壁不就是〈少林〉。一首緊挨一首，讀其詩彷似攤覽著中國圖卷。在現實中他們由羅斯福路三段、五段而到木柵指南路二段，在李豐楙住所不遠處安下了住處「試劍山莊」。[1]台北盆地邊郊圍繞著丘陵，溫瑞安或許就正在其間指認台北盆地內以大陸名都名之的街巷，在桌案成就他武俠小說以及詩中的神州。

在戒嚴時期神州馬華詩人取道台灣，台北就是他們所能到達最中國的地方了，因此〈山河篇〉裡頭的山川名勝總是想像成分大，閱讀〈山河篇〉我們總不免擔憂溫瑞安的浪漫想像與對中國傳統文本資源的一再擷用變照，如何能使詩中的「古之舞者」繼續支撐下去，繁衍出他所預期的長篇巨構。

溫瑞安最終勉力完成的〈山河篇〉說明了中國古典傳統文本內的中國，不只可游心寓目，還可寄寓己身。溫瑞安〈山河篇〉這些詩，主要寫於197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前後。彼時鄉土文學論戰競駁的議題沒有在溫瑞安〈山河篇〉乃至其相關詩文字中出現，這實反襯出他對神州中國的穩定信仰。那麼其他神州馬華詩人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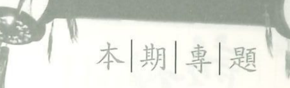
以詩語言辯證的旅程

基本上，帶著非常穩固的中國觀前來台灣的神州馬華詩人，在1970年代中末期詩作大致都有溫瑞安這樣運用中國古典傳統資源建構文本語境的現象，但他們各自也初步形成了彼此間稍有不同的風格。在神州詩社中，黃昏星負責最多同時也是最實際的社團刊物出版事務[2]，因此他比溫瑞安浸染了更多台灣（北）城市的移動經驗。

筆者曾請教黃昏星，神州詩人對鄉土文學







神州詩社出版的《神州詩刊》。

論戰的看法，他指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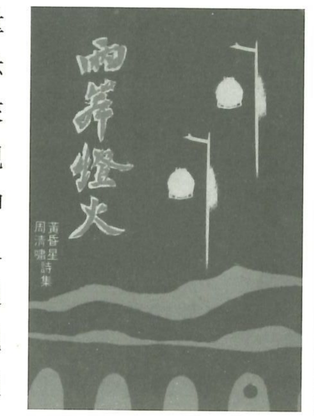
> 我對鄉土的看法是，因爲當時候很強調本土，可是在我們的立場，我們是覺得，你東西要寫得好不是以你寫作的內容是鄉土的來決定。詩不能沒有經過文學的修飾，要美化要有組織，不能像我們當時看到所謂的鄉土文學。……我們不認同他們所謂的鄉土文學，就是一定要用方言寫作。[3]

受到當時在馬來西亞華語使用逐漸被壓縮的語境狀況影響下，神州馬華詩人便以華文繁衍字句確守自身的文化立場，這使得他們穿越國界由馬來西亞抵達台灣的移動，本身便帶有強烈的語言文化性與政治性。語言本身即是一個對世界的再現系統，神州詩人帶著他們自己版本的蒼穹天地前來，在當時台灣（北）以中國為核心的文化語境，進行中國符號的再生產。如果在他們當時所能抵達的現實中國—台北中，那大陸疆土是干犯政治禁忌而不能經驗觸及的，至少他們也要維護台灣（北）的語言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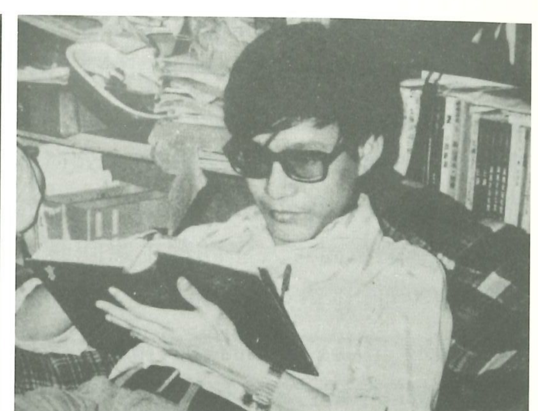
在語言中國的基本立場上，神州馬華詩人開始以詩辯證自己的旅程。殷乘風〈烏鴉〉即寫到：「烏者　武也　鴉者　啞也／同時武啞／以歷史來看／已與一種觀念搏鬥了數千年／方肯定自己的一生」，部分隱現胡適〈老鴉〉以物像象徵主體的寫法，但更著重從經典傳統之音訓釋名筆法發揮其現實國族的情志隱喻。以烏鴉之「武」，強健其晚清以來帶病體特質的國體；以烏鴉之「啞」，勉勵自身應為公義而鳴——當然，也另有暗示不斷言說中文避免主體瘖啞的深意。關於聲音與主體的書寫，黃昏星〈暮鼓晨鐘〉也這樣寫到：

> （前略）
> 我是人生裡那一顆最不明亮的星
> 告訴你許多路要照耀但都被遺忘
> 早晚，我一直嚮往現實的生活
> 如何寫詩，如何寂寞地和影子獨語
> 世事多變，在它模糊和清晰裡
> 改換我們辛酸的一生
> （後略）
>
> ——1976.1

夜空群星自有其明滅，黃昏星，亦即我，在他認識的宇宙裡以微光姿態存在著、傾訴著。儘管光暈殘焰，音量微弱，但他仍是一個預示者，為「你」指陳人生來路。以群星等級的高空視角覽看事物，往往充滿神性與浪漫主義情懷。詩人黃昏星不只以此視角會通對中國的凝望，還指向現實生活。詩人最大的浪漫莫過於「現實即寫詩」的看法，這比起傳統我們所習慣「詩要挖掘現實」的看法稍有不同。詩人認為書寫詩這個動作本身就是歸屬於現實的一部分，書寫不止在煉意成象，還在使現實成為真實。



周清嘯與黃昏星合著的詩集《兩岸燈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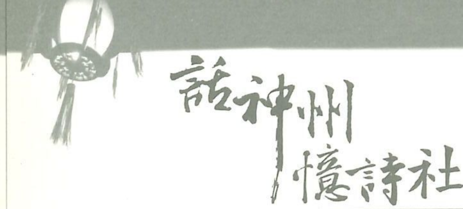
周清嘯。

即使我們不能左右無法件件透徹的世事反覆層湧包圍我們，干涉左右著我們對世界的觀看方式。但詩人仍以他微量（亮）的音聲，告訴「你」人生光陰幾番鐘鼓遞移，最現實的，或者最真實的，惟詩而已。

有意識析理現實與真實的，還有廖雁平。廖雁平〈主人與狗〉透過主人「我」的視角，呈顯出一個為現實半馴化的狗，藉此思考在現實中的自我主體真實是否也存在一再消滅的狀況。

這樣反覆藉主客體交叉書寫探討豐富現實與真實層次的寫法，成為廖雁平詩作具代表性的書寫策略，在其〈蓮花與泥鰍〉、〈魚與雁〉中都可得見。黃昏星、廖雁平在詩中辯證著生活與現實的書寫，與溫瑞安的想像中國相較顯得穩當而真實。在黃昏星詩中往往有一個詩話語的對象「你」存在，使其可款款投射、發展其詩語言。曾與黃昏星合刊詩集《兩岸燈火》的周清嘯，在詩作上也同樣大量置放一個傾訴、投射其語言的對象「你」。

例如周清嘯〈剪燭〉便這樣寫到：「外面的雨想我早走／而我想帶病陪你上長安，遊江南……在我死前，在我還有一點愛／你讀不讀完這卷詩？／你迷不迷失在長安城裡？」從其語言不難想見詩人在台北的青春時光對愛情的真摯專注，而其使用的語言物件符號如「長安」、「江南」，也以非常零星的方式維護著神州詩社的中國想像。但如今看來，周清嘯在這段台北時期的詩作，令人感到深刻的作品，同時也比較能區別其他神州詩人而呈現出自我語言個性的，還是比較能與台北發生現實經驗互動的作品。在〈新居〉一詩他寫到：



我們第一個故鄉外的家
每月三千塊的交換
粉牆剝落，地板龜裂
但大家都很滿意很高興
把它大大洗刷了兩天
（後略）

〈新居〉呈現了神州詩社馬華同仁一同居住並反覆以中國古典符號架構豐華的試劍山莊，在現實上的簡陋以及神州詩人們在其間茹苦共存宛如家人的情感。曾經擔任《自立報》校對的周清嘯與黃昏星一般，也有很豐富在台北市區穿行的經驗，對於現實台北小人物生活也自有觀察。在〈生涯〉周清嘯這般寫到：

妻從菜市場只買回
一臉的汗光和滿嘴的嘮叨
雞蛋又漲了，菜心沒處賣
近來她的脾氣可媲美賽洛瑪颱風
風力高達十七級，對我
只好悶著氣
喝昨夜已沖過的淡茶
今天，她又忘了買包「長壽」
丟過來的是大封大封的信
一看就知是退稿

明天妻又要拿書去牯嶺街了
仍然是一斤兩塊錢
報紙一份兩塊伍
唉，人瘦，書架更瘦
明天，妻會不會又要嚷了？
颱風過後，物價都搭了直昇機
只有陽光依舊
天天很慷慨地鋪滿
我那四面透風的屋子

對理想生命的實踐

比對目前筆者掌握的1970年代新興詩刊的史料，可以發現在神州詩社中周清嘯較常向其他刊物投稿詩作，〈生涯〉一詩即刊登於《詩人季刊》第九期。因此相對來說，他也較能與當時台灣本島戰後第一世代詩人[4]所關注的公眾現實書寫有所溝通。1970年代新興詩刊在鄉土文學論戰時期前後，如《草根》、《綠地》、《詩人季刊》多開始強化對書寫小人物、弱勢群體之詩作的刊登與組織。周清嘯此詩關注的即是一窮作家的生活，在策略上主要透過妻子凸顯其生活經濟的困窘。因此詩中妻子形象越「強大」，越反襯作家以及他文學理想的不堪。

1970年代牯嶺街舊書攤的盛況，如今我們已難遙想，周清嘯此詩對當時舊書報交易價格的記錄，除了多少留下存史作用外，更重要的還是透過反襯修辭中，凸顯出當時文學理想的哀涼稀薄。坐在那陽光放恣明亮的屋子中窮作家的困窘尷尬，或許隱然呼應著鄭愁予〈野店〉：「是誰傳下詩人這行業？黃昏裡掛起一盞燈」的字句，同時也襯顯出〈生涯〉文本中的「我」，以及文本外周清嘯的文學理想所可能張惘塵蒙著的昏暗光影。

我們自然知道，入夜後台北城市還有一片現代光影，還得在為生活勞頓穿越街巷的神州馬華詩人身上灑落。周清嘯的〈相許〉寫到：

或許到世上來就爲傾聽一道水聲
看一泓清麗的倒影潺潺
我是方舟上那不急不緩的搖櫓
柳岸的蓮歌，橋上的馬鳴
都成了書上浮虛的風光
（中略）
我就在現代豔媚的霓虹燈下
趕電影趕千萬人一樣的腳步
當一街吆喝一首狂亂的歌
烈風掃落葉，匆忙而潮濕的街心
水聲仍在耳道中航行
喚醒涉水而來的，也許是我底前生
（後略）

——1977

穿越以大陸古都代名的台北城街巷，周清嘯心中所懷抱的中國意象蒙上了豔媚的現代霓虹。在1970年代的現代台北，詩人所追尋的中國到底失真多少？沒人說得準。倒是那人潮倉促，擾亂了詩人前生來世的時序感。他擁有著殷乘風〈哀情〉中「佝僂在摩登時代裡／做更久遠的回憶」那樣的姿態，微弱地追索以中國為名的龐大前世，而耳蝸無端水聲嗡然，恍惚著詩人心智。誠如廖雁平〈原始舞〉一詩所寫：「哀歌已唱盡的我們／仍然要歌仍然要唱」，詩人言之不足，遂詠歌之足蹈之，在台北夜奔歌行。

我們不知道當時周清嘯唱的是不是正是那〈榕樹下〉，然而，關於歌，關於台灣，在這首詩寫成後的28年，周清嘯還要以生命作最後的實踐。命名不只是一種指稱主體，還作為一種回憶主體的形式。周清嘯原筆名為「休止符」，如今讓我們反覆咀嚼回想的是：難道他一開始就決定了以歌止的方式，止歇這一生勞苦，止歇在台北、在神州這段浪漫追航中國的旅次？

註釋：

1. 在筆者執行的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學調查研究補助計畫《70年代新興詩社及其核心詩人與詩刊調查研究》曾訪談李豐楙，李豐楙指出：「溫瑞安他們出事前，剛好我在政大讀博士班，他們就住在我住的房子旁邊。……溫瑞安他們搬到木柵……那時候呢我吃過飯散散步，知道他們那邊有活動時，就會過去看一看，若剛好碰到比較熟的，我就會跟他們聊聊天，但那時我已經不太參加他們的活動，因為我忙著寫論文。他們從租這個房子開始，就大剌剌在上面掛了神州詩社的招牌。」
2. 特別是神州詩社後來除詩刊外還成立青年中國雜誌社出版《青年中國雜誌》，而神州也與長河出版設有緊密互動。
3. 解昆樺《70年代新興詩社及其核心詩人與詩刊調查研究》（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學調查研究補助計畫成果報告書，2009年）。
4. 指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末初生者。

交流、合作、發展——創造文學的華文世界

21世紀世界華文文學高峰會議

時間：2010年4月15日至4月24日
地點：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花蓮市

會議主題／【交流、合作、發展】

(1) 交流：當下國際及兩岸形勢，走向消除爭端，建構和解。為促進團結，深化交流，我們特以〔交流〕為會議第一主題。
(2) 合作：通過文學作家會議的交流，各地作家／學者將營造出創作研究的合作勢態，我們特以〔合作〕為會議第二主題。
(3) 發展：交流溝通意趣，合作建立信心。循此相互惕勵，共創中華民族文學的發展，我們特以〔發展〕為會議第三主題。

會議目的／【創造中國文學的世界】

(1)〔推動華文文學的建設〕是會議重要的目的。藉由世界華文文學高峰會議的召開，對華文文學產生建設性影響。
(2)〔創造華文文學的世界〕是會議最高的冀求。落實會議主題，交流、合作、發展，努力創造華文文學的世界。

＊議程或有更動，最新會議詳情請上新地文學季刊社
http://kuofeng1933.pixnet.net/blog

參與會議海外作家／學者

◎高行健
巴黎／小說家，戲劇家，水墨畫家，文學翻譯家，現代文學理論家，「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劉再復
丹佛／詩人，散文家，國際著名文學理論家、美學家，美國柯羅拉多大學教授、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

◎馬森
溫哥華／小說家、戲劇家、文學論評家，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原英國倫敦大學教授，國立成功大學教授。

◎瘂弦
溫哥華／詩人，詩論評家，曾主編《創世紀》、《詩學》、《幼獅文藝》等刊物，原聯合報副總編輯兼聯合報副刊部主任。

◎王潤華
新加坡／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文學博士，詩人，文學理論家，原新加坡作家協會主席，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主任。

◎許文榮
吉隆坡／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現代文學論評家，著作有關新華、馬華文學專論多種，馬來西亞國立拉曼大學中文系主任。

◎李歐梵
香港／美國哈佛大學博士，散文家、翻譯家、文學理論家，香港中文大學東方研究中心主任，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

◎鄭培凱
香港／美國耶魯大學博士，詩人，散文家，現代文學理論家，著詩集、文學論文集多種，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任。

◎王蒙
北京／小說家，散文家，文學評論家，紅樓夢學家，著各類文學作品數十部，原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部長。

◎劉心武
北京／小說家，紅樓夢學家，中央電視台〔百家論壇〕紅樓夢主講，著長、中、短篇小說數十部，原《人民文學》月刊主編。

◎謝冕
北京／詩人，詩論家，詩學教授，《詩探索》主編，北京大學語言文學研究所所長，現北京大學詩歌研究中心主任。

◎閻連科
北京／大陸當下青壯代著名小說家，著有長、中、短篇小說數十部，魯迅文學獎、茅盾文學獎、老舍文學獎得主。

◎黎湘萍
北京／文學博士，現代文學論評家，原日本一橋大學言語社會學科客座研究員，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台港澳文學研究室

◎董健
南京／戲劇學家，著中國古典戲劇、現當代戲劇論著多種，南京大學教授、文學院長、副校長，現任中國戲劇學會主席。

◎胡星亮
南京／散文作家，戲劇學家，現當代文學評論家，著作現代文學評論，現當代戲劇研究專著多種，現任南京大學戲劇系主任。

◎劉登翰
福州／詩人，詩論評家，著名研究台灣文學之學者，著有《台灣文學隔海觀》、《台灣文學史》等，現任福建師範大學教授。

海外報刊／記者

◎石一寧
北京／文學評論家，報導文學作家，海峽兩岸比較文學研究學者，著有現當代文學論著十餘種，現爲《文藝報》編輯。主任。

◎夏榆
北京／散文家，小說家，文學及文化評論家，資深報導文學研究學者，著散文、小說、評論等二十餘種，現任職《南方週末》。

◎林建法
北京／現當代文學史家，文學評論家，中國人民大學文藝思潮研究所研究員，現爲北京《當代作家評論》主編。

◎毛蕾
南京／散文家，小說家，現當代中國文學史料研究學者，著有小說集、報導文學、文學史料研究多種，現任職《金陵晚報》。

21世紀世界華文文學高峰會議議程

2010年4月15日至4月24日 台北、台中、台南、花蓮

台北／台灣大學場次

第一天：4月16日，星期五
場地／台灣大學文學院國際會議廳

開幕式 09：00－09：50
第一場 10：20－12：00
主持人／郭楓
引言人／王蒙、高行健、劉再復
瘂弦、李歐梵、陳若曦
第二場 13：30－14：40
〈論文發表：文學自性的毀滅與再生〉
主持人／柯慶明
發表人／劉再復　討論人：劉心武、謝冕
第三場 15：00－16：00
〈作家演講：文學中的情愛滄桑〉
引言人／李歐梵　演講人／王蒙
第四場 16：10－17：10
〈作家演講：現代詩的繼承〉
引言人／應鳳凰　演講人／瘂弦

第二天：4月17日，星期六
場地／台灣大學文學院國際會議廳

第一場 08：20－09：30
〈論文發表：詩歌運動的記憶〉
主持人／梅家玲　發表人／謝冕
討論人／鄭培凱、陳義芝
第二場 09：40－10：40
〈作家演講：認同一作家的病痛〉
引言人／陳若曦　演講人／高行健
第三場 10：50－12：00
〈論文發表：二十世紀台灣現代戲劇的美學走向〉
主持人／鄭毓瑜
發表人／馬森
討論人／董健、胡星亮

台中／中興大學場次

日期／4月18日，星期日
場地／中興綜合教學大樓國際會議廳

開幕式 10：00－10：20
主持人／邱貴芬
致詞人／蕭介夫、林富士、郭楓
第一場 10：30－12：00
〈座談會：書寫與跨界－創作者的文學實踐與生命地圖〉
主持人／廖振富　座談人／高行健、瘂弦、王潤華
第二場 13：30－15：00
〈座談會：理論旅行與文化翻譯－文學研究的新視界〉
主持人／楊翠
座談人／劉再復、李歐梵、許文榮
第三場 15：20－16：50
〈座談會：跨境喧嘩－文化研究的多重視野〉
主持人／江乾益　座談人／鄭培凱、馬森、王潤華
閉幕式 16：50－17：00
主持人／邱貴芬　引言人／林富士、郭楓

台南／成功大學場次

第一天／4月20日，星期二
場地／成功大學文學院國際會議廳

開幕式 09：30－10：30
主辦人／陳昌明、郭楓　作家／王蒙、劉再復、李瑞騰
第一場 11：00－12：00
〈作家演講：走出二十世紀的陰影〉
引言人／劉再復　演講人／高行健
第二場 13：30－14：40
〈論文發表：幻想南洋與南洋幻想：從中國到本土東南亞文學想像〉
主持人／陳益源　發表人／王潤華　討論人／瘂弦、謝冕
第三場 14：50－16：00
〈論文發表：雙重經驗的跨域書寫〉
主持人／陳昌明　發表人／劉登翰
討論人／劉心武、黎湘萍
第四場 16：20－17：20
〈作家演講：文學的愧疚〉
引言人／林建法　演講人／閻連科

第二天／4月21日，星期三
場地／成功大學文學院國際會議廳

第一場 09：00－10：10
〈論文發表：1949年之後中國當代戲劇啟蒙精神的衰落〉
主持人／吳達芸　發表人／董健　討論人／馬森、胡星亮
第二場 10：30－12：00
〈作家座談〉
主持人／蘇偉貞　座談人／王潤華、許文榮
（台灣作家5位）

花蓮／東華大學場次

第一天／4月23日，星期五
場地／花蓮遠雄大飯店 國際會議廳

〈歡迎會〉16：00－17：00
主辦者／林美珠、郭楓
第一場 19：20－20：00
〈國立東華大學溫世仁諾貝爾講座〉
引言人／林美珠　講座人／高行健

第二天／4月21日，星期三
場地／東華大學工學大樓國際會議廳

第一場 09：10－10：10
〈作家演講：小說的內真實與外因果〉
主持人／吳明益　演講人／閻連科
第二場 10：30－12：00
〈作家座談、華文作家作品討論〉
主持人／李依倩
對談人／瘂弦、劉心武、劉登翰、黎湘萍、閻連科
台灣作家：陳列、陳黎等
第三場 13：30－14：30
〈作家演講：談邊緣寫作〉
主持人／許又方　演講人：劉心武
第四場 14：40－16：00
〈學者座談：海峽兩岸文學交流的前景〉
主持人／須文蔚
對談人／馬森、謝冕、劉登翰、董健、胡星亮
東華學者：莊信正、吳明益等

老學三合一：書呆、書生、真人

我讀王邦雄《老子道德經的現代解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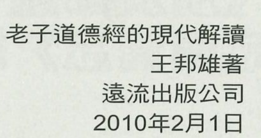
◆高柏園
淡江大學中文系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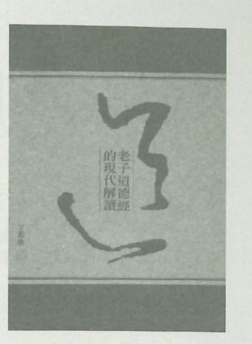
《文訊》總編封德屏博士在一次宴會裡，談及王邦雄教授的新作《老子道德經的現代解讀》，認為王教授做為台灣學界老學權威學者，其壓箱之作豈可放過，希望我能為文引介。王教授是我大學至博碩士論文的指導教授，對王老師的「球路」不算陌生，加上本書的確是王老師的「老學定論」之作，作為弟子義不容辭接受任務。

誠如王老師所說，其對老學之研究可大分為三期，第一期以《老子的哲學》為代表，此書為王老師升等為教授之代表作，其中對老子時代之定位及思想性格之論述，具有決定性的影響。由老子之文獻內容推論其時代，進而加以定位，其應在孔子之後，孟莊之前。第二期有老子三書的出版，此即《老子道》、《生死道》、《人間道》。人間在生死之間有無限奧祕與意義，而此奧祕無它，即生活之智慧與人生的安頓。相對而言，《老子的哲學》是標準的學術論述，深入老學之世界觀與價值觀，予以徹底的知識展示。有了知識，還要轉識成智，化知識為智慧，將結構知識之有形轉化為解構智慧之無形。前者為在家，後者為出家，所謂入其內，出其外也。至於第三期，則以《老子道德經的現代解讀》為定位，將在家之知識結構與出家之靈動智慧融為一爐，不落二邊，斯為中道第一義諦。其難度亦正在此！

> 「爲學日益」的知識進路，可能成了「書呆」，書讀進去而生命出不來；「爲道日損」的生命進路，則由「書呆」化身爲「書生」，生命靈動了卻不知其所歸；既消化了經典，再活用於人生，化絢爛爲平淡，將天大地大引入家常日常中，不凸顯生命的光采，而歸於生活的平實。似乎亙古以來，人間就是如此眞實而美好。這一來，出家的「書生」，已蛻變而爲在家的「眞人」了。（頁4）

依王老師文，吾人對老學甚至一切生命的學問皆可有三變可說。首先是將此學問以知識之態度面對，既為知識則其對生命亦只是知識，客觀而無熱情與動力，這說明了「老子專家」的生活可能非常不像老子甚至反老子。然而此知識之路畢竟展示了老子的思想與智慧，重點在能否別開生面以實踐真實回應之，此即進入「書生」的層次。實踐乃是生活內容之總和，生活中種種內容可謂豐富，唯如何在此諸多事情之間得其總要歸宿則為一大挑戰。易言之，書呆以抽象的知識之理掌握了老學的架構，卻無法兼顧其具體生活之智慧；而書生則以生活實踐為主軸，於一一具體之事象中體會道之無量與豐富，唯此中仍需有超越之智慧「統之有宗，會之有元」以為統攝也。因此，真人之為真人，





老子道德經的現代解讀
王邦雄著
遠流出版公司
2010年2月1日

即在其以不可道之智慧統攝此可道之一切，而更以種種生活之內容予以具體之展示，可說是由抽象、具體而至「具體之普遍」之道也。茲以《老子・第十七章》為例，王老師在此章引用《永樂大典》、《吳澄本》、《河上本》、蘇轍《老子解》、王念孫《讀書雜志》等文獻為對話之對象，在文獻及義理上加以討論、批判，此可說是書呆知識之學的基礎。其次，以現代的語言說明政府的價值與層次，可說是具體的智慧，而反映出書生的靈動。然而，當綜觀全文，則知既無書呆亦無書生，唯有真人真知如流行。易言之，此時之書呆已然活化，書生已然定位，皆化為真人真知之內容。因此，此中之三變其實並非直線性的三階段，而應該是螺旋式辯證模式，即書呆、書生、真人而為一，其中之三相皆為虛相而已！果如此，則讀者亦不應只以此書為壓箱之作而已足，仍應對《老子的哲學》及老子三書再三致意，如是方能與王老師的生命同步而共臻真人之化境。至於三期作品究應孰先讀，此則可相應讀者的生命情境而定，寫論文做研究，《老子的哲學》仍為首選；若問生活智慧，則老子三書正對味；至於研究已了，智慧已明，則不妨以本書為引介，與自家生命學問相印證。

即就本書而言，我仍然建議依序而讀，先掌握前三章，「首章開講形上學，二章反思價值論，三章則落實政治論。這三章義理的統貫，堪稱整部《道德經》的總綱。」形上學為道為本，反思價值論為利為用，而政治則為現實之表現，此可謂內聖外王之道的總綱。然而，如何能悟道，如何能反思價值，如何能安天下百姓，此非聖人無以致之，而成聖之道則不能離開工夫，此即可注意第十六章，因為「此為老子講修養工夫最直接也最關鍵的一段話。」（頁83）「致虛極，守靜篤」可說是老學工夫論的六字箴言，虛靜皆在心上做工夫，「心由虛而靜，是為虛靜心，心虛靜如鏡，一者鏡子沒有自己，二者鏡子把自己放平，『虛』與『靜』正是鏡子的二大特質。」一如《莊子・應帝王》所云：「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此為藏鏡人之智慧也。再者，應特別用心研讀第三十八章，此為〈德經〉的第一章，具有與儒學相比觀之重要內容，也說明老學在避免自我封閉的基本用心。此外，王老師對每一章皆有一句總結語，可謂點睛之要，尤可玩味再三也。

現在，我想讀者不免要問：可道非道，今閣下之道是書呆、書生抑或真人之道？答曰：知可道非道是書呆，既知非道而道是書生，而讀者諸君之問可說是真人之問，此唯王老師真人始得懸解，不知讀者以為然否？

邊邊角角看文壇

我讀隱地《朋友都還在嗎？——《遺忘與備忘》續記》

◆張瑞芬
逢甲大學中文系教授



朋友都還在嗎？——
《遺忘與備忘》續記
隱地著
爾雅出版社
2010年4月

距離林海音的時代很遠了，沒想到資深出版人隱地出了一本30年後的《剪影話文壇》。

2010年開春未幾，隱地就以〈一日神〉榮獲九歌98年度散文獎，同時《朋友都還在嗎？——《遺忘與備忘》續記》這本新作，又承繼了一年前《遺忘與備忘》的文學史話主題，成為一組完美的姊妹書。《朋友都還在嗎？——《遺忘與備忘》續記》記人，《遺忘與備忘》編年，雙璧連珠，在寒涼人間，就像是點燃了一盞不肯熄滅的燭火，照亮了周天的黝暗。

自稱「生命的列車繼續往前開，窗外的白霜怎麼爬上了我的眉毛？」的隱地，經營爾雅出版社三十餘年了，自己也擁有不俗的品味和一支健筆。面對文學市場近年的式微，他是正直、純樸、老派且熱腸的，像唐吉訶德奮力對抗著風車般，守著最後一道純文學的防線。你瞧他近來出版的書——張曉雄《野熊荒地》、魯蛟（張騰蛟）《舞蹈》、季野《人間閒日月》、曹介直《第五季》或《Dear Epoch——創世紀詩選》、《新詩播種者——覃子豪詩文選》，冷門極了，讀來卻真的不錯。而自2007年以來，隱地持續在《中國時報》、《人間福報》撰寫專欄，牽動了多少老讀者的神經。他直言社會冷漠，年輕一代全都掛在網路上，「對什麼都沒有意見」；慨嘆朋友不見，副刊消失；研究攝影家柯錫杰的自傳與《正訛》這樣的字辭辨正書，並懷念鉛字排版的書與卡萊葛倫的老電影。尤有甚者，徐訏和司馬桑敦的書怎麼書店都找不到了呢？

於是你想起余光中1973年那首〈守夜人〉：「五千年的這一頭還亮著一盞燈／四十歲後還挺著一枝筆／已經，這是最後的武器／即使圍我三重／困我在墨黑無光的核心／繳械，那絕不可能」，不正像寫隱地一般？新科技席捲而來，即將終結了紙本書的生命，更糟的是讀者板塊已經早一步像南極冰山一樣的碎裂崩解了。隱地《朋友都還在嗎？——《遺忘與備忘》續記》，其實問的或許是「讀者們都還在嗎？」像靜夜中發出的一聲絕望吶喊或熱情問訊，迴盪在不知名的凝凍空氣中。

惛惛之事，赫赫之功。作為一個和作家打了40年交道的老編，文壇的瑣細小事、邊邊角角與旮旯縫兒，幾乎無一不知，《朋友都還在嗎？》寫人，因之註定比《遺忘與備忘》的記事更有看頭，也更能滿足讀者的窺探慾。尤其隱地又是個和作者知心相交，習於親筆寫信搏感情的人，從這一點看來，孫如陵、王鼎鈞、瘂弦、林文義這些稱職的編者也都適合搭些照片，寫一本《剪影話文壇》，保證精采絕倫，也讓部落格後生小輩略略感受前輩風範與早年文壇的厚道。

隱地《朋友都還在嗎？》篇幅短小易讀，主要分三大部分：「書前書後」、「人物篇」、「邊邊角角篇」，其中尤以兩兩並列的「人物篇」與發抒己見的「邊邊角角篇」最為全書主軸。在「人物篇」這些看似不經意的海陸雙併組合裡，篇題精緻有味，內裡蘊藏深意，有些意念甚而可以擴大供研究生去延展深論了。例如冷副刊（被動篩選稿件）與熱副刊（主動策畫約稿），二者代表的寫作環境與發表模式異同；《聯副》與《中時副刊》前後策畫的海外學人專欄，啟動了70至80年代文壇與學界的合作模式與新思潮，以及中華民國筆會季刊和台灣當代文學譯介史。而「邊邊角角篇」也有趣，細數文壇業績多寡（誰寫得最多／最少？），漫談年度詩文選的苦心經營，在書展會場回憶半世紀時光流轉，嚮往一個書店街的時代來臨，驚呼暢銷書封面之醜陋無文，憂心純文學副刊園地的消亡。總之，這還是那個曾經使我不覺噗哧笑出來的隱地，他的〈再生詩〉曾有這麼幾句煞尾：「……但他實在是一個好人／只不過寫了一些壞詩／所有寫得出好詩的／全是壞人」。

瘂弦或者洛夫，無疑都是壞人，而五條領帶三雙皮鞋走在路上的凡夫俗子如我等，白色小馬般的年齡，綠髮的樹般的年齡，無疑都已過了。「用青春的詩，抵擋自己心理的老和生理的老」的，是這許許多多戀舊的，寫不好詩，但可以體會文字的溫潤與幽默的讀者。

我喜歡《朋友都還在嗎？》裡〈孤獨國主與三輪車伕〉寫周夢蝶和張清吉。前者一襲長衫，垂眼低首，端坐街頭賣冷門詩集還不讓還價，後者從三輪車、舊書攤到成立志文出版社「新潮文庫」，同樣的苦心孤詣，是台北文壇不可欠缺的一景。〈讓能言鳥繼續歌唱〉寫歸人與楊喚，巧妙引用了楊喚的詩句：「詩，是一隻能言鳥，要能唱出永遠活在人們心裡的聲音」，評論家與詩人的生死至交，不離不棄，令人動容。〈思念古典輝光〉寫臺靜農和柯慶明，用柯慶明書名《昔往的輝光》引題，道出師生的契合相知，有別於林文月之於臺靜農的敬謹無違。其他還有〈戲劇詩人和諾貝爾獎達人〉寫瘂弦和鄭樹森，〈飄走了的風華年代〉裡寫彭歌與殷張蘭熙，70年代筆會同仁與春台小集，在春日台北靜謐的街頭與玉蘭花香中，就此成了絕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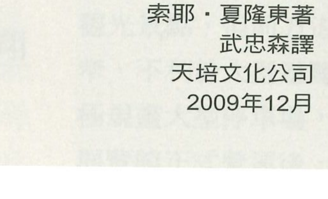
最後的守夜人守最後一盞燈，只為撐一幢傾斜的巨影。邊邊角角，文壇餘事，《朋友都還在嗎？》是隱地的真性情，讀者的同理心，以及2010年初春，一條緩緩前行的，時光的巨流河。

書評書介

徘徊在冰冷與熱情之間的心靈

評述索耶．夏隆東《背叛者之歌》

◆郝譽翔
中正大學台文所教授





背叛者之歌
索耶．夏隆東著
武忠森譯
天培文化公司
2009年12月

《背叛者之歌》是我很喜歡的那一種類型的小說。它的文字平實不浮誇，對於現實世界的觀察分析又皆有所本，而不是憑空地胡謅，或是套用一番世俗的陳腔濫調，也因此讀起來，格外真切得叫人心驚。

某些小說是作者個人才華的展演，像是一場精采的脫口秀；但某些小說的作者則是隱身到幕後，努力要讓讀者看見事物複雜的真面目，而《背叛者之歌》的作者索耶．夏隆東無疑是屬於後者。他以北愛爾蘭共和軍做為題材，寫成了這一本真實得近乎新聞報導，但卻又情節絲絲入扣、充滿懸疑的小說，豐沛的情感，軟化了原本生硬的題材，也充分傳達出革命的抒情、理想、浪漫與失落，並進而思辯人生的價值究竟何在？是公平正義？民族尊嚴？信任友誼呢？還是金錢與權力？然而再多的理想，也都抵不過殘酷的現實與威權體制的掌控，而所有的個人在大歷史之下，也都不過淪為一隻渺小的螻蟻罷了，激情的血花，終歸要如同一場炫麗的煙火，紛紛墜落於黑夜之幕下。

索耶．夏隆東寫出了北愛爾蘭革命的恐怖與美麗，憤怒與哀傷，而且他也不只是要寫北愛一地而已。讀《背叛者之歌》，其實更常浮現在我腦海的，是從19世紀末以來便在全世界各地風起雲湧的革命，應國族意識和自由平等概念的召喚，弱勢者起而抵抗強權，追尋獨立的戰火延燒各地，一直到今日，這把真理之火也都還未曾停息。但就好像《背叛者之歌》所描述的北愛爾蘭共和軍，絕對不能被簡化成為恐怖分子，或是基進組織的暴力行為，而真正暴力的，恐怕是以國家之名出師的強權，譬如英國。索耶．夏隆東一直避免把革命粗糙地二元化，分成正義和邪惡的兩方，而反倒藉由一個被英國收買的北愛共和軍的背叛者泰倫．米翰，寫出了戰爭雖然是一場理想的悲壯之爭，但不可諱言的，它也同時既殘酷，又骯髒。

在我讀過關於北愛的作品之中，《背叛者之歌》應是寫得最深刻動人的。假如不是索耶．夏隆東曾經深入北愛戰爭，乃至於廣泛地理解當前世界的複雜與衝突，大概不可能達成。他曾經任職法國左派第一大報《解放報》，也是資深的戰地記者，多次親赴前線作第一手的採訪，而他對於北愛爾蘭的報導，更曾獲得法國阿爾貝隆德新聞獎。長年的戰地經驗，以及具有批判性的左派觀點，使得他寫起北愛時，自是突破了一般人的狹隘成見，而這也提示了我們，文學尤其小說不能只靠一枝生花妙筆，或是三寸不爛之舌，更重要的，乃是對於人性乃至社會多元的同情與理解。

不過，也別以為《背叛者之歌》就是一本報導文學。索耶．夏隆東其實是說故事的高手。他選取的敘事觀點令人激賞。小說的主角並非北愛爾蘭人，而是一位與北愛毫無淵源的法國弦樂器師傅東尼，他在無意間，結識了北愛共和軍的成員，從此捲入這一場戰爭，甚至不知不覺被背叛者泰倫．米翰利用。《背叛者之歌》選擇以東尼的觀點去敘述，而北愛的悲劇、人民滄桑的面容與深沉的內心，一再激起了他早就熄滅已久的熱情，而相形之下，他自己的故鄉法國巴黎，卻是一個冷漠、孤獨、乏味又疏離的資本主義城市。東尼在北愛貧窮的街道上，重新尋回了自己，也在這一場與他原本毫不相干的革命中，找到了存在的價值，乃至於他念茲在茲的，以生命相許的友誼。然而到了最後，這段友誼卻背叛了他，譏笑他：「對這個國家還真的是一無所知」。

寫到這裡，索耶．夏隆東似乎是要一筆勾消東尼的信仰與追尋了，而指出這一切都是愚人的荒謬劇。但他卻不如此，結尾東尼與一個長年支持北愛共和軍的老太太見面，道出了每個人都有軟弱陰暗的一面，而每個人內心也都隱藏著一個「背叛者」，不論戰爭或和平時期，都有「泰倫．米翰」存在。於是在寬容與理解之中，愛與信仰又重新得以復活，不容質疑，栩栩如生。而這也是《背叛者之歌》最精采的地方，它一直在困境之中，翻轉出新生的希望，也在最貧乏荒蕪之時，燃燒生命的動能。辯證永不止息，它不會輕易作出結論。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小說中關於修補小提琴的描寫，亮光漆的製作，指板的刨修，篇幅不多，卻細緻動人，流露出主角東尼一顆安靜又封閉的內心，也令我想起一部同樣以弦樂器師傅為主角的法國電影《今生情未了》，原名《冬之心》，更能點出主題。而《背叛者之歌》所描寫的，不也正是一顆顆徘徊在冰冷與熱情之間、顫動不已的心靈嗎？

這世界埋藏多少理想

◆編輯部

金門

◆陳延宗

金門藝文座談會年前登場

金門縣政府於新春前夕特別召開「歲末敘暖・藝文薈萃：2010年金門地區藝文座談會」，邀請台金兩地縣籍鄉親及藝文人士四十餘人與會，研討金門未來文化建設走向，提出多面向文化創意構思。

座談會於2月6日假金門縣政府第一會議室召開，由金門縣長李沃士主持，與會者包括文化局長李錫隆、金門學研究會理事長蔡鳳雛、宗族文化研究會理事長黃奕展、金門縣美術學會理事長楊誠國等，吳鈞堯、李錫奇、李錫敏、李仕德與蔡卓等專程返鄉與會。

金門縣長李沃士指出地區一直強調以「文化」、「觀光」為施政主軸，卻始終欠缺整體性規畫，實則，縣府可以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希望透過這個機會，彼此相互交流，彙整出好的意見，待文化局將意見整理後，以作為具體施行的探討，並將分類的議題逐步來探討實行。

《金門日報》舊版報紙進行數位化

有鑑於金門為潮濕的海島型氣候，常年受霧氣與濕氣影響，庫存舊版報紙易受蟲蛀與發霉，由《正氣中華報》改制的金門日報社，繼前年在國立台中圖書館協助下，將前身時期的《正氣中華報》數位化典藏後，民國98年繼續將改制後的紙版《金門日報》統一數位化，目前已完成，提供讀者們最貼心的網路服務。

金門日報社於民國54年10月底改制，隸屬金門縣政府，並以八大版為海內外金門鄉親暨讀者們服務，另於民國91年底推出網路版新聞至今，「浯江副刊」同時接收網路徵文投稿，妥善發揮數位世界多元特性與功能。

金門日報社指出舊版報紙進行數位化作業，除可將珍貴原始資料永久保存免於受損，更能提供讀者貼心服務，讓讀者在搜尋資料時節省精力與時間，並提供專家學者或學術研究單位參考之用。有興趣讀者，可上該報網址http://archive.kmdn.gov.tw/數位典藏。

澎湖

◆雲翔

澎湖生活博物館試營運

澎湖最大室內展覽館——生活博物館，預定今年四月正式對外營運，主管單位澎湖縣政府文化局，在農曆新年前至四月底先行試營運，參觀的民眾對於館內規畫設計感到相當新奇，看好未來發展前景。首度揭開神祕面紗的澎湖生活博物館，迎門而見的就是「微笑牆」，掛滿澎湖常民生活的笑容，並以文字、圖片記錄快樂的理由，讓參觀的遊客感受到澎湖民眾的蓬勃生命力；二樓主展場則以澎湖常民生活為主，放置在門口的大目艇，由模型船製造名師韋慶陽監造，全部依循古法及書籍記載製作，另外還有媽宮古城模型、互動式觸控螢幕、石滬及曝曬小管乾、王船介紹及多媒體影片等，兼具傳統與現代化的設計，普獲各界好評。



澎湖生活博物館期能帶動觀光商機。（雲翔提供）

三樓則是靜態展出及澎湖劇場，整體的設計以傳統喜氣紅色為主，同時澎湖生活博物館採取開放式設計，與鄰近孔廟連成一氣，有助於未來參觀動線規畫，並配合成為帶狀觀光景點，但前方道路僅有二線道，過於狹窄，不利於大型遊覽車停靠下客，因此仍積極規畫大型停車場，期望未來澎湖最大室內展覽館正式營運後，能成為澎湖觀光地標，帶動鄰近商圈觀光商機。

澎湖風景郵票展覽

澎湖美景渾然天成，印製在郵票上，就成為宣傳旅遊觀光的利器，中華郵政發行「風景郵票——澎湖篇」一組四枚，將澎湖七美小台灣、小門玄武岩、七美雙心石滬、小門鯨魚洞等美景，盡收方寸之間，於2月24日至27日一連四天在澎湖文化局中興藝廊展出。

長期以來澎湖躍登國際觀光舞台，缺乏行銷曝光的管道，此次結合郵票發行，首度以澎湖美景為主題，發行第一套澎湖篇風景郵票，澎湖郵局為紀念首度發行的澎湖郵票，並以「台灣風景、生態之美」為主題，將歷年來中華郵政發行的台灣各地美景、生態郵票同堂展出。

澎湖郵局總經理陳武雄表示，中華郵政發行澎湖篇風景郵票，主要是結合方寸之美，向全國行銷澎湖美麗的景點，甚至廣為向國外集郵愛好者宣傳，讓澎湖的觀光起飛，旅遊業能更蓬勃發展，達到中華郵政回饋地方的美意。郵票展覽首日，澎湖郵局也在現場設立臨時郵局，服務集郵人士，並贈送精美首日卡。

花蓮

◆邱上容

法譯、日譯陳黎詩選相繼在國外出版

經過兩年多的籌畫與實際作業，以及著者、譯者就選詩與翻譯密切的聯絡、討論，獲得文建會補助出版的法譯、日譯《陳黎詩選》最近陸續出版。法譯本*Les confins de l'Île*（島嶼邊緣），由法國里昂第二大學教授Marie Laureillard（羅瑪麗）博士翻譯，法國Tigre de Papier（紙老虎）出版社出版，收陳黎詩百餘首，中法對照，厚262頁。日譯本《華麗島の辺緣》，由現在慈濟大學東方語文系任教的上田哲二博士翻譯，日本東京「思潮社」出版，厚304頁，收詩百餘首，並附陳黎散文七篇，及譯者解說。這兩書的翻譯出版，為持續為台灣文學向世界發聲的文建會「中書外譯計畫」，又增添了可觀的新成績。

小野「野學堂」文學與影像的盛宴

作家小野於今年三月至五月於東華大學擔任駐校文學家，駐校期間將以「野學堂」作為活動名稱，進行校園的互動學習實驗。三月起的每週三下午，小野會將自己進行中的創作或文化活動與學員分享、互動，並指導學員進行各類創作，如：小說、散文、劇本、童話、影視作品等。

三月份主題為「文學與影像」，包含了當紅電影《艋舺》的歷史重建和戲劇表現、電影金穗獎作品的文學性、國際兒童影展、台灣新電影甚至行動短片的創作。四月份主題為「文學與戲劇」，探討關於進行中的紀錄片及電影計畫、音樂劇等。五月份主題為「文學與生活」，從小野自己的專欄寫作談起，擴及兒少文學創作經驗及藝術生活分享。除此之外，還有四場專題演講，內容充實生動，各項活動時程可參考東華大學中文系網頁公告。

社區文化繪本故事

花蓮縣文化局委託東華大學藝術學院進行「社區文化繪本故事」出版計畫，於98年度發表《石頭男孩》與《龍眼樹的故鄉》，兩本書分別以花蓮的石雕藝術，以及吉安鄉慶修院為主題。負責出版計畫的東華大學藝術學院教授徐秀菊說，此二本繪本事前還要訪問地方的文史工作者、藝術家，呈現在地人的在地故事。其中，繪本《石頭男孩》由花蓮在地的繪本畫家鍾易真創作，曾任國立編譯館特約美術編輯，1986年開始創作繪本，兩年後到花蓮定居創作，繪本故事呈現小男孩欣賞花蓮的石頭，如何和石頭對話的過程，讓「花蓮的石頭說故事」。

《龍眼樹的故鄉》作者劉伯樂，文化大學美術系畢業，畫作獲「全國油畫大展」特優獎，隨後進入教育廳兒童讀物出版部擔任美術編輯，並從事插畫工作，插畫作品入選歐洲插畫大展。《石頭男孩》作者鍾易真女士，1986年開始繪本創作，1988年返回花蓮定居，除了繼續繪本創作，更積極在花蓮推廣繪本創作教學與繪本閱讀，2006至2008年參與指導東華大學視研所繪本創作課程。

台東

◆掌門

關山警史資料的歷史價值

在台東縣關山警察分局，有一個頗富盛名的「關警史蹟文物館」。該分局日據時代稱為「里壠支廳」，在儲藏室裡保存約有兩百多種文史資料，這批年代悠久的物件，深具歷史意義及價值，日前即有日本的國騰士郎先生親自到該分局「尋根」。國騰士郎出生於關山，日據時代，父親任職「台東警視廳巡官長」，相當於現在的警察局長，六歲時才返回日本，在公職退休後，隨同妻子至關山做尋根之旅。當他看到警史館內日據時代手抄本的戶籍簿內有關自己的資料，不禁喜極而泣，林宏輝分局長表示，「關警史蹟文物館」雖屬偏遠，卻能夠透過媒體行銷至全國甚至是國外，至為難得。他期望透過民眾參訪警史館的過程，一點一滴改變對於警察嚴肅的刻板印象，以形塑警察新形象。



台東教育電台廣播書車以前進災區學校的方式，鼓勵學童正面的學習。（台東教育廣播電台提供）

廣播書車前進災區

自從去年莫拉克風災過後，台東教育電台的廣播書車便前進災區學校，選擇正面、勵志的故事，讓學童能從遊戲、故事當中抒發心情，並且能將自己與故事主角連結，進而從中獲得鼓勵。今年，廣播書車更進一步，結合台東西區扶輪社、小兵出版社、彩虹愛家生命教育協會及大穎文化公司等社會資源，擴大辦理活動。在每一場活動中，除了由節目主持人為學童講述故事，也贈送好書，讓偏遠學童獲得圖書資源，感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愛。如二月份就贈送由台東西區扶輪社贊助購買的《小公主與鹽巴王子》、大穎文化提供的《我覺得…》，以及小兵出版社提供的《魔鬼新生闖江湖》各十本給大鳥國小。陳金祝校長表示，經歷莫拉克風災重創之後，社區家長一直忙於家園重建和尋找工作以求穩定生活，根本無暇陪同孩子閱讀，更遑論與孩子一同重建心靈。藉著教育電台的廣播書車活動，不但引領學童深度閱讀，更陪伴孩子心靈成長，令人感佩。有了這些文學性的活動，校園裡增添了濃郁的書香。

屏東

◆曾寬

畫家陳處世往生

知名畫家陳處世，於3月13日因心肌梗塞辭世，享年77歲，這是屏東縣藝文界的一大損失。

陳老師早早退休後，便四處演講及演皮影

戲，甚至遠赴大陸講學，身體健壯，殊少生病。

他為人和藹，有求必應，往生前一天，還應邀開車到美濃六龜遊玩，毫無生病的症狀。不過，遊玩回來到郊外散步時，有熟人問他住哪裡，他指著西方道：「我住在西天。」陳老師是在客廳跟夫人聊天時，突然語塞頭垂，來不及送到醫院搶救便過世了，醫生的斷定是心肌梗塞。陳老師生前最大成就是，到處教人演皮影戲及美術創作，而且還四處寫生，在70歲生日時出版一本畫冊，留下他生命的痕跡。

高雄 ◆蔡文章

98年高雄縣作家作品集徵選出爐

高雄縣政府文化局每年為了扶植鼓勵文學創作，增加優良文學讀本，帶動縣內文學創作風潮，而舉辦「高雄縣作家作品集」徵選，98年度共收得五件作品，計小說一件、現代詩兩件、散文兩件，經一月底完成評審，蔡振念的《人間情懷》及《敲響時間的光》分別在散文類及現代詩類獲選。評審委員認為《敲響時間的光》語言精鍊、結構完整、意象鮮明、想像力也相當豐富，充滿對鄉土及生命的關懷。《人間情懷》筆調簡潔明快、內容詳實多元、文采表現不俗、真情中感覺均能融入作品中。

蔡振念，籍貫金門，1957年生，輔大中文系畢業，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陌地生校區東亞文學博士。曾任教於光武技術學院，中山大學中文系系主任，現為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兼人文研究中心研究員。發表學術論文三十餘篇，學術專書有《高適詩研究》、*Time in Pre Tang Poetry*、《杜詩唐宋接受史》、《台灣現代短篇小說精讀》、《郁達夫》等，編有《近五十年現代小說論文集》，著有現代詩集《陌地生憶往》、《漂流預言》、《水的記憶》等。

李秀創作文物展

高雄文學館於99年2月23日至3月7日舉辦「李秀創作文物展」，並於2月27日舉辦文學講座「彷彿才是昨天的日子——談親情創作的心路歷程」，吸引許多市民與文友前往聆聽。

李秀出生於高雄市，青年時熱衷音樂，擅長鋼琴演奏，並主持合唱團。2002年自中華電信公司退休，移居加拿大。為讓英語人士認識自己的故鄉，開始一系列英譯台灣詩人詩作，目前已完成詩人張德本作品。她因孺慕早逝的母親，撰寫〈母親，你像果樹〉，刊登於《台灣新聞報》而步入文壇。緬懷親情，溯及雙親日夜惦記的故鄉澎湖外垵，完成記錄個人成長經驗與父祖自澎湖移民高雄的生活史《井月澎湖》，這部小說開啟澎湖移民書寫的新里程。

其他著作有散文集《冬日已逝》、《愛的心弦》、《尋找那隻浮桴的航向》、《一個女子的遠方之門》，兒童詩集《小雨點》，小說集《梅花引》、《讓我一生只接觸一個男人》等，幾乎也都以親情為主軸。此次展覽會場除了出版品外，還有手稿、居家生活及活動照片等創作相關文物。

何雨彥出版小說集《三湖之戀》

何雨彥於去年推出《獨腳中尉文集》與《愛河賞浪詩集》後，今年二月再出版小說集《三湖之戀》，這本17萬字長篇小說，主軸都放在主角龐士德的身上。三湖意指高雄的澄清湖、杭州的西湖和南京的玄武湖，探討的議題，大抵在中醫方面的常識、兩岸學歷認證及異鄉愛情呈現。該書前有彭瑞金、蔡文章序言。由作者自費出版，委託高雄春暉出版社總經銷。

台南 ◆陳丁林

打春牛，深耕文學

國立台灣文學館於2月6日與成功大學中文系攜手合辦「打春牛，耕耘文學」活動，以傳統農業社會的儀式，藉由館長李瑞騰與成大中文系系主任陳益源教授共同鞭策小金牛的動作，寓意一年起始，啟動耕耘之意涵，象徵耕耘本土文學全新展開，並邀請府城書法名家現場揮毫贈送民眾，場面熱烈。

農民曆裡的「立春」為二十四節氣之首，象徵冬天走了，迎接春天的來臨。依照傳統，農民會在每年農曆2月4日的立春當日，舉辦「打春牛」活動，表示日照變長、天氣回暖，春耕開始，迎接新年的到來。李瑞騰館長表示，這是接任館長以來第一場活動，意義特別重大，牛在農業社會中是很重要的，從耕種與四季變化的關係來看，天地、自然間互動衍生出許多人生的智慧，如春耕之際，布穀鳥鳴叫催耕；秋天蟋蟀叫就提醒人們要織布準備冬衣；這些四季節氣變化及農耕與動物的關係，也化為許多文學作品的養分。

李瑞騰和陳益源共同在春牛的模型上以牛繩拍打，然後將春牛擺設在兒童閱覽室，供孩童觸摸祈福，同時也在台文館大廳的文學田壁畫上張貼春牛圖案，提醒大家共同耕耘文學。

歸仁美學館啟用

由舊歸仁警分局空間再利用並經重新規畫整理的歸仁美學館，於2月6日在鑼鼓喧天的慶祝活動中熱鬧啟用，歸仁鄉公所特別安排老、中、青三代一起主持剪綵儀式，場面熱鬧溫馨，吸引大批民眾到場觀禮。

歸仁美學館座落在歸仁圓環邊的兩層樓黃色建築物，前身為台南縣歸仁分局，因搬遷而閒置多年，縣府也早已通過報廢程序，但基於建築物尚屬良好結構，經公所規畫運籌，做為歸仁美學館，結合公所前廣場及圓環邊景觀美化，成為歸仁活化閒置空間的指標性建設。

歸仁美學館內規畫有K書自修室、電腦資訊室、親子活動區等，還特地保存舊分局拘留室，縣長蘇煥智參觀後還大讚保存拘留室的巧思，認為能提醒大家要有「一旦做壞事，就會被捉進去」的警覺性，極具教育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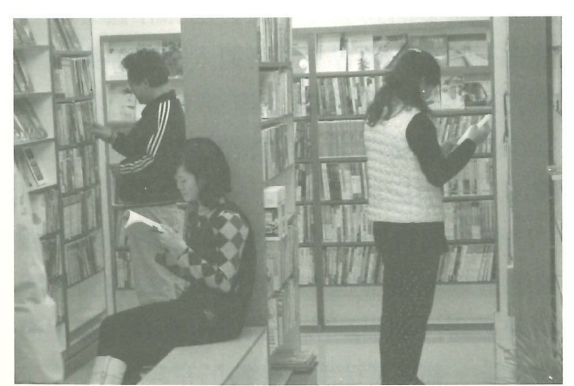
原舊分局後面空間，過去是歸仁清潔隊辦公廳舍，現在透過空間改造，變身公園及展演所。歸仁美學館啟用，也代表歸仁鄉正邁向文化、藝術及休閒等建設的呈現。

嘉義 ◆諸羅生

拾穗二手書坊

嘉義市近日出現一家全新形態的社區圖書館，取名「拾穗」，位於文化路432巷，亦即文化路地下道第一條路口右轉。創辦人蔡長立原本從事農地規畫、建築設計，有感於閱讀的重要性，為回饋鄉里，於是在自家公司一樓成立「拾穗二手書坊」，打造悠閒的閱讀場所，極為便宜的K書中心，一個座位三小時只收十元，弱勢、單親或隔代教養的孩子可免費念書。

店長邱泰安表示，「拾穗」是不一樣的二手書店，給人不一樣的感覺，以推廣閱讀風氣為主，不以營利為目的。保存狀態良好的近期書價格約五折，其餘三折左右；VIP會員買書，一個月後保持良好，店方還會以購買價五折再買回。「拾穗」場地寬敞，裝潢明亮，書籍不少，哈利波特全集、福爾摩斯全集，近期出版的小說，都可以找到，是愛書人尋寶的好地方，也為舊書做環保。



拾穗二手書坊期以提供悠閒的閱讀場所及舊書販賣，推廣社區閱讀風氣。（拾穗二手書坊提供）

《梅山鄉誌》發表

梅山鄉第一本鄉誌於2月8日發表，全書經歷兩年編纂，厚達七百多頁，共分九章介紹梅山鄉的地理環境、歷史沿革、人物等，記錄鄉民篳路藍縷的奮鬥歷程。

梅山鄉早年名為「糜仔坑」，日治時代取其音改為較優雅的「梅仔坑」，1940年再改為「梅山鄉」。全鄉面積120平方公里，人口約二萬四千人。梅山是台灣高山茶的發源地，太平以東七個村是主要烏龍茶區，包括太平、龍眼、碧湖、太興、瑞峰、瑞里、太和。梅山也是全國「古道」分布最多的鄉鎮，民國84年的全國文藝季就以「梅鄉汗路」為主題。梅山文教基金會成立十年，擁有自己的會館，定期舉辦展覽活動，績效顯著；玉虛宮則為台灣玄天上帝廟的主要進香地點。

《梅山鄉誌》於民國97年，由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暨人文研究中心顏尚文教授接受委託，歷經兩年研讀相關文獻，實地踏察各村落，舉辦耆老座談會，終於為梅山鄉記錄300年奮鬥史。《梅山鄉誌》將寄送梅山各級學校、嘉義縣各鄉鎮圖書館，也將上傳梅山鄉公所網站。

雲林 ◆沈文台

歷史街區店家活化與老屋再造計畫

由西螺鎮公所、螺陽文教基金會等單位推動的「西螺延平路歷史街區店家活化與老屋再造計畫」，3月6日在西螺東市場舉辦期末成果發表會。參與本項計畫的西螺老街圖書館、老街農村文物館等八家店，共同以煥然一新的面貌，熱情邀請街坊鄰居一起參與老街活化盛事，期盼藉由大家有目共睹的成果展現，能夠增加社區居民對公共事務的興趣，更積極投入參與老街活化相關活動。

螺陽文教基金會執行長何美慧表示，西螺鎮延平路是日治年間重建的市街，大量使用當時極為流行的「裝飾派風格」建築手法，又揉合了一部分中國傳統的裝飾技巧，呈現出一種兼具時代感及地方情趣的獨特建築風格，長久以來一直被國內建築界人士推崇為「台灣地區三十年代街道建築的代表作」。這次辦理的老街店家活化與老屋再造計畫，雖然僅有八家參與，但老街活化、店家脫胎換骨的豐碩成果，已為西螺延平路老街的再造新生揭啟活力生機，相信日後必定會有更多街坊鄰居，齊心協力一起來參與老街活化的相關活動。

為配合政府強化有形與無形文化資產整合保存，突破以往老街再造新生過於偏重單點式硬體修繕的缺失，西螺鎮公所與螺陽文教基金會在辦理西螺歷史街區再造計畫時，決定以「商家活化與老屋再造」雙軌並行的方式，有效落實社區民眾共同參與，並且採行在地自主管理步驟，以期建立地方文化資產保存持續性運作發展的模式。

2010年林內紫斑蝶季

雲林縣2010年林內紫斑蝶季，3月20日於林內神社大氣廣場揭啟序幕，展開為期半個月的觀賞紫斑蝶河活動盛事。為保護北遷避暑的紫斑蝶，國道高速公路局除了在二高林內鄉觸口路段架設860公尺防護網外，清明節前後紫斑蝶飛越最多的時候，並封閉北上主線外車道及路肩。

紫斑蝶是台灣本土種「熱帶起源森林性」蝴蝶，由於體質並不耐寒，每當荻花在湖澤消失，蒼茫天空布滿蕭索的季節，紫斑蝶就會大規模群體朝著水源充足，植被茂密的山谷前進。每年清明節前後這一段時間，正是紫斑蝶從高雄縣茂林鄉北移，飛越雲林縣林內鄉丘陵地進入彰化八卦山、苗栗縣竹南山區等地避暑的時候，數以千計紫斑蝶成群結隊振翅飛翔，形成一道道氣勢磅礡的「蝶河」，不僅令人嘆為觀止，更成為中外少見的世界級生態奇觀。為歡迎各地民眾前來林內觀賞紫斑蝶，林內鄉公所於3月20日至4月4日活動期間，每逢周六日兩天除了備有多項精采助興活動外，並在林內火車站廣場開闢兩條接駁車路線，分別開往坪頂、觸口賞蝶區及自行車道區。

南投 ◆嚴振

2010南投市沙雕藝術節

2010南投市沙雕藝術節於農曆春節前夕，在南投市綠美橋下的貓羅溪西側高灘地登場，活動期間的週休假日一連串表演節目，使沙雕會場熱鬧萬分，參觀民眾絡繹不絕，成為春節期間旅遊熱門的景點。

南投貓羅溪畔的沙雕藝術展，是全國最大型且唯一的淡水沙雕展，由藝術家王松冠及國內外40位雕塑家集體創作。

二十多件大小沙雕結合漂流木裝置藝術，周圍又種植大片波斯菊，互為映襯。作品形象有神殿、城堡、傳說、笑彌勒、達摩、聖帝君等莊嚴沙雕，還有十二生肖、幾何圖形、流行的卡通人物等，同時也有原始漂流木創意構築作品而形成獨特的藝術景象。初春溪畔花海一望無際，是自然與人工藝術的共同創作。

「好・書・福」喝茶活動

南投縣2010年新春開筆「好・書・福」喝茶活動，2月24日在文化局前廣場舉行。

「新春開筆」年節活動，由縣長李朝卿與李轂摩、謝坤山、柳炎辰等老、中、青三代九位書法家擔任開筆官，先開筆揮毫各寫慶春祝福佳句，接著將毛筆傳給國中小學擔任的「書傳生」繼續寫字作畫。開筆後，參與活動的人士寫許願卡，將卡片高掛在許願樹上。

活動的另一個項目是「喝福茶」，縣長與文化局長劉貴珍上台點茶，點出福、祿、壽、喜、財等五種茶葉為茶藝師現場泡茶的品種，然後在輕柔悅耳的樂律裡泡茶請民眾品嘗，藉此陽春向藝文界與民眾拜年。

彰化 ◆悟廣

彰化縣文化局發表村史

彰化縣一年一度的村史書寫，今年完成了五本，分別為黃慶宗《鐵道風情錄——田中中路里的故事》，張碧霞《東山保》，蕭翠蘭《西門外的下崙仔平》，邱美都、楊明欽《走讀永靖街》、《員林三塊厝》，於元月30日假台北世貿中心一館舉行新書發表會，此次北上台北發表的作者之外，文化局安排村史撰寫的推展委員作家康原、教授盧胡彬北上說明彰化縣村史的推展情形。

今年五本村史有四位作者都是康原社區大學的學生。彰化縣推展村史的活動，到現在還繼續推動著，現在有許多鄉鎮公所也跟著要推展村莊歷史書寫的活動，希望透過大眾的筆，去建構地區的常民生活史，使台灣人都能了解自己家鄉的事情。

清海無上師鳥影與作家康原鳥歌邂逅

清海無上師的攝影作品《高貴的野生》，影像作品在彰化福興穀倉展出，邀請二月時出版《逗陣來唱囡仔歌——動物篇》的作家康原，以鳥歌來詠誦這些鳥影，做了趣味性的導覽，康原以這些攝影作品啟示觀者「眾生平等，萬物同體」的觀念，來導覽大師的心靈世界。以野鳥影像提升人類的精神內在，並用鳥類的諺語與人類生活的關係，唱鳥歌來傳播鳥類的知識與文化，使影像與歌謠產生共鳴。

康原表示，上師的野鳥影像《高貴的野生》帶入彰化，能與當地的文化工作者相互激盪。青海無上師則認為「人與動物是心有靈犀一點通」，與鳥獸之間都有某種默契，〈狗寶貝之家〉這個單元，表現人與狗相處之情形，當觀眾看到師父與狗相互依在一起的影像，康原用他所書寫瑪喜樂的傳記《二林的美國媽祖》書中收留流浪狗的故事來說明宗教家的慈悲，證明宗教家不管市上師或美國阿嬤都是一樣的心情。

第12屆磺溪文學獎徵件

彰化磺溪文學獎今年已邁入第12屆，收件日期為3月15日至4月30日。

彰化縣為鼓勵寫作、提倡文學風氣，持續舉辦磺溪文學獎徵文活動，今年已邁入第12屆，共分四類，分別為新詩、散文、小說及報導文學類，除報導文學類取三名，其餘皆各取五名。彰化縣文化局期能藉由持續推動文學獎活動，讓文學作品深切切入彰化的人物、文化、土地，展現彰化縣特有的人文特質及風土民情。活動簡章可至文化局服務台、員林演藝廳服務台，或各鄉鎮市立圖書館索取，或至文化局網站http://www.boc-ach.gov.tw下載，或洽文化局圖書資訊科龍小姐04-7250057#333。

台中 ◆陳憲仁

推動認識在地活動

台中市文化局和自然科學博物館三月起分別推動兩項「認識台中」的活動，文化局的「認識古蹟日」，帶領市民參訪古蹟；科博館「城市考古——滄海桑田話台中」特展，提供人們瞭解台中的文明演化過程。

文化局的「認識古蹟日」已經連續辦了好幾年，市民參與相當熱烈。今年排定的行程除舊有的「巴洛克軌跡與生活」、「與西大墩有約」、「雙十文化流域」等路線外，還增加了「懷舊時光建築漫步」新路線，包括市定古蹟北屯文昌廟、積善樓、樂成宮、林氏宗祠，以及民俗公園、台中舊酒廠等景點，使古蹟之旅更豐富多元。

與「認識古蹟」相互輝映的科博館「滄海桑田話台中」特展，展示單元為「牛罵頭文化」、「營埔文化」、「番仔園文化」，內容有考古發掘的重要文物和復原器物、遺址模型、動植物標本等。展覽之外，科博館在3月14日和21日還舉辦兩梯次的「城市考古繪本——小小考古學家」教育研習，讓更多人加入探索台中城的行列。

文化局和自然科學博物館同時推出的這兩項活動，將台中地區時光的演進與空間的變化全部涵蓋進去，無論歷史、文化、建築、藝術、宗教、經濟、民俗，無所不包，既具緬懷先人生活、榮耀過去光采的意義，也有彰顯歷史價值和增進鄉土情懷的作用。

苗栗 ◆葉蒼秀

苗栗㷟龍賽

苗栗客家舉辦的元宵㷟龍賽，先後舉辦第12年，並已列入台灣12項民俗活動之一，今年2月22日祥龍點睛比賽，至踩街、元宵節



三義「007舞龍隊」獲祥龍比賽冠軍。（葉蒼秀提供）

前一夜㷫龍至3月2日化龍返天，使苗栗街頭熱鬧非凡。

今年民俗踩街的主題，定為「走出苗栗新生命」，希望藉著參與踩街的社區團體，展現其源源不絕的熱情、創意，在新的一年開始，帶動苗栗走出新生命。今年踩街高達六十幾隊，不乏極力發揮創意用心裝扮者，如大同國小美術班全員出動，以「愛麗絲夢遊仙境」加上虎年意象為其造型亮相，去年頗受好評的外籍新娘隊，今年身著在原鄉象徵高貴、盛重的越南禮服之外，在踩街過程中邊走邊跳，為她們的新故鄉——苗栗，帶來原鄉的傳統歌謠。苗栗㷫龍吸引更多年輕族群的參與，讓客家文化向下扎根，增加年輕族群的互動，進而產生共鳴。

祥龍比賽結果由三義「007舞龍隊」奪下冠軍，亞軍為苗栗「韜略龍隊」，季軍「三義行大運祥龍隊」，前三名龍隊並接受各五分鐘的㷫龍洗禮，在民眾的掌聲及煙硝炮聲後結束祥龍點睛及舞龍競技活動。

第13屆夢花文學獎徵選

2010年苗栗縣第13屆夢花文學獎徵選，3月1日起至4月30日止受理收件。本屆夢花文學獎為鼓勵國小、國中及高中（職）在籍學生參加，設有「小夢花兒童詩」及「青春夢花——散文」的徵文，歡迎全國對文學有興趣的民眾踴躍參與投稿。

2010年徵文項目包括散文、短篇小說、報導文學、新詩、小夢花兒童詩、青春夢花——散文共六類。獎勵部分：散文、短篇小說、報導文學、新詩等各遴選首獎乙名，優選兩名、佳作若干名；首獎獎金新台幣五萬元整、優選各三萬元，佳作各一萬元；小夢花兒童詩優選若干名，每名獎金新台幣兩千元。青春夢花（散文）優選若干名，每名獎金新台幣五千元，以上並頒發獎牌各乙座，另指導老師則頒給獎狀，鼓勵其指導創作與薪傳文學。

詳情及簡章請至苗栗縣政府網站http://www.miaoli.gov.tw或苗栗縣立圖書館網站http://lib.miaoli.gov.tw下載，相關洽詢電話：037-350952宋秀美小姐。

新竹 ◆李青霖

楊智富「語言的辯證與想像」個展

藝術家楊智富喜歡玩空間，他把清大藝術中心當作色彩的實驗場，依著展場空間與高度，規畫了「語言的辯證與想像」個展，展期從3月8日到31日。「藝術家在不同的時空中，尋找、模塑他所認知的光源與溫度」，楊智富表示，他的色彩與線條，依著原始的意念與色彩溫度，不斷擴散、繁衍，理性與感性兼具。

兩年多前才成為專業畫家的楊智富，藝術磨練豐厚，曾擔任藝術雜誌主編、藝術基金會組長、藝術評論協會理事及祕書長、策展人、駐校藝術家，後來，一家畫廊老闆看他的作品，問他「要不要畫」？終於讓他放下俗務，專心作畫。

楊智富的作品獲得一些藏家珍視，今年嘗試將作品推到校園，清大是第一站。他將許多作品重新組合、拼置，入口處一件加了鏡片的抽象作品，路過的人，都成了畫的因子；還有一件大作品，受限於展場高度，斜掛天花板，卻形成「洞穴」般的趣味，觀眾可以走進畫裡。策展人賴小秋說，這檔展覽對校園別具意義，實驗性的展出方式，將空間變奏重塑，觀眾也成了創作元素，是極特別的表現語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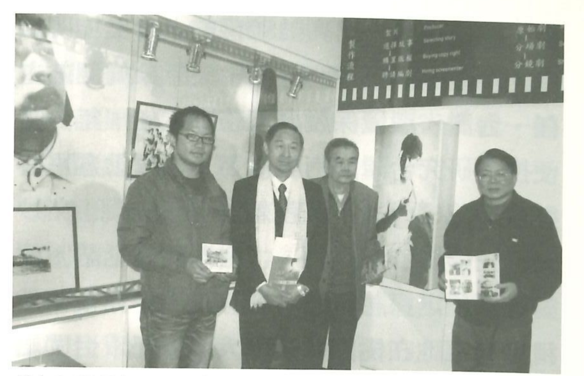
2010交大建築展

2010交大建築展自3月9日到3月23日在交大藝文空間展出，呼應環保議題，有學生用廢棄紙材設計造型椅，展場也以可重複組裝、回收利用的溫室花床當展架。

交大建築展今年主題是「PARA！PARA！」，取Para字首具有的「衍生、並行與超越」的意義，展現建築多元、多樣的設計成果。2010年建築展由建築師龔書章策畫，還邀請郭英釗、豐田啟介、楊家凱及漆志剛等建築師參展；策展之一的鍾昀青說，展場分成十區，都以Para字首命題，除名家作品外，還有64件學生作品。

學生作品中有運用電腦輔助設計的技術，設計特殊造型椅子，材料則以廢棄的紙卷或硬紙版，做出紙椅子，可承受一般成人的重量，相當特別。

也有如舞蹈線條般的曲線設計，讓建築變得很靈活，不再只方方正正；日籍豐田啟介是新銳建築師，擅長研究生物幾何造型，發展出參數式的結構，產生特殊空間構造；漆志剛是前衛建築師，專注於動態建築研究及非傳統建築材料的實驗與開發。詳情請參閱網址http://acc.nctu.edu.tw/ gallery/1003_para。



《流光夢影——周宜得的電影人生》紀錄片發表會。（李青霖提供）

新竹美男子的電影人生

有「新竹美男子」之稱的周宜得，是新竹電影發展史不可或缺的人物，在他逝世13年後，新竹市文化局為他製作一部《流光夢影——周宜得的電影人生》紀錄片，於3月11日在新竹影像博物館發表，並同步展出他的生平文物至5月31日。

周宜得確是新竹難得一見奇才，文化局長林松說，有「十項全能」稱號的周宜得，日治時代做過飛行員、電影放映師；光復後做電影辯士、宣傳、排片經理，因長得帥，又能言善道，無往不利。「不管放電影、畫看板、上街宣傳、主持節目、默片解說，都難不倒他。」1956年，他被推薦主演《風城情波》電影，風靡全台，是未經甄選直接上場的演員。

桃園 ◆謝鴻文

《台灣閩南話語音溯源字典》出版

桃園縣社區大學的長青族學生不少，也不

乏銀髮族講師，已高齡80歲的老師吳坤明便是其中之一。吳坤明曾任中央氣象局測站主任、台灣省環境保護局總務室主任，年少時便投入研究台灣閩南語用字，治學勤奮用心媲美大學學者，已陸續出版過《日文妙解》、《精校千金譜》、《台灣閩南話語、讀對應關係之探討與應用》等書，退休後依然精神奕奕地在桃園縣社區大學擔任「台閩語文字研究班」講師已逾七年。

由於坊間的台語字辭典多數充斥「借音」的諧音字、俗字、私造字，用之錯誤累累，台閩語文班學生張創祥捐出省吃儉用的積蓄十萬元說服吳坤明編字典，此舉感動了吳坤明再埋首工具書堆編寫成《台灣閩南話語音溯源字典》，總計收錄9591個字，均加注音標、補充注解；吳坤明堅持以義取字，讓字義切合語意，各字口語音均能與其讀冊音成立對應關係，音出有據，可見字知音，並依照拼音文字字典編排，所收錄的文字、例詞，均是傳統文言文、現行通用語文常用字及傳統典籍。甫在農曆年前出版的這本字典，讓吳坤明的學生個個如獲「字」寶。

桃園縣社區營造規畫協會起步走

甫於2009年11月29日在觀音鄉成立的「桃園縣社區營造規畫協會」，宣示以推動社區總體營造政策，落實輔導社區發展組織，規劃社區相關事務，凝聚社區向心力，塑造社區文化特色，改善社區環境，促進社區發展為宗旨。

在理事長李麗萍的帶領下，桃園縣社區營造規劃協會成立後馬上投入辦理有關社區發展事務之人力資源規畫、人才培訓等相關服務事項，今年2月5日先在平鎮市公所前廣場舉辦「社區營造在深耕暨鄉土民俗推展」，現場參與揮毫的書法家有歐陽忠、林奎一、陳錦清、葉蘭香、劉玉蘭、王惠敏，加上社區表演、手工DIY等活動，為歡樂的春節暖身。旋即要協助新楊平社區大學培植社區人才，自三月起由協會總幹事蕭永南出馬擔任「創意社區的發生與發聲」課程講師。社區營造的薪火因為有更多的人投入，才能永續光熱。

邱傑的第30場個展圓滿完成

已走遠的牛年，對作家邱傑而言是傷心的，摯愛的母親離世，從悲傷轉醒，邱傑才能再走向前面對他往後的人生。把握住牛年的尾巴，在平鎮市辦了畫展，出版了攝影筆記書《我家在大坵園》，捕捉了他的故鄉大園鄉幾十年來的蛻變與被忽略的美麗風情。

然後在新舊曆年交接前，一直到虎年來臨後的2月22日，邱傑在桃園市立圖書館舉辦的「雁行桃花源」畫展也圓滿結束了。這次的畫展別具意義，因為是生平第30場個展，一幅幅點描畫風的水彩、水墨等畫作，表現了桃園的名勝風景與人文景象，印象隨光影流轉，對土地的熱愛隨顏彩流洩。然而這次展場不大，展出更無花籃賀辭、簽名布條等排場可言，也未印製畫冊、邀請函，作風低調，一點也不像要慶祝第30場個展這樣有紀念性的展出，邱傑希望樹立一種樸實的賞畫風格，吸引民眾自在來去，甚至如雁飛過無跡。畫展結束後，身在自己在新屋鄉一手打造的「白石農莊」，邱傑繼續做閒適躬耕的農莊主人，還要繼續他久違的文學創作。

基隆 ◆陳青松

基隆陽明藝術館辦海龜特展

今年元旦至12月12日止在基隆陽明海洋文化藝術館展出「Love・家園——綠蠵龜」，展覽內容由世界面臨的海洋暖化議題談起，延伸至人類恣意破壞，瀕臨絕種的綠蠵龜生態為展示主軸，希望藉以喚醒民眾珍惜海洋資源，了解保護海洋生態的重要性。

本次展覽特別與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合作，展出台灣幾近絕跡急待復育的台灣綠蠵龜、玳瑁等精緻標本，以及擁有長160公分背甲、身體總長200公分、總重量超過300公斤，素有海中瑰寶之稱，也是台灣獨一無二的大型革龜複製品，讓參觀者嘖嘖稱奇。

該館為了讓民眾更親近綠蠵龜，深入了解孵育的過程，特別模擬一區幼龜於沙灘孵化的實景、紀錄影片外，更由綠蠵龜的生活史介紹，一一解答牠的行蹤之謎。另外該館也展出豐富的生態保育知識、奇幻多采的海龜郵票、明信片、電話卡及多樣奇珍逗趣的海龜收藏品等。

陳秀美的石頭山水畫

現任「基隆海風畫會」創會會長陳秀美，不因工作忙碌而中斷對繪畫的喜愛，在工作閒暇之際，沉思靜默於畫藝研究，對繪畫藝術情有獨鍾，與藝術同好時常互相切磋畫藝，藉畫作的不同表現，傳遞美的訊息。

半年前，陳秀美與畫友進行戶外踏青寫生之際，將海邊、溪邊撿到的石頭，利用國畫、工筆畫，結合傳統與現代融合藝術，再依石頭的特性及紋路造型來構圖創作山水畫，讓原本看起來不起眼的石頭，變成一幅幅富饒詩意的石頭畫。

陳會長表示，她依石頭不同的形狀及紋路來創作，發揮想像力，把生活點滴融入石頭畫中，既新鮮又奇特，適合各種年齡、各階層的民眾學習；利用隨處可撿的石頭作畫，好處是不用花錢即可永久保存，健身又可學畫，一舉數得，值得大力推廣。

宜蘭 ◆徐惠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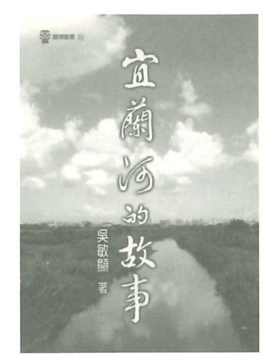
黃春美《心豆》出版

宜蘭縣文化局蘭陽文學叢書第62號黃春美的《心豆》，於2009年12月出版。這是黃春美在宜蘭文化局所出版的第三本書，距離她的第一本散文《一張美麗的拼圖》和童詩集《雲兒翻筋斗》已有一段時間。

本書分為五輯，總共收錄44篇文章，並收有蘇麗春的序文〈相忘於江湖〉。內容分別述寫家人、自己、山水、身邊人和事，還有和貓狗有關的生活散文，是她銘刻自己、釋放自己的生命生活紀錄。根據黃春美的追述，她在文章寫作的過程中碰到茫然惘然時，已故作家羅葉總是她最好的指引者，即使在病榻上，他仍給予分析意見或導引，終讓這本書可以面世。

吳敏顯《宜蘭河的故事》出版

繼《宜蘭人的故事》、《宜蘭人的版圖》鄉土散文之後，吳敏顯於2010年2月，由蘭


吳敏顯的鄉土散文新作《宜蘭河的故事》。

陽博物館出版《宜蘭河的故事》，敘述著貫穿員山鄉、宜蘭市、壯圍鄉的宜蘭河故事。

自《聯合報》記者退休，目前擔任《九彎十八拐》雙月刊編輯、自由作家的吳敏顯，有了較多的時間爬梳他多年來的記者採訪蒐集資料，土生土長的他，除投入宜蘭鄉土的散文創作多年，最近則轉移到小說的創作。他說浸淫在小說既真實又虛幻的故事中，心情是開放的、自由的。被稱為「文學之河」的宜蘭河在蘭陽平原上，因為河流流域與人們生活最接近，歷代文人對宜蘭河有很多膾炙人口的文學創作。

本書將宜蘭河的鄉土傳奇分成四部分：卷一「土地公和妖精」、卷二「廳長和乞丐」、卷三「黑面媽和猴齊天」、卷四「石頭伯和番仔公廟」。記者出身的吳敏顯不忘記者圖文並茂報導的本色，整本書裡，凡和歷史有關的即以黑白舊相片加以說明；和現代傳奇有關的，則以彩色相片輔助文字之敘述，圖文中把宜蘭河的故事鋪陳出來，於親切中別有風味！

台北 ◆金容

日治時期藝術類書展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即日起至5月2日止，假該館六樓台灣學研究中心舉辦一項別開生面的展覽「太陽旗下的聲色光影——館藏日治時期藝術類書展」。該項展覽主軸係日治時期人民生活中的演藝活動、創作成果以及表演環境。藉以觀察殖民期的娛樂形態、流行時尚、時代變遷等現象。

展出內容分成戲劇、電影、音樂、舞蹈及美術五個單元。戲劇方面包括台灣傳統戲劇、歌仔戲與新劇、日本傳統戲劇、戰時體制下的戲劇等。電影方面分為電影的傳入與發展、劇場的興建、電影界人士及其作品、戰時體制下的電影等。音樂及舞蹈方面，分成原住民音樂、漢人傳統音樂（南管、北管等）、日本傳統音樂、西樂與流行音樂、戰時體制下的音樂及舞蹈等。美術方面包括台灣傳統書畫、官方美術展覽會、民間畫會、美術界人士及其作品、戰時體制下的美術等。

此次展出內容係外界難以窺見的書刊及出版品，透過主辦單位簡潔扼要的解說文字，對琳琅滿目的圖像和展件，必能豐富觀眾或讀者對於歷史文化的認知。

周姚萍喜獲九歌「九十八年年度童話獎」

九歌出版社一年一度的散文獎、小說獎、童話獎於3月9日假台北市中國文藝協會邀請全體入選作家舉行新書發表會，並致贈年度文學獎。

是作家、也是出版社編輯的周姚萍，以童話作品〈小魔女淘淘和淘淘雲〉在眾多童話作品中脫穎而出，頗受九十八年童話選主編傅林統的青睞，榮獲九十八年年度童話獎。

周姚萍是台灣兒童文學界頗受重視的一位女作家，長年致力於少年小說及童話的創作，作品屢創佳績。她不僅是位傑出的兒童文學作家，也是一位傑出的童書編輯。

超越的背後，執著的開頭

◆編輯部

香港 ◆陳智德

文化青山——談談1940年代的香港達德學院

2010年2月6日，中環域多利皇后街三聯書店「創Bookcafe」舉辦「文化青山——談談1940年代的香港達德學院」講座，由香港嶺南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劉智鵬主講。該講座為由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香港中華書局及香港三聯書店聯合舉辦的「2009-2010年度歷史講堂」系列之六。講座中，劉智鵬講述了40年代香港達德學院的特殊文化歷史地位。達德學院是在中國內戰期間，由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人士合作在香港新界屯門建立的一所大學，1946年10月創立，至1949年2月被當時港府取締。

梁秉鈞詩會及《雷聲與蟬鳴》再版

2010年2月28日，九龍油麻地Kubrick書店舉辦了梁秉鈞（也斯）詩會，該詩會由固定每月聚會的「Kubrick Poetry」組織主辦。梁秉鈞1978年初版的首本詩集《雷聲與蟬鳴》由文化工房重排再版，該書絕版多時，新版由畫家智海和江康泉設計新的封面和插圖。是次詩會除了梁秉鈞，也邀請了新版《雷聲與蟬鳴》的責任編輯袁兆昌及書籍設計智海、江康泉出席。

北京 ◆林峰

首都圖書館提供全天候服務

在首都圖書館廣場上，被稱為「城市街區自助圖書館」的兩台機器春節前已開始試運行，24小時全天候提供圖書借還服務。這是一個全新的圖書館服務專案，通過這台「自助圖書館」，市民不僅可以自助借書、自助還書，還可以自助申辦借書證、自助續借、自助查詢，實現五大自助服務。目前，北京市試用的兩台「自助圖書館」均設在首都圖書館廣場內。其中，設在首圖北門的那台可24小時提供自助服務。每台「自助圖書館」滿載運行時可容納400本可供外借的圖書。圖書被借出空位後，工作人員會及時補上新書。它突破了圖書館館舍建築的功能局限，有效地提高了公共圖書館文獻資源的使用率，拓展了圖書館的服務外延，被專家稱為「第三代圖書館」。

著名藝術家張仃去世

2月21日，大陸著名藝術家、教育家、清華大學教授、原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院長張仃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4歲。按張仃生前的願望，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清華大學將於近期舉行張仃追思會，緬懷這位20世紀中國

的「大美術家」。此前清華大學宣布成立張仃藝術研究中心，即將建設的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中也將為張仃專門設立永久性陳列館。張仃最為人熟悉的作品是大陸第一部彩色寬銀幕動畫片《哪吒鬧海》，該片對中國風格的動漫及兒童繪畫讀物影響深廣，獲得1980年文化部優秀影片獎、1980年第33屆戛納國際電影節特別放映獎。張仃還是中國焦墨國畫的領軍人物。焦墨在中國畫領域曲高和寡，但張仃仍堅持用這局限性極大的墨法創作山水，並將其發展成一套完備的藝術語言，他的〈房山十渡焦墨寫生〉等一系列作品，開創中國山水畫的嶄新風格。

《詩經》獲評「世界最美的書」

「世界最美的書」評選每年在德國萊比錫舉辦，中國自2004年起參加此項活動。每次赴德之前，中國都會舉行「中國最美的書」評選，面向全國徵集參賽作品，每年11月舉辦，評委由中外業界專家或學者擔任。2009年共評選出《傳播與會通——〈奇器圖說〉研究與校注》等21種「中國最美的書」，並悉數參加2010年萊比錫「世界最美的書」評選。參加今年「世界最美的書」評選活動的共有32個國家和地區，參評圖書達634種。此次中國獲獎圖書《詩經》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向熹譯注，劉曉翔設計，因其典雅、質樸而不失創意獲得專家們的肯定。

天津將建曹禺故居紀念館

為紀念中國現代話劇奠基人之一、戲劇大師曹禺百年誕辰，天津市將建立「曹禺故居紀念館」，並於5月1日對外開放。曹禺故居位於天津市民主道23號，屬海河沿岸的義大利風情區，這也是目前天津市重點開發的人文旅遊景區，梁啟超的「飲冰室書齋」等故居已對外開放。曹禺的幼年、童年和青少年在這裡度過，這時期的生活對《雷雨》、《日出》、《原野》等代表劇作提供堅實的生活和思想基礎。曹禺故居紀念館將會深入展現曹禺童年和青少年所處的家庭環境、社交氛圍、文化薰陶、社會背景等各種因素。

大陸圖書市場「爛書打榜」的潛規則

每到歲末年初，文壇的各大排行榜便紛紛出爐。除各大文學期刊、商業網站舉辦的排行榜評選，一份由文學評論家、媒體從業者評出的「爛書榜」特別引人注意。有意思的是，在2009～2010年評出的八大爛書中，有不少都是暢銷書，如《中國不高興》、《歷史是個什麼玩意兒》等，而且人文社科類占多數。有意思的是，前兩者加上《中國大趨勢：新社會的八大支柱》這三本高居「爛書榜」三甲的書，都有「中國」一詞。2010年文壇排行榜的「怪事」還有圖書「打榜」的曝光，而這已成為出版業界的「潛規則」。所謂「打榜」，就是出版社或書商在給實體書店或網路書店大量發貨的同時，指派專人匿名大量回購某本書，製造暢銷的假象，把它推上「月度暢銷」、「年度最受歡迎」之類的榜單，引發讀者跟風購買。

上海

◆孫燕華

《辭海》以舊換新，1961年版現身

上海辭書出版社攜手上海古籍書店，於2月12日至2月28日止，特別舉辦「新年新版《辭海》換贈活動」，讀者憑手中全套16冊1961年版《辭海》（試行本），到福州路401號古籍書店可免費換得一套新版《辭海》。

1961年版《辭海》對上海辭書出版社有著特別意義，它是出版社的第一部書目。1961年10月順利出版試行本16分冊之後，同年12月，開始遍及全國26個大城市的調查訪問，郭沫若、任繼愈、竺可楨、茅以升等都親自審閱過該版本，並給予極其寶貴的意見。因此，1961年版《辭海》（試行本）成為該社花費最多精力、同時也是得到最多關注的一套書目。目前一套新版《辭海》的價格為人民幣1080元，其彩圖本已經書寫了市場奇蹟。而1961年版《辭海》（試行本）在舊書市場市價人民幣六百元左右。

「她是一座孤島——淺析張愛玲之《小團圓》」講座

滬上金牌電台主持人淳子，於2月18日以張愛玲研究者的身分，受上海古籍書店邀請舉辦一場題為「她是一座孤島——淺析張愛玲之《小團圓》」的講座，頗受聽眾喜愛。

「對於張愛玲的一生，到了現在，還有什麼疑問嗎？沒有了，應該都補齊了，但就是沒有辦法做個了結」。淳子以非常感性細膩的解讀，引導聽眾走近張愛玲，了解張愛玲的一生。

淳子認為張愛玲是真正的都市派作家，上海就是她文學的場，塑造她、成就她，給她養料，供她施展。離開了上海，在英語文壇，尖銳的才氣就不再鋒利。淳子說張愛玲，像是在說一個老朋友，欣賞、心疼又拿她沒有辦法。這種獨特的方式，讓聽者覺得引人入勝。

上海文藝工作者舉行新春團拜

上海文藝界新春團拜會於2月28日隆重舉行，數百位文藝工作者歡聚一堂，共度元宵佳節。

上海文藝創作在2009年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高考1977》等六部作品榮獲第11屆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六十多部作品分別榮獲上海文藝創作精品、優品和優秀單項成果獎。在催生精品、優品的同時，上海文藝界還不斷把一批優秀的舞蹈、雜技、京劇、文藝晚會推上西方主流舞台。而在國家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評選中，上海畫壇也有豐富收穫，《南昌起義》、《五卅慘案》、《江南製造局》等繪畫和雕塑作品，用藝術書寫中國百餘年的滄桑巨變，塑造自強不息、奮勇向前的國家和民族形象。

福建學者上海開講海洋英雄鄭成功

2010年新春，上海電視台紀實頻道《文化中國》邀請福州大學閩商文化研究院院長蘇文菁教授，對鄭成功進行了全面的剖析。蘇文菁多年來致力於研究中西文化對比，並在美國康乃爾大學教授中國海洋文明，她從獨特的視角解讀了海洋英雄鄭成功。蘇文菁認為：「鄭成功對於我們來說無疑是中華文明體系中值得去重讀、反思的一個物件。特別是在16世紀以來人類進入大航海時代、中國人的歷史地位與對世界文明的貢獻這樣的層面上，鄭成功及其周邊的那些人與事都構成了一個很好的考察案例」。

《中國當代作家面面觀——文學的自覺》出版

由林建法主編，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的

《中國當代作家面面觀——文學的自覺》，全書分「信仰與寫作」、「闡釋與挑戰」、「批評的秩序」、「對話的可能」四卷，內容包含中國當代著名作家談創作體會和在中國當下的創作環境中文學再次獲得自身獨特存在的可能，為中國當代著名作家、批評家對優秀作家、作品的個性化闡釋和解讀，批評家從宏觀角度為文學「批評」這一行為提供種種規範，並探討其生存現狀與發展空間，並收錄作家、批評家的座談與對話。

馬來西亞 ◆龔萬輝

紅蜻蜓少年小說進軍中國

中國青島出版集團一舉簽下馬來西亞紅蜻蜓出版社的14部少年長篇小說，版權交易達二十萬人民幣。正式簽約之後的18個月裡，紅蜻蜓少年小說將舉著「馬來西亞創作」的名號，投入中國市場試煉。紅蜻蜓出版社社長許友彬特意飛赴青島簽約，促成了大馬華文作品第一次大規模進入中國大陸的創舉。這也是馬中兩國出版社的首次版權簽約紀錄。在此之前，大馬華文作家的作品僅以個人方式在中國零星出版。紅蜻蜓與青島出版集團這次的合作，僅是一個初步的試探。儘管大家都使用共同的語言，但文化的差異仍多少帶來一些理解上的困難與政策的小心翼翼。青島出版集團就曾說明，會斟酌修改書中不符中國國情，或是當地少兒讀者較感陌生的本土字眼、詞彙。



紅蜻蜓出版社與青島出版集團的雙方代表進行版權合作簽約儀式。（龔萬輝提供）

馬來文版《三國演義》今年完成

馬來西亞翻譯與創作協會目前正在將《三國演義》翻譯成馬來文。譯創會會長吳恆燦表示，翻譯工作已完成約六成，估計今年可付梓出版。譯創會主要是進行馬來文和中文的翻譯工作。中國古典文學的翻譯作品在馬來西亞受到很大回應，尤其是翻譯成馬來文的《白蛇傳》，在馬來書市中成為暢銷書。馬華文學方面的翻譯作品也十分豐富，自1988年將馬華短篇小說結集成《這一代：馬華短篇小說巫譯第一集》後，至2004年已出版了第四集。在詩歌的譯介工作上，除把馬來詩人烏士曼阿旺的詩作譯成中文外，也把馬華重要詩人吳岸的作品譯成馬來文，進行雙邊交流。吳恆燦說，當年譯創會成立時，曾面對諸多壓力及負面的言論，尤其是當時種族關係處於緊張。不過，譯創會選擇另一種方式努力，期待兩族文化的自然融和。

第七屆漢學國際研討會

馬來亞大學中文系與馬大中文系畢業生協會將在馬大文學院講堂舉辦「第七屆馬來西亞漢學國際研討會」，本屆主題定為「漢學的區域・區域的漢學」。馬來西亞漢學研討會是在2004年由鄭良樹教授倡議並成功舉辦，此後該研討會即由國內各設有中文系的大專院校輪值承辦。過去幾屆皆僅為國內學者參與，本屆大會特予擴大，邀請海外學者前來與會，包括馬來西亞在內，迄今計有七個國家和地區的24名學者應邀與會，發表22篇研究成果。大會同時邀請《鄭良樹評傳》作者，中國浙江師範大學毛醒策教授擔任主題演說人。毛教授將以「先秦文獻的立體式研究：以鄭良樹『商鞅學派』研究為例」為題發表演說。此外，大會也邀請南方學院院長祝家華博士擔任會議總結人。

菲律賓 ◆楊宗翰

林婷婷主編《漂鳥》由台灣商務出版

早期於此間文壇十分活躍的菲華女作家林婷婷，移居加拿大之後，曾任該國華裔作家協會會長。台灣商務印書館於2009年12月，出版由林婷婷和劉慧琴聯合主編的加拿大華文女作家作品集《漂鳥》。這本書是首部以加拿大華人移民生活為背景的文集，也可說是一冊以文學形式記錄下來的移民史。

同樣移民加拿大的詩人瘂弦為該書寫序，他提出了「使華文文壇成為世界大文壇」的構想，讓該部文集的出版更具歷史意義。兩位主編在該書的「跋」寫道：「自上世紀以來，加拿大是華人移民越來越重要的一個國家，華人在這塊土地上適應，奮鬥和成長，從漂流異鄉到落地生根的過程，都精采地記錄在華文文學作品裡。而加拿大華文女作家們無論是做為職業婦女或人妻人母，在這大社會都扮演著深具影響力的角色，對中華文化在異地的傳承有一定的貢獻。」這本選集收錄50位來自大陸、台灣、港澳和東南亞移民加國作家的作品，呈現出女性細膩的觀察和敏銳的感悟，以及加拿大多元文化與加華「新移民文學」的風貌。

千島詩社策畫出版《千島世紀詩選》

自2009年6月台灣秀威資訊推出「菲律賓・華文風」書系以來，菲華作家已印行多部新作，並分別於台、菲兩地發行。目前面世者計有：許少滄三冊小說集《椰城風雨》、《掌故王彬街》、《澎湃岷灣》、施穎洲等著之評論集《來中望所去，去中覓所來——謝馨詩作賞析》、王禮溥自傳《王禮溥心靈世界》、雲鶴詩集《沒有貓的長巷》、王仲煌詩集《漸變了臉色的夢》。2010年適逢千島詩社創立25週年，該社成員決定編選與出版《千島世紀詩選》。明年將是菲華文藝協會創立30週年，該社同仁正籌畫以「大系」形式，於台灣出版十冊同仁作品集。

北美 ◆張鳳

哈佛燕京圖書館演講會

北美華文作家協會紐英倫分會與哈佛中國文化工作坊，於2月11日假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聚會廳舉辦兩場演講會，分別由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傅爾布萊特學者、日本琉球大學國際關係學系教授林泉忠主講「兩岸三地『日本觀』之異同」，及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講師張歷君主講「董啟章的『自然史三部曲』與後九七香港文化」，由張鳳主持。

大陸有關華文文學研究動態

◆朱雙一

華文文學首次「全國博士生學術論壇」

以「海外華文文學與詩學」為主題的「2009年全國博士生學術論壇」，於3月8日至11日在廣州暨南大學舉行。論壇由教育部學位管理與研究生教育司、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主辦，暨南大學文學院、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等承辦。會議共收到研究論文101篇，論壇設八個分議題，涉及海外華文文學的學科關鍵詞、經典個案、區域特徵、方法論問題、文獻梳理及其意義闡釋、與海外傳媒、與台港澳文學的關係等。會議評選出「最佳學術創意獎」、「最佳表達獎」、「最佳展示獎」各三名及鼓勵獎五名。獲獎論文包括席建彬〈走向漢語比較詩學——關於當代海外華文文學詩性品質的思考〉、彭程〈海外華文文學研究關鍵詞的闡釋邊界辨析——以黎紫書短篇小說創作為例〉、淩逾〈後現代的香港空間敘事〉、司方維〈論新生代馬華作家的「多重認同」〉、趙詠冰〈在台灣的馬華文學——以李永平、張貴興、黃錦樹為例〉、鄧艮〈《漂木》：悠揚歸夢與漫落生涯的糾結體驗〉、張重崗〈在流放中救贖：聶華苓對文學的詮釋〉、徐紀陽〈賴和：魯迅的精神鏡像——〈過客〉、〈前進〉及其周邊〉、沈一帆〈台灣中國抒情傳統研究述評〉等。兩位獲獎台灣博士生的論文為：鄭禎玉〈李白：余光中筆下的狂詩人〉和楊錦郁〈當代台灣佛教散文的書寫現象——以梁寒衣為例〉。

「華文傳媒與海外華文文學」研討會

由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廣州暨南大學海外華文文學與華語傳媒研究中心主辦，嘉應學院文學院協辦的「華文傳媒與海外華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於3月9日至13日在廣州和客家之鄉梅州（原稱梅縣）舉辦。會議主題為「華文傳媒與海外華文文學的新空間」，下設四個子議題：一、華文傳媒的走向與海外華文文學；二、網路文學與傳統文學的關係；三、「行走文學」的華文書寫；四、海外華文文學的新創獲。在大會報告的論文有黃維樑〈華文文學和諾貝爾文學獎〉、董天策〈華文傳媒的文化生態〉、潘耀明〈從旅遊文學談到香港文化景照〉、雲鶴〈傳媒帶領下的菲華文學與尋找新媒介的努力〉、施雨〈網路文學與傳統文學的關係〉、林春美〈文藝副刊與馬華地方書寫之興起〉、曾曉文〈從加中筆會的發展看海外新移民文學的走向〉。在兩個分論壇報告的有：陳浩泉〈加拿大華文傳媒與加華文學〉、何龍〈網路是境域「文學牆」的推土機〉、〈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中的傳媒問題〉、朱雙一〈「台社」與文學的交接〉、融融〈北美新移民作家的文學視野和特色〉、曹惠民〈拓展華人移民文學研究的完整版圖〉、錢超英〈華人文學與華人社會〉、夢淩〈海外華文文學的新創獲〉、許翼心〈台港澳文學與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分與合——關於世界華文文學學科發展的一種思考〉等。由於正值全國博士生論壇亦正舉行中，研討會安排了專家與博士們對話交流的專場活動。



首次「2009年全國博士生學術論壇」於廣州暨南大學舉行。（沐昀攝影）

古遠清撰寫大陸赴台文人沉浮錄

古遠清所著《幾度飄零——大陸赴台文人沉浮錄》一書，於2010年2月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全書分為「新月篇」、「學者篇」、「文運篇」、「女性篇」、「傳奇篇」：「新月篇」寫胡適、葉公超、梁實秋三人；「學者篇」寫林語堂、臺靜農、劉心皇、鄭學稼、胡秋原等人；「文運篇」寫葉青、張道藩、王平陵、陳紀瀅等；「女性篇」寫蘇雪林、謝冰瑩、林海音、於梨華等；「傳奇篇」寫覃子豪、紀弦、余光中、孫陵、尹雪曼、柏楊。該書聚焦22位文壇人物，其內容簡介寫道：「回眸大陸赴台文人，飄零命運中的悲喜遭遇幾乎被遺忘，這些赴台文人的處境，他們曲折的命運，在內地出版的各種文學史中，因資料缺乏而語焉不詳」，本書旨在彌補這一缺陷，「為這一飄零群體造像」。

陳子善《看張及其他》

華東師範大學陳子善教授的新著《看張及其他》，於2009年10月由中華書局在北京出版。該書分為上、下兩編：下編主要為有關中國現代文學的序跋、導言、回憶類文章，無固定主題；上編則集中為作者「看張」所得，包括〈張愛玲遺劄，十四年後送達上海〉、〈張愛玲海外生活的「另一爐香」〉、〈無心插柳柳成蔭——從張愛玲的〈更衣記〉插圖說起〉、〈話劇《傾城之戀》種種〉、〈張愛玲與海上影壇〉、〈聖瑪利亞女校〉、〈上海張愛玲故居的喜和憂〉、〈《張愛玲集》跋〉、〈〈沉香〉簡說〉、〈〈鬱金香〉出土記〉、〈《小團圓》的前世今生〉、〈《記憶張愛玲》編者小引〉、〈《重讀張愛玲》序〉、〈張愛玲就在這裡——《在這裏，張愛玲城市地圖》序〉等文。

日本的台灣文學研究現況

◆下村作次郎

被遺忘的文學家厨川白村



「這才叫學問」，有一本可以這麼說的文學研究書出版了。那就是工藤貴正所著的《中国語圏における厨川白村現象——隆盛・衰退・回帰と継続一》（思文閣出版，2010年2月）。厨川白村是一位現今日本幾乎無人注意的文學家，該書以被遺忘的文學家厨川白村為研究對象，其書名兼具挑釁與挑戰性。該書由序論、本論八章及總結構成。作者於第五章〈翻譯文體顯現的厨川白村——以魯迅翻譯的，及豐子愷翻譯的《苦悶的象徵》為中心〉和第八章〈厨川白村在台灣——持續性普及的背景・要因・方法〉考察在台灣的「厨川白村現象」。對於書名的意義，作者在序論開頭有如下敘述：

> 中文圈的「厨川白村現象」究竟是什麼？
>
> 在日本有如彗星般出現，大爲流行的厨川白村（1880.11.19～1923.9.2）的著作，在他逝世後也跟著急速的被遺忘了。然而，在中文圈（以中國大陸、台灣做爲中心，擴及香港地區）的知識分子之間，厨川白村反而比夏目漱石、森鷗外、芥川龍之介、川端康成等代表日本的作家們更具知名度，並且，以日本文學家之著作而論，可與現在的村上春樹匹敵，其著作相當有系統的被翻譯出版，此現象甚至超越了時代，在深具特性的各個地區扎根而保留下來。

1920年代，厨川白村的著作《近代文學十講》、《戀愛論》等由中國的留日學生翻譯成中文，而《苦悶的象徵》等書則由魯迅與豐子愷等翻成中文出版。在中國文學史上，厨川白村對中國近代文學的影響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可是，厨川白村在台灣是如何被接納的呢？這的確是台灣文學史上的一個盲點。作者對此點有如下直率的敘述：

> 國民黨因國共內戰敗北而遷移台灣，之後持續的「民國文壇」在台灣形成。1950年代的台灣，由蔣介石國民黨政權的「反共」牽制文壇，也就是從大陸遷台的所謂外省人第一代作家的「懷鄉」文學時期。到了60年代，成爲台灣現代主義文學基地的《現代文學》創刊，是以想像的現代主義爲模型，接納了西洋近代文學的時期。在這種情況下，厨川白村的著作是以容易理解「西洋近代文學」的啓蒙概論書而重複的翻譯出版。僅僅初版書，從1957年12月到2002年12月之間，至少出版了12種版本，其中六種版本集中在70年代。以70年代的特徵來看，厨川白村著作的功能被認爲是解說「西洋近代文學」的概論書。

1960、70年代，中國因為文化大革命而徹底否定了西洋文學。相對於台灣，現代文學與政治隔著距離，是積極接納西洋文學現代主義的年代。這個時期，厨川白村在《文學雜誌》、《現代文學》等文學雜誌上，被接納的程度是如何呢？此議題仍需更深入研究。因此，該書確實是充滿啟示的文學研究書籍。

◆◆下期預告◆◆

戰後台灣文藝活動的領航者 中國文藝協會一甲子

成立於60年前5月4日的中國文藝協會，由張道藩、陳紀瀅等人為首，以團結全國文藝界人士，研究文藝理論，從事文藝創作，展開文藝活動，發展文藝事業為宗旨，在政府公部門尚未成立文化機關前，希望藉由協會引領台灣的文學、文化藝術發展，亦促進並推行文化政策。在當時「反共抗俄」時代氛圍下，他們有堅持的理想和抱負，也透過組織與分工積極推展文藝工作。幾十年過去了，中國文藝協會由全國藝文團體領銜的角色逐漸失去往日的光輝，但站在歷史的浪頭，去回顧當時的情況，仍有許多值得肯定之處。有鑑於此，我們特邀諸位專研50年代文藝政策、文學發展、美術與戲劇概況的學者，為我們揭開時代的面紗，重新定義中國文藝協會在台灣文化歷史上的評價。

獨眠在沉靜的灣岸

2010年2月～3月

◆阮馨儀

巫永福三大獎揭曉

由巫永福文化基金會主辦的「2009年巫永福三大獎」評審結果揭曉。巫永福文學獎得主為莊華堂，獲獎作品《慾望草原》（唐山出版）；巫永福文學評論獎得主為柳書琴，獲獎作品《荊棘之道》（聯經出版）；巫永福文化評論獎得主為謝清志，獲獎作品《謝清志的生命振動》（玉山社出版）。

2009台灣母語人權觀察報告座談會

為響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訂定的「世界母語日」，由國立台灣文學館主辦，李江却台語文教基金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族群母語推行委員會、台灣教師聯盟及台灣羅馬字協會所協辦之「2009台灣母語人權觀察報告座談會」，於2010年2月19日假國立台灣文學館二樓第一會議室舉行。會中針對2009年台語文學的出版狀況，母語檢定，民間社團台灣母語相關活動，台灣文學館、教會、媒體以及各級學校的母語政策，進行全面觀察與檢討。會議邀請丁鳳珍、江澄樹、何信翰、吳淑華、李勤岸、林麗黎、張宏宇、郭宴帛、張復聚、黃招榮、趙卿惠、廖瑞銘、蔣日盈、劉承賢、蔣為文等專家學者與會。

「好書大家讀」評選成果揭曉

由台北市立圖書館、聯經出版公司、《國語日報》主辦，《幼獅少年》及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協辦之「好書大家讀」優良少年兒童讀物第57梯次評選活動於2月23日揭曉，共計有套書一套(兩冊)及單冊圖書169冊入選。本梯次評選的書籍為2009年7月至12月出版之少年、兒童及幼兒圖書，計有90家出版社、574冊圖書參加。主辦單位依參選圖書的內容分成「故事文學組」、「非故事文學組」、「知識性讀物組」及「圖畫書及幼兒讀物組」，由20位學者專家進行評選，故事文學組本次參選書中，看到了多元素材的呈現，不同國家的文化，透過文學的涵養，為孩子搭起一座橋樑。知識性讀物組也不乏深入淺出的好書。詳見台北市立圖書館兒童版網頁http://kids.tpml.edu.tw。

馬總統探訪詩人周夢蝶

馬總統於2月27日上午在行政院文建會主任委員盛治仁陪同下，前往台北縣新店市探視詩人周夢蝶。今年一月中旬，周夢蝶因心臟衰竭送新店慈濟醫院，情況一度危急，所幸在急救後度過難關，1月26日辦理出院。農曆春節期間，文壇友人余光中等人也前往探視，當時周老情況穩定。2月19日周老因跌傷再度入院，經診治後返家，目前在家休養。

為了向周夢蝶表示崇高敬意，馬總統特別選在元宵節前夕，由文建會主委盛治仁陪同，親自探訪周老。屬於藍星詩社第一代成員的周夢蝶，現年90歲，一生獲獎無數。在超過半世紀的創作生涯中，詩作逾三百篇，曾被譯介至美國、英國、法國、韓國、香港及中國大陸等地。

馬總統表示，在台灣現代詩壇中，周夢蝶具有啟蒙及指標性地位，對國家文化發展有重大貢獻。三十分鐘左右的探視時間，馬總統除與周夢蝶閒話家常、談論過往經歷、並了解其目前身體狀況所需幫助外，亦與陪同探視的文建會主委盛治仁、在場文友向明、曹介直以及照顧周夢蝶的曾進豐教授等人士交換意見。

而盛主委也表示，有關政府對績優文化人士的生活及急難照顧，目前已有相關法規與措施，未來文建會將朝向結合相關部會及民間基金會資源，以彌補現有資源之不足。

《天・光：二二八本土母語文學選》發表

二二八事件63週年前夕的2月27日，國立台灣文學館與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共同發表該館首次以本土母語漢字與羅馬字創作的二二八文學選——《天・光：二二八本土母語文學選》，全書收錄35位文學作家創作共64篇文學作品，文類涵蓋詩、小說、散文、劇本，創作語言包括台語及客語，從文學角度紀錄及呈現二二八事件。該書的編選過程，由國立台灣文學館及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收集二二八本土母語文學作品後，召開編選會議，台語文學作品請學者呂興昌和丁鳳珍擔任委員；客語詩請作家曾貴海擔任委員。原來計畫收錄原住民語、客語和台語等等本土母語的二二八文學作品，但在請教多位母語文學作者、學者，並實際收集資料後，僅尋得客語、台語作品，並未找到原住民語的二二八文學作品。儘管結果與原本的構想相差極大，然而為反映真實的文學現象，遂仍命名為《二二八本土母語文學選》。

國立台灣文學館故事列車活動三月啟動

國立台灣文學館三月份起推出「故事列車嘟嘟嘟」系列活動，共推出五大系列推廣閱讀、深耕文學種子的活動。系列一「台灣兒童文學創作圖畫書系列講座」，邀請台灣本土作家規劃十場講座，內容為了解作家的寫作經驗、出書的酸甜苦辣、田調的實際經驗等。系列二「故事想想營」，和青少年朋友共同閱讀鍾肇政的《魯冰花》及鄭清文的《燕心果》等激勵人心的文學。系列三「創意思考教室」，以父母成長專班為主，計畫

閱讀鄭清文的《燕心果》及黃勁連編撰的《台灣鄉土傳奇》等。系列四「台灣味故事屋」，包括《兒童繪本讀與演》、《童趣文學館導覽》活動，繪本的選擇以台灣本土文學為主。系列五「閱讀小超人」每週三下午於兒童文學書房，開闢故事媽媽說故事的園地。各相關活動可至國立台灣文學館網站http://www.nmtl.gov.tw/洽詢。

文化台灣卓越講座

由鄭福田文教基金會與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合辦的「文化台灣卓越講座」，邀請台灣文化各領域具有卓越表現之傑出人士演講，展現不同面向的文化藝術，期能與聽眾擦出更美麗的火花。講座時間上半年為三月至六月，下半年自九月到十二月，每月一場，在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所長林淇瀁（向陽）力邀下，上半年敲定作家黃春明、紀錄片工作者黃明川，以及導演蔡明亮、林正盛與會講演。詳情請洽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網站查詢http://120.127.20.59/main.php。

龍瑛宗家屬捐贈文物供新竹縣史館典藏

為感念作家龍瑛宗對台灣文學的貢獻，龍瑛宗的次子劉知甫於3月3日在新竹縣政府文化局長曾煥鵬的陪同下，前往拜訪新竹縣長邱鏡淳，無償提供父親生前收藏的多幅獎狀及畢業證書，交由新竹縣縣史館進行典藏。邱縣長感謝家屬讓更多人了解、欣賞龍瑛宗的作品與事蹟。龍瑛宗本名劉榮宗，是日治及光復前後時期台灣最重要的文學家之一，1911年出生於新竹縣北埔，1919年九歲進入北埔公學校就讀，1925年17歲就讀於北埔公學校高等科。這次家屬所捐贈的獎狀與畢業證書，為文學家的求學歷程留下了珍貴的見證。由於2010年適逢龍瑛宗百歲誕辰，龍瑛宗家屬近年來也積極計畫籌建「龍瑛宗紀念公園」，供後人追思憑悼。新竹縣文化局也將於八月配合龍瑛宗百年誕辰，協助舉辦文學研討會等紀念活動。

新聞耆老羊汝德辭世

新聞界耆老羊汝德於3月4日病逝於台北聯合醫院仁愛院區，享年85歲。行政院會於3月18日通過呈請總統明令褒揚，表彰其對台灣新聞發展的貢獻。追思典禮於25日在台北市第一殯儀館景行廳舉行，下午舉行家祭，靈柩將覆蓋國旗。羊汝德畢生投注新聞事業，曾歷任報社記者、編輯、採訪主任、總編輯、社長、發行人等職務，並先後出任台北市報業公會理事長、全國新聞學會祕書長、全國報業協會祕書長、新聞編輯人協會理事長等職。1987年行政院成立報業發展研究小組，羊汝德以報業公會理事長身分協調國內各報社議定「解除報禁八點協議」，偕新聞局共同宣布報業解禁，引領台灣報業邁入新的里程。此外亦致力推動新聞常用字通俗化，提出「三千新聞常用字」，經世界中文報業協會大會決議，受全球一百三十餘家中文報紙一體採用。著有《新聞常用字之整理》、《西窗舊話》、《吹毛求疵》、《認字一百講》、《常用詞一百講》等書。

跨界美術家廖未林回顧展

2010適逢廖未林88大壽，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特於3月5日至4月11日舉辦「廖未林88回顧展」，3月5日畫家親臨現場參與開幕儀式。前輩美術家廖未林在半個世紀前，是橫跨封面設計、雜誌插畫、副刊漫畫、電影布景的美術設計界泰斗。王藍小說《藍與黑》、瓊瑤小說《海鷗飛處》、郭良蕙小說《心鎖》等許多重要文學作品的封面設計皆出自其手，此外導演白景瑞代表電影《家在台北》的美術顧問、中華郵政套票《廿四孝圖》，以及1967年加拿大蒙特婁世界博覽會中華民國館展場設計，皆出自於廖未林之手。展出作品為1950年以來廖未林設計的郵票、封面設計、插畫、花布設計、壓克力畫原稿近三百幅，包括1952年中華郵政遷台後首次公開徵求郵票設計的首獎得獎作品《台灣省實施地方自治紀念郵票》，以及1974年之後轉戰紐約時尚之都從事的花布設計作品。詳情請洽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http://www.nmh.gov.tw/zhtw/Home.aspx。

薇薇夫人「人間女人」油畫展

華山創意文化園區中四館自3月6日至4月2日舉辦薇薇夫人「人間女人」油畫展。長年從事寫作本名樂茝軍的薇薇夫人，在1997年65歲時自《國語日報》社長一職退休後，即向著名畫家奚淞學畫，開始新的生活步調，身為台灣最具影響力的女性作家之一，薇薇夫人認為退休只是換了另一個舞台和舞步。薇薇夫人表示，受到念美術的父親影響，她從小就喜歡塗鴉，還曾立志當「畫家」，可惜當時的環境不允許；長大後家庭與工作的負擔接踵而來，加上三個孩子相繼出生，感覺生活就像被無形的手牽引著往前推進，「繪畫」只能是心中的懸念，等到退休後才得以真正的實現。


台文館館長李瑞騰（左）與詩人余光中，擔任「感官素材與人性辯證」研討會開幕演講。（台灣文學館提供）

「感官素材與人性辯證」國際學術研討會

行政院文建會所屬之國立台灣文學館，委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感官素材與人性辯證」國際學術研討會，於3月6、7日兩天，在國立台灣文學館 B1國際會議廳以及2樓會議廳展開。研討會共分十個場次，發表論文26篇，國內外學者、作家近六十人與會。

研討會開幕式於3月6日展開，由台文館館長李瑞騰、成功大學文學院院長陳昌明、中國文學系主任陳益源共同主持，並邀請文學大家余光中擔任開幕演講。會上匯聚各國重量級學者，包括來自日本的白水紀子、垂水千惠、星野幸代，中國大陸的陳思和、黎湘萍、孫紹振、路應昆，香港的陳國球。國內學者部分，擔任主持或講評的是來自全台各名校現代文學領域的重量級學者，並請到楊小濱、陳滿銘、蘇偉貞、周芬伶、張瑞芬、

須文蔚、張錦忠、黃錦樹、萬胥亭、石曉楓、李依倩、黃宗潔等學者發表論文。

3月7日舉行圓桌會議，邀請馬來西亞的黎紫書、香港的董啟章、國內的舞鶴等知名作家針對「感官與寫作」進行文學對談。台文館表示，此次研討會宗旨是藉由文學創作對感官素材的掌握，探索其中所透顯的人性。不僅討論華文寫作的現代文本，也上溯古典文學，試圖開啟古、今對話的途徑，並使「感官與人性」領域之探究能開展得更為深入。

九歌「98年年度選新書發表會暨贈獎典禮」

九歌出版社於3月9日假中國文藝協會舉辦「九十八年年度散文選、小說選、童話選新書發表會暨贈獎典禮」。隱地以〈一日神〉獲年度散文獎，朱天心以〈初夏荷花時期的愛情〉獲年度小說獎，周姚萍的〈小魔女淘淘及淘淘雲〉獲年度童話獎。三位年度文學獎得主以及散文選主編張曼娟、小說選主編駱以軍、童話選主編傅林統一致肯定年度文選保存文學史料的貢獻。

散文選主編張曼娟認為，新一代成長於網路，寄生於視聽世界的聲光刺激，逐漸失去閱讀的能力，「普通讀者」才是搶救閱讀危機的目標對象，自接任主編以後，便決定為普通讀者編選一本好看的散文集，各種風格與題材均衡，咀嚼有味，還能有怦然心動的感覺。小說選主編駱以軍在編選的過程中發現，2009年可算是台灣青壯輩小說家進入創作成熟期的豐年：陳淑瑤的《流水帳》、陳雪的《附魔者》都是個人藝術性的巔峰；甘耀明《殺鬼》、朱天心《初夏荷花時期的愛情》的出版備受矚目，可說是小說狂飆、風雲再起，讓人幸福又期待「下一輪小說太平盛世」將要展開。童話選主編傅林統認為，要了解一個國家的文化，就看那個國家的兒童文學，「赤子之心」才是童話的心靈內涵。為了尊重兒童的立場，特地邀請就讀國中一年級的蔡秉軒與國小六年級的陳立慈兩位小主編參與評選，真正的以兒童的觀點來選擇他們喜歡看的童話。

除上列三位得獎作家外，其餘入選作家還包括《散文選》的余光中、龍應台、王鼎鈞、蔣勳、袁瓊瓊、郝譽翔等四十餘位，《小說選》的甘耀明、周芬伶、陳雪、童偉格等十六位與《童話選》的林世仁、黃秋芳、姜子安等優秀創作者。

作家杜文靖辭世

作家杜文靖於2010年3月9日清晨4時因心肌梗塞逝世。杜文靖，1947年生，字皓暉，台北縣新莊市人。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報業行政科、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畢業。能詩能文，擅長主持節目及說說唱唱，早年曾與音樂同好林二、簡上仁、楊祖珺等人組成樂團「田園樂府」；1971年與黃勁連、羊子喬、德亮、王健壯、凱若等人成立「主流詩社」；1979年任《自立晚報》副刊編輯時，與黃勁連、羊子喬、林佛兒、黃崇雄等人籌畫「鹽分地帶文藝營」活動達卅年；從事新聞編採工作也逾卅年，對台灣歌謠有深入研究，並廣為推介傳播。2005年底受文建會聘為國家台灣文學館法人化業務諮詢委員，針對過去台灣文學館以法人化身份營運的立法工作提供專業意見。2007年9月病倒，經醫師診斷罹患「腦幹梗塞併閉鎖症候群」，臥病在床。2008年獲頒鹽分地帶文學貢獻獎，由其長子杜佳霈代表領獎。其著作涵蓋推理小說、評論、報導文學、詩、散文、台語評論集及台灣歌謠研究。

奚淞畫展

由趨勢教育基金會贊助的奚淞畫展於3月12至14日假台北中山堂展出。奚淞悟出藉由傳統手藝靜心之「手藝禪」精髓首度披露，分享經由創作而集中精神觀照自身的禪修概念與經驗。此次展覽作品將包括奚淞所畫的白描觀音〈自在容顏三聯作——智慧、慈悲、甘露〉，油畫佛傳〈心靈四季〉、〈平淡光陰靜物組畫〉以及描繪佛陀坐在菩提樹下沉思的〈光與落葉〉等作品。詳情洽http://www.trend.org/event/2010xisong/live/index.html查詢。



「奚淞畫展」首度披露奚淞傳統手藝靜心之「手藝禪」精髓。（趨勢教育基金會提供）

2010新春文薈

國家文化總會於3月13日假台北賓館舉辦「2010年新春文薈」活動，邀請藝文界人士到台北賓館吟詩創作，名譽會長馬總統以閩南語和客家話吟唱唐詩，現場充滿詩意。與會人士包括現任文化總會會長劉兆玄，副會長林澄枝、林谷芳，行政院政務委員曾志朗，文建會主委盛治仁，以及藝文界人士兩百餘人。

現場並安排了知名藝文團體「十鼓擊」的演出以及由錢穆故居和東吳大學停雲詩社、國樂社所帶來的古詩吟唱。會長劉兆玄也當場朗誦自己的創作〈油桐花詩〉：「陽春四月過客家，疑有千鷺棲樹枒，振衣長嘯驚不去，原是遍山油桐花。」同時提議，未來可能舉辦「台灣獎」。

文學作家駐村計畫

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辦理「文學作家駐村計畫」，邀請文學家駐村採訪，透過文學家細膩的文筆，將水土保持故事呈現給大眾；並藉由舉辦水土保持故事分享會，行銷推廣農村社區，擴大民眾對水土保持的重視。第一場水土保持故事分享於3月14日下午在花蓮縣壽豐鄉豐田市場舉行，由文學家劉克襄擔任主講人，講題為「樂天知命的小村小落」。

「女書文化夜沙龍」活動

女書店策畫推出「女書文化夜沙龍：對談與即興」系列活動，自3月19日起每週五春日沙龍夜開講，邀請平路、伊苞、韓良露、賀照緹、吳碧容、鍾適芳、胡台麗、徐堰鈴、羅思容、周姚萍、吳瑪琍、陳素芳、雲

力思、江文瑜等15位長期深耕於不同藝文領域的傑出女性，暢談她們的生命歷程與創作（創意）經驗，環繞「創作與生活」的關係展開對話、訪談。詳情洽女書店網址http://www.fembooks.com.tw，或電02-23638244#10。

第四屆文學傳播與接受國際學術研討會

東華大學中文系於3月25、26日，假工學大樓四樓國際會議廳舉辦「第四屆文學傳播與接受國際學術研討會」。本屆研討會主題為「文學形式與傳播路徑」，分為「經典翻譯」、「批評論述的詮釋與再製」、「宗教文學的傳寫與傳播」、「文學形式與傳播路徑」、「文學理論的翻譯和詮釋」五個子題作深入探討，計有16篇論文發表。會前特邀請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專題演講「『文學』如何『教育』——關於『文學課堂』的追懷、重構與闡釋」，希望透過檢視教育傳播於文學的影響，突破傳統文學研究之侷限，結合各領域的學者，以含納多樣可能的文學研究。

首屆「閱讀台灣．探索自己」徵文比賽

為傳承陳文成博士愛台灣、愛鄉土的精神，拓展閱讀台灣之風氣，由作家傅月庵召集、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陳文成教授紀念基金會主辦的首屆「閱讀台灣．探索自己」徵文比賽，收件日期為4月20日至5月20日止，期能透過閱讀和書寫，使青年增加對台灣的認識，進一步帶動台灣意識的思索、形成對話。

此徵文比賽的方式，是參賽者先由選書委員會評選出的書單中挑選書籍閱讀，撰寫心得感想，體裁及形式不拘，而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亦提供書單上所有書籍全套，供大眾至基金會參閱。本屆評選書單已於1月20日公布，詳情可至財團法人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網站http://www.cwcmf.org.tw/joomla/查詢。

讀者來函

第292期「資深人文出版社系列二」單元，讀者郭際剛先生來函更正〈以精進編輯實力為目標〉第113頁註解之誤及其史料：

一、黃秋岳先生係福建侯官（今福州人），而非台灣人。

二、民國21年黃秋岳應召往南京任行政院祕書，以文才倍受蔣介石等要人賞識，逐漸提拔其地位僅次於祕書長的簡任級機要祕書。黃從未在汪政權手下擔任任何職務；

三、民國26年，中日戰爭爆發，黃因通敵罪伏法，絕非抗戰勝利後因漢奸被槍決。

更正啓事

第291期「本期專題」單元，〈日本文學在台出版概況〉第55頁，金儒農應為中興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第293期：

一、「資深作家」單元，〈詩是終身的追求〉第43頁，左圖圖說「由夏菁、鄧禹平等創辦」，應為「由夏菁、覃子豪、余光中等創辦」。

二、「文學記事」第143頁，左欄第17行，「李坤刪」應為「李坤珊」。

在此謹向作者、讀者致上最深歉意。

站在記憶的入口處

2010年2月～3月

◆詹宇霈

書寫翻新著人們的記憶，為繁雜失焦的人間重新聚焦，每一篇文字的背後，都充滿著對這個世界深情眷戀的故事。周策縱先生自60年代便開始選編《海外新詩鈔》，卻由於聯繫作者不易等狀況，而成為未竟的心願。在周先生過世後，由心笛接手，翻尋出手稿，並與王潤華合作編輯出版本詩集，交由新地文化出版，為中國新詩史填補海外發展部分的空白。翁倩玉與詩人江文瑜合作，由天下文化出版《合掌：翁倩玉版畫與江文瑜詩歌共舞》，邀請讀者一起掀動幸福的雙唇。詩人路寒袖推出第三本攝影詩集，由遠景出版的《陪我，走過波麗路：愛丁堡．倫敦．攝影．情詩集》，以影像與詩記錄下英國愛丁堡藝穗節街頭戲劇感動。

本期的散文新書類有三分之一屬於傳記體裁，翻出許多不為人知或已遺忘的往事。2009年逝世的唐德剛，在生前為李宗仁撰寫《李宗仁回憶錄》，全文約六十萬字，交由遠流出版。一群曾與陳儀共事的部屬為他寫下了《陳儀的本來面目》，要在主流的歷史定論之外，還原陳儀的本來面貌。藍博洲則為五位無懼於政府戒嚴的禁令，為革命理想奮鬥的台灣小人物寫下《老紅帽》，由南方家園出版。出身雲南拉祜族的石炳銘提筆寫下關於族群與家族的故事《雲起雲落：血淚交織的邊境傳奇》，由時報文化出版。印刻文學出版鄭鴻生《母親的六十年洋裁歲月》，寫下對洋裁充滿熱情的母親，一生為台灣女性裁剪製衣的人生故事。退休教授周志文打開《記憶之塔》，邀請讀者一窺學術界所發生的大小事，由印刻出版。

唐德剛唯一的長篇小說《戰爭與愛情》，以倒敘法寫下中國半個世紀的變動。多年從事社會運動的曾心儀回首台灣社運的起伏過程，寫下《福爾摩沙紅綠繽紛》，由遠景出版。九歌出版社發行人蔡文甫，推出集結他嘗試各種寫作方法的作品集《成長的故事》，讀者可從中看見其創作的成長軌跡。而對於死亡的想像，有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謝曉昀《安娜之死》及印刻出版童偉格的《西北雨》，前者企圖為生與死中間的不明地帶賦予更鮮明的色彩，看每個人各自用什麼方法療癒伴隨死亡而來的悲傷；後者則以魔幻想像的手法，在死後的世界相遇，重新審視彼此的感情。

令人期待的九歌年度文學選集出版了。《九十八年散文選》由張曼娟主編，強調這是一本為普通讀者所編選的散文集；駱以軍則以最嚴格的小說技藝標準挑選出《九十八年小說選》；傅林統與兩位小主編選出會讓人讀起來感到幸福的《九十八年童話選》。文章內容皆是精采可期，值得細細閱讀與享受。

小說

三湖之戀／何雨彥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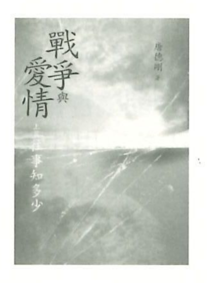
高雄：何雨彥
2010.01.29，25開，289頁
300元

長篇小說。作者以素樸的文字搭配蒙太奇手法，穿插三位台灣學生到大陸留學的酸甜苦辣，其中對醫學常識的探討、兩岸學歷承認與異鄉愛情的種種多所著墨。正文前有彭瑞金〈重逢——序《三湖之戀》〉、蔡文章〈序言〉、何雨彥〈自序〉。

是誰在天空飛？非童話／愛亞著

台北：爾雅出版社
2010.02.01，25開，240頁
爾雅叢書527，240元

長篇小說。作者花了11年的時間進行創作，故事背景在民國50年代，發生在新竹，透過故事中的少年主人翁所面對的壓力與愛情禁忌，帶領讀者思考青少年所面臨的家庭與學校教育的問題。全書共2章。正文後有〈後記——中繼站〉。



戰爭與愛情／唐德剛著

台北：遠流出版公司
2010.02.01，25開，471、588頁
唐德剛作品集，上下冊各350元

長篇小說。本書為再版，初版為1988年2月。作者生平唯一的長篇小說，故事從共產中國與美國關係正常化之後開始，以倒敘法寫下半個世紀中國的變動。全文長達六十多萬字，出場人物有400多人。全書分上下冊：《往事知多少》14章及《昨夜夢魂中》25章。正文前有李藍〈我們在歷史轉軌時節相遇天涯〉、〈江山千萬里，家國四十年〉、唐德剛〈也是口述歷史（代序）〉。

人間異色之感官胡亂推理事件簿／成英姝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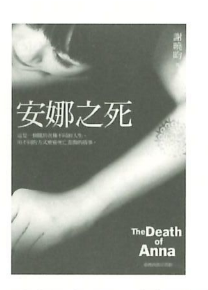
台北：九歌出版社
2010.02.10，25開，265頁
九歌文庫1055，280元

長篇小說。作者以黑色幽默的筆觸，藉由暴風雨夜的推理大亂鬥，諷刺當今社會的各種荒謬現象，想闡述的是持不同看待生命角度的人，如何感受自己活著的意義。全書共分37章。正文後有作者〈後記〉。

火牛陣：中國名人成語故事／蔡文甫著，蔡嘉驊圖

台北：九歌出版社
2010.02.10，17x21cm，183頁
九歌故事館8，250元

成語故事集。作者選撰25位中國史上，如曹劌、孔子、晉獻公、管仲、孟嘗君、扁鵲等名人和他們的人生故事，透過精采的內容情節及各種不同的角色特質，豐富讀者的閱讀經驗與思考。正文後有王儀貞「延伸閱讀」。



安娜之死／謝曉昀著

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2010.02，25開，345頁
350元

長篇小說。作者企圖在生命與死亡的中間，賦予更鮮明的色彩。不同的5個人環繞著相同的死亡，各自用不同的方式療癒死亡悲傷。全書分為4部分，正文前有作者的自序導讀〈橫置在生與死中間的是什麼？〉，正文後有後記〈我是如此的飢餓〉。

穿旗袍的姨媽／里程著

台北：印刻出版公司
2010.02，25開，255頁
文學叢書248，260元

長篇小說。作者藉由無畏眾人監視的眼光，身穿山青水綠的綢緞旗袍卻脾氣古怪的二姨媽，和發生在她那棟神祕氣派的紅樓房中的故事，書寫人們在出身決定命運的壓抑年代下，所存在情感的扭曲樣貌。全書共7章。

福爾摩沙紅綠繽紛／曾心儀著

台北：遠景出版公司
2010.02，25開，333頁
台灣文學叢書59，350元

長篇小說。作者以其多年從事社會運動的豐富經驗與敏銳的觀察力，回首台灣社運屢仆屢起的過去，窺看台灣目前的社會國家局面，並期許台灣能真正進化成名副其實的幸福之島。正文前有黃明川〈生命聚落絲絲蔓延〉，正文後有作者後記〈寫給摯愛〉。本書獲得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長篇小說創作發表專案」補助。

九十八年小說選／駱以軍主編

台北：九歌出版社
2010.03.10，25開，342頁
九歌文庫1057，320元

小說選集。編者以最嚴格的小說技藝標準淘選出朱天心、童偉格、甘耀明、周芬伶、陳雪、陳淑瑤、張萬康、伊格言、胡淑雯、費瀅、許琇禎、阮慶岳、壹通、楊富閔、那不啷、林盛月16位作家的小說作品，除短篇小說外，亦包括長篇小說《殺鬼》、《流水帳》、《附魔者》、《初夏荷花時期的愛情》節選片段。本屆「年度小說獎」由朱天心〈初夏荷花時期的愛情〉獲得。正文前有朱天心得獎感言〈留下一點點什麼〉、駱以軍編序〈豐饒複雜之心靈地貌〉，正文後附錄邱怡瑄〈九十八年度小說紀事〉。

九十八年童話選／傅林統等主編，許育榮等圖

台北：九歌出版社
2010.03，25開，286頁
九歌文庫AB07，320元

童話故事選集。由傅林統與兩位小主編蔡秉軒、陳立慈共同進行編選。以創意、呈現手法、文筆、充實度，及想像力、幸福感及寬闊的題材為選編標準。本屆「年度童話獎」得主為周姚萍〈小魔女淘淘和淘淘雲〉。全書分為「祕密找一找」、「趣味何處尋」、「故事扭一下」、「愛心飛呀飛」4卷，收錄岑澎維、亮子、林秀娟、吳燈山、張英珉、鄒敦怜、施養慧、山鷹、謝鴻文、子魚、兔子波西、陳志和、林世仁、楊隆吉、王家珍、哲也、亞平、卓禹岑、王文華、黃惠君、黃秋芳、蕭逸清、姜子安共24篇文章。正文前有周姚萍〈得獎感言〉，正文後有傅林統〈主編的話：童話花園探訪之旅〉、蔡秉軒〈小主編的話：我的編選理念〉及陳立慈〈小主編的話：我的童話觀與編選理念〉，正文後附錄邱各容〈九十八年童話記事〉。

西北雨／童偉格著

台北：印刻出版公司
2010.03，25開，241頁
文學叢書251，260元

長篇小說。作者翻騰著魔幻想像與巨大的詩意能量，以書寫死亡後的遇逢，召喚回憶與家族羈絆的過程另類的彰顯家族親人間的情感。正文後有駱以軍〈贖回最初依偎時光（代跋）〉。本書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長篇小說創作發表專案」補助。

童話中的一地書／遇羅錦著

台北：允晨文化公司
2010.03，25開，482頁



當代名家31，350元

長篇小說。作者以文學自傳的方式書寫離鄉至異國求生存的艱苦，呈現出華人在異國他鄉的生活群像，重新思索人的存在價值和尊嚴，對「國族想像」進行超越舊有框架的思考。正文前有三篇推薦序：蘇曉康〈拒絕「國家烏托邦」——遇羅錦展示的小說新路向〉、陳破空〈關山魂夢長，魚雁音書少〉、朱瑞〈遇羅錦作品中主人公的瑕疵之美〉、廖志峰出版前言〈尋找一個流奶與蜜的地方〉，正文後有作者〈後記〉。

散文

純真遺落／廖玉蕙著；蔡全茂圖

台北：九歌出版社
2010.01.10，25開，227頁
廖玉蕙作品集6，280元

作者書寫人間最動人的情感，現代親子、師生情誼，全書呈現荒謬，夾帶苦中作樂的況味。全書分為3輯，「純真遺落」寫集體社會現象，「我為卿狂」寫生活中的趣事及心情轉換，「更勝山盟海誓」是短文的組合，共35篇。正文前有作者自序〈儘管春天往往短暫〉。

李宗仁回憶錄／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

台北：遠流出版公司
2010.02.01，25開，1033頁
唐德剛作品集，上下冊各350元

人物傳記。本書為再版，曾於1989年4月由曉園出版一冊，1995年7月由桂冠出版兩冊。作者記錄李宗仁一生的事業，完整保存了李宗仁在中國歷史上的真面目，並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政治內幕，全文約六十萬字。全書分為「少年時期」、「陸軍教育時期」、「初期軍中生活」、「統一廣西」、「從鎮南關到山海關——北伐回憶」、「十年國難與內戰」、「八年抗戰」、「從全盤勝利到徹底潰敗」8編，共72章。正文前有撰者序，正文後附錄〈李宗仁聲明〉、〈邵子力、章士釗一九四八年在香港致李宗仁的勸降書〉、撰者〈撰寫《李宗仁回憶錄》的滄桑〉。

幽微・精采——說情愛2，有情的另個名字／陳祖彥主編

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2010.02.04，25開，154頁
200元

本書選錄千里光、王安憶、宇文正、余光中、希尼爾、李天葆、陳雨航、愛亞、鍾玲、隱地、蘇童共11位作家書寫有關友情的文章。全書分「幽微」、「精采」兩個部分。正文前有陳祖彥〈友情的另個名字〉。

司馬中原鬼靈經／司馬中原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
2010.02.10，25開，234頁
九歌文庫1054，250元

作者以其自成一格的獨到見解談鬼、談靈異傳奇、星空的冥想、氣與數、幽浮的啟示等，並搭配情境插畫，饒有趣味。全書分為「鬼話連篇」、「靈異傳奇」2輯，共收錄15篇文章。正文前有作者代序〈用關愛的心進入萬物之心〉。

桌上暖香／黃國彬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
2010.02.10，32開，195頁
九歌文庫429，210元

本書原名《禁止說話》，於1996年1月初版。作者書寫居住在多倫多和香港時的經驗及所思所感，內容包含敘事、說理、抒情、寫景作品等共24篇散文。正文前有代序〈牽繫兩個城市〉。

新世紀散文家：席慕蓉精選集／席慕蓉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
2010.02.10，25開，383頁
新世紀散文家18，380元

本書選輯作者創作30年來的精采散文作品。從個人成長單純生活經驗的感觸，一變而加入時代深沉感嘆的論辯，至更廣大的族群書寫格局，容納更多思想性與資料性的論述。全書分為「前塵」、「昨夜」、「此刻」3輯，共收錄52篇文章。正文前有陳義芝〈編輯前言‧推薦席慕蓉〉、蔣勳〈寫給穆倫‧席連勃——序《席慕蓉精選集》〉、〈席慕蓉散文觀〉，正文後有〈席慕蓉散文寫作年表〉、〈席慕蓉散文重要評論索引〉。

雲起雲落：血淚交織的邊境傳奇／石炳銘著
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2010.02.12，18開，359頁
PEOPLE355，350元

人物傳記。作者以豐富的學養及素樸的筆書寫所屬族群——雲南拉祜族及自身家族的故事。書中可見發生在雲南、緬泰的金三角地區許多不為人知的往事。全書共22章，正文前有簡漢生推薦序〈混沌時代的勇氣〉、凌峰〈超越歷史的制高點〉、覃怡輝〈赤土丹心路迢迢〉、馬健雄〈滇緬邊疆史料的傳奇〉，正文後有作者〈後記〉。

陳儀的本來面目／陳兆熙等著
台北：印刻出版公司
2010.02.28，25開，191頁
Canon22，200元

人物傳記。本書收錄曾與陳儀在台灣共事的部屬之回憶，簡述陳儀生平，並探討陳儀的思想及人格特質，在主流歷史定論之外，還原陳儀的本來面貌。全書收錄陳兆熙、鄭士鎔、沈雲龍、蔡鼎新的4篇文章。

台灣少年世界夢：梵谷的傳人‧畫家陳錦芳自傳／陳錦芳著
台北：商周出版
2010.02，25開，239頁
ICON人物35，300元

作者為《小王子》中文版首位譯者，且被譽為「當今世界上20位最具影響力的藝術家之一」及「後現代的先驅」。本書記錄作者一生為堅持藝術理想而奮鬥及其藝術思想的養成發展過程。全書分為「以藝術為人生職志」、「藝術家的養成與自我教育」、「夢向文藝復興——在巴黎的日子」、「藝術文化理念與人生觀」、「人生路上的挫敗與成功」、「台灣少年世界夢」6章。正文前有前言〈小王子，宮本武藏與聯合國文化大使〉，正文後有侯幸君後記〈以愛為宗〉及年表。



老紅帽／藍博洲著
台北：南方家園文化公司
2010.02，25開，238頁
360元

作者以簡白樸實的文字書寫伍金地、江漢津、呂華璋、辜金良、陳明忠5位在台灣戒嚴時代一生為革命理想，無怨無悔，直到生命的盡頭的人。這些口述歷史所呈現的是台灣民眾失落的集體記憶的一部分。全書共收錄5篇文章。正文前有作者自序〈在追尋的道路上〉。

旅人的眼睛／張讓著
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
2010.02，25開，197頁
聯合文叢475，280元

作者的文字感性內斂與灑脫縱橫互見，獨有況味。在旅行的流動風景中，帶領讀者探索旅途中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重新發現自己。全書分為五部分，共收錄20篇文章。正文前有作者自序〈旅行的難題〉。



記憶之塔／周志文著
台北：印刻出版公司
2010.02，25開，277頁
文學叢書247，280元

作者書寫自就讀大學中文系之後，歷經碩士、博士的求學過程，及至各校任教所見各路人馬的大小諸事，最後導入哲學理念的思索。全書共收錄20篇文章。正文後附錄張瑞芬〈跋 歲月沉沙——讀周志文的《記憶之塔》〉。

傾聽西藏——一個中國人的觀點／朱瑞著
台北：允晨文化公司
2010.02，25開，283頁
當代叢書28，300元

作者與流亡藏人做近距離的接觸，並至境外流亡藏人的部分聚集地進行採訪；蒐集許多第一手資料，揭開中共政權對西藏民族犯下的罪行。全書分為「達賴喇嘛尊者‧西藏人‧西藏文化」、「西藏問題」、「訪談」3部分，共收錄39篇文章。

正文前有釋迦比丘十四世達賴喇嘛推薦序〈真誠的理解〉、作者自序〈真實的西藏〉，正文後附錄〈致達賴喇嘛尊者的信〉、〈西藏將是我筆下永遠的題材——挪威西藏之聲電台〉。

蔚藍的太平洋日記／李潼著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2010.02，25開，210頁
李潼作品集，220元

本書是作者首次以海洋題材為文收集成冊的散文集，原於1997年10月由民生報社初版。作者以太平洋的角度出發觀看這個世界，提供讀者另類的思考方式。全書共收錄24篇文章。正文前有作者自序〈少年讀海〉，正文後有賴南海〈跨越四十年時空——讀我眼中的李潼〉、賴以中〈希望來個海上燭光晚餐——我的爸爸李潼〉、曹俊彥〈這款導遊何處找〉及〈享受圖像樂趣的童年〉。

靜水深流／賈平凹著
台北：允晨文化公司
2010.02，25開，344頁
當代名家30，3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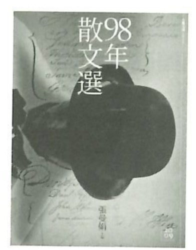
本書收錄〈我是農民〉、〈老西安〉、〈西路上〉3篇各長達數萬字的散文。從作者出生、成長的陝西鄉村開始，拓展一個溫馨、懷念的鄉土世界。正文前有尉天驄推薦序。

雙鶩——粟耘與我／謝顗著
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
2010.02，25開，277頁
聯合文叢476，320元

作者的畫家丈夫逝世之後，經朋友鼓勵，在失落流離的心情下，細細記錄回憶夫妻間相處的時光，及其中的心路與履跡。全書共收錄20篇文章。正文前有李若鶯〈富情〉，正文後有作者後記〈雙鶩〉。

九十八年散文選／張曼娟主編
台北：九歌出版社
2010.03.10，25開，414頁
九歌文庫1056，360元

編者宣稱本書是為普通讀者所編選的散文集，各種題材與風格均衡。九十八年度散文獎得主為隱地〈一日神〉。全書收錄童真、郭強生、阿尼默、李儀婷、陳玉



慧、李進文、鄭麗卿、許舜英、張英珉、余光中、曹又方、郝譽翔、林懷民、王丹、孫梓評、袁瓊瓊、顏艾琳、楊芯、陳芳明、王盛弘、蔣勳、楊明、焦桐、郭正偉、魯蛟、瘂弦、陳浩、羅毓嘉、龍應台、漢寶德、吳鈞堯、隱地、黃信恩、周志文、許裕全、馮傑、張維中、張耀仁、童偉格、瓦歷斯‧諾幹、心岱、李冠穎、李順儀、張雍、鍾芳玲、神小風、王鼎鈞共47篇文章。正文前有隱地〈得獎感言〉、張曼娟序〈致 普通讀者〉，正文後附錄杜秀卿〈九十八年度散文紀事〉。

人緣‧情緣／楊小雲著
台北：健行文化出版公司
2010.03.10，25開，237頁
生活叢書255，260元

本書為新版。1989年7月初版。作家透過許多小故事，從兩性、家庭、生活、個人際遇等面向，一一闡述人際之間的「緣」，驅使讀者回頭看看過往，珍惜身邊的福與緣。全書分4輯：「撒嬌是必要的」、「留一盞燈」、「給我一個微笑」、「紙上歲月長」，共收錄53篇文章。正文前有作者〈有期望有快樂——新版序〉。

心美，一切皆美——心的菩提／林清玄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
2010.03.10，25開，254頁
九歌文庫1059，250元

作者以直觀之心來面對世界，並且在世間尋找美的可能與發現美的存在。本書係精選自上個世紀80年代所創作的「菩提系列」。全書分「溫柔半兩」、「心無片瓦」2輯，共選錄44篇文章。正文前有作者自序〈心美，吹撫過的風都美〉。

青青邊愁／余光中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
2010.03.10，25開，318頁
余光中作品集15，300元

本書為新版。1977年12月由純文學初版。內容收錄作者中年時期居處在香港前三年的作品，涵括抒情、議論，或長文或小品。全書分4輯，其體例分別為抒情散文、小品雜文、文學批評及書評，共30篇文章。正文前有作者自書〈新版前言〉，正文後有〈離台千日——《青青邊愁》純文學版後記〉。

原來孟子這樣說／傅佩榮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
2010.03.10，25開，244頁
傅佩榮作品集5，300元

作者積極的解讀孟子思想，將孟子從千年前拉到了當代，貼近人們日常生活的主題，展現孟子的全方位觀點。全書分「孟子這個人」、「教育這件事」、「百善孝為先」、「修養見心性」、「仁政有方法」、「異端要批判」、「孟子的辯才」、「性善有說法」、「人生的快樂」、「人生的境界」十講，共收錄10篇文章。正文前有前言〈自信的快樂〉。隨書附有作者主講的浩然正氣與成功人生有聲書CD。

母親的六十年洋裁歲月／鄭鴻生著
台北：印刻出版公司
2010.03，18開，255頁
文學叢書249，290元

傳記。作者書寫母親用青春和對洋裁的熱情，為上世紀的台灣女性們裁剪製衣的60年人生歲月。從自學的小學徒，到開班授徒的洋裁名師，見證台灣女性追求自我實現以及美感時尚觀念的成長歷程。全書共7章，正文前有



〈楔子〉，正文後有後記〈母親最後的盛裝〉及參考書目。

幽微・精采——說情愛3，親情，多少淚，笑／陳祖彥主編
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2010.03，25開，182頁
250元

本書選錄詩人、小說家、評論家等在不同領域創作的作家們筆下所展現的親情樣貌，包括王建元、司馬中原、朱天心、吳婉茹、吳鈞堯、梁寒衣、淡瑩、陳漱渝、郭淑梅、焦桐、張抗抗、鄭明娳、應鳳凰、顏艾琳、羅位育共15篇文章。每篇文章前有作者簡介。正文前有編者〈親情，多少淚，笑〉。

濫情者／胡晴舫著
台北：八旗文化
2010.03，32開，204頁
280元

本書為再版，2002年9月由新新聞文化初版。作者以一種曖昧的距離，遊走在具象和抽象之間，以辭典的形式書寫送給濫情的眾生。全書共收錄61篇文章。正文前有作者序言〈當下：我與世界談的那場戀愛〉。

新詩

海外新詩鈔／徐訏等作；周策縱、心笛、王潤華合編
台北：新地文化藝術公司
2010.01.31，25開，356頁
350元

本書係周策縱先生於1973年即開始進行選編，但因種種原因在他生前未及出版而成為未刊稿。



原意為建構中國新詩歷史，以作品說明中國五四新詩運動到了1949年之後，在海外仍然延續著。後由心笛女士於2001年開始整理手稿，並於2008年與王潤華商量合作編輯與出版。全書收錄徐訏、黃伯飛、夏濟安、周策縱、林以亮、唐德剛、徐速、心笛等21位詩人詩作。正文前有周策縱〈《海外新詩鈔》序〉、心笛〈為中國新詩史填補一塊空白〉、王潤華〈《海外新詩鈔》編輯手記〉，正文後附錄王潤華〈《海外新詩鈔》：周策縱的「海外五四新詩學」〉。

心靈詩語／許運超著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2010.02，25開，190頁
文史哲詩叢90，240元

詩人以數十年累積的文字功力，塑造詩的景象，且處處充滿麻辣的譏諷與靈蹤飄渺的哲思。全書分為親情篇、愛情篇、友情篇、旅遊篇、現實篇、小品篇六部分。正文前有謝輝煌〈放下吳鉤，重拾詩筆——許運超將軍《心靈詩語》讀後〉、台客〈一本值得品味的好書——序許運超《心靈詩語》詩集〉，正文後有作者〈後記〉。

評論

一九四九以後／王德威、陳思和、許子東主編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2010.01.01，16×23.5cm，531頁
460元

本書為2009年3月在香港嶺南大學召開的「當代文學六十年」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出版。會議宗旨在解析「當代」的話語如何形成，它的政治動力，修辭規則，感覺結構，以及論述方向如何左右作家和讀者的位置。全書共收錄王德威、陳思和、黃子平、許子東、錢理群、陳芳明、李楠、梁秉鈞、黃錦樹、張業松、鄺可怡、范銘如、陳國球、洪子誠、趙毅衡、彭小妍、危令敦、陳建華、沈雙19篇論文，4篇「作家論壇」紀錄。正文前有王德威〈編者前言〉，正文後有許子東〈後記〉及編者簡介。

台灣現代詩中的老莊身影與道家美學實踐／丁旭輝著
高雄：春暉出版社
2010.01，25開，411頁
文學研究叢刊20，400元

本書為作者博士論文《台灣現代詩中的「莊子」接受與轉化》修改擴張後出版。研究內容以1949～2009年的60年中，台灣現代詩對老子、莊子的接受與轉化情形。

全書分為上下篇，上篇主題為「台灣現代詩中的老莊身影」，論述內容包含〈老莊形象的現代書寫〉、〈批判精神的隔世發揚〉、〈現代語境中的老莊情懷〉；下篇主題為「台灣現代詩中的道家美學實踐」，論述內容包含〈魚意象的發展與忘我美學的形成〉、〈蝶意象的擴張與物化美學的闡揚〉、〈道家美學的生命演出〉等。正文前有作者自序，正文後附錄〈引用詩作索引〉。

在他鄉寫作／哈金著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2010.01，25開，204頁
260元

作者引用大量流離主題的經典文學作品，深入闡述康拉德、納博科夫、索忍尼辛、林語堂、喬埃斯、魯西迪、奈波爾等移居作家與作品，討論其中所涉及的語言、傳統與身分的議題。全書分四章，正文前有單德興導讀〈在他鄉寫作的異數與藝術〉及〈前言〉，正文後有附錄單德興〈辭海中的好兵：哈金訪談錄〉。

新詩的意象與內涵：當代詩家作品賞析／林明理著
台北：文津出版社
2010.02，18開，224頁
260元

本書收錄作者發表在各詩刊、學刊中的詩評文章，以其詩人與評論家的雙棲身分與觀點，進行詩學理論上的藝術探索。全書共收錄對30位台灣和大陸詩人詩作的評析文章。正文前有吳開晉〈以詩為文 妙筆探幽〉，正文後附錄古遠清〈她繞過了冬烘式學院派泥潭——讀林明理的詩評〉。

中國文化史通釋／余英時著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2010，16×23.5cm，299頁
410元

作者從宏觀的角度對中國文化史的某些特殊面相，提出一種長程貫通的解釋，包括思想、政治、商業、宗教、民間文化、文學、醫學、科學、藝術、科舉、俠等共12篇文章。正文前有董橋序，正文後有作者後記。

合集



合掌——翁倩玉版畫與江文瑜詩歌共舞／翁倩玉畫，江文瑜詩
台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
2010.01.27，25開，277頁
風華館53，399元

本書集合38幅版畫作品，每一首詩歌為每一張「能引發人的感性」版畫的感動而生，在其中彼此對話、碰撞、交融。全書分三部分。正文前有翁倩玉〈邀請進入我們兩人的世界〉、江文瑜〈當幸福掀動你的雙唇〉，正文後附錄翁倩玉〈木版畫的魅力〉及〈翁倩玉版畫製作的「背後功臣」〉。

天・光——二二八本土母語文學選／杜潘芳格、黃勁連等著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台北：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2010.02，25開，516頁
350元

本書以書寫二二八為題的「本土母語」文學創作進行編選。全書分為「台語詩」、「客語詩」、「台語小說」、「台語散文」、「台語劇本」，收錄黃勁連、陳明仁、李魁賢、李敏勇、林央敏、陳雷、鄭雅怡、張復聚、路寒袖、林央敏、李勤岸、杜潘芳格、陳寧貴、宋澤萊等人共64篇文章。正文前有〈館長序〉、周華斌〈編序〉、丁鳳珍〈用亡者ê母語來書寫228——《228本土母語文學選》編選感言〉、曾貴海〈見證與反思台灣的苦難原點〉，正文後附錄〈修改用字ê篇目〉。

陪我，走過波麗路：愛丁堡・倫敦・攝影・情詩集／路寒袖著、攝影
台北：遠景出版公司
2010.02，18開，275頁
路寒袖作品集3，390元

本書為作者的第三本攝影詩集，遊走在英國愛丁堡藝穗節的街頭，遍嘗荒謬、嘲諷、掙扎與矛盾的戲劇人生，呼應現實人生中百態雜陳的情愛處境。全書分為「愛丁堡」、「倫敦」兩元。正文前有陳義芝推薦序〈解禁的情愛芭蕾〉、作者序詩〈陪我，走過波麗路〉。

成長的故事／蔡文甫著
台北：九歌出版社
2010.03.10，25開，232頁
蔡文甫作品集15，250元

短篇小說集、劇本。作者在寫作過程中，曾經自我要求每一篇小說的形式、技巧、描繪等方法都要不一樣，本書收錄的即是這些嘗試各種寫作方法的作品，展現作者創作成長的軌跡。全書分「愛的力量」、「愛的迴旋」2輯，前者收錄短篇小說，後者收錄劇本。正文前有編者〈寫的是全世界相通的人性——蔡文甫談《成長的故事》〉，正文後附錄彭蕙仙〈我是笨人做笨事——九歌創辦人蔡文甫用心護守台灣文學〉。

小說內外／孫述宇著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2010，16×23.5cm，260、275頁
上下冊各340元

分上下冊。收錄作者多篇舊作，包括由時報文化於1978年出版的《《金瓶梅》的藝術》，及1981年出版的《《水滸傳》的來歷、心態與藝術》，多篇於研討會或學術研究期刊上發表的論述文章、譯文及創作，共14篇文章。正文前有作者自序。

史料

穿越林間聽海音：林海音文學展展覽圖錄／封德屏主編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
2010.03.01，16開，119頁
150元

本書為國立台灣文學館於2009年8月7日至2010年3月1日所推出「穿越林間聽海音——林海音文學展」之展覽圖錄。延伸此次展覽的內容，呈現展場內容及精選文物介紹，為展覽也為台灣文學研究留下珍貴的紀錄。主文3篇文章記述了徵集林海音文學文物的過程，「林海音文學展」展場設計概念，以及各展區介紹及精選文物導覽。正文前有盛治仁〈主委序〉、李瑞騰〈館長序〉，正文後有〈林海音小傳〉、〈林海音大事

年表〉、〈林海音中文著作目錄〉及封德屏〈編後記〉。

補遺

田園交響曲／小野等著

南投：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2009.11.30，18開，223頁
320元

本書係農委會水土保持局邀請企業家、文學家與藝術家，親炙農村風景之後為文所體認的農村之美的集結。全書分為三部分：「文學家在農村」收錄小野、李昂、林文義、褚士瑩、謝旺霖所撰的5篇文章；「企業家在農村」收錄李盂娜、戴勝益2篇文章；「藝術家在農村」收錄可樂王、米力、何戎、東明相、楊力州、葛西健二、蕭青陽的7篇文章。正文前有農委會主委陳武雄序。

雷聲與蟬鳴／梁秉鈞著

香港：文化工房
2009.11，25開，253頁
復刻文學系列，390元

本書為復刊重印。原版為《大拇指》半月刊於1978年8月出版。此書絕版30載，卻影響幾代香港作家。由出版者召集與詩集同齡的創作人，為作者的第一本詩集重新設計，復刻重印。全書分為「未昇」、「突發性演出」、「香港」、「澳門」、「廣州，肇慶」、「台灣」、「浮苔」7輯，共收錄83首詩作。

西洋樓／邱致清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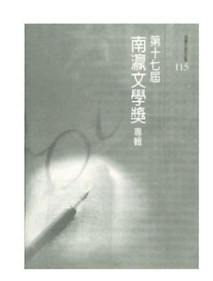
台南：台南縣政府
2009.12，25開，214頁
南瀛作家作品集112，200元

短篇小說集。藉由生活在台灣土地人民的故事及對話，強調人們內心的漸層與變化，作者以流暢的台語文表現人物的對話，可讀性頗強。全書共收錄11篇小說。正文前有〈縣長序〉、〈處長序〉、紀少陵推薦序〈筆耕者的經緯〉、作者自序〈從風華到殘敗〉。

刻繪大地的容顏：阿盛散文研究／戴勤祝著

台南：台南縣政府
2009.12，25開，370頁
南瀛重要作家研究集5，250元

本書為碩士論文出版。以阿盛創作於1977年至2004年間的抒情論文為論述範圍。全書共6章：「緒論」、「寫作背景」、「散文創作觀與創作歷程」、「散文的主題內涵」、「修辭法藝術表現」、「結論」。正文前有〈縣長序〉、〈處長序〉、鍾素美推薦序〈看見鄉土之美〉、作者自序，正文後附錄〈鄉土情深訪阿盛〉、〈電子郵件請益錄〉、〈阿盛老師的人文教室〉、〈沈秋蘭的文學奔赴〉。



第十七屆南瀛文學獎專輯／葉澤山總編輯

台南：台南縣政府
2009.12，25開，477頁
南瀛作家作品集115，200元

本書為台南縣政府舉辦「第十七屆南瀛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全書分散文類、短篇小說類、現代詩類、古典詩類、兒童文學類、文學部落格及劇本7個部分，共收錄33位得獎者作品及得獎感言。每一文類前有評審感言，分別是散文類王家祥〈好文章的滋味〉，短篇小說類鍾文音〈尋找在地的力量〉，現代詩類顏艾琳，古典詩類簡錦松，兒童文學類桂文亞，文學部落格類劉哲廷，劇本類廖玉如〈期待更多元的題材和內容〉。正文前有〈縣長序〉、〈處長序〉、第十七屆南瀛文學獎評審委員名單，正文後附錄〈第十七屆南瀛文學獎徵文簡章〉。

遊珊瑚潭／賴哲顯著

台南：台南縣政府
2009.12，25開，123頁
南瀛作家作品集113，200元

作者藉由一次遊覽台南烏山頭水庫，整理其所見所聞，並追念當年設計、監工興建烏山頭水庫的日本籍工程師八田與一先生。正文前有〈縣長序〉、〈處長序〉、作者自序，正文後附錄〈八田與一簡歷〉。

鯨鯨詩集：在日與夜的夾縫裡／鯨鯨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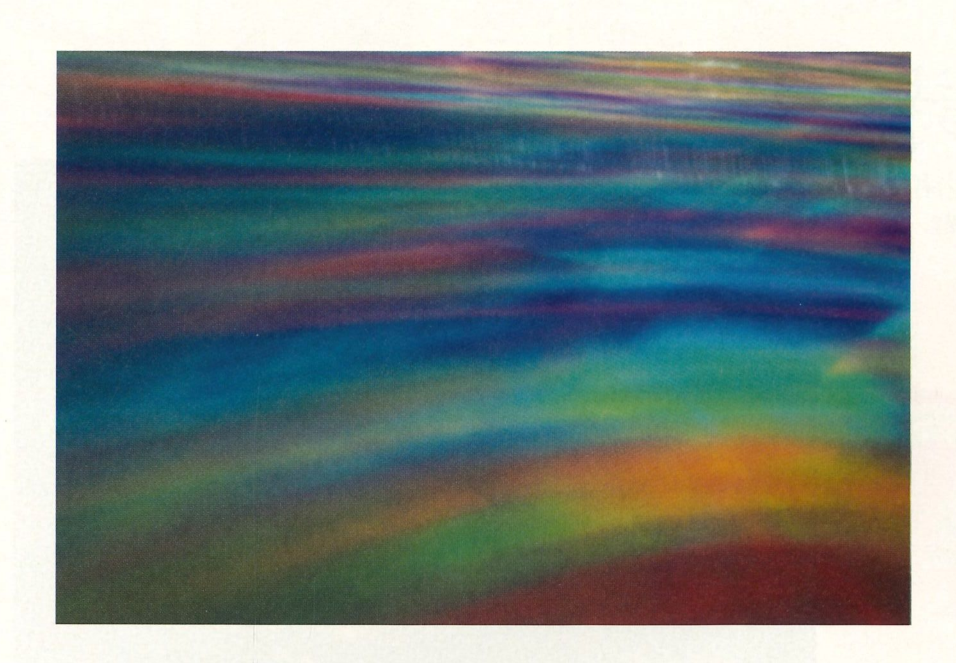
香港：文化工房
2009.12，12x21cm，205頁
280元

作者另有筆名葉輝，是香港文壇的一個品牌，寫散文、寫詩話，也閒談文化，開始寫詩後至今正好滿十年，出版個人的第一本詩集。全書分三卷，共收錄68首詩。正文前有葉輝序〈迷失的電梯〉，正文後附錄馬若、鍾國強、關夢南、羅任玲、鄭慧如、黃燦然、江濤、洛楓等文友的9篇評析文章，陳燕棣〈代後記：等一個沒有牌照的詩人——專訪鯨鯨（另一個葉輝）〉。

臺灣鄉土傳奇／黃勁連編撰

台南：台南縣政府
2009.12，25開，299頁
南瀛作家作品集114，250元

短篇小說集。本書係作者以台語文改寫台灣民間傳說故事。全書分「人物傳說」、「地方傳奇」、「神鬼故事」、「諺語故事」三輯，共收錄40篇地方傳奇故事。正文前有〈縣長序〉、〈處長序〉、編者黃勁連序〈回歸本土的面腔〉。



因爲貝多芬的原故

致 老友羅門

◎碧果

燒天之火　狂燃
他　浸在一滴　淚中

奇蹟　我們怡然落籍
因　這滴　淚
它包容了「第三自然」的投射

因　貝多芬大師
在聽覺內外
傾聽　我們生命在虹與花中
的　閃爍
與
絕對。

碧果，本名姜海洲，1932年生。歷任《創世紀》詩雜誌編委、社務委員、副社長、社長等，現為《創世紀》詩雜誌顧問。創作以詩為主，兼及散文與小說。著有詩集《秋．看這個人》、《碧果人生》；散文《知乎水月》、《肉身意識》；小說《黑河》等。

詩兩首

◎和權

攝影・吳舟人



砲彈與嘴巴

砲彈
至今仍在天空中
呼嘯
它發自
百萬張
千萬張
高喊正義的
嘴巴

和權，本名陳和權，1944年生於菲律賓，籍貫福建永寧。為「菲華現代詩研究會」發起人之一，曾任菲華辛墾文藝社社長兼主編、《萬象詩刊》主編。創作以詩為主。著有詩集《橘子的話》、《落日藥丸》；詩評集《論析現代詩》（與林泉、李怡樂合著）、《和權文集》。





集郵

毀了毀了
一場大水災
數十年
珍藏的郵票
都泡湯了
毀不了
一生
祕藏於心中
一張張
珍貴無比的

親情
友情
愛情
一張張
比故宮的字畫
更昂貴
百倍
千倍
萬倍

後記：2009年9月26日，「旺慈」大颱風來襲，三冊珍藏數十年的郵票全部泡湯。心中戚戚，故寫此詩。



詩抄兩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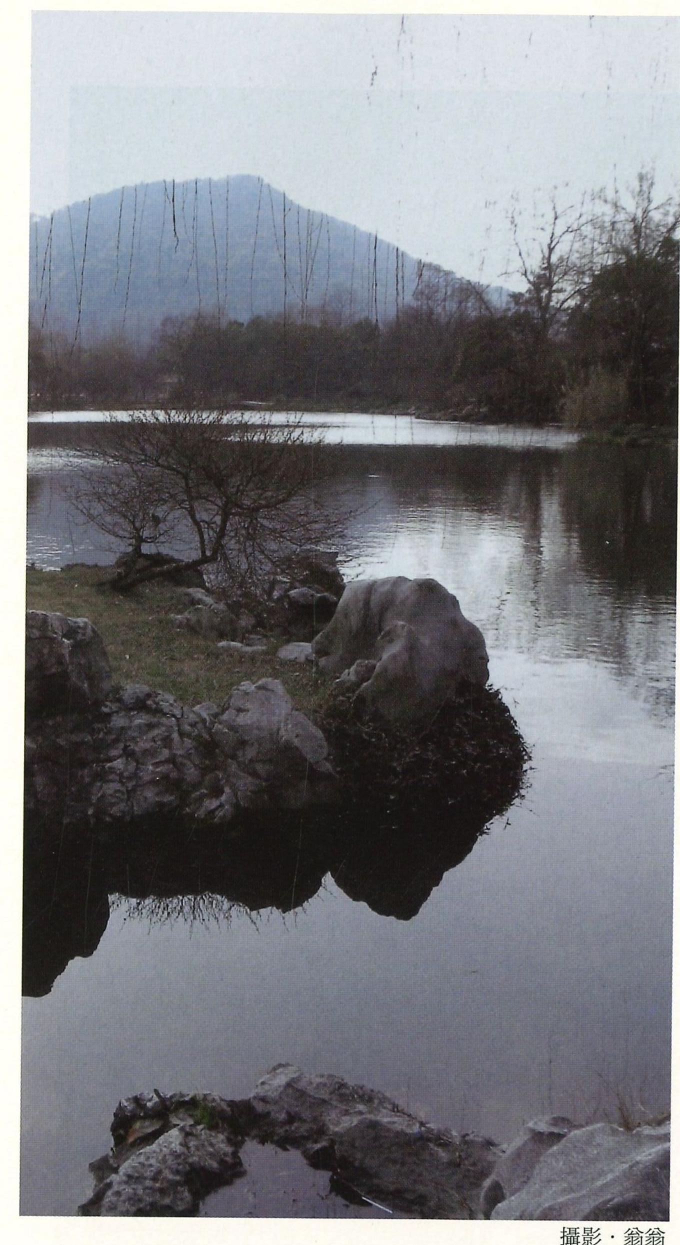
◎邵僴

攝影・翁翁

安

聽
沙漏的滴滑落
　　　數又數
　　　　午夜
他倆一起
她縮在他懷裡
　　像一隻貓　寵
他以指尖
梳她的髮
逸出髮香
　　汗味
　　吻了吻

她睡了
他不敢動被枕的臂
她多辛苦　多累
走坎坷的路
花焦燥的唇舌
　漫延的等待
這一刻
栓索在安全的港灣
她的面容甜美
微微的酣息
如同盡　歌



攝影・翁翁

走天涯

單騎
前路茫茫
腰際
一把劍
一壺酒
一首詩
豪氣戈天
胯下的馬餓了
　　不見糧草
馬上的人餓了
　　不見旅棧
回首
模糊的
伊人的笑顏
再回首
淺淺的淚
滴落無聲
脈脈
千言萬語
單騎
揚起了鞭
揮不斷年輪的愛

邵僴，1934年生。省立新竹師範專科學校畢業。曾任小學教師30年、國立編譯館國語教科書編審委員。創作以小說為主，兼及散文、兒童文學。著有散文《綠意與新芽》；小說《櫻夢》、《邵僴極短篇》；兒童文學《在陽光下》等。

留言 ◎岩上

不論距離多麼遙遠
只要在磁波範圍下
按一按
不用手寫，這是手機
留言

……可以隨時隨地講
留不留
已不重要
現代人只想講給人聽

因爲不能面對面
才留言吧
可被拋棄的言語
留給
要或不要聽的人

只是把要說的言語
留下
被擱置於未知的一點希望

如果不在手機裡留言
何處可以隨便說話？
車站嗎？對路人嗎？

那早已消逝了的
阿公阿嬤約會錯過的
記憶
曾經記錄在車站的
留言板
寫給眾人都可看的
誰看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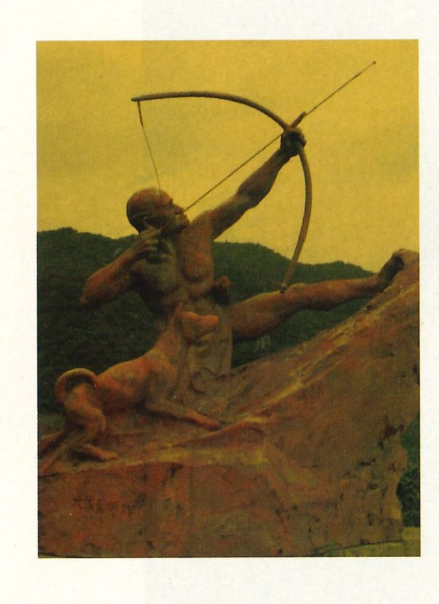
岩上，本名嚴振興，1938年生。曾任《笠》詩刊主編。1976年與友人創辦「詩脈詩社」，主編《詩脈季刊》。創作以詩為主，強調現實經驗的觀照與反應。著有詩集《激流》、《冬盡》、《台灣瓦》等。



攝影・詹顏

Atayal

◎劉德和



崇
山
峻
嶺
迭
巒
中
森林　蔓藤　大石　嵐煙　涓涓的蜿蜒溪流

Atayal
這是他的名字
至於蕃　高砂族　山地人
都不是他眞正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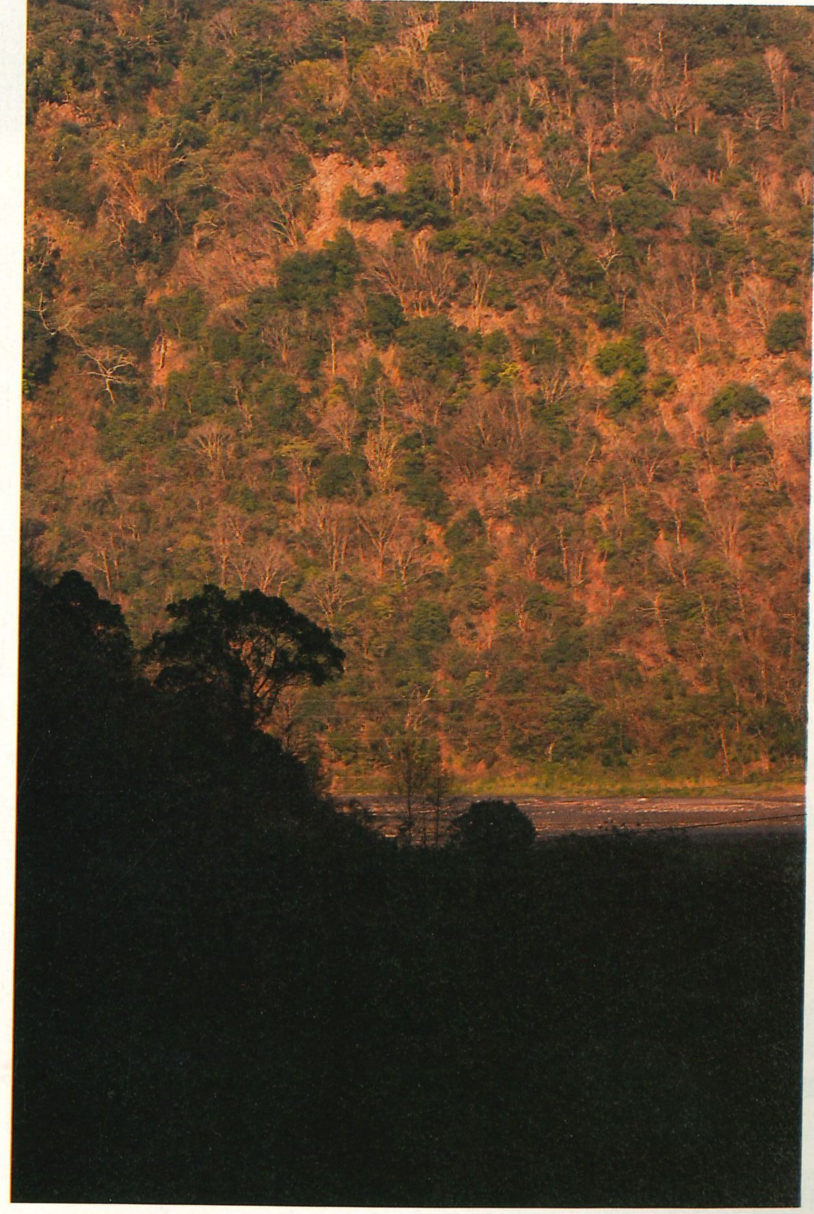
Atayal
這遍近又陌生的名字
經過千年的滄桑
依然孳孳的生息著

Atayal
南島民族的一支
遙遠的年代
橫渡廣闊的海洋
又來到了鬱鬱蒽蒽的
鹿豬熊豹鳥蟲蛇群集的島上

山林寬敞著
無私的豐盛
但他不貪於私欲
與天地共用知足
蕩蕩的星月晚風

他與他的族人
千萬年
依然孳孳的生息著

就算是
手中緊握的
獵矛已腐朽
依然壯志奕奕的
以金秀蝕的矛尖
不斷的狩獵著
遍近又陌生的傳統



攝影・翁翁

劉德和，筆名竹篙，1943年生於台灣新竹。曾於工廠任作業員，退休後閒居鄉野，喜歡詩、古典文學、報紙，喜歡皮衣、皮帶、皮鞋，機械、動物、摔角，種花、種菜、手工藝、拔草、客家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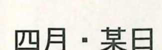
四月的聽覺

◎王鼎鈞





王鼎鈞，筆名方以直，1925年生。曾任《中國時報》主筆、人間副刊主編。創作以散文為主，兼及論述、詩、小說及廣播劇本等，擅用小故事烘托主題，以生活化語言與讀者心會神通。著有散文《開放的人生》、《人生試金石》、《我們現代人》等。



四月・某日

晚間隨老妻到朱德美女士家晚餐，另一對陳氏夫婦同席。朱女士信佛，我和陳氏都是基督徒，陳先生談吐顯示事主恭謹，但能與佛門弟子交往，頗見度量。

朱女士講了一個小故事，很動人。

> 女孩的父母信佛，男孩的父母信主，兩個年輕人戀愛了，雙方家長都堅持對方必須改變宗教信仰才可以結婚，於是這一對戀人開始互相說服，但是誰也沒有「投降」。有一天，男孩出了車禍，生命垂危，這個信佛的女孩連日進教堂跪拜禱告，祈求「他信的神保佑他」。男孩終於不治，遺言葬禮儀式照女孩信仰的佛教辦理。

我想這個故事應該像「羅密歐和茱麗葉」，可以化解兩家的宗教歧見。

四月・某日

老妻比我有人緣，常有訪客傾心吐膽，而我不得與聞，這一次「無意中」讓我聽見了。想起畫家的速寫，想起素描、速寫等用語俱已移用於文學寫作，於是速寫如下：

> 婚後，朋友問我第一胎希望生男還是生女，我說「生女兒」，爲什麼？下面的男孩有個大姊比較幸福。
>
> 第二年我生了個男孩，全家高興，我趕緊說「生女兒是我的第二志願」。
>
> 可是以後第三胎第四胎都是兒子，在那個重男輕女的大家庭裡，我這個媳婦連生貴子，算是很爭氣，給丈夫掙足了面子。我在笑逐顏開之餘不免怏怏如有所失。
>
> 那是計畫生育高唱入雲的年代，流行的口號是「兩個孩子恰恰好」，我家超出限額一倍，不免惹人另眼相看，自己也確實辛苦。我們「外慚清議」，暗暗叫停，同時「內疚神明」，總覺得兒子都是「他」的，女兒才是「我」的。
>
> 漸漸的、我開始喜歡別人家的女兒，忍不住給她買件衣服或者送一件小首飾，於是有人說我在選媳婦，我趕緊澄清，選媳婦是兒子自己的事，不是我的事，我只把她們當女兒。「疼媳婦和疼女兒有分別嗎？」有，那像是橙子和橘子都可口，像旭日和夕陽都美，可是有分別。
>
> 我喜歡女兒，漸漸有了一群乾女兒。朋友說，如果你自己有女兒，又怎會有這麼多乾女兒？她們都叫你「媽」，跟親生一樣，她說我「賺了」。我連聲稱是，心中暗想，朋友借給你一張畫，讓你在客廳裡掛幾天，跟你自家的收藏能一樣嗎？
>
> 可是我已注定了沒有女兒，有時候我看見人家盼望男孩，生出來的淨是女孩，和我恰恰相反，心中納悶：生男育女這檔子事，冥冥之中眞有個主宰嗎？他是怎樣安排的呢？他究竟勤快還是懶惰呢？是精明還是糊塗呢？他心存善意還是和我們爲難呢？人口專家說，千百年來，世上男人的數目和女人的數目有天然的平衡，除非有戰爭或者溺嬰惡俗，既然這樣，爲什麼不家家平衡一下呢？
>
> 每逢看見「遺憾」或「心願未了」這樣的詞句，我總想起我沒有女兒。我不甘輕易放棄這個願望，爲了生個女兒，我願意來生再做女人。

四月・某日

晚，雷聲隱隱不斷，是我今年第一次聽到的春雷，溫和如作試探。

這聲春雷來得太晚了吧，我幾乎把它忘記了，按照農曆的節氣，通常「驚蟄聞雷」，現在距離驚蟄一個多月，連「穀雨」也拋在腦後了。

聽到雷聲，老妻流下眼淚，為什麼？她說她記得此生第一次聽見雷聲是在貴州，大約六歲，她問大人：老天為什麼要打雷？她的爸爸說：「因為小孩不乖」。

為了這個流淚？就為了這個。

也許是為了她是一個乖女兒，可是老天仍然年年打雷。也許為了她也為人母，而她的父母都老了。

有時候，你的親人正是難以了解的人。

她泡了一壺茶坐下，我們喝茶，人在喝茶的時候不流淚（喝酒的時候流淚）。然後她慢慢的說另一件事。她來到台灣以後，她的一個同學有了男朋友，這一對小情侶不斷偷偷的約會（那年代還需要避人耳目）。有一次，雷聲打斷了他們的情話，男孩指著空中說：「我若有二心，天雷劈死！」

可是他仍然負了她。以後她為人妻、為人母，聽見打雷，悄悄的流淚，惟恐誓言靈驗，雷真的劈死了他，她還是愛他。為了轉變氣氛，我們互相挑釁，我問老妻是否也有男孩為她發誓，她問我年輕的時候是否也曾為女孩發誓，沒有答案，誰也不需要答案。

我暗想，如果能再年輕一次，我倒希望在雷聲之下有男孩為她起誓，我也曾經為女孩起誓，19歲以下的誓言才美麗。

虹

◎莊因

圖・王孟婷

午飯的時候，剛坐上桌，抬頭忽見天邊一條彩虹展現。呈大彎形，襯得沿籬的一排紅豆十分耀眼。我怔怔望著，竟未舉箸，不期想望起少時的情景來了。

少時，身置對日抗戰，住在貴州安順。貴州是地理上所謂「地無三尺平，天無三日晴，人無三兩銀」的窮省。地處西南高原之上，以苗族居首的少數民族與漢人同處。苗族中的花苗一族，女生衣飾華麗，故而得名。在高原上，遠隔炮火，天都顯得特別湛藍，「晴空如洗」這句成語，對貴州該時（約七十餘年前）的天而言，確係精當。既是「天無三日晴」的地方，虹的閃現特多，一望見了，就會與別的孩子一起呼喚：「龍又來吃水了！」「虹」這個詞，當時並不知曉，課本上也未出現。但是，大家都呼之為「龍」，而龍是什麼，誰也不知道。在成人的感覺中，龍總是一種祥瑞的象徵吧。凡是天上出現的景觀，似乎無不吉利可喜。「龍吃水」這樣的遐想，美好之極。雖然人在戰亂中，卻真的有蘇東坡學士那「也無風雨也無晴」的逍遙瀟灑。戰亂中的人貴有真在世外桃源生活的情懷，不像我們今日的知識分子僅賴文字去設想。

當年在台灣，住在鄉下的時節，還常看見龍吃水的。後來去台北上大學，記憶中，竟從未有「龍吃水」的景觀出現在記憶中了。真有龍的話，怕那神靈也是不喜都市中心狹隘虛偽的人吧。即使是吃水，都市中大約也尋不到清泉的。飲食起居，







不管怎麼說，總該有其一定的讓人感到愜適的地方才是。

今天看見的虹，不知是否幼少時所見現身天際的龍。即使不是我當中熟稔的舊識（按照科學的分析，稱其為「龍」的虹，僅是一種虛無的現象罷了），但也可能是死去了又復活了，探身昂首，跨天際，躍大海，尋訪棲遲天涯的我來了。這條龍的出現，果真令我驚喜，有如見故人的顫動的真實。這條龍的尾部，色彩豔麗，真有花苗少女身著繽紛衣飾隨樂起舞的曼妙，我也似乎看到了幼少時的我。但是，龍身一彎的另一端，卻色彩散淡，迆邐到籬外大叢不知名的樹木後面去了。那大叢不知名樹木的後面，大約也就是人已古稀仍棲遲不時回首巴望的我吧。

能夠把白首人在天涯的我，與高原之巔的幼少的我串連起來，這真是做夢也想不到的事。而跨過龍脊，我又可緩緩步回燦爛的童少了，多可喜可讚啊！這樣想著，此鄉的遊子何其多，如果有千百萬條龍出現在天上，每一位遊子都奉上清茶一盞似我，供龍解飲，那定是絢燦的景觀呀！

莊因，1933年生。台灣大學中文系碩士。曾任教於澳洲墨爾本大學、美國史丹福大學亞洲語文系。創作包括論述、詩、散文。著有論述《話本楔子彙說》；詩集《莊因詩畫》、《過客》；散文《杏莊小品》、《海天漫筆》；傳記《漂流的歲月——故宮國寶南遷與我的成長》等。

迪士尼世界白吃記

◎周愚

2009年5月間，我和妻、女共四人去佛羅里達州旅行了一次，迪士尼世界（Disney World）是旅遊重點之一。洛杉磯的迪士尼樂園（Disneyland）我去過無數次，迪士尼世界還是第一次去，因此很新奇。但新奇的還不止是迪士尼世界的遊樂，我還遇到了一次吃白食的新奇事情。

迪士尼世界真大，比洛杉磯的迪士尼樂園要大上好幾倍，許多旅館、餐館，甚至高速公路，都涵蓋在「大世界」之內。我們住的旅館附近餐館林立，其中一家，路旁豎立著醒目的大型廣告：「Sea Food Buffet（海鮮自助餐），週一至週四晚餐19元9角9分；週末晚餐29元9角9分。」我們受此誘惑，便走進了那家餐館。



那家餐館裝潢、氣派都不錯，那天正好是週末，食客也很多。週末和平常日價目不同，在洛杉磯的自助餐館，分別就在週末多了一樣螃蟹腿，平常日沒這道菜，而佛羅里達也完全相同。但偏偏我是不吃螃蟹的，所以週末去吃等於白白多花錢，不過我從不計較這些，只要其他的東西好吃就好。

又偏偏我這人是人窮卻生個富貴命，尤其是在洛杉磯住久了，南加州的中國美食把我的嘴巴吃刁，那家餐館的東西實在無法和洛杉磯的餐館相比。魚炸的老得咬不動；牛肉又生得血淋淋；烤雞味同嚼蠟；洋芋泥、白水煮的胡蘿蔔索然無味。我每樣吃一口，就難以再吃第二口，因此我只吃了一盤生菜沙拉，就放下刀叉不動了。妻女們也覺菜不好吃，但好在她們吃螃蟹，所以還能繼續吃。



美國的餐館，侍者都會在客人用餐途中，不時走過來問問「Everything's OK？」（一切都好嗎？）這類的話。當她第一次來問時，我們也都點頭說Yes，但不久後又一位看似領班級的侍者過來問時，我們都未作表示，這時妻女等三人雖然仍在螃蟹腿上埋頭苦幹，但我的面前早就空著了。她問我有什麼不對，我說不要緊，只是今天胃口不太好，她立刻說他們將不收我的餐費，我說我也吃了一些東西，應該收，但她仍堅持說不收。

帳單送來，不但我是免費，而且妻女等三人還各減收三元，還說了許多聲抱歉，希望下次能使你們滿意之類的話。

這次白吃，我的感想是，這種情形，在我們中國人開的餐館裡，絕不可能遇到。中國餐館是，只要你坐下了，動了筷子，好吃不好吃，都得付錢。而這家美國餐館所做的菜，實在不敢恭唯，但他們對待顧客的誠懇和公正，我非常敬佩。

周愚，本名周平之，1934年生，籍貫湖北沔陽。美國空軍戰術學院畢業。曾為北美洛杉磯華文寫作協會副會長。創作有散文、小說和傳記。著有散文《歸來的軍刀》、《天涯赤子情》；小說《情橋》；傳記《藍天‧碧海‧大地》、《精英的俊美》等。



大姊們的眼神

◎趙淑敏

趙淑敏，1935年生。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曾任教師、廣播撰稿人，曾獲國家文藝獎。創作以散文、小說為主，家庭題材是其創作的特點，重視修辭與結構的經營。著有散文《心海的迴航》、《短歌行》；小說《高處不勝寒》、《離人心上秋》等。

艾雯也走了，雖然她登高壽自然地走完了人生的道路，心中仍不免遺憾，文壇裡又走了一位用溫柔的眼睛看人的前輩；另外有一雙更溫暖的眸子的是琦君，她們都是江南水鄉走出來的。艾雯看人如村後的小溪，琦君則如門前綠蔭飄繞的池塘，絕不會淹得你無路可去，讓你安心，所以曾為琦君做過不肯為別人作的事。

在任何場合我都願說出的一個結論，1949年以後，不管是否有過「戒嚴時期」，播移台灣的第一代青年文學女子，對於今日的台灣文學創作與文藝活動，有著開創的功勞；對一脈相傳的現代文學也有延續的作用，無斷層也無斷代。儘管有人賴台灣文壇打開了文學生命的天空，卻時時不忘貶損台灣文學的境界抬高自己，我這台灣「出世」的文學幼苗，卻不能忘卻這些人；也曾有過很多「哥們兒」，但是他們仍記得我是女性，因此跟這些老哥有時必須保有矜持的距離，大姊們若願意接近，在最初是受寵若驚的。

戰後台灣的第一代女性作家，蘇雪林、謝冰瑩都是我大學時代的師輩，不可稱「大姊」。那出身桐城世家，有著一雙嫵媚眼眸的張漱菡，我從十四、五歲就隨著蓓麗叫姑姑，當然也不可叫大姊。進入1970年代，作品漸漸給人記住、不忘、期待，我忽然多出了很多大姊，並在一個女性作協共事。

大姊之中好幾位姓張的，最年長的張雪茵與吾母同齡，在她的眼裡我完全是下一代（聽說她的女公子是我大學的學姊），面對面用餐時，她給我講過張家敲鐘吃飯的故事。她的祖父，在清末曾做過學部大臣管過京師大學堂。講到她的鐘鳴鼎食之家，讓她自信又驕傲，朗聲說：「我們老家，早餐也吃乾飯，八個菜！」看我睜大了疑惑的眼睛，又補充了一句：「我們湖南人只有病人才吃稀飯！」

嚴肅的張明直接接觸不多，主持開會時，常一抬頭正碰上她評鑑的眼神。張秀亞的文雅跟艾雯的纖柔細緻、琦君的溫婉平和、蓉子的自然恬靜又不同，書卷氣特重。致力兒童文學的嚴友梅，是極好的女低音，我和她的二重唱最搭調，我們自己聽了都覺享受。

林海音與潘人木都被稱為「先生」，同樣的銳利睿智，潘多著一份瀟灑清氣，林多著一份威嚴圓融，她們對我都非常愛護，我之得以與前輩女作家們一起在會議桌論事，從海音大姊的言語中領會，應是她的主導建議獲得大家認同。畢璞老以為我是開玩笑，但是我真的最怕跟她一起在簽名簿上留下名字，她一簽下去，我便會躲遠點，以免愈顯自己的不足；自小兒被老師罰怕了，常吃「大餅」的我，毛筆字是我的「罩門」。比我還晚邁入寫作圈的鮑曉暉敘齒之後，當然我得叫「大」姊，她高中時曾聽過沈從文講課，據她說沈真的不很會講，不如寫作。郭良蕙、郭晉秀童齡時是同學卻不同型，良蕙親切美豔，晉秀性直鋒利，晉秀曾為我罵過不識相的人。

王琰如家常的語態與家常的風格，沒共過事，但是我曾為她的獨生女小如能早些經香港的「回家」，在工作上努力配合過。共事多年的「總幹事」、生在五四運動同一年的劉枋，很有五四女青年的作風，目光與言語都有著突出的銳利，但從未為難過我，我初獲選任值年常務理事的時候，她肯對不知規例「菜鳥」級的我下指導棋，卻從不越份，對外行動時總讓人知道我才是「頭兒」。另兩位「總幹事」姚宜瑛與邱七七，都能幹又精明。

曾有一次特別的經驗，我做過唯一的一次主祭是為了葉霞翟，除了琦君捏過我的臉頰，只有這位高大的葉校長，敢笑著用手指點我的額頭說：「你真敢寫！」



人鼠之間

◎硯香

真糟糕！一時沒留意，晚上睡前忘記收拾放置在桌上的一包芝麻燒餅，早上就發現老鼠一連咬破了兩層塑膠袋、一層紙袋，裝在裡面的一個餅，被啃蝕大半，另外兩三個餅都見有老鼠的牙印，芝麻和碎屑，七零八落，掉滿桌巾。

收拾殘局的時候，想起女兒的摯友經濟學博士Dr. Wu，年尾歲末自美返台，幾天前適逢元旦特來造訪，晚餐吃著我拿手的麻辣牛肉麵，果然開胃又開竅，餐桌上論及她多年離鄉背井的留學生涯，她心中對神的想像和祈願，娓娓道來，沒想到果然是新科博士，竟而發出非一般泛泛見識的精闢之語：「上帝並不見得慈悲，甚至也不懲惡褒善，祂要維護的似乎是一種均衡！」

昨夜的那一隻老鼠，從冷颼颼的深溝渠道，在陰濕的隙縫攀爬穿梭，偷偷溜到這家屋子裡來，但可能讓牠飽餐一頓的機會似乎越來越少。因為多時以來連沒收藏好的食材，如一截蘿蔔，半條黃瓜，甚至辣椒或老薑，都會遭餓不擇食的老鼠啃咬，更何況是整包香酥的芝麻餅？



有時我白天外出，回來發現桌上玻璃碟裡原來剩下的五六粒葡萄，竟也不翼而飛，連葡萄皮都沒留下，想當然耳是牠們搬回窖裡面去釀葡萄酒了。所以，我總跟自己叮嚀再三，務必切記，非要把這一切可能遭「鼠侵」的東西，收拾妥當不可。

至於為什麼昨夜的那隻餓老鼠能飽餐一頓？昨夜外面的餓老鼠很多，為什麼溜進來就是快餓死的那一隻？為什麼我每晚上床前絕不可能忘掉的事，偏偏昨夜就粗心大意了？

或許，這就是上帝的作為，祂要讓鼠類不至於絕滅，當然有種種設計安排的方式，而藉由人們日常生活不免發生的偶爾疏忽，使得一隻瀕臨餓死的老鼠，及時得以飽餐一頓。果能讓鼠輩不致在地球上消失，人類所付的代價不過九牛一毛。

至於，為什麼上帝不許讓鼠輩在地球上消失？這或許是祂的多項重大終極目標之一，僅憑我們人類的小小腦袋是想不出答案的。祇是，我們最微乎其微的疏忽失漏，上帝都能善加利用和運作。我們人類有無數天生的缺點及各種劣根性，我們說謊、自私、驕傲、妒嫉、殘忍、淫穢……想來所有這一切人性的負面特徵和缺失，揭示在造物主的眼前，痛心疾首之餘，難道不都可以借來當作某種手段或技倆，達到預定的謀計，最後，終於成就上帝完美的旨意？

誠如Dr. Wu所言，「上帝不見得慈悲，甚至也不懲惡褒善，祂要維護的似乎是一種均衡」；的確，這種均衡的維護，是萬能上帝默默在暗地裡進行，一種不動聲色的大慈大悲。

人鼠之間的均衡關係，數度遭受巨創，尤其是在「黑死病（鼠疫）」猖獗流行的14世紀。早在12世紀的中歐教會產生一種疑忌，總認為貓似乎和魔鬼撒旦掛勾牽結來陷害人類，因此教會當局竟諭令傳旨，在各地區展開大規模的殺貓行動。照理那些被捕殺的貓本是鼠的天敵，人類為鼠界鏟除了一大批的死對頭，鼠輩自當感激涕零，知恩投報才是啊。

萬萬沒有料到，事隔百年，多種和老鼠脫不了關係的黑死病，在歐亞各地造成巨大浩劫，鼠疫爆發流行的高峰期，因感染而急速死亡總人數，恐怕至少是當時全球總人口的三分之一！莫非當初教會對貓的大撲殺行動，扼制不了被激怒而反噬的魔鬼撒旦，憤

而輾轉附身於鼠輩，教牠們恩將仇報，將致命性疫病擴大傳染，肆虐世間，降禍人類。

就像人類歷史上所發生的各種浩劫和災變，中世紀爆發黑死病的成因和影響以及死喪人數，一直到21世紀的最近還不斷出現新的評估和論述，但其中一項說法幾乎無可爭議；當時鼠疫漫延肆虐的結果，使全球人數幾乎減半，各地區無論在經濟政治軍事上都發生遽變，尤其歐洲農村人口銳減，因人手不足農作物生產不敷所需，地主被迫解放農奴，由於爭取基本人權與農村改革運動，以及自由開放思潮的興起，擴大演變成整個歐洲文明的啟蒙運動，並為擺脫中世紀黑暗時期偉大革命性的文藝復興運動揭開序幕。

雖然仍不脫「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目前人類社會面對老鼠無奈「牠」何的破壞行徑，在採取「非做不可」防範措施以外，多半就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算了。古早以來，可說一直在人類生存條件和環境下討生活的狗、貓和老鼠，看起來還是老鼠混得最差，最不得人緣。小孩子們能和貓和狗玩在一起，打成一片，但一見到老鼠則厭之避之惟恐不及，動畫中米老鼠再可愛，也還是改變不了鼠族在現實世界不受歡迎的命運。

上帝的「均衡」之道是精微奇妙的，再怎麼狹險惡質的生活條件和環境，再怎麼被人類嫌惡，使用各種方法阻隔防範驅趕捕殺牠們，鼠輩卻堅持到底，繼續過著牠們寄「人」籬下的生活，數千年如一日，我行我素，面不改色！

在餐廳密集的商業區，聽說有人雖用香麻油炒毒藥丸對付猖獗的老鼠，但不知為何發現老鼠並沒變少，經常發現廚房的陰暗角落，一隻有如貓一般碩壯的老鼠躲藏著呢。

一般家庭的對付方式可能較為斯文，譬如最近很多都用粘鼠板捕鼠，夜間多放幾塊散置在廚房地板，以及老鼠經常出沒的通道上，一早起來可能就會有所斬獲了。我們自不免會產生一種婦人之仁的悲憫而外，「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粘鼠板上為鼠族而壯烈成仁的場景，叫人不想起殉道受難的聖徒也難！

在《哥林多後書》保羅說，他要誇耀的倒是自己的短處和弱點，為了得著神的大能的庇護，「我為主的緣故，反以軟弱、凌辱、急難、逼迫、困苦而歡欣不已，因為我什麼時候軟弱，什麼時候就剛強了。」聖保羅似乎變成被人類嫌隙、詛咒、厭惡、凌辱、虐殺的所有世間老鼠們的代言人。粘鼠板上的老鼠和悲壯受難的聖徒之間，的確形成一種弔詭性的對比。總之，從人鼠之間的緊密互動關係，終於會發現上帝的大能、智慧、公義和慈悲，多半都是透過反向操作，低調處理，使之完美融合，成為一種奇妙的均衡。 

硯香，本名劉延湘，1942年生。政治大學西語系畢業。曾任英文《中國郵報》編輯、《經濟日報》工商新聞編輯等職。創作以詩為主，兼及散文。著有詩集《露珠集》；散文《心路的嬉逐》等。

讀歌本

◎董有蘭



攝影・翁翁

這已是一甲子以前的事了。在1930年代中期，湖北松滋縣，那時二姊還未出嫁，不論寒暑，家附近的婆婆媽媽們便口耳相傳的來到二姊房中聽二姊讀歌本，其實應該說是唱歌本，因為讀時的抑揚頓挫很有韻律，頗像唱歌。話說那些婆婆媽媽們來到二姊房中後，就坐下來安安靜靜的聽，聽到傷心處，就用大手帕擦眼淚，聽到喜樂時，如公子小姐團聚成婚，便用手帕蒙住嘴笑，但不出聲。她們只是一心聽歌本，不喝茶水，也不作任何其他行動，待家中的老鐘敲了九點便準備離去，她們來去都是不發聲音。

後來抗戰軍興，我到後方去讀書。抗戰勝利返鄉時，二姊已出嫁，那些婆婆媽媽很多已不在人世，唱歌本的事已不再有了，但當時的情境歷歷在目，總覺得是一件值得回憶的事。

董有蘭，1924年生。曾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化學系，《幼獅少年》約定作者，現為宇宙光百人合唱團成員。譯有《分析化學》、《工崇化學》、《南擢化學》等化學專書。

森巴

◎郭兀　文・攝影



森巴（Samba）一語，來自葡萄牙，這種舞蹈原本是非洲黑人的一種含有宗教性的土風舞，大約在17世紀前後，由葡萄牙人從非洲的剛果和安哥拉等地，販運來大批黑人，來到殖民地巴西充當奴隸；這些黑奴，就是森巴的原舞者。

這些被迫離棄家鄉與親人的黑奴，來到人生地不熟的異國，每天有做不完的苦工，為了發抒生活上的苦悶與哀愁，收工後在夜幕來臨之前，黑奴們會在他（她）們居住的茅舍前，聚在一起，跳跳家鄉的森巴。

這種男女合跳的森巴，跳起來在肢體上難免有些碰觸。初時，這種肢體上的碰觸，可能是一種無意，時日稍久，無意可能變為蓄意，最後竟成為男女尋歡的一種導體。因此，曾招致葡萄牙總督一度下令禁止黑奴跳森巴。儘管如此，黑奴們仍暗裡跳森巴舞，不但如此，連白人也跳起森巴來。

森巴舞為何那麼吸引人呢？原因是森巴舞的音樂節奏明快，其鼓聲開始時，多半低沉而緩慢，再慢慢地轉為激越而快速且鏗鏘有力。在感覺上，那種低沉的鼓聲像來自深遠的原始森林，由遠而近，當舞者那健美的軀體與粗獷的舞步突然由舞台後隨著「咚咚」的鼓聲躥出來時，一下子就吸住觀眾的雙睛；鼓聲越來越急，舞者的腳步與軀體的扭動也越來越快，當台下的掌聲響起，舞者的血脈隨著鼓聲與掌聲將舞步飆到最high時，觀眾與舞者的情緒，都會如癡如醉地進入一種忘我的情景，這恐怕就是森巴舞受人喜歡的原因吧？

在巴西，男女老少，每個人的血液裡都有著森巴的基因，森巴舞的鼓聲一響，每個人的腳底板都會發癢，一如喜歡唱平劇的人，一聽到胡琴聲，嗓子就癢是一樣。

早期的森巴舞，男女舞者在動作上總有些挑逗性，及至20世紀初期，森巴舞傳至美國後，經過一些美國專家的改造，唾棄了肢體上的挑逗性，而形成了今天森巴的新面貌。現今巴西的里約熱內盧，並設有森巴學校與森巴俱樂部，專門教授森巴舞。今天的森巴，已融合了非洲黑人與印地安人的野性與粗獷，並融入了拉丁舞步，而塑造成一種多元性的混合舞。

在巴西最能展現森巴舞風采的，莫過於一年一度的嘉年華會。

拉丁文的嘉年華會（Carnial），含有齋戒之意，在齋戒期間不能吃葷，所以，人們便選在齋戒之前先慶賀狂歡一番。

嘉年華會的時間，是在每年二月的下旬舉行，這是巴西人最瘋狂的時日——四天三夜，在這四天中，不分男女老少與種族，大家都著華服奇裝，一起來跳森巴，一條寬達九十公尺的瓦佳士大道擠得水洩不通，他（她）們瘋狂的跳，大聲的唱，來自世界各地的觀光客，只要你喜歡，都可加入隊伍中肆意的跳。各式各樣，載有森巴舞孃的花車，只能在大街上緩緩地移動，參加遊行表演的森巴女郎，都是組隊參加，多半戴有不同的面具或勾畫臉譜，爭豔鬥奇的服裝，多彩又華麗，身段姣好的女郎，索性只穿三點式的比基尼裝。

參加遊行表演的森巴隊伍，由評選委員會選出團體與個人優勝者，可以獲贈獎金。

在巴西，有很多貧窮人家的女孩子，在參賽表演之前，不惜借貸置裝報名參賽，一旦入選獲獎，舞台經紀人便會找上你，合約一簽，立刻烏鴉變鳳凰。

要想參觀嘉年華會，非一般旅行社能出團，因為那要在一年前就先訂好飯店，變數大，有風險；但一般旅行團也可以欣賞到等同嘉年華會一樣的森巴表演，里約熱內盧現有很多劇場或飯店，都可欣賞到森巴表演。

在行頭上，劇場或舞廳裡的森巴秀，絕不輸嘉年華會上森巴女郎的服飾，她們的後台老闆為了招攬生意，不惜砸下重金，請人設計華貴的服飾，這些雍容華貴的服飾，雖沒鑲金鑲銀，但那些閃亮的晶片與頭上身上五顏六色的羽毛，既搶眼又華麗，一襲長襬曳地的走秀森巴服飾，重達五、六公斤，這種沉重華麗的森巴服飾，只能在舞台上走走秀、唱唱歌，或站在嘉年華會的花車上亮亮相，如要表演勁歌熱舞的森巴，絕對派不上用場。

有人說：「沒有森巴舞，就沒有嘉年華會。」在國際舞壇上森巴也占有一席之地，而在巴西國內，也有人向政府呼籲，將森巴列為「國舞」。儘管如此，在巴西也好，或在國際上一些重要場合，森巴舞仍然登不上大雅之堂，但這卻絲毫不影響巴西人對森巴的熱愛，就像巴西人對足球的熱愛一樣。

郭兀，本名郭光仁，1932年生。政戰學校政治系畢業。曾任《東引日報》編輯、金門廣播電台編撰官及國中教師。創作包括散文和小說，近年多發表旅遊文學。著有散文《鄉愁》、《又聞潮聲》；小說《荒年》、《荒島夢回》等。

二〇一〇全國台灣文學營

文學風雲勇源氣展書讀

小說組、散文組、新詩組、戲劇組、電影組

題字／董陽孜

今年文學風雲再湧，鼓舞元氣展書覽讀，
這場夏日文學盛宴，與您相約共享……

7/29~31 週四～週六

台北 **輔仁大學**

指導：文建会 Council for Cultural Affairs

主辦：財團法人勇源教育發展基金會　INK印刻文學生活誌

協　辦：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輔仁大學

規劃執行：INK印刻文學生活誌　網路協辦：舒讀網 www.sudu.cc

2010全國台灣文學營招生辦法
將公佈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INK印刻文學生活誌》、舒讀網 www.sudu.cc。

活動洽詢

INK印刻文學生活誌
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800號13樓之3
電話：02-22281626　傳真：02-22281598
網路查詢：舒讀網 www.sudu.cc

W.C.L.C

21世紀 世界華文文學高峰會議 在台灣隆重舉行



大師雲集 規模宏壯 文學饗宴 盛況空前

台灣大學・中興大學・成功大學・東華大學

4月15日~24日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
與多名海外學者作家蒞臨**

劉再復・馬　森・瘂　弦・王潤華・許文榮・李歐梵・鄭培凱
王　蒙・劉心武・謝　冕・閻連科・黎湘萍・董　健・胡星亮
劉登翰・石一寧・夏　榆・林建法・毛　蕾



主辦單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新地文學季刊社
承辦單位／新地文化藝術公司

合辦單位／台灣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台灣文學研究所
中興大學・文學院・台灣文學研究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成功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
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中國語文學系・華文文學系
台北市政府・文化局

協辦單位／文訊雜誌社／中國時報社／亞洲藝術中心
特約單位／文藝報／南方週末／當代作家評論／金陵晚報社